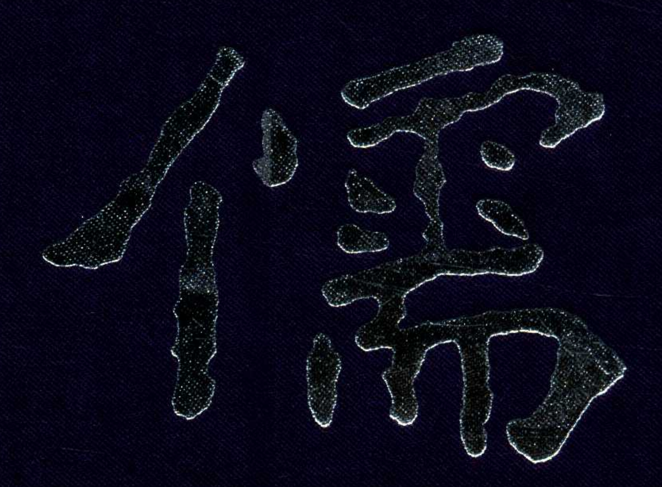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一八二册上

子部儒學類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朱友華　楊　軍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二册

子部儒學類

經濟之屬

上册

下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二册

子部儒學類

經濟之屬

上册

太玄經

〔西漢〕揚雄　撰
〔西晉〕范望　注
楊軍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揚雄（前五三—後一八），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漢著名辭賦家、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少好學，博覽羣書，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沉之思。慕司馬相如賦之宏麗温雅，常擬之以爲式。又悲屈原之不容於時，作《反離騷》。年四十餘遊於京師，成帝以文召見，待詔承明之庭，相繼作《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爲漢王朝歌功頌德，任爲郎，給事黄門。歷成、哀、平朝，皆無升進。王莽簒位，作《劇秦美新》頌之。因劉歆謀誅王莽事受累，投閣自殺未遂。後以病免，復召爲大夫。晚年頗感辭賦無益於世道，轉而研究哲學。以爲經莫大於《易》，故擬之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擬之作《法言》。另有《訓纂編》、《方言》（全名《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爲研究我國古代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漢書》有傳。

《太玄》脱胎於《易》，其世界圖式從《易傳》天、地、人三才的觀念出發，採用三分法，即所謂「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太玄圖》）。於是得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家」相當於《易》之卦，「贊」相當於《易》之爻。《太玄》用這一更加細密的體系説明萬事萬物的發展和運動。《易》卦六位，自下而上分别稱作初、二、三、四、五、上，各用或相連或中斷的横綫表示陰陽，其卦象内涵確定。《玄》首四重，自上而下分别稱作方、州、部、家，各用或相連或中斷或三斷的横綫表示。與《易》之卦象不同，《玄》首是一組數字，要結合「贊」辭作進一步推演。《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别爲九贊，繫於各首之下。以傳頌經，《太玄》與《易》相仿。《易》有《彖傳》、《象傳》，《太玄》有《首》有《測》。

《易》之《文言》解説《易》之元、亨、利、貞四德及《乾》、《坤》兩卦之爻辭，《太玄》之《文》解説《玄》之罔、直、蒙、酋、冥五德，並反復闡釋《中》首九贊之辭。《易》以《繫辭》爲通論，用以論述《易》之創作、義蘊和功用，《太玄》則有《攡》、《瑩》、《棿》、《圖》、《告》五篇，推贊《玄經》，闡發《太玄》之創作、義蘊和功用。《易》以《説卦》論八卦所象之事物，《太玄》以《數》論述九贊所象之事物，並介紹揲蓍索首的方法。此外，《衝》仿《易》之《序卦》，對八十一首兩兩相對而解之；《錯》仿《雜卦》，復對八十一首之意義錯綜交雜而説之。

《太玄》把一年四季的變化分爲九天，以每州第一部第一家首名命名，並爲陰陽二氣的消長運行規定了時間和方位，其生滅的兩個交替點分別在冬至和夏至。《太玄》的世界圖式把陰陽、五行、天地人、世間一切事物緊密地勾掛起來，組成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這個包羅萬象的世界圖式的思想體系，既因襲了《禮記·月令》和《淮南子》關於二十四節氣等説法，也吸收並改造了孟喜、京房及《易緯》的卦氣説。它實質上是一種曆法或月曆，所對應的是由鄧平、落下閎等人於太初元年（前一〇四）在《顓頊曆》基礎上創制的新曆法《太初曆》，亦即後經劉歆加以整理的《三統曆》。

揚雄是文字學家，研究過方言和奇字，於是寫書時把許多方言和奇字都用上了。這就造成了《太玄》的「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據《漢書》本傳記載：「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揚雄去世時，大司空王邑問桓譚：揚雄的書真能傳於後世嗎？桓譚回答：「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

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張衡在《與崔瑗書》中説：「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後漢書・張衡傳》）兩千年來，鑽研《太玄》的學者世代不絶，包括侯芭、李軌、宋衷、陸績、王肅、范望、王涯、柳宗元、司馬光、晁説之、葉子奇、俞樾等，見於史志著録的專著無慮四五十種。可見桓譚、張衡所言之不妄，也證明了《太玄》在我國學術史上地位之重要。「總而言之，《太玄》雖是類比《周易》的占筮之書，但又在當時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繼承周秦以來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思想傳統，闡發了『陰陽消息』的精湛的辯證法思想，建立了一個較爲系統的哲學體系，爲爾後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受到漢代唯物主義哲學家、科學家的推崇和讚揚，並給予他們以深刻影響。而《太玄》反對神學迷信，注重義理的思辨學風，融合《易》、《老》的大膽嘗試，又實開魏晉玄學之先河。」（鄭萬耕《太玄校釋》前言）隨着占筮這一社會現象的消失，作爲占筮用書的《太玄》固然已是明日黄花，但作爲哲學典籍，讀者仍能從那深沉之思中感受到作者智慧的光芒。

注解《太玄》的著作，本有揚雄自撰《章句》，其書不傳。東漢以降，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勒爲一編。卷端標題稱「晉范望字叔明解贊」，表明所自注特其贊辭，其他文則酌取宋、陸二家之舊，訓理其義則以《測》爲據。「今概稱望注，要其終而目之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太玄經》十卷，卷首依次爲陸績《述玄》一篇、王涯《説玄》五篇以及《太玄圖》。卷末附《釋音》一卷，據鄭樵《通志》所考，爲宋林瑀所撰。又《太玄圖》旁、范望序末及《玄》首、《玄》測之首尾凡附記九條，卷末又有一跋，均不署名氏，四庫館臣斷定出自北宋人手。明郝梁刻本、

萬玉堂翻宋本《太玄經》十卷，編次與此本不同。另一個比較流行的注本是司馬光《集注太玄》六卷。據其自序，温公訪求到以前各種《太玄》注本，擬寫成一部《説玄》，但「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稍後，許翰補注後四卷，題爲《玄解》。二者璧合，成爲宋人注解《太玄》的代表。此書今傳明鈔本，藏國家圖書館。中華書局於二十世紀末出版之《新編諸子集成·太玄集注》（劉韶軍校點），即以此爲底本。明人葉子奇《太玄本旨》是後來注本中較爲精切的一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之鄭萬耕《太玄校釋》，在昔人注解的基礎上，對於揚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釋，對於《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學知識作了説明，力求使《太玄》成爲一部可懂的書，受到專家肯定。

范望注《太玄經》，《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録爲十二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四庫全書》作十卷。今所見者皆爲十卷本，有宋刻本（殘存一卷），明嘉靖間郝梁刻本、孫沐萬玉堂翻宋本、玉鏡堂刻本、樂元聲刻本，以及清同治間劉履芬抄本等。另外，《永樂大典》玄字韻收録之宋末元初陳仁子《太玄經輯注》及胡次和《太玄經集注》也保存着范望注文。這次整理，以明嘉靖孫沐萬玉堂翻宋本爲底本，用司馬光《太玄集注》（明鈔本，簡稱「集注本」）、陳仁子《太玄經輯注》和胡次和《集注》（簡稱「大典本」）、葉子奇《太玄本旨》明正德九年刊本（簡稱「葉本」）、嘉靖三年郝梁刻本（簡稱「郝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録之《太玄經》十卷（簡稱「四庫本」）等對校，並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於文字之異同擇善而從。編次則仍底本之舊，各卷標題小有改動。附録若干相關資料。整理者對揚雄及其思想認識膚淺，工作中疏誤容或多有，歡迎讀者賜正。

校點者　楊軍

陸績述玄❶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❷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❸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❹淹廢歷載，師讀斷絶，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❺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❻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❼庶合道真，使《玄》不

❶「陸績述玄」下，四庫本有「一篇」二字。
❷「楊」，集注本、葉本、四庫本作「揚」。下同。
❸「仲」，原作「佚」，據大典本、葉本、郝本、四庫本改。前後文即作「仲」。
❹「然」，大典本無此字。
❺「智」，四庫本作「志」。
❻「瞻覽彼此」，大典本作「瞻彼覽此」。
❼「以」下，大典本有「治」字。

爲後世所尤而已。

昔楊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❶「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贊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楊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❷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❸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❹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❺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絶，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績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太玄》無疆也。❻歆云經將覆没，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事於是爲漏。❼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及見

❶「子嘗」至「譚曰」十五字，據四庫本及《漢書·揚雄傳》增。

❷「賀」，原作「駕」，據盧文弨《太玄校正》（下簡稱《校正》）及《張衡集》改。

❸「故」，大典本無此字。

❹「興」，盧文弨《校正》疑衍。

❺「難」，大典本無此字。

❻「太玄」上，大典本有「之」字。

❼「事」，原作「尋」，據大典本改。

也」，❶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歲其興乎，❷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速，其最復優乎！❸且以歆《曆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爲神妙。❹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解難》曰：❺「師曠之調鍾，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

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爲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絶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瞀言期應，不宜効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

❶「及」，原無，據上文所引及《漢書·揚雄傳》補。

❷「歲」，原無，據上文及四庫本增。

❸「復」，盧文弨《校正》云：「『復』衍，或當在『速』字上。」

❹「神妙」，原作「乎驗」，據大典本改。「乎驗」蓋涉下文「於是乎驗」而訛。

❺「解」，原無，據盧文弨《校正》及《漢書·揚雄傳》補。

昔《詩》稱「母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輆，順天道，履仁誼，因可謂之聖人，[1]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1] 「因」，大典本作「固」。

太玄經卷第一❶

晉范望字叔明解贊❷

太玄解贊序❸

楊子雲處前漢之末，❹值王莽用事，身蟄亂世，遯退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繫《易》，仲尼當衰周而述《春秋》，爲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不申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爲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譚謂之「絶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乃到建安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吴郡陸績各以淵通之才，窮核道真，爲十篇解釋，足以根其祕奥，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宜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脱謬。宋君創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頗爲繁多，於教者勞，於誦者勦。望以闇固，學不博識，昔在吴朝，校書臺觀，後轉爲郎，讎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亡其本末。今更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録宋所

---

❶「第」，四庫本無此字。以下各卷同。底本各卷標題格式前後不一，仿四庫本格式加以調整。

❷「晉范望字叔明解贊」，四庫本作「漢揚雄撰晉范望注」。以下各卷同。

❸標題爲校點者所加。大典本題作「晉范望解贊」。

❹首句前原有「贊曰」二字，據大典本删。

長，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❶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萬餘言。意思褊淺，猶懼不能發暢楊氏幽微之旨，裨闓後學未覺也。楊氏始作之本，已畫方州部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爲天地人三玄。惟宋、陸注本不畫首象，其餘侯芭、虞翻注本並畫首象。近世林氏撰《玄後序》云：「瑀今以舊經方州部家隨首畫象，以四位之數列首之下，五行之姓參次其中，❷三材之儀各從方位，❸升《測》之辭散於贊末。」若此數事，皆范叔明注時所定，今林氏以爲己意，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從中至增第一❹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馴，順也。玄，天也。渾，渾天之儀渾淪而行也。無窮謂晝夜不休，無窮已也。《玄》正取象於渾天，故言正象天也。○此《玄首都序》也，楊氏本連《首》辭自爲一卷，范望《解贊》時升此《序》於《經》之首。將《首》辭散在八十一首方州部家注之下。陰陽坒參，❺參，三也。坒，比也。以陰陽相次而三三相乘，轉爲九矣。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❻資者，取也。陰陽相參以爲三方，一陽即一方也。一統則天統也。舉一方一統，則二方二統可知也。三統相承，以主萬物，故萬物取形於是也。方州部家，三位疏成。疏，大也，言陰陽乘三統爲方州部家大數，則三統之位乃大成也。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言三方一位，乃運爲八十一首，陳列乎其中，故言九九以數生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贊，九贊之辭也。羣綱，諸陽也。陽動則陰從。言諸綱動於上，乃綜理衆首之

❶「并」，四庫本作「升」。
❷「姓」，大典本、四庫本作「性」。
❸「位」，原作「立」，據大典本改。
❹標題原有「太玄經」三字，仿四庫本格式刪之。以下各卷同。
❺「坒」，大典本作「批」。
❻「形」，大典本作「始」。

名姓，故言「乃綜乎名」也。**八十一首，歲事咸貞。**貞，正也。八十一首，周流一歲之事，候司八節，各得其正，故言「咸貞」也。○此《玄首都序》畢。

盛哉日乎，❶丙明離章，五色淳光。盛哉者，歎美之言也。丙，炳也。離，散也。五色，五行之方色也。言日炳然明朗，光耀離散於天下，各隨其物色，❷光采淳明也。○此《玄測都序》也。《測》準夫子贊《易》諸爻之下《象辭》也，十一篇中自爲一卷。至范望《解贊》時升此《序》於《經》首，將《測》辭散於逐《贊》之末。**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❸或否或臧。**臧，善也。測，知也。言日晝則知陽，夜則知陰，一陰一陽，故或善或否矣。**陽推五福以類升，**五福：壽、富、康寧、好德、終命。陽爲吉，故與五福升也。**陰幽六極以類降。**降，下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陰爲凶，故與六極退下也。**升降相關，大貞乃通。**貞，正也。關，交也。陰陽升降，更相交錯，天道大正，氣節通也。**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相錯，以成天文也。**巡乘六甲，與斗相逢。**巡，行也。六甲，日之幹也。言日行乘六甲，周而復始，以成歲事。日右斗左，❹故相逢也。**歷以記歲，❺而百穀時雍。**時，調也。雍，和也。歷者，羲和氏所謂歷象日月者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是也。四方之事得，故百穀調和也。○此《玄測都序》畢。

𝌆❻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中。**此首名也。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中孚卦。**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❼行屬於水，謂之中者，❽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律中黃鍾，夏之十一月也；萬物萌芽

❶「盛哉」上，大典本有「贊序曰」三字。
❷「各」，原作「久」，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❸「測」，大典本作「道」。
❹「右」，四庫本作「行」。
❺「記」，集注本作「紀」。
❻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中首第一」六字。
❼「乎」，大典本、葉本作「其」。
❽「謂之」，大典本作「曰」。以下各首仿此。

於黄宫之中，故名此首爲中也。土爲宫性，其色黄，故言潛萌於黄宫也。水色玄，玄爲天，天在地外，天玄地黄，是以爲經之首。○此玄首辭也，象《易・彖》曰「大哉乾元」已下之辭也。《太玄》列渾天爲八十一家，各有姓名，序運周普。❶ 班固曰：「楊子作《太玄》，爲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作《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凡十一篇，以解剥玄體。」此乃一篇，并《序》自爲一卷，宋衷《解詁》、陸績《釋失》共爲一注。❷ 至范望解贊時，采宋、陸二家之義，録長捐短，就加新意，以成此注，散於八十一首之下。

初一，昆侖旁薄，幽。 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言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魄而在其中。天之晝夜過周一度，日或隱或見，見照四方，隱故稱幽。言日在地下，幽隱不見也。一者，水也。家性爲水，天之出入，利涉大川，而四時辰極，冬得其正也。○此九贊之辭，後人目爲經辭也。楊氏本以七百二十九贊分天、地、人，自爲三卷。其辭之下，宋、陸無注。晉范望沿宋、陸注《測》之義，專解此贊，自成一家，次於逐首辭下，而削去舊注日星節候上、中、下度數。今且據范望本不添也。

《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❸ 言天運行，惟以正也。○此是宋、陸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蓋范望采此注意，自解經贊。儒有近習，罔知本末，妄將此注升於「測曰」之上，以雜范注，混亂義訓。今依范望正本移於「測曰」之下，免誤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注並同。

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 二，火也。在中爲心，心藏神内爲玄。陰陽争爲戰，兩敵稱陳。十一月之時，於消息爲復陽，當消陰。陰陽相克，故言「戰」也。

《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 陽善陰惡，相并奪也。

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 庸，法也。三，木也。木在東方，故稱龍也。春陽之氣，萬物所出，故稱出也。言首尾可以爲法者，首出庶類，萬物資始，故其首尾可以爲法也。

《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 首出庶物，造成之也。

次四，庳虚無

❶ 「運」，郝本作「渾」。

❷ 「釋失」，大典本作「釋意」，四庫本作「釋正」。「共爲一注」，大典本作「以成此注」。

❸ 「諸」，集注本作「之」。

因，大受性命，否。四，金也。廢則爲陰，陰道卑虛，❶無所因緣，待陽唱導乃和而承之，欲大受反陰之義，故否也。《測》曰，庳虛無否，❷不能大受也。陰道默從，故不能也。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❸五爲天子。日，君象也。五亦爲土。❹君而有土，參明於日，故爲天子也。中央之位，四方之所歸，故爲主也。日之加午，光炤天下，主正四方，故云利也。《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貴在中央，於天位也。次六，月闕其博，❺不如開明于西。六，水之廢也。月，水之精也。❻在廢之行，故闕也。生明於西，日以就盛，到十六毀圜於東方，故不如開明於西也。《測》曰，月闕其博，明始退也。臣道毀闕，故明退也。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七，火也。酋，就也。魁，藏也。包，取也。火始王，水流下，萬物物當成就業，❼冬藏而養之，各得其正也。《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臣主收斂，故任其則也。次八，黃不黃，覆秋常。八爲木，木上玄下黃，故以黃諭。黃亦中央之色，八亦上體之中。黃宜中，不中者敗其成就之法也。《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宜中不中，故失德也。上九，巔靈，❽氣形反。九爲金，萬物之所終也。物之所終亦於九，贊亦終於九也。巔，下也。死氣爲魂，其形爲魄。魂登于天，魄歸于地，故言反也。登則爲神，故謂之靈也。❾《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克，堪也。天命終訖，非所堪也。

---

❶「陰道」，大典本作「之道」。

❷「無否」，集注本作「之否」，大典本、葉本作「無因」。

❸「以」，集注本作「用」。

❹「五爲天子日君象也五亦爲土」，大典本作「五爲土亦爲天子日君象也」。

❺「博」，集注本作「搏」。《測》曰同。

❻「精」，大典本作「積」。

❼「物物」，大典本、四庫本作「物」。

❽「巔靈」，集注本作「顛靈」。《測》曰同。

❾「謂之」，大典本無此二字。

𝌇❶一方一州一部二家。周。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復卦。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行屬於火，謂之周者，冬至之後，陽氣之所始也。周，復也。《易》曰「七日來復」是也。彙，類也。言萬物各繼續其類，周復其道，故謂之「周」。❷周之初一，日入牛宿五度也。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僭，差也。否，不也。水性周營，天心至仁。家性爲火而水居之，當依至仁之德。❸而欲克本，是爲過，故否也。《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本末相克，故不恕也。次二，植中樞，周無隅。二，火也。正午爲中，樞立則運，言二極相當，爲天杠抽，❹運周晝夜，故言無隅。隅，方也。晝夜周運，言二極無方，常也。《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慮，度也。督，正也，運以正度也。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魁，藏也。我謂三也，三爲木，火之母也。火無木不盛。火盛則消木。夫爲人子，無克母之義。夫爲人母，無證子之道。其有吉有凶，猶相爲隱，故言「吉凶之藏」也。《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一則以喜，何可不懼也。次四，帶其鉤鞶，錘以玉鐶。四，金也。其於九贊在中而下，腰之象也。腰中之金，故謂之鉤。鉤無帶不立，帶無鉤不著，相須成體，以自申束。❺不失禮節，可以爲王臣，故有玉鐶而佩也。《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約束其身，不失於禮法也。次五，土中其廬，設于金輿，❻厥戒渝。渝，變也。《易》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五以中和之德而處金輿之位，出命行令，以御下臣。言戒渝者，安不忘危，故自戒無變周也。《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安不忘危，不爲小人所勝也。克，勝也。次六，信周其誠，上亨于天。❼亨，通也。六爲宗廟，君之所奉。聖君奉神，唯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周首第二」六字。
❷ 「故謂之周」，大典本無此四字。
❸ 「依」，大典本作「體」。
❹ 「杠抽」，大典本作「柱樞」。
❺ 「申」，大典本作「約」。
❻ 「于」，集注本作「其」。
❼ 「亨」，原作「通」，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信唯誠，故其肅敬通于天也。《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奉神以信，故上通也。次七，豐淫見其朋，還于蒙，不克從。朋謂二也，二七合於南，見其明，❶故知爲二也。七，火之王，家性爲火，明合，故曰豐淫，言淫衍也。❷而在周家，周而復始，故曰還也。蒙者蒙蒙，二火明合，未知所正，故無所克而從之也。《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蒙蒙未除，故不能從也。次八，還遇躬外，❸其禍不大。躬，身也。八爲禍中，故言禍也。雖則遇禍，不入於身，故不大也。在禍之中，藏不入己，爲衆所明也。《測》曰，還遇躬外，禍不中也。非己之藏，故不中也。上九，還于喪，或弃之行。九爲金，而在火家，爲火所爍，故言喪也。亦在秋位，萬物所終，還而遇喪，非家禍，故或弃之行也。《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還而遇喪，故道窮也。

𝌈❹一方一州一部三家。礥。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屯卦。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行屬於木，謂之礥者，礥難也。冬至之節，陽氣微動，生萬物礥而難也，故謂之「礥」。礥之初一，日入女宿二度也。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畛，根也。❺鬱，化也。此言十一月之時，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在黃泉之下，不見其根鄂也。《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嘖，情也。不見其根，故化由其情也。次二，黃不純，屈于根。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相屈也。不純者，火色黃白，故曰不純也。《易·賁卦》曰「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不純，故不適也。次三，赤子扶扶，❻元貞有終。元，始也。扶扶，幼小之貌

---

❶「明」，大典本、四庫本作「朋」。以下「明合」、「所明」，四庫本俱作「朋」。

❷「衍」，四庫本作「術」。

❸「遇」，集注本作「過」。《測》曰同。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礥首第三」六字。

❺「根」，大典本校作「垠」。

❻「扶扶」，葉本作「抶抶」。下同。

也。人之幼小，可成可敗，❶故當正之於始也。家性爲木，三亦爲木，以本扶本，❷故有終也。《測》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幼教長正，❸父母之所瞻視者也。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金者乾，乾强健，故爲力。礥難之世，萬民勞悴，四處臣位，拔之不以德，恃其强力，故不克也。《測》曰，拔我不德，❹力不堪也。以力濟世，非所堪也。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家性爲礥，土而爲礥難，山淵象也，車在其中，唯大人而拔之。❺五爲天子，故稱大人。民溺於世，唯大位而濟之也。❻《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大位，謂若周公東征，禹導九河，是其力也。

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水爲崄難，將車入崄，在於丘墟之中，非所以濟世也。❼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丘也。《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言不得君臣之道也。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火生土，故爲丘。七爲絲，❽繩之所用，故言牽牛。牛，土畜也。出險登丘，爲牛所引，猶紂時之民，見酷日久，而遇文王，拔之於疣，如出險之車，登在丘，高丘，❾爲牛所引，離於難也。《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伐也。比力如牛，❿非所伐也。

次八，車不拔，髀軸折。⓫家性礥難，八有車象。秋木被刑，重自艱難，牛不能引，折髀敗軸，不能濟也。《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艱難之世，賊其身也。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其。其，辭也。輯航，所以濟難也。九爲金，故稱山。崇高之山而有川波，明其難也。波川之險，須輯航而濟之。礥難之世，須聖人而拔之也。

---

❶「可成可敗」，大典本作「未成可砭」。
❷「以本扶本」，大典本作「以木扶木」。
❸「正」，四庫本作「王」。
❹「不」，原無，據集注本、大典本增。
❺「而」，大典本作「耐」。
❻「而」，大典本作「能」。
❼「所以」，大典本無此二字。
❽「絲」，大典本作「係」。
❾「在丘高丘」，大典本作「在高山」。
❿「比力」，大典本作「力不」。
⓫「髀」，集注本作「骭」。

《測》曰，高山大川，不楫航不克也。克，能也。言非楫航不能濟也。❶

𝌉❷一方一州二部一家。閑。天玄陰家，四金中下，亦象屯卦。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行屬於金，謂之閑者，冬至氣終此首之次三，小寒起於此首之次四，陰雖盡於下，而猶壯於上，故能防閑礥礥焉。而萬物亦皆見其防閑，故謂之閑。閑之初一，日入女宿六度。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一在金世，子母相扶，可以養物。季冬土復若雌之象，❸故言有雌。雄以諭龍，而言蛇者，伏在地中，形未大變，故以蛇諭。《測》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龍而蛇伏，故不君者也。次二，閑其藏，固珍寶。閑，閉也。珍寶，美道也。二爲平人，而在閑家，故自防閑，不與流俗，守其善道而已也。《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淵，深也。守道求己德之深也。次三，關無鍵，舍金管。三木，故稱關。鍵，籥也。關而無籥，故舍金管也。閑閉之家，宜明管籥以止出入。金而無鍵，故舍管也。《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無鍵之門，盜入之也。次四，拔我輗軏，小得利小征。我，我萬民也。❹輗軏喻信也。《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此之謂也。四，臣道也，有佐於君牧養萬民之義。非信不立，故拔之以信。征，行也。以信教民，故可以行，故曰「小征」也。《測》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治民以道，信行於下也。次五，礥而閑而，拔我姦而，非石如石，厲。厲，危也。五爲土，土中之難，石之象也。礥閑之世，萬事皆難，五處尊位，❺當拔除其姦。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也。《測》曰，礥閑如石，其敵堅也。如石不拔，故堅也。次六，閑黃垁，席金第。六爲宗廟。營，衛也。五，土也，五堵爲垁。❻

❶「航」，原作「杭」，據四庫本改。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閑首第四」六字。
❸「復」，四庫本作「伏」。
❹「我」，大典本、四庫本無此字。
❺「尊」，四庫本作「中」。
❻「五堵爲垁」，大典本作「五爲中」。

黃，中也。宗廟之中，故有黃垸之室金第之牀也。《測》曰，閑黃垸，以德固也。以君之德固有宗廟也。

次七，跙跙，閑于蘧除，或寢之廬。跙跙，惡貌也。七爲無道，故曰「蘧除」。蘧除之人，❶不能俯者也。家性爲閑，當防閑惡人，以清王道。防而不固，讒惡進入，故或寢之廬也。《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讒人進入，故在舍也。

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赤臭，惡人也。八，東方也，帝之所出，故稱大君。而有惡人播關欲入，大君故閑距而不內，故稱勝國乘家之勢也。《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惡人在外，恐入其室也。

上九，閑門以終，虛。家性爲閑，世自閑閑，又有惡人欲入其室。九爲位終，終自閑防，❷故虛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虛己受賢，❸故終不實身以情欲也。❹

𝌊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❺ 少。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謙卦。陽氣瀸然施於淵，物溓然能自韱。❻ 行屬於土，謂之少者，陽氣瀸然溫和萬物於土中，萬物始自韱幼，故謂之「少」。少之初一，日入女宿十一度。❼

初一，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爲土所克，而自韱幼，故微於謙也。謙尊而光，故冥也。《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謙光之家，以不見爲貴也。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卹。火在土家，子母相養，以至孝道，故己少不至。卹，憂也。見衰則懼，故憂也。《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也。❽ 謙虛之道，❾

---

❶「蘧除之人」，大典本作「人人」。

❷「終自」，大典本作「日」。

❸「己」，大典本作「以」。

❹「實身」，大典本作「入」。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少首第五」六字。「𝌊」，原誤作「𝌤」，釋文作「二方一州二部一家」，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❻「溓」，集注本作「謙」。

❼「十一」，大典本作「十」，四庫本作「十二」。

❽「成」，集注本作「誠」。

❾「謙虛」，大典本作「謙處」。

若不成也。次三，動戠其得人主之式。戠，少也。式，法也。三爲進人，❶進德修業，以謙爲本，終當居位，君臨百姓，故其以少得人主之法也。《測》曰，戠其得人，❷謙貞也。謙以得民，❸是其正也。次四，貧貧，或妄之振。四爲下禄。金性剛强，而在少家，禄下而少，故曰貧貧。三爲四財，故曰妄振也。《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正也。妄受振救，❹故不守正也。次五，地自沖，下于川。五爲土，而在土世，故稱地也。沖，虛也。家性爲少，土而虛少，故受百川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此之謂也。❺《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也。必受邦國，爲聖君也。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傾謂七也，盛爲六也。六爲水，七中最盛，莫多於水，故稱盛也。盛則盈，故傾也。《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盈則溢，故不足美盛也。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富謂八也，八爲木。貧爲七，七爲火。火貧，故利木富也。火非木不生，母大則子盛，故利木富也。《測》曰，貧自究，富之聘也。子貧母富，故相求也。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八，木之廢也。秋木葉落，葉落歸林，❻是其充富。枝枝扶疏，外以是貧，❼其實不貧，故莫振也。《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不貧稱貧，故不足敬也。上九，密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金生水，故爲雨。雨之細者稱溟沐。細密之雨，能潤於枯瀆，況於谷邪？射，厭也。谷之受水而加以霖，故厭也。《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静也。細以致多，猶謙以致尊也。

𝌋❽一方一州二部三家。戾。天玄陰家，六水中

❶「進人」，大典本作「進也」。
❷「得人」，集注本作「得其」。
❸「謙以得民」，大典本作「戠少也民」。
❹「妄受振救」，大典本校作「望受振拔」。
❺「此之謂」，大典本無此三字。
❻「葉落」，大典本無此二字。
❼「是」，大典本、郝本作「示」。
❽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戾首第六」六字。

上，象睽卦。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行屬於水，謂之戾者，言陽氣信微而萬物乖離，射地而出，觸類相將，故謂之「戾」。戾之初一，日入虛宿四度。初一，虛既邪，心有傾。家性爲戾，水無乖戾，故虛也。赤爲下人，❶人下而邪，故心傾也。乖戾之家，每事失正，故危也。《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其危在心，故不正也。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酋，就也。貞，正也。腹以喻内，背以喻外。❷自内及外，自近及遠，君臣道正，故就貞也。❸《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内外以正，故定也。次三，戾其腹，正其背。乖戾之家，動失其實。不正其内而正其外，故腹戾也。《測》曰，戾腹正背，中外争也。中外不同，❹故致争也。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四者兑位，故爲妻陰也。所尊則爲夫也，夫在其外，妻在其内，故反道也。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可保也。《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各守其正者也。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五爲土，土生金，故爲弓矢。牛，土畜也，故爲兕。家性爲乖，兕在東南而矢西北，明其乖也。《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首，向也。乖戾之家，失其所向也。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水者平，平，齊也，故爲準規。家性乖離，所施各異，故不同也。《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所施不同，故道乖也。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諆。七爲仲女，乖戾之家，故不女也。七，陽位也，故稱夫。諆，謀也。予，我也。我謂五也，心在於五，欲下求正陽，婦人之義，無非無宜。❺今七爲女而與外謀，❻故曰不女也。《測》曰，女不女，大可醜

❶「赤」，大典本、郝本作「亦」。莫友芝校云：「疑『亦』當作『一』，玄數云。」
❷「腹以喻内背以喻外」，大典本作「腹喻内背喻外」。
❸「貞」，大典本作「正」。
❹「不同」，大典本作「不動」。
❺「宜」，大典本作「儀」。
❻「今七爲女而與外謀」，大典本作「今從爲女而與水謀」，校「水」爲「夫」。

也。女而不女，故可醜惡也。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生爲兕也，九克於八，故殺生也。矢，乖也。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相乖也。八在上中，故和也。《測》曰，殺生相矢，中爲界也。雖其乖，猶以中和自界限也。上九，倉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倉者，東方靈神，神爲歲星也。五星失度則妖祥生，妖祥生則歲功不登也。《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年歲不豐，故敗也。

☰❶一方一州三部一家。上。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升卦。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行屬於火，謂之上者，小寒之氣，萬物爲陽氣所育養於下，皆射地而上，故謂之「上」。上之初一，日入虛宿八度也。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家性爲上，而本火世，火性炎上，故曰鏩鏩也。以水克火，故曰挫也。水性專一，故稱純心也。《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悦也。純心自抑，故和悦也。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家火世，二亦火也，故思登于天。雖其欲上，❷當由其本。進而無根，雖得高位，所不貴也。《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治也。❸不進以道，亡之原也。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三，木之王，故茂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胎，到春而王，故言出于幽谷，登茂木也。三爲進人，終必登高而享天禄，故思珍穀也。《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出谷登高，所向方遠也。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孚虛名。四者兑，兑爲口，口舌之人而在上世，❹上不以正，故言虛名。親承於五，而非實也。《測》曰，即上不貞，妄升也。處非其正，故言妄升也。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㤰。木在水下，故稱深澤。五在中，中爲天子位。㤰，慚也。《詩》云「鶴鳴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上首第七」六字。
❷ 「欲」，大典本作「從」。
❸ 「治」，集注本、大典本作「活」。
❹ 「世」，大典本作「步」。

九皋，聲聞于天」。五處天位，以其先治聲名，然後聲高，猶舜耕歷山而升天位，處之以正，又何慚乎？《測》曰，鳴鶴不悠，有諸中也。以道居官，❶得人之中心也。❷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六爲宗廟，故稱堂也。宗廟之中，威儀以禮，今乃顛倒衣裳，朝廷之人不善之也。《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廷人不善，故失大衆也。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臺謂八也。七當上往八，❸有高危之狀，故稱臺也。高危必墜，而有良輔以自柱，故言或柱之材也。《測》曰，升臺柱，❹輔弗堅也。❺處高終顛，故弗堅也。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八爲木，故稱梯也。或爲九也。九爲金，故稱斧。梯而見斧，故知其危也。《測》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終於危墜，故失士民也。上九，棲于菑，初亡後得基。九，秋位，萬物之所歸，故稱棲。金在火世，故爲初亡。見災爲懼，❻故得基也。《測》曰，棲菑得基，後得人也。改過修善，得天下之心也。

𝌍❼一方一州三部二家。干。天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升卦。陽氣扶物而鑽乎堅，❽鈴然有穿。行屬於木，謂之干者，大寒氣也。鈴，陷聲也。言是時陰氣堅乎上，陽氣扶萬物下而鑽之，則鈴然而穿，故謂之「干」。干之初一，日入危宿三度也。初一，丸鑽，鑽于内隟，厲。家性爲干，動輒干時，水性沿渝，鑽土而下，故曰鑽也。土可鑽入，故内隟厲也。《測》曰，丸鑽于内，轉丸非也。丸猶專也，轉心不專，故非也。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火性燥暴，其世爲干，故能犯上，干其非義。順納其言，故正也。《測》曰，

❶「居」，大典本作「中」。
❷「人」，大典本無此字。
❸「七當」，大典本作「堂」。
❹「臺」下，集注本有「得」字。
❺「弗」，集注本作「拂」。
❻「爲」，大典本校作「危」。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干首第八」六字。
❽「而」，集注本、大典本作「如」。

以微干正，大諫微也。❶君能用諫，❷道之微妙也。次三，葙鍵挈挈，匪貞。貞，正也。葙，乖也。鍵，折也。❸家性爲干，動則干時，故乖。乖折之關，故曰非正也。《測》曰，葙鍵挈挈，干禄回也。求禄不正，故回邪也。次四，干言入骨，時貞。四爲言。❹骨，諭深也。人必以正，故貞也。《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正諫直言，是其道也。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坏，未成瓦也。五爲土，故稱坏。丘，聚也。飴，美食也。家性爲干，五處天位，當有坏身約己，❺干禄百福，而反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坏土之辱。❻有似晉文求食五鹿，獲塊反國之慶也。《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見錫以土，❼故不好也。次六，幹干於天，貞馴。六爲宗廟，故干天也。馴，順也。干之以正，故曰「貞馴」也。《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順正于君，何所不保也。保，安也。次七，何戟解解，遘。遘，遇也。七爲戈兵，故言戟也。在六之上，故稱何戟。解解，戟多之貌。七爲無道之主，主而無道，❽多所逢遇，猶何戟解解，多絓。絓，羅也。❾《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解解多結，故道不容也。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缾。赤舌，謂九也。兑爲口舌，八爲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喆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祟猶禍也。以水解火，禍之散也。上

❶「大」上，集注本有「維」字。
❷「君能用」，大典本無此三字。
❸「折」，大典本作「柎」。
❹「四爲言」，大典本作「正諫直言爲言」。
❺「有坏」，大典本、郝本作「清」。
❻「坏土」，大典本作「土坏」。
❼「見」，大典本作「此」。
❽「主而無道」，大典本無此四字。
❾「絓羅」，大典本作「網羅」。

九，干于浮雲，從墜于天。❶九在干世而爲之終，❷終于富貴。求不以義，如浮雲也。不義而富，故墜于天也。《測》曰，干于浮雲，乃從天墜也。不義之財，終墜落也。

❸一方一州三部三家。狩。天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臨卦》。陽氣彊内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行屬于金，謂之狩者，陽氣在内而大，❹陰氣在外，萬物扶狩而上，故謂之「狩」。狩初一，日入危宿七度。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❺一爲下人，始當升上，故匍匐也。宜，美也。❻家性爲狩，狩曼而進，❼匍匐之貌也。宜德謂五也。五爲君位，故衆下之心樂從之也。❽《測》曰，匍匐宜德，若無行也。匍匐而進之者，若無人行也。次二，熒狩狧狧，不利有攸往。熒者，光明小見之貌。從一至二，道數尚微，❾始當匍匐，狩而進取。狧狧，貪欲之意也。今而見其光明，後進承陽，❿失其家性，故不利有所往也。《測》曰，熒狩狧狧，多欲往也。往，故多欲也。⓫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三木，故言卉。二，火也。火生土，土上之木，故宜于丘陵也。木之生陵，進長之道，故言「卉」。炎炎，盛大之貌也。《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短相臨，長大之貌。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四爲公侯，故有酒食之道也。酒食以成禮，過則伐德。家性爲狩，狩而不止，⓬以至沈湎，故無譽也。《測》曰，狩于酒食，仕無方也。唯酒無

❶「從」，大典本作「以」，葉本作「上」。
❷「在干」，大典本作「相干」。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狩首第九」六字。
❹「大」，原作「天」，據大典本改。
❺「宜」，集注本作「冥」。《測》曰同。
❻「美」，四庫本作「義」。
❼「曼」，大典本校作「慢」。
❽「衆下之心樂從之也」，大典本作「下心樂從」。
❾「尚」，四庫本作「至」。
❿「後」，大典本、郝本作「欲」。
⓫「往故多」，大典本無此三字。
⓬「止」，大典本作「正」。

量，無常方也。**次五，狩有足，託堅穀。**五，土也。土爰稼穡，故爲穀也。亦爲君位，在扶狩之家，故以足諭也。臨長四方，禄以養賢，故託之以堅穀也。**《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正當君之位也。**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宗廟之義，神靈所在，故稱「逝逝」，言其明也。鬼神之道，求之幽微，故利小也。**《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也。**幽微之道，細以入神也。**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辰，時也。七爲日，過時之王，高而無民。年老事終，正在於五，但當論道經書自娛，故言「可卒其所聞」也。**《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子世父位，父得子榮，故得勢也。**次八，蚤虱之狩，厲。**家性爲狩，亦狩附於人，❶故以爲喻。厲，危也。蚤虱之性，苟尋而進，故危也。**《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動以致危，故不足賴也。**上九，全狩，桊其首尾，臨于淵。**首，始也。尾，終也。九爲極，淵爲一也。桊者，相眷之義。家性爲狩，匍匐狩而進，❷從九反初，❸故臨于淵也。**《測》曰，全狩之桊，恐遇困也。**❹終始相狩，常恐至於困也。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❺**羨。**天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臨卦。**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行屬於水，謂之羨者，言萬物尚爲陰氣所包。爽，差也。當差次而上，今乃在下，淫羨土中，未得正行，故謂之「羨」。羨之初一，日入危宿十二度也。❻**初一，羨於初，其次迂塗。**行屬於水，一亦爲水，家性淫羨，流屈無常，故言「迂塗」。迂塗，曲縈之貌也。**《測》曰，羨**

---

❶「亦」，大典本作「蚤虱」。
❷「狩」上，大典本有「全」字。
❸「初」，大典本作「七」，校作「一」。
❹「困」，集注本作「害」。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羨首第十」六字。「𝌏」，原作「𝌒」，釋文作「一方二州二部一家」，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❻「入」，原作「又」，據大典本、葉本、郝本、四庫本改。

于初，後難正也。淫羡屈縈，難正以直道也。次二，羡于微，克復，可以爲儀。羡，邪也。儀，法也。二爲平人，雖在邪俗，從之微淺而反正道，❶故可以爲法也。《測》曰，羡微克復，不遠定也。反之即是，故不遠也。次三，羡迂塗，不能直如。三爲進人，進德修業而邪其道，故不直也。《測》曰，羡迂塗，不能直行也。家性邪迂，故不能直也。次四，羡權正，吉人不幸。家性爲邪，四在臣位，雖當從俗，權而自正，爲如徼倖之人也。《測》曰，羡權正，善反常也。反之於常法也。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五，君位也。亦爲大車。大車，老所乘也。❷家性爲邪，大道平易，舍而不從，而從蹊徑，故爲憂也。《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何不遵大道也。奚，何也。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六處高位，下之所宗，故有直翼之佐矣。矢，正也。佐之以直，虛邪消除，故曰「得正夫」也。《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以正自輔，故得賢臣也。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馴，順也。家性爲邪，七爲失志，❸性邪道迂，故厲也。以五自奉，血食萬姓，故順也。《測》曰，曲其故，爲作意也。在上爲神，爲神後祠。❹作，祐助之意也。❺次八，羡其足，濟于溝瀆，面貞。面，向也。貞，正也。溝瀆之難，人所避也。邪行避之，❻則可以濟其世。雖邪邪行避難，❼所向則正也。《測》曰，羡其足，避凶事也。向善避惡，道之正也。上九，車軸折，其衡抈，四馬就括，高人吐血。九，金也。金者，乾君之象也。括，會也。抈，折也。軸折衡抈，故四馬會也。高人，賢者也。血以潤體，禄以榮臣，故以血爲喻也。上

❶「淺」，大典本作「賤」。
❷「老」，大典本作「君」。
❸「失志」，大典本作「矢志」。
❹「爲神後」，大典本無此三字。
❺「祐」，大典本作「佐」。
❻「邪」，大典本作「所」。
❼「邪邪」，大典本作「是邪」。

失其道，賢者奔亡，故言吐血也。《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臣之於君，不合則去，亦悔也。

❶一方二州一部二家。差。天玄陰家，❷二火下中，象小過卦。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行屬於火，謂之差者，立春節，帝出于東，陽氣用事，羣生雍容，在於地中，差次而出，故謂之「差」。差之初一，日入危宿十六度也。初一，微失自攻，端。一爲下人，家性爲差，差次當上，而在火世，當相克害而自攻治，以道自正，故曰「端」也。《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微失反正，不爲二五所知也。次二，竊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二，火也。而在火行，二火合同，是其所好。所惡者，親近於水，水盛火衰，故惡也。《測》曰，竊其所好，漸以差也。宜以漸，差次而進之也。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木盛則華，故曰「暉光」。重言「其亡其亡」者，❸安不忘危，戒懼也。進德修業，兢兢自懼，防微慮無，遂致光榮也。《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震，懼也。恐懼，戒自衛護也。❹次四，過小善，不克。過，去也。四爲公侯，親近至尊，奉上接下，唯善是務。《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不爲小善，故曰「不克」。克，能也。小善不爲，終不能大善乎。《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小而不爲，焉能至大也。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❺門謂四，中行謂五也。家性爲過，見善而入則爲正也。❻五處天位，雖在過家，不違於義也。《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去過反貞，故近還也。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跌，過也。過門而去，不入室者，嫌爲五所克。水在火行，心不自安也。《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患有克害之災也。次七，累卵業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差首第十一」七字。
❷ 「陰」，集注本作「陽」。
❸ 「其亡其亡」，大典本作「其亡」。
❹ 「戒」，大典本無此字。
❺ 「此」，集注本作「彼」。
❻ 「入」，大典本作「行」。「正」，大典本作「中」。

業，懼貞安。業業，危也。貞，正也。七爲火，在火之行，懼其炎盛，故危。無道之王，❶常如累卵，故以諭。而自戒懼，故正安。《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戒之以危，危必安也。次八，足累累，其步蹉躟，❷輔銘滅麋。累累，履桎貌也。過而不改，身既被桎，又見鉗銘，輔麋掠剋，故曰「滅眉」也。《測》曰，足累累，履禍不還也。不早自改，故不還也。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九爲上極，極上反下，故蘖青青。枯，虛也。枯城，謂故都也。家性爲過，過位而上，故歷故都也。《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窮上反初，更生之謂也。

𝌑❸一方二州一部三家。童。天玄陽家，❹三木下上，象蒙卦。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行屬於木，謂之童者，立春之節，萬物孚甲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童之初一，日入營室四度。初一，顓童不瘖，會我蒙昏。木之初發，蒙蒙然，故言「不瘖」也。我，爲也。❺三是進德修業之時，今一幼稚若初發之木，未修小學，不欲要三童己之蒙，故言「會我蒙昏」也。《測》曰，童不瘖，恐終晦也。不早要三，以致晦闇也。次二，錯于靈蓍，焯于龜資，出泥入脂。脂，美也。謂榮祿也。二爲火，故曰「焯」。蓍曰筮，龜曰卜。卜者所以決疑，言出泥入脂者，言卜從洿泥之中出，❻求榮祿之處也。《測》曰，錯蓍焯龜，比光道也。比，親也。親求光榮之道也。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辰，時也。時明諭明師也。家性爲童，童而未闓，幸見明時，不能行求意己之蒙。❼故孔子曰「聞義不能徙」，此之謂也。❽《測》曰，東辰以明，

---

❶「王」，大典本作「世」。
❷「蹉躟」，集注本作「躟蹉」。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童首第十二」七字。
❹「陽」，集注本作「陰」。
❺「爲」，大典本作「三」。
❻「卜」，大典本作「下」。
❼「意」，大典本作「已」，四庫本作「覺」。
❽「此之謂」，大典本作「是」。

奚不逝也？何不往而學也。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前夫謂三也。三見明師而未能就，四雖在後，從義從善，親近於五，附著賢者，先見榮飾，故曰「先錫之光」也。光謂公侯也。❶《測》曰，或後前夫，❷先光大也。得君之光以爲大也。次五，蒙柴求兕，其得不美。❸五處天位，升在童蒙之世，若幼眇之君，禮儀未備，盤于遊田，蒙突林木以求兕獸，雖實得之，君子不貴，故曰「其得不美」也。《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得之不道，故不以所獲相慶也。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六爲宗廟，春秋祭祀，以神事之，故開帷幕延要賓客也。《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覽照四方，故明也。次七，修侏侏，比于朱儒。修，長也。七爲無道，故云侏侏。侏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七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故以侏儒爲諭焉。《測》曰，侏侏之修，無可爲也。侏侏無知，何可爲也。次八，或擊之，或刺之，修其玄鑒，渝。八爲疾瘀，故見擊刺以治其過。修，治也。鑒，鏡也。渝，變也。家性爲童，大道未開，❹故修玄鑒以正其變也。《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疾瘀之王，道之衰也。❺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麋童犀角，而相抵觸，剛弱不等，有勝有否也。家性爲童，九爲之終。麋爲八也，犀爲九也，金剛木懦，金克於木，故灰其首也。《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纍也。抵觸於人，皆已之纍也。

---

❶「光謂」，大典本無此二字。

❷「前」，葉本作「先」。

❸「得」，原作「德」，集注本、大典本作「得」，注中所引亦作「得」，據改。

❹「大」，大典本作「天」。

❺「疾瘀之王道之衰也」，大典本作「疾瘀不生過之衰也」。

𝌒一方二州二部一家。❶增。天玄陰家，❷四金中下，❸象益卦。陽氣蕃息，物則益增，日宣而殖。行屬於金，謂之增者，陽氣蕃息，萬物布護而生。殖，長也。日以增益，故謂之「增」。增之初一，日入營室八度。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貞，正也。一爲下人，在增之世，故聞正道增默然也。❹默然以自增，不爲外人所得見也。《測》曰，聞貞增默，識内也。爲内人所識别也。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火性炎上，而在增世，君子之道，積小爲高。而不增其道，而便猥增耀之光，❺故反冥也。方，道也。冥，晦也。《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光榮暴增，故徒飾外也。次三，木以止，漸增。止，足也。謂株根增益，益根而幹長，求益之道也。《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宜以道實，故不可虚益也。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四爲金，在中稱要。克，勝也。家性爲金，重剛之世，而在增家，或曰「或增」。❻公侯之位，受任甚重，故增而戴也。《測》曰，要不克，可敗也。難戴之重，故可敗也。次五，澤庫其容，衆潤攸同。五，土也，故稱澤。家性爲增，每事皆增。增之以謙，則益增之。以奢則損，故曰「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也」。今五處天位，反若澤之庫，衆水之所湊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五能自卑，亦以所乂邦國也。❼《測》曰，澤庫其容，謙虚大也。卑謙自降，道之大也。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六爲宗廟，朝有朱車之飾，飾過人君也。燭，照也。照顯神靈以榮生存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增首第十三」七字。「𝌒」，原作「𝌕」，釋文作「一方二州三部一家」，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❷「陰家」，集注本作「陽家」。

❸「中下」，原脱，據大典本、葉本、四庫本補。

❹「正道」，大典本無此二字。

❺「耀之」，大典本作「其」。

❻「或曰」，大典本、郝本、四庫本作「故曰」。

❼「以所」，大典本作「所以」。「乂」，原作「又」，據郝本改。大典本作「大」。

也。三千以諭多也。《詩》云「萬福攸同」，奉祠以禮，三千之福亦慶也。小人當之，不勝其榮，故傷也。《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言不能當受神人之福祚也。次七，增其高，刃其削，❶丘貞。火生土，故言丘。丘能自削，故貞。猶君子處於高位而善下人，亦其正也。《測》曰，增高刃峭，與損皆行也。損己益人，皆可行也。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䝪。䝪，憂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❷八，木也，亦爲弱弱。王道微弱，恩澤不行，儉嗇褊急，貨賂爲市，日以侵折，下不奉上，故致憂也。《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貨賂爲市，故爲前慶，慶終致禍，故後亡矣。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崥。❸峽崥，山足也。崔嵬當崩而不崩者，以用彊足之故也。九在增家，猶高位之君而不危者，以有賢輔之臣也。能任賢自輔，猶高峻之山賴峽崥也。《測》曰，崔嵬不崩，羣士橿橿也。橿橿，皆是多士而彊盛者也。

太玄經卷第一

❶「削」，集注本作「峭」。
❷「五貝爲朋」，大典本作「而貝爲財」。
❸「峽崥」，集注本、大典本、葉本俱作「峡崥」。

太玄經卷第二

從銳至事第二

范望字叔明解贊

𝌓❶一方二州二部二家。銳。天玄陽家，❷五土中中，象漸卦。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行屬於土，謂之銳者，立春之節終於此首之次二，雨水氣起於此首之次三，❸太蔟用事於次四。❹陽氣岑崟精銳，萬物專一而生，無有差二，故謂之「銳」。銳之初一，日入營室十三度。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一，水也，故稱泉。亦爲介，故稱蟹。五爲裸，故稱蚓。言蟹之後蚓者，用心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及無足之蚓也。《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用心不一，故後蚓也。次二，銳一無不達。火性上達，既以火德而處銳家，在其土行，❺并力俱上，故言「無不達」也。《測》曰，銳一之達，執道必也。專一之故，必上達也。次三，狂銳盪。三爲進人，但當進德修業而已。在於銳家，未見挫折，故言「銳盪」也。《測》曰，狂銳之盪，不能處一也。狂盪之人，故不一也。次四，銳于時，無不利。時者，得其時也。銳而必利，故時無不利也。❻《測》曰，銳于時，得其適也。銳以時宜，故得其適也。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家性爲銳，苟自銳進，進東則亡西，見背藏心，不本道實，故言銳也。《測》曰，銳東忘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銳首第十四」七字。
❷ 「陽」，集注本作「陰」。
❸ 「三」，四庫本作「五」，且下有「斗指寅」三字。
❹ 「於次四」，四庫本無此三字。
❺ 「土」，大典本作「本」。
❻ 「銳而必利故時無不利」，大典本作「銳而必時故行無不利」。

西，不能迴避也。鋭東亡西，故不求所宜也。次六，鋭于醜，含于五軌萬鍾，貞。醜，類也。鍾，聚也。五軌，五行也。六，水也。雖在鋭世而不失法，從五行之性，鋭達於類，萬福之所聚，故正也。《測》曰，鋭于醜，福禄不量也。萬福所鍾，故不可量數也。次七，鋭于利，忝惡至。火在鋭家，故言利也。忝，辱也。君子之道，鋭於仁義則吉，鋭於色利，故惡至也。《測》曰，鋭于利，辱在一方也。六辱於七，在南方也。次八，鋭其鋭，救其敗。木在其土行，故相克敗。言鋭者以末害本，既非其宜，故鋭其木之鋭，❶故救敗也。《測》曰，鋭其鋭，恐轉作殃也。恐作殃禍，克其本也。上九，陵峥岸峭，陁。陁，墮也。峥，謂峥嶸也。峭峻峥嶸，高峻，將墮於下，故言陁也。《測》曰，陵峥岸峭，鋭極必崩也。高峻而鋭，❷必崩墮也。

❸一方二州二部三家。達。天玄陰家，❹六水中上，象泰卦。陽氣枝枚條出，❺物莫不達。行屬於水，謂之達者，言陽氣日盛，布施萬物也。枝條枚末莫不達者，故謂之「達」。達之初一，日入壁宿一度。初一，中冥獨達，迴迴不屈。中，心也。心深稱冥。迴，通也。屈，盡也。一中心冥冥，獨達於事，故通而不盡也。《測》曰，中冥獨達，内曉無方也。言其所曉通於四海，非一方也。次二，迷腹達目。二爲目，又爲火，❻腹在水之間，水克於火，息心不施，故迷腹也。家性爲達，目明外照，❼故曰「達目」也。《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目爲心視，故其明也。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東方爲春，

❶「木之」，大典本無此二字。下一「鋭」字，大典本作「鋭鋭」。
❷「峻」，大典本作「立」。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達首第十五」七字。
❹「陰」，集注本作「陽」。
❺「枝枚」，原作「枝枝」，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❻「二爲目又爲火」，大典本作「二爲木又爲大」。
❼「目」，大典本作「日」。下同。

故青。木也維流，枝枚垂貌也。瓜苞尋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枚，則不得虆而蔓之而達於上。民弱於下，君不施仁以存恤之，上下懸絶，不相及也。《測》曰，蒼木維流，内恕以量也。居高恕下，民所附也。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❶四爲金，陰稱小，金稱利，陰中之金，故小利也。四爲下禄，故小達也。不能進賢，專於小利，故大迷也。《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迷不四達，知一方也。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❷五爲土，土而四達，故稱衢。家性爲達，而在中衢，無所不通，故曰「小大無所迷」也。《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無所迷惑，故四通也。次六，大達無畛，不要止洫作，否。畛，界也。要，中也。神靈之道，何界之有？洫，小水也。有堤坊之嶮，善其如洫，❸故否也。《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❹神祐以福，不私於人也。次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攻斷之盛，莫絶乎火，故稱砭割也。火焚宿菜，故爲前亡；以生五穀，故後賴也。《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除故生新，不廢事也。次八，迷目達腹。八木，七爲目，目在木下，故迷。目迷則心精，故達腹也。《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内也。有目而迷，外惑也。上九，達于咎，貞，終譽。九在水家，家性爲達，欲反克之，故言達于咎也。雖咎而貞，必達於咎而預防之，故有譽也。《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以道防咎，故善退也。

𝌕❺一方二州三部一家。交。天玄陽家，❻七火上下，亦象泰卦。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行屬於火，謂之交者，雨水之氣，太蔟

❶「救」，原作「故」，據集注本改。
❷「大小」，集注本、大典本作「小大」。
❸「善」，大典本作「蓋」。
❹「偏」，集注本、大典本作「徧」。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交首第十六」七字。
❻「陽」，集注本作「陰」。

用事，陰陽交泰，萬物登明，上在地上，❶故稱「明堂」。喬喬，物長春風之聲貌也。皇皇，猶熒熒也。物長順節，枝枚營營而順風交泰之時，故謂之「交」。交之初一，日入壁宿六度。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一，北方也，故冥。❷冥，闇昧也，亦爲鬼神。北方太陰，陰者，鬼神之府也。家性爲交，交於鬼神，必以肅敬齊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不以精誠，神弗福也。《測》曰，冥交不貞，❸懷非含慚也。冥闇不肅，故包慚也。次二，冥交有孚，明如。孚，信也。二爲平人。平正之人交於神明，必以誠信，故曰「有孚」也。《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明中平正，接神信也。次三，交于木石。三木四石，家性爲交，石木相克，而反交通，非其所也。《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舍人交石，非所嚮也。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禮尚往來，必相往來，交報有章，故熏熏也。交接之道，❹上下相顧。亡猶絶也。不相交報，交道廢絶，故言「得亡之門」也。《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往來以道，❺行之福也。次五，交于鸎猩，不獲其榮。五處尊位，交必其人，以自匡佐。交非其類，何榮之有？四爲毛屬，故稱鸎猩。《禮記》曰：鸎猩能言，不離鳥獸。君子之道，無友不如己者，況禽獸乎？《測》曰，交于鸎猩，鳥獸同方也。方，道也。交非其人，故同方也。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殽，與爾殽之。圈，國也。閎閎，敦美之意也。六爲宗廟，齊晉江奇書有朝聘之道，❻小國入貢，❼必先告之宗廟，故言「靈殽」。三國交接，❽動以禮合，故言有殽共之也。《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相交以禮，煥有光儀也。次七，

❶「上在」，大典本作「出在」。
❷「故冥」，大典本無此二字。
❸「貞」，原作「以」，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❹「道」，原作「通」，據大典本改。
❺「以」，大典本作「有」。
❻「齊晉江奇書有朝聘之道」，大典本作「齊晉江黄舊朝聘之道」，莫友芝校云「江奇未解」。
❼「貢」，大典本作「宫」。
❽「三國」，大典本作「二國」。

交于鳥鼠，費其資黍。七爲飛鳥，亦爲鼠，又爲弱王。王弱於治而好異端，牧養禽獸鳥鼠之類，故言「費」也。《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無益之費，故言「徒」也。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八爲矛，九爲戈，象木鋭若矛也。戈則生枝，亦其象也。八交於九，法當相克，家性爲交，善交則和，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農隙之間，講武習兵，往來戈矛交於道路，無犯非禮，故貞。貞，正也。以道正之，故曰「不悔」也。《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講習以時，不廢弃也。上九，交于戰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古者治兵，以征不義。侵伐不止，爲衆所怨，必爲大國所吞滅也。故有覆城吞噉之憂。有似齊桓不修其師，大陷沛澤而執濤塗也，❶《春秋》譏之也。《測》曰，交于戰伐，奚可遂也。遂猶久也，戰伐之事何可久也。

𝌖❷一方二州三部二家。耎。天玄陰家，❸八木上中，象需卦。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行屬於木，謂之耎者，雨水氣終於此首之次七，驚蟄起於此首之次八，是時陰尚在上，萬物滋生猶以爲難；陽氣當上，剛柔隨時，休動未定，耎而自縮，故謂之「耎」。耎之初一，日入於奎宿一度也。初一，赤卉方鋭，利進以退。赤卉，草木萌牙也。鋭，進也。草木之進，能如水浸尋以長，❹日以上進。家性爲耎，故以退也。《測》曰，赤卉方鋭，退以動也。當進害陰，故動退者也。❺次二，耎其心，作疾。作，爲也。二七爲火，亦爲心，火在陰中，耎而不進，故作疾也。中火所作，故心疾也。《測》曰，耎其心，中無勇也。耎縮之性，故無勇也。次三，耎其鄰，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三爲進人，而在耎家，不能自退，❻守

❶「濤」，大典本作「儔」。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耎首第十七」七字。
❸「陰」，集注本作「陽」。
❹「能」，大典本無此字。
❺「退」上，大典本有「以」字。
❻「自退」，大典本作「自進」。

節而已，不敢肆行，終無過差之所拂除也。❶《測》曰，耎其郄，體不可肆也。耎縮之世，不可肆行己意者也。次四，耎其哇，三歲不噣。四爲兑，故稱哇。噣，啄也。家性爲耎，耎而自退，故不啄也。《測》曰，耎哇不噣，時數失也。耎縮不言，故失時也。次五，黄菌不誕，俟于慶雲。菌，不申之貌。家性耎退，謙以自牧，見居天位，德澤瀸洽，上應乎乾，故有慶雲之瑞也。《測》曰，黄菌不誕，俟逑耦也。嘉慶之會，必相俟也。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六爲宗廟，君之所奉。祭如神在，四節不愆。❷家性耎縮，又不及時，故菑承也。《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後於時節，故乃災生也。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歾。七，木子也。屈節奉上，於道不違，故言執術。術，大道也。歾，盡也。節於道，❸執父之業，歾身而已也。《測》曰，詘節共歾，内有主也。主謂父也。子繼父事，爲家之主也。次八，竅枯木，丁衝振其枝，❹小人有耎，三郄鉤羅。家性爲耎，縮木而耎縮，故竅枯也。竅枯之木而當衝風，故振也。八爲疾瘀也，故稱小人。小人而耎，終於郄退，故鉤羅也。上則有金，金木相近，鉤羅之意也。《測》曰，竅木之振，小人見侮也。鉤羅於金，故見侮也。上九，悔縮，往去來復。金在木行，動相剋害，故悔縮。金剛當進，故言「往去」。耎縮之家，故來復也。《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九爲其終，故在後也。

𝌗❺一方二州三部三家。傒。天玄陽家，❻九金上上，亦象需卦。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行屬於金，謂之傒者，驚蟄節也。傒、俟皆待

❶「除也」，大典本無此二字。
❷「四」，大典本作「中」。
❸「節」上，大典本有「屈」字。
❹「丁」，大典本無此字。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傒首第十八」七字。
❻「陽」，集注本作「陰」。

也。言陽氣待時而行，❶萬物須陽而長，各得其願，故謂「傒」。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初一，冥賊傒天，凶。冥，陰也。子在其母行，火之上，火盛金衰，故陰。賊人者則天賊之，故言「待天凶」也。《測》曰，冥賊之傒，時無吉也。陰賊之人，無有吉時也。次二，冥德傒，天昌。火盛金衰，家性爲傒，動相須待，以害其本。不即炎起，故天昌之也。陰得陽報，此之謂也。《測》曰，冥德之傒，昌將日也。謂昌日益大之也。次三，傒後時。木在金行，恐見克害，故傒後時也。亦爲進人，進德修業，宜當及時，須待之家，動則稽退，故言「後」也。《測》曰，傒而後之，解也。宜進不進，故解怠也。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金性剛直，故以角諭。言屈刺害之角，直足而行，唯善是務，故言「傒穀」。穀，善也。《測》曰，屈角直足，不伎刺也。角而屈，屈，故刺害之也。❷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庳傒空。土稱宮庸，處天之位，高德所歸，如大爵之集高牆也。小人諭無德之人，非禄所袟，❸必譏素餐，故傒空也。《測》曰，宮庸之爵，不可空得也。以德致禄，不可妄受之也。❹次六，傒福貞貞，食于金。貞，正也。六爲宗廟，神人玉食，故言食于金。六亦爲水，金之所生，子順母事，故正也。子之初生須母養，故曰「食金」也。《測》曰，傒福貞貞，正可服也。待福以正，可服者也。次七，傒禍介介，凶人之郵。郵謂郵亭，舍也。❺七爲火，盛則鑠金，故稱「凶人」。而待於禍，在七之位，故謂之舍。介介，有害也。《測》曰，傒禍介介，與禍期也。介介之禍，應期至也。次八，不禍禍，傒天活我。三、八，木也。三興於春，八衰於秋，近比於九，秋氣將降，故言「不禍禍」也。家性爲待，內省無瑕，時節宜耳，故須

❶「行」，大典本無此字。
❷「角而屈屈故刺害之也」，大典本作「角而反屈故不刺害也」。
❸「袟」，大典本作「秩」，莫友芝校云「當作『秩』」。
❹「之」，大典本無此字。
❺「舍也」，大典本無此二字。

天活。到春蕃生，知其所望，❶故言「天活我」也。《測》曰，禍不禍，❷非厥訧也。天時使然，故非其過也。上九，傒尫尫，天撲之顙。行不正稱尫。顙，頭也。九爲之終，行不正之道，待天禍撲之也。《測》曰，傒尫之撲，終不可治也。惡至禍應，故不治療也。

𝌘❸一方三州一部一家。從。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隨卦。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嶽，物企其足。行屬于水，謂之從者，言陽氣偏接此四處，萬物莫不企足欲長而從之，故謂之「從」。從之初一，日入奎宿十度。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日，君象也。嬪，屬嬪也。月，❹臣象也。一在水行，水中之日若在大難，未發其明。月而從之，若旦之日，日在月前，故言「隨之」。君臣道正，故爲基也。《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君臣相應，道之基也。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二，陰也。在離爲日，陰中之日，故方代也。❺旭旭，未明之間。醜，類也。日方出，旭旭之時，羣類莫不望之而從，故曰「朋從爾醜」也。《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日之光明，無常所也。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木性上升，君子之道，有過則改，不待攻治而自申，率相牽爲善，故言「從之」也。《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牽從於善。證，則也。❻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四，西也，爲雞，故稱「鳴」。臧，善也。其位陰廢，故鳴不善也。陰，故稱女，亦稱血。血，憂也。匡，所以盛也。女不親詳，❼承憂自盛，故亡也。《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承匡之女，不足爲朋黨也。次五，從水之科，滿。科，法也。水之法不滿不行，五爲天子，動以

❶「知」，大典本作「如」。
❷「禍不禍」，葉本作「不禍禍」。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從首第十九」七字。
❹「月」，原作「日」，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❺「代」，大典本作「出」。
❻「則」，大典本作「明」。
❼「詳」，大典本作「許」。

法度，如水平也。《測》曰，從水滿科，❶不自越也。動以法度，故從科者也。次六，從其目，失其腹。目以諭外，腹以諭内，事不兩得，從外失内，非所以敦仁也。《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外内宜備，故欲大從也。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黄食肉。拂，去也。淑，善也。七爲失志，失志行張，故宜除去，如雄黄之除惡害也。❷《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去惡從善，故救凶也。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逐。順從之家，動宜從善，入爲瘀病，❸所從不善。如禍之成，不可遂止，❹故曰「禍飛不逐」也。《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所從不善，故不可辯訟而解也。❺上九，從徽徽，後乃登于階，❻終。子在其母家，而相從順，故「徽徽」也。言于階者，九而從善，必登聖門，故言「階」也。《測》曰，從徽徽，後得功也。從善，故有功者也。

𝌙❼一方三州一部二家。進。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晉卦。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行屬於火，謂之進者，言陽氣引萬物而長，溱溱然日以舒布，開明而前，謂之「進」。進之初一，日入奎宿一十五度。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水在火行，家性爲進，而火在前，見害而退，故「作退母」也。水爲冥，故冥進也。《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以道不正，故退之也。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刑，法也。二爲平人，家性爲進，進必以法，故言「進以中刑」也。進必以法，故稱「大人」。大人有獨見之明，故言「獨見」也。《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進以中刑，故不外之也。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三爲進人，家性爲進，進不得中，故「章章」也。三亦爲出，出而失道，

❶「滿」，集注本作「之」。
❷「害」，大典本作「去」。
❸「入」，大典本作「八」。
❹「遂」，大典本校作「逐」。
❺「辯」，大典本作「避」。
❻「登」，集注本作「升」。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進首第二十」七字。

故謂之「狂」也。《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進而失道，故不中也。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日，君子也。懸，消也。陰，小人也。四爲公侯，故稱「日」也。陰中之日，列國之君，知非天子也。君子而消小人，❶太平之道也。太平之道，萬物茂壯，故曰「融融」也。《測》曰，日飛懸陰，❷君道隆也。萬物得所，故隆盛也。次五，進以欋疏，或杖之扶。欋疏，附離也。五爲天子，而在進世，當以聖道附離於臣，臣則盡忠輔佐於上，故曰「或杖之扶」。扶，助也。《測》曰，進以欋疏，制于尊也。❸五位至尊，衆所宗制也。❹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高明，五也，高明之君，奉祠神靈，齊戒盡敬，不失禮儀，故受祉福無疆界也。《測》曰，進以高明，其道迂也。福及子孫，甚迂遠也。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七爲失志，故進非其以也。君子之道思患改過，❺樂聞所惡。❻聽咎塞耳，非所以爲賢也。《測》曰，進非其以，❼毀滋章也。惡聞其咎，咎日多也。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八，木也。木而進淵，知爲船以濟水，猶君子之濟民也。《測》曰，進淵且船，❽以道行也。進淵得船，以其道也。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九爲上山，故逆也。三，終也。家性爲進，進而不已，故終歲也。山川高險，終歲不還，以諭難也。《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不可久長者也。

𝌚❾一方三州一部三家。釋。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解卦。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行屬於木，謂之釋者，驚蟄節終此首次二，春分氣起於此首次三，斗指卯，夾鍾用事。震，動也。圜，

❶「而」，大典本無此字。
❷「日」，原無，據集注本增。
❸「尊」，集注本作「宗」。
❹「宗制」，大典本作「崇」。
❺「改過」，大典本作「預防」。
❻「樂」，大典本作「慎」。
❼「非其以」，葉本作「其非以」。
❽「且」，集注本作「用」。
❾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釋首第二十一」八字。

陽氣形勢也。煦，暖也。謂陽氣温暖，萬物咸稅枯解甲，而生於太陽之中也，故謂之「釋」。釋亦解也。釋之初一，日入婁宿三度。初一，動而無名，酋。酋，西方也。水爲金子，孝子之道無所成名，歸功於母，故曰「無名，酋」也。《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歸功于母，❶不可名有也。❷次二，動于嚮景。火之然也，不風不盛。盛則景耀而聲揚，故言「動于嚮景」也。❸《測》曰，動于嚮景，不足觀聽也。聲而不音，何足聽也。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三在東方震、巽之位，故稱雷風。風動於下，雷發於地，上歸於天，二在其上，可高而尊，故稱「高崇」也。❹《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爲也。風雷動物，爲天下作用也。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四爲澤。朋，類也。五爲土，土爲丘陵也。去四即五，故動之丘陵也。以諭於人去卑即尊，去澤之陵也。《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處高失舊，故危之也。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和脂諭濡協也。五在釋家，而處天位，動以濡協於鄰國，以平四方，故言「四國之夷」。❺夷，平也。《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以和得民，故「說」也。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貞，正也。六爲宗廟，五在六下，故言「于廷」。震，怒也。五以和順，和平四國，當歸功先神，❻告成祖考。家性爲釋，唯解而已。神怒民怨，故喪其和正也。《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先和後怒，故皆亡也。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七爲失志，而自震怒，不侮於人，雖見詢怒，垂自解釋，❼如濯漱垢辱，去其穢也。《測》曰，震震不侮，解耻無方也。❽見侮而解，無常辱也。次八，震于利，巔仆死。六、七、八皆稱震者，震，動也；六

❶「母」，原作「父」，據四庫本改。
❷「名有」，大典本作「有名」。
❸「故言動于嚮景也」，大典本無此七字。
❹「故稱高崇也」，大典本無此五字。
❺「故言四國之夷」，大典本無此六字。
❻「當」，大典本作「常」。
❼「垂」，大典本作「重」。
❽「耻」，大典本無此字。

爲母而生八，八相假威勢，❶故皆稱震也。九爲金，金爲利，動欲之九，爲金所克，故巔死也。《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行財利之事，死之原也。上九，今獄後穀，終説桎梏。説，解也。九爲極，極於刑獄，故「桎梏」也。家性爲釋，雖其見獄，終必解釋也，故用「説桎梏」也。穀，善也。先獄後善，故離於難也。《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殃，謂七也。火爲金殃，九復於一，水釋火也。

𝌛❷一方三州二部一家。格。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大壯卦。陽氣内壯，能格乎羣陰，攘而郄之。行屬於金，謂之格者，陽氣内壯，格拒羣陰也；攘郄而上，故謂之「格」。格之初一，日入婁宿八度也。初一，格内善，失貞類。貞，正也。内善，親屬之善者。家性格乖，不與賢者共治，其親之善者各自奔亡，若微子去紂也。《測》曰，格内善，不省也。失其親屬，故中外之親不見循理也。❸省，循者也。次二，格内惡，幽貞類。❹惡爲一也。❺一在於内，❻一水二火，來克於二，❼故言「内惡」，若惡親也。親之惡者，格而去之，以明正道，無所阿也。《測》曰，格内惡，幽貞妙也。妙，美善也。不阿其親，正道之妙也。次三，裳格鞶鉤，渝。革帶曰鞶，鉤所以屬鞶也。渝，解也。裳垂其帶，故鉤解也。三在下體，下體之帶，故言「裳」也。《測》曰，裳格鞶鉤，無以制也。鉤帶俱解，故無以制節其身體者也。次四，畢格禽，鳥之貞。畢，罔也。西方之宿，畢取象焉。羅畢取鳥，不破卵覆巢，故爲正也。《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以道取之，故法位正也。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

❶「八」，大典本校作「七」。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格首第二十二」八字。
❸「見」，大典本作「自」。
❹「類」，集注本無此字。
❺「爲」，大典本無此字，四庫本作「謂」。
❻「一在於内」，大典本無此四字。
❼「來」上，大典本有「一」字。

離。五爲天子，漆釋喻不密。《易》曰「君不密則失臣」，此之謂也。弓以喻臣，角以喻身，家性爲格，故相乖離。君臣相失，如弓不發也。《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君臣相失，故信不結固也。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弈。弈，大也。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長惡除，❶故小去大來也。《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小往大來，故「日大」也。❷次七，格其珍類，龜緺厲。厲，危也。七爲失志，高亢其位，故印綬危。龜爲印，緺爲綬，謂小綬也。《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乖於其官，故無以自匡輔也。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踢憂，否。八爲君子，九爲小人，君子在位，不畏彊禦，故「革鞶堅」也。謂格九而上也。小人在位，以治其憂，故否也。《測》曰，格彼鞶堅，誼不得行也。九品有序誼，不得妄所行也。❸上九，郭其目，鱎其角，不庳其體，撲。撲，擊也。九爲角，七爲目，九當見格，而不卑身以免於難，而反郭目，故體免也。❹《測》曰，郭目鱎角，❺還自傷也。不遜求免，故自傷也。❻

𝌜❼一方三州二部二家。夷。天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大壯。陽氣傷踢，陰無救瘣，物則平易。行屬於土，謂之夷者，春分氣也，於四分一息，卦爲大壯，陽升在四，去天正朔旦日，踢，除也。瘣，病也。言此時陽氣上在天下，除去瘣病，❽故萬物平易而長，謂之「夷」。夷，平也。夷之初一，日入婁宿十二度。初一，載幽貳，執夷內。夷，平也。載，始也。幽，心也。

❶「長」，原作「畏」，據大典本、郝本改。
❷「日大」，原作「曰大」，據大典本改。
❸「所」，大典本作「有」。
❹「免」上，大典本有「不」字。
❺「鱎」，原作「解」，據大典本、集注本改。上文即作「鱎」。
❻「自」，原作「日」，大典本作「自」，莫友芝校云「當作『自』」，今從之。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夷首第二十三」八字。
❽「瘣」，原作「除」，據四庫本改。大典本作「陰」。

貳，業也。水性平易，中表如一，故言「夷內」也。《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易者，夷平也。水之平正，內外可見也。次二，陰夷，冒于天罔。二爲平人，在陰之位，陰自夷平，雖冒天罔，不爲罪也。《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雖疏於罔，不失正平也。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柔，和也。嗄，憂慕之聲也。號而不嗄，故知爲嬰兒也。亦爲多子，兒之類也。❶三以柔和之性，處平易之家，故不憂也。《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三爲五中，故「中心和」也。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四爲口，亦爲金，口中之金，知爲牙也。飫，厭也。夷，傷也。冒于飲食，而不知厭讓，故牙傷也。《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食而不讓，何善足嘉也。次五，中夷，無不利。五爲天子，處夷平之世，行中正之道，化流四海，莫不易利，故言「無不利」也。《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化利天下，故言「多」也。❷次六，夷于廬，❸其宅丘虛。六水五土，土爲水廬宅，水爲土丘虛。夷傷其廬室，故宅爲丘虛也。《測》曰，夷于廬，厥德亡也。廬爲德，覆而爲丘虛，故亡也。次七，幹柔幹弱，離木艾金，夷。夷，傷也。火附於木而治於金，故金傷也。以正輔上而協，斷金以治於民，猶火輔於木以治金也。❹《測》曰，幹柔艾金，弱勝彊也。❺以懦得民，故勝也。次八，夷其角，厲。秋則木廢，葉落歸本。鄂若角也。厲，危也。角而見夷，故危也。《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角而見傷，故夷角者也。上九，夷于耇，利敬病年，貞。貞，正也。九爲老極，而在夷世，世雖平易，養老乞言傷於思慮，故言「夷于耇」也。恭敬守道，盡力爲禮，故病極年無愆，故貞也。《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致仕懸車，在鄉閭也。

---

❶「類」，大典本作「數」。
❷「言」，大典本作「道」。
❸「于」，大典本作「其」。
❹「輔」，大典本、郝本作「附」。
❺「艾金弱」，集注本作「柔」。

𝌝❶一方三州二部三家。**樂**。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豫卦。**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行屬於水，謂之樂者，春分氣終此首之次四，清明氣起於此首之次五。奧，暖也。疊，積也。言是時陰氣已消，陽氣息上，萬物暖暖，積滯舒生和淖，百卉莫不喜樂，故謂之「樂」。樂初一，日入胃宿五度。**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水性淪下，一獨在下，不交於上，故「獨樂」也。款款，獨樂貌也。喜樂之事與衆共之，所及不遠，故「款款」也。**《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内也。**樂不及遠，故淫内也。**次二，樂不知，❷辰于天。**火性炎上，而在樂世，故恒喜而不知也。❸辰，時也。時於天時，以生萬物，亦所以爲樂也。**《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事天以意，以樂歲事也。**次三，不宴不雅，嘄呱啞咋，號咷倚户。**三爲進人，始當及時，未有官爵，故不宴遊，有雅樂也。嘄呱號咷，皆憂聲也。❹三亦爲户。憂樂失節，故倚户也。先憂後戲，❺知不雅也。**《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憂樂不節，故廢之也。**次四，拂其繫，絶其纗，佚厥心。**四爲公侯。纗，網也。佚樂之家，不謹禮節，故有網繫之事。金性剛直，拂而去之，上輔於五，故其心佚。**《測》曰，拂其繫絶纗，❻心誠快也。**得伸臣節，故心快也。**次五，鍾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喈喈，和聲也。嚌嚌，憂悲也。五爲天子，當總理萬機。樂而無節，有似商紂，牛飲長夜，衰承憂興，終以失位也。**《測》曰，鍾鼓喈喈，樂後悲也。**極樂憂興，❼故乃後悲也。**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般，樂也。宗廟之中，神人以和，故「大樂」也。天位施絶，血食不供，聖體不繼，故稱民神與禽鳥爲樂也。**《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懷，思也。思宗廟之中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樂首第二十四」八字。
❷ 「不」下，集注本有「可」字。
❸ 「不」，四庫本作「未」。
❹ 「聲」，大典本無此字。
❺ 「戲」，四庫本作「喜」。
❻ 「其」，集注本、大典本無此字。
❼ 「興」，大典本作「焉」。

事神明也。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七爲失志，鬼以諭明。❶嘻，笑樂之貌也。家性爲樂，故有嘻笑之驩。失志道窮，故要之以期也。六爲七鬼，水王而火死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早宜自樂，水盛火衰，而天期訖也。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八，木也。到秋而懼，故先「嘻嘻」也。愆，過也。過虞不戒，故「亡」也。《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保，安也。而常自戒，則是救憂患之道，而終自安也。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資。九爲極，家性爲樂，樂極憂興，故「哭泣」。嗟資，憂哀之貌也。《易》曰「齎資涕洟」，此之謂也。窮上反下，災在下旬，❷故「移日而悲哀」也。❸《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憂咎一至，悔何及也。

𝌞❹一方三州三部一家。爭。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訟卦。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行屬於火，謂之爭者，言陽氣氾施於上，無私於下，故萬物爭訟而長，各遵其儀容，❺故謂之曰「爭」。爭之初一，日入胃宿九度。初一，爭不爭，隱冥。水性柔順，故爭爲下。爭以正國，❻卑以致高，故「隱冥」也。《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爭居下流，道之美素也。次二，赫河臞。赫，虛也。臞，耗也。河爲水，百川所聚。二者，火也，而在火行，爲火所乾，❼故虛耗也。《測》曰，赫河之臞，何可悃也。火水相害，不可怙恃也。次三，爭射齦齦。齦齦，戲笑之貌也。三爲進人，進德修業，在於大射。君子心爭，終無閱恨，❽故齦齦戲笑也。《測》曰，爭射誾誾，❾君子讓鄰

❶「明」，大典本校作「窮」。
❷「旬」，大典本作「存」。
❸「移日」上，大典本有「不」字。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爭首第二十五」八字。
❺「遵」，大典本作「守」。
❻「爲下争以正國」，大典本作「爲不争以下故」。
❼「爲火」，原無，據四庫本增。
❽「閲」，大典本作「間」。
❾「誾誾」，集注本作「齦齦」。

也。揖讓而升，故「讓鄰」也。次四，爭小利，不酋貞。貞，正也。酋，就也。四，金也。金以木爲利，火世炎上，❶利以遠，及三則退，故曰「不就」。不就小利，故貞也。《測》曰，小利不絶，正道乃昬也。小利爲爭，故正道昬亂也。次五，爭于逵，利以無方。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五爲天子，執德中也。《測》曰，爭于逵，爭處中也。三欲射上，爲四所抑，故爭處中之位。次六，臂膊脛如，股脚膹如，維身之疾。膹，大也。枝大於榦，臣大於君，皆爲疾也。六爲宗廟，下之所奉，而在爭世，不降禮讓，故爲「疾」也。《測》曰，臂脛如股，❷臣大隆也。君微臣盛，是國之疾也。❸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干，盾也。矛，戈也。軸，甲也。亨，通也。七爲戈兵，而在爭家，動作則爭，被甲荷戈以禦不善，故利用通王之前道。《測》曰，干矛之爭，衛君躬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此之謂也。❹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八，東方。寅爲虎，故稱「狼」，亦貪狼之意也。雖當貪狼，求盈口之食，猶見謀活也，故矢攻在後。七爲弓弩，以八爲狼也。《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狼貪不已，弓矢在後，不顧其害也。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❺九、八俱爲虎，故稱「兩虎」也。家性爲爭，金木相害，兩虎之爭，勢不俱生。兩君之爭，勢不俱立。其知命者可以得全矣。金王木死，故命有所在也。《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雖當俱爭，宜知彊所制服也。❻

𝌟❼一方三州三部二家。務。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蠱卦。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行屬於木，謂之務者，言陽氣已布，勸勉萬物及時長大，咸

❶「世」，大典本作「性」。
❷「臂脛如股」，集注本作「臂膊之脛」。
❸「疾」，大典本作「病」。
❹「之謂」，大典本無此二字。
❺「掣」，大典本作「制」。
❻「彊」下，大典本有「弱」字。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務首第二十六」八字。

同其心而總其事，故謂之「務」。務之初一，日入胃宿十四度。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在務之初，故言「始」也。無方，無常方也。水出於泉而流百川，❶故無常也。罔，謂小人之知，未知所向，❷猶泉初發，❸蒙蒙然也。陰家之陽，故稱「小人」也。《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❹無方之務，非小人之所能理也。次二，新鮮自求，珍絜精其芳，君子攸行。二爲火，故稱「新鮮」。新鮮，❺清絜之貌也。求之於己，故自珍也。陰家之陰，故稱「君子」。攸，所也。精其芬芳，所行以道，❻故曰「君子攸行」也。《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守道治身，光由己出也。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三在木行，陰家之陽，宜自抑損。制從於陰而自推本，二木重生，故「不拘」也。宜制不制，故曰心敗也。《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臨事縱心，不拘體制，故敗「不全」也。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四爲金，故稱「矢」。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乃後而飛，❼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四爲公侯，故稱蓋車。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易》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此之謂也。❽《測》曰，矢及蓋，❾厥道然也。然猶是也。濟世之君，故乃是其道也。❿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緰。五爲天子，而在陰家，有務之名，無益於世。五亦爲裸，故稱「蜘蛛」。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緰之利也。《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陰家之陽，無益於世人也。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臧，善也。若，順也。六爲陰，尊宗廟之道，既華而實，故善順也。《測》曰，

❶「流」，大典本作「下」。
❷「知」，大典本作「之」。
❸「發」，大典本作「出」。
❹「所」上，大典本有「之」字。
❺「新鮮」，大典本無此二字。
❻「所行以道」，大典本作「所以行道」。
❼「乃後而」，大典本作「而後乃」。
❽「此之謂也」，大典本無此四字。
❾「蓋」下，集注本有「車」字。
❿「其」，大典本無此字。

華芳用臧，利當年也。奉之以敬，年壽得其當也。次七，喪其芳，無攸往。攸，❶所也。往，火之所務，焚燒山林不別嘉卉，故「喪其芳」也。芳而見喪，往復何之，故無所往也。《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七爲失志，故德衰也。次八，黄中免于禍，貞。貞，正也。八爲上中，在中曰黄。家性爲務，務德與和，則禍不能害也。禍不能害，故正也。《測》曰，黄中免禍，和以正也。居中免禍，行所致也。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金生水，故爲陰家之陽，小人之道。家性爲務，務本慮始，積小求高，便乃求成，故「雨隊」也。《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速則不達，非天命所祐也。

𝌠❷一方三州三部三家。事。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蠱卦。陽氣大冒昭職，❸物則信信，各致其力。行屬於金，謂之事者，言陽氣大覆於萬物之上，以明其所生職，❹各自信於時節而生長，致其力以成生民之業，故謂之「事」。事之初一，日入昴宿四度。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一，水也。晝夜不休，故言「至無不事」也。有事而云無事，❺不德其功也。❻性當歸下，子母相長，故無有事於世也。《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不言其功，道大行也。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諆，喪其哲符。樞，始也。二爲平人，始不咨諆，爲一所克，以至於敗，故言「喪其符」也。《測》曰，不咨不諆，其知亡也。事不咨於謀，故乃亡也。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氂。三爲春，春秋冬夏，四時來往，氣數相襲，不容毫氂也。《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四時來往，不失天地之趣也。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四，陰也，而金居之，金者乾，故言男在陰之位，故「男女事」也。男而女事，猶爲不

❶「攸」，原重文，據大典本、四庫本删。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天玄事首第二十七」八字。
❸「冒」，集注本作「昴」。
❹「生」，大典本作「主」。
❺「云」，大典本作「至」。
❻「德」，大典本作「得」。

宜，況於字育，故「不代」也。《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男之代女，非其務也。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五爲天位，處於中央，政事所由，不違於道，爲天所祐，故先王假之以福禄也。《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政事由上，故任其職也。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宗廟之道，先祖所居，故任大也。自事以福，故言「方來」。不以其道，神弗恤也。《測》曰，任大自事，奚可堪也。鬼神不救，不可堪也。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七爲祖父，故稱「丈人」。丈人，丈夫之人。五則其孫，介於大川，不近於母，故宜扶育也。壺，禮也。豎子，謂九也。❶金爲火孫，故稱豎也。提，用也。金宜克木，今用禮讓，不相克害，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方，禮法也。用禮於六，故以釋九，不克八也。次八，男女事，❷十年不誨。誨，教也。八爲長男，而在陰位，故「女事」也。十，陰數也。年，歲終也。以男爲女，故終歲不教也。《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男女易位，家道不通也。上九，到耳順止，事貞。貞，正也。到耳，逆聞也。順，行也。九在事家而爲之終，終行時事，雖有逆聞之言，亦順其道而行之也。不以言先而舉於人，唯正是與，故正也。《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逆聞順行，隨事宜也。

太玄經卷第二

❶「謂」，大典本無此字。
❷「男女」，集注本作「女男」。《測》曰同。

太玄經卷第三

從更至應第三

范望字叔明解贊

𝌡❶二方一州一部一家。更。地玄陽家，❷一水下下，象革卦。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行屬於水，謂之更者，清明節終於此首之次八，❸穀雨氣起於此首之次九❹，斗指辰，姑洗用事，言陽氣上在天中，故言「既飛」。萬物洪舒，變形易體，改其靈曜，故謂之「更」。更初一，日入昴宿九度。初一，冥化否貞，若性。水居陽家，故「冥」。冥者，未有所見，故「否」。水性流行，故言「若性」。❺若水之性，故「貞」也。《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方當發行，必改其常處也。❻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二與七合爲九，金也。金王則火死，道數相害，故「軫轉」也。家性爲更，更而得道，故言「時」也。《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金火相避，故不失於當也。次三，化白于泥，淄。三春爲青，木到秋則白，故言「化白」。在陰之中，故言「淄」。淄，黑也。家性爲更，展轉其道，故色變也。《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變白爲黑，故「不明」也。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四，陰位也。陰稱小，金爲利，陰中之利，故「小得」也。更而小得，故「無不利」也。《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

---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更首第二十八」八字。「𝌡」，原作「𝌢」，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郝本改。

❷ 「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❸ 「此首之次八」，四庫本作「事首之上九」。

❹ 「次九」，四庫本作「初一」。莫友芝校云「『次』當作『上』」。

❺ 「故言若性」，大典本無此四字。

❻ 「必」，大典本無此字。

也。改更而利，故百姓之所瞻望也。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五爲天位，以道化民，馬童牛角，是其常也。家性爲更，更而顛到，蓋非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古今不合，❶宜于之更也。❷《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更物之性而爲治術，非天常道也。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于王之更。六爲宗廟，重陰所在，下之所奉，唯謹唯敬。家道變改，車杭易位，宜在更世以求正，故言「宜于王之更」也。《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水車途船，宜更道也。次七，更不更，以作病。火焚宿菜，❸以殖嘉穀，更之道也。宜更而不更，嘉穀之病也。《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❹而自否臧，玄之道也。次八，駟馬跙跙，而更其御。八爲東方，其宿值房。房爲天駟，故曰「駟馬」也。跙跙，不調也。馬而不調，故更御也。《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更以得善，故「良」也。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❺九在更家，而爲之終，終始以得，則不代也。三者數終，九亦爲極，極上反下，宜于之更，❻故曰「見代」也。《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不終其德，何可長也？

𝌢❼二方一州一部二家。斷。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夬卦。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行屬於火，謂之斷者，陽氣上在五位之上，❽內外剛壯，能所斷決於萬物，故謂之「斷」。斷之初一，日入畢宿三度。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水以平施，在內爲心。陽位火世，故以斧論。斧以治木，繩以正曲，矩以爲方。墨模一正，道化大行。德正剛毅，盛壯之治，可以斷

❶「古今不合」，大典本無此四字。
❷「之更」，大典本作「更之」。
❸「菜」，大典本作「草」，莫友芝校云「疑是『菜』」。
❹「能」上，集注本有「不」字。
❺「三」，原作「二」，據大典本、集注本、四庫本改。
❻「之更」，大典本作「更改」。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斷首第二十九」八字。
❽「上在」，大典本作「尚在」。

疑也。《測》曰，斷心滅斧，内自治也。修内表，❶君子所以爲德也。次二，冥斷否，在塞耳。二，陰也，亦爲目。目在陰中，故「冥」。家性爲斷，當明目聰聽以定衆疑。今目既不明，而塞耳掩聰，不採風聲，故曰「否」也。《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耳目不明，故「心疑」也。次三，決其聾鼽，利以治穢。三爲巽，巽爲風，風，喘息之象也，故爲「鼻」。❷斷決之事，宜當明目聰耳，依乎八議，廣采風俗，以求比據。而耳目塗塞，香臭不聞，非所以爲斷也。三而決之，除治穢疾，議獄緩死，不失其法，故以利也。《測》曰，決其聾鼽，利有謀也。除穢治疾，所以謀利也。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四，金也。在斷之家，宜以治人。既在火行，陰家之陰，故欲「否」也。民治法明，臨事有績，故可食禄以居官位。今四，公侯也，斷而不當，見譏素餐，故「有恥」也。《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恥無功者也。次五，大腹決，其股脱，君子有斷，小人以活。五爲天位，故稱「君子」。腹諭合藏。❸股以諭臣。臣而有脱，君當決正。正以其理，故民「活」也。《測》曰，大腹決脱，❹斷得理也。決，理也。決理臣姦，言得其道理也。❺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仇，怨也。闊，遠也。鉞，斧也。仇謂七也。鉞謂九也。六爲上禄，五之所尊。廟勝受斧以征不廷。而所決不決，故仇近也。所當不斷，戰伐將興，故後鉞也。《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所決不決，身之累也。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七在斷世，失志之人，猶能以義斷於仁，故甚大也。先失後得，故美在後也。《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以義斷於仁者也。次八，勇侏之傠，❻盜蒙決夬。無道爲侏，反義爲傠。八爲火母，恃在子

❶「表」下，四庫本有「外」字。
❷「鼻」，四庫本作「鼽」。
❸「合」，大典本、郝本作「舍」。
❹「大」，原作「太」，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四庫本改。
❺「其」，大典本無此字。
❻「侏」，原作「休」，據集注本、大典本改，注文同。

家，陰位之陰，故爲「盜」也。無道反義，衆惡所歸，故宜「決」也。《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斷不以義，故「妄」也。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貞，正也。九爲金，故爲斧。功匠之利利斧，❶猶明君之利利賢也。匠非斧無以展其巧，君非賢臣無與共其治，故「利匠人之正」也。《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斧刃蛾蛾，故可以征亂者也。

𝌣❷二方一州一部三家。毅。地玄陽家，❸三木下上，亦象夬卦。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行屬於木，謂之毅者，陽氣已盛，方周六位，上下良而毅毅然，便行於事，無所拘忌，故萬物信其所志長大，故謂之「毅」。毅之初一，日入畢宿七度。初一，懷威滿虛。一，水也，冬則成冰，故謂之「威」。《易》曰「履霜堅冰」，此之謂也。❹虛，空也。雖威而消，故言「滿虛」也。《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以威自務，非道德之謂也。次二，毅于心腹，貞。貞，正也。火性炎上，因其父母，又在毅家，益其壯大也。雖則嚴毅，懷在心腹，終不宣揚，以從善道，故正也。《測》曰，毅于心腹，内堅剛也。守道貞正，故乃「堅剛」也。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二木重生，❺將上刺天，天氣尊高，不可得及，適足自見在於頭上，❻故「戴威」也。君子之威，威而不猛。小人務威，終則奢僭。行過於惡，故「有餘」也。《測》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自務大也。次四，君子說器，其人柔且毅。❼金爲口舌，故稱「言」。❽金性剛彊，今在陽家，陽家之陰，故「柔且毅」也。剛柔相戴，故稱「君子」。君子

❶「功」，大典本無此字。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毅首第三十」七字。
❸「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❹「之謂」，大典本無此二字。
❺「二」，大典本作「三」。
❻「頭上」，大典本作「嗔已」。
❼「人」，集注本作「言」。
❽「言」，大典本作「説」。

之人，故能申説器用於人也。柔失乎剛，❶剛失乎柔，❷四能兼之，故言「柔且毅」也。《測》曰，君子説器，言有方也。方，道也。有君子之美道也。次五，不田而毅，毅于揀禄。五爲天子，家性爲毅，毅然自抗，處高食禄，故「不田」也。處高禄貴，故稱「揀」也。《測》曰，不田而毅，食不當也。但自抗舉，無德於民，故「不當」也。次六，毅于棟柱，利安大主。棟以諭君，柱以諭臣。嚴能毅然，不違於法，故「利」也。君臣正，大主安也。《測》曰，毅于棟柱，國任彊也。君臣得位，故「彊」也。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類，法也。觥羊，大羊也。七主未，未爲羊。大羊在毅家，故鳴不法也。《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羊雖觥大，非鳴聲之法物也。次八，毅于禍貞，君子攸名。八木也，以毅近金，故「禍」也。在禍而正，故「貞」。終當免難，故君子之所名也。《測》曰，毅于禍貞，不可幽蔀也。背己之禍，故不幽隱，正言之也。上九，豨毅其牙，❸發以張弧。九爲金，故稱「牙」。金爲弧，弧矢飛兵，以威不法。而有大豨，以牙爲害，故以「弧矢」諭也。《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獵，捕也。七爲九吏，九雖欲動，七以大角捕治之也。

𝌤❹二方一州二部一家。裝。地玄陰家，❺四金中下，象旅卦。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行屬於金，謂之裝者，穀雨氣終於此首之次一，❻立夏起於此首之次二，❼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方裝束而消去，故謂之「裝」。裝之初一，日入鬼宿十一度。❽初一，幽裝，莫見之行。行，首也。❾一爲裝始，始

❶「失乎」，四庫本作「不失」。
❷「失乎」，四庫本作「不失」。
❸「其」，葉本作「于」。《測》曰同。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裝首第三十一」八字。
❺「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❻「次一」，大典本作「初一」，四庫本作「次三」。
❼「次二」，四庫本作「次四」。
❽「鬼宿」，大典本、四庫本作「畢宿」。
❾「首」，大典本作「道」。

當幽隱，裝束而徙，故莫見之道路也。陽氣升上，❶乃復遁下，故先自隱也。《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雖尚在位，當徙之，心已外去也。次二，鶚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内懷其乘。二，南方也，爲朱鳥。鳥而近水，故稱「鶚鵝」。鶚鵝水鳥，過冰則困，故「慘」也。南風陽氣，鳥之所利，故懷其乘正也。《測》曰，鶚鵝之慘，懷憂無快也。慘然懷憂，故不快也。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三居陽，樂進，亦爲進人，進德及時，故「往其志」也。志意一進，故有喜而承之也。《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福善所承，故遇快也。次四，鷤雞朝飛，踤于北，嚶嚶相和，不輟食。四爲西方，酉，雞也。朝飛而鳴，故「鷤鷄」也。言相和者，飛踤於北，南則鶚鵝，南北交通，故「相和」也。鷤鷄水鳥，北方水行，踤得其所，故食不止也。《測》曰，鷤雞朝飛，何足賴也。羣鳥相遇，所賴微也。次五，鴻裝于淄，飲食頤頤。淄，水也。齊有臨淄縣，因水爲名也。五爲天位，❷故稱鴻鳥。六亦爲水，水是鴻利，故「飲食」乃「頤頤」也。《測》曰，鴻裝于淄，大將得志也。水鳥得其水，是其志矣。次六，經六衢，❸周九路，不限其行賈。水性流行，而在裝束之世，處六衢之地，注衍流通，無所拘制，❹商賈之索利，無有限止也。《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商旅之人，以遠遊爲榮也。❺次七，裝無儷，利征咎。七爲失志，而在裝家，故「利征」也。升則傷母，退則畏水，故「咎」。無與兩處，故無離也。《測》曰，裝無儷，禍且至也。行而遇咎，故禍至也。次八，季仲播軌，泣于之道，❻用送厥往。八，木也。車之所用，故爲「軌」。七火九金，恐見焚克，故言「播」也。❼泣，

❶「升上」，大典本作「升天」。
❷「天」，大典本作「大」。
❸「六」，原無此字，據集注本、葉本、四庫本增。
❹「拘」，大典本作「扞」。
❺「爲榮」，大典本無此二字。
❻「之」，集注本無此字。
❼「播也」，大典本作「播軌」。

憂也。七以上稱季，八在其中，故言「季仲」。車播其軌於季仲，憂也。《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送水就金，死之原也。上九，裝于昬。昬，日入也。九在裝家，而爲之終，終竟於事。從一至九，若日之入，故以「昬」諭也。《測》曰，裝于昬，尚可避也。昬忘之事也。❶

☷❷二方一州二部二家。衆。地玄陽家，❸五土中中，象師卦。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嫭大衆多。行屬於土，謂之衆者，謂是時陽氣徧於六位，純剛思齊，萬物宣明開大，族類衆多，故謂之「衆」。衆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二度。❹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于田。輟，止也。班，布也。尸，主也。火以諭急。兵衆之世，故農止馬穀，主布田畝，以相嫭也。❺《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衆兵之世，故不善也。❻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温。二爲戈，在軍衆之家，而畏於水，故言無刃而不陳也。麟者仁獸，有角不觸，故以「賓」諭。温，温顔而已也。《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德之所服，無常方也。次三，軍或纍車，丈人摧孥，内蹈之瑕。軍衆之家，故稱「纍車」。三無家號，故言「丈人」也。摧，趣也。瑕，過也。孥，子弟也。軍事尚疾，子弟相趣，不責以禮，故言内瑕也。《測》曰，軍或纍車，廟戰内傷也。廟勝而退，故心傷也。次四，虎虓振厥，豹勝其祕，否。四，西方也，故稱虎。虓，怒聲也。陰稱之水者，故稱豹。祕，閉也。騰而見閉，故「振厥」也。振厥，盛怒貌也。《測》曰，虎虓振厥，如鷹之揚也。四稱公侯，在師之中，而始鷹揚，有似太公之於周武也。次五，蹝戰喈喈，若熊若螭。五

❶「事」下，大典本有「尚可避」三字。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衆首第三十二」八字。
❸「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❹「十二」，四庫本作「十五」。
❺「嫭」，大典本作「敬」。
❻「善」，大典本作「言」。

爲天子，聚衆之世，交戰中原，故「喈喈」也。軍事勇，❶故稱熊螭也。《測》曰，蹶戰喈喈，恃力作王也。武威之家，以力王於世也。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六爲大水。《易》曰「地中有水師」，故六爲大兵也。六亦爲耳，兵大，故雷震也。耳以明聽，軍以密成，口與心計，故腹屈也。《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雷霆之震，故無疆限也。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❷師孕唁之，❸哭且瞶。師，盲者也。孕，重身也。吊生曰唁。竊視稱瞶。❹七爲目，爲六所見，故盲也。師衆之事，干戈爲務，盲孕相唁，故哭且瞶。《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旌旗絓羅，故「大恨」也。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輿尸。衰衰，瘦瘠之貌也。兵病於外。衆之所見，言不見輿尸者，兵已勞疾，何能有所克，❺故無尸俘以榮軍也。《測》曰，兵衰衰，❻不血刃也。兵馬勞病，故「不血刃」也。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金，故稱斧。斧柯者，征伐之柄也。或折或缺，非所以御敵也，故「可以止」。而欲伐人，則有敗也。《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斧缺柯折，故「不足往」也。

𝌦❼二方一州二部三家。密。地玄陰家，❽六水中上，象比卦。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行屬於水，謂之密者，言陽氣布於六位，純剛用事，❾萬物完茂丸蘭，然稚密無有間隟，❿故謂之「密」。密之初一，日入參宿三度。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

❶「勇」上，大典本有「尚」字。
❷「戈」，集注本作「鉞」。
❸「唁」，原作「言」，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
❹「視」，原作「親」，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
❺「有」，原無此字，據大典本、四庫本增。
❻「兵」，大典本作「衆」。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密首第三十三」八字。
❽「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❾「剛」，大典本作「陽」。
❿「稚」，大典本作「兢」。

門。一位在下，故稱「大幽」。水性密稚，故無間也。雖幽當開，故以「門」諭也。❶《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密稚如水，故無方隅也。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我，我民也。即，就也。比，比次而上也。君不密則失臣。火在水行，❷共成五味，❸猶君臣相須以濟治也。若不相密，則民就次而去之也。《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去其常所居也。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三即水子，故言密其親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德之悖也。」故三密親，以利作人之道也。《測》曰，密于親，爲利臧也。臧，善也。利善人之道。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殽。殽，效也。三，終也。四爲金，在水之行。子在其母，故「密」也。三欲親之，懼見克害，故言「腥臊」也。言相克害，故終日不效也。《測》曰，密于腥臊，小惡通也。更相覺克，❹故通惡也。次五，密密不鏄，嬪于天。五處密家，而在中央，上下密附，無有釁鏄，故可以「嬪於天」矣。《測》曰，密密不鏄，並天功也。並，匹也。功，事也。作天之合，嬪妃於上，故「並天功」也。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恤，憂也。六爲大水，水克於火，大人爲惡，故曰「大惡」也。近比於七，故益之憂也。《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水與火異，而或爲妃。《春秋傳》曰「水火妃」，故「匹異同」也。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君子之化，密如清風。火性炎上，焱飛流布，口語之放，誰而止之。❺鰓，難也。❻大君爲六也，子王於五，❼故六爲大君也。大君居之，能制口訟，雖其小難，❽無有後言。七爲口語，六水七火，水滅於火，故止口語也。《測》曰，密

❶「雖幽當開故以門諭」，大典本作「雖幽當間故以明喻」。
❷「火在」，大典本作「水在」。
❸「共」，大典本作「未」。
❹「覺」，大典本作「見」。
❺「誰」，大典本作「訟」。
❻「難」，大典本作「骨」。
❼「王」，大典本無此字。
❽「難」，大典本作「鰓」。

口小鰓，賴君逢也。❶賴於大君彌縫之也。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三，終也。陽成於三，故爲終也。密比之家，脣齒相附，脣亡齒寒，故「依齦」。齦，哂也。八木九金，金克於木，下不密上，猶民不依君，故終歲無君也。《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自拔出於惡也。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九極反下，火行當見，故言「密禍」。君先下民，民忘其死，故後得其死力也。《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死義盡忠，志不可割奪也。

𝌧二方一州三部一家。❷親。地玄陽家，❸七火上下，亦象比卦。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行屬於火，謂之親者，立夏節終於此首之次六，小滿氣起於此首次七，斗指巳，中吕用事，陰氣已消，陽道得專，全真敦厚，萬物親睦，故謂之「親」。親之初一，日入參宿七度。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水之於火，氣志交通，然相克害，❹不可共器。隔以釜鼎，故言「非其膚」，非其肌膚之愛也。齟齬，相惡也。力同性異，行數相克，故相惡也。《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雖性通交，宜分限也。閑，限也。次二，孚其肉，❺其志資戚。孚，信也。肉，骨肉也。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戚骨肉而已也。❻《測》曰，孚其肉，人莫聞也。志用親戚，故人無聞知也。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三，火之母也。當相親愛，行母子之恩，反若螟蛉之於桑蟲，本非親屬，義不御侮，故言「不迓侮」也。❼迓，御也。《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以親爲疏，失其本體

❶「逢」，集注本作「達」。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親首第三十四」八字。「𝌧」，原作「𝌨」，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釋文原作「二家」，亦從而改爲「一家」。
❸「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❹「相」，原作「指」，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❺「肉」，集注本作「内」。《測》曰同。
❻「志」，原作「忘」，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❼「侮」，原作「館」，據大典本改。

也。次四，賓親于禮，飲食几几。几几，偕也。四爲賓，以木爲主。親親之義，必以禮合，故有飲食之道也。金克於木，而以爲主者，此火行也。木火父母，❶是家之長，故爲主也。禮會之出，❷以疏爲親，況自資奉以身爲賓邪也。《測》曰，賓親于禮，賓主偕也。賓之與主，俱有其禮也。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五，土也，故稱「厚」。土則火子，子而不厚父母，況親比者乎？故將走也。《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子不厚母，故「失類」也。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斗處中央，而衆星共之。四時爲候，取正於是。六亦爲水，雖克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也。《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❸君子過厚，故「得人」也。次七，高亢其位，庳於同事。❹七爲無道之主，在六之上，高而無民，故「高亢」也。有似平王，政遂微弱，勢在諸侯，事故「庳」也。《測》曰，位高事卑，德不能也。位高德卑，故「不能」也。次八，肺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削曰肺。柿曰附。八，木也。而在親家，故言「肺附」，如柿之附木。親在下，木猶支息之，附大木也。支生於幹，幹而舉之，故言「已良」。親有良幹，亦君子之所去而就之也。《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乾餱之食，非材之致也。上九，童親不貞。貞，正也。九在火行，而爲之孫，故稱「童親」。順孫之道，以奉於上。如其不順，爲行所克，故不正也。《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荄，根也。從子及孫，故根荄也。

𝌨❺二方一州三部二家。斂。地玄陰家，❻八木上中，象小畜卦。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行屬於木，謂之斂者，言是時純陽據位，陰在於下，

❶「父」，四庫本作「之」。
❷「出」，大典本作「世」。
❸「疆」，原作「彊」，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郝本、四庫本改。
❹「同」，集注本作「用」。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斂首第三十五」八字。
❻「陰」，集注本作「陽」。

各自儉斂，未相消動，故謂之「斂」。斂初一，日入井宿三度。❶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古者十一而稅，天下之通法也。年荒則薄賦，故稱「小斂」也。不相伐勢，謂彊弱各別也。彊不凌弱，故民安國正矣。《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安人正國，得道之當也。次二，墨斂鑯鑯，竊我匪貞。貞，正也。二，火也。鑯，少也。❷匪，不也。爲陰中之火，故小斂也。斂積之家，取非其正，故不貞也。《測》曰，墨斂鑯鑯，非所以光也。竊大不正，故不足爲光榮。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三，木也。三小八大，故小不用。到秋，八木扶疏而大，故可用也。以諭物微可大，如木扶疏之時，可材用也。《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舍小符大，❸故相俟也。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四，金也。金克於木，故小刑也。收斂之家，小進則相侵，以至刑殘，不如大退守正而已也。《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小刑爲害，故「正退」也。次五，畜槃而衍，繭純于田。五爲君位。畜，養也。槃，器名也。衍，達也。五又爲土，故有田之名。謂自君達民。孟夏之節，以田桑爲務，天時之利也。家性爲斂，斂利收功，唯田與桑，故言「純于田」也。《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先天不違，故「不奪時」也。次六，閔而縣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六爲宗廟，水木之母。母在宗廟，下之所天，世之政也。水起於一，當漸以進，而便作大，故宜戒也。《測》曰，閔縣之戒，不識微也。小人不戒，故不識別也。次七，夫牽于車，妻爲剥荼，利于王姑，不利公家，病。火焚於木，故爲「剥荼」。陽稱夫，夫引車於外，妻剥荼於內，此王姑之利也。貨利於私門，❹故公家病也。《測》曰，牽牛剥荼，斂之資也。斂入私門，王姑之資財也。次八，大斂大巔。此本木行，今八木也，而在斂世，八月之時，枝枚扶疏，葉落歸本，故「大

❶「三度」，大典本作「二度」。
❷「少」，大典本作「小」。
❸「符」，大典本作「扶」。
❹「貨」上，大典本有「斂」字。

斂」也。斂過十一，民財匱訖，故「大巔」也。《測》曰，大斂之巔，所斂非也。過於十一，故「非」也。上九，斂于時，利圉極菑。金在木行，克利於八，故「斂于時」也。畜積之家，必有儲委，故利圉災也。《測》曰，斂于時，奚可幾也。幾，近也。重斂之世，不可近習。

❶二方一州三部三家。彊。地玄陽家，❷九金上上，象乾卦。陽氣統剛乾乾，❸萬物莫不彊梁。行屬於金，謂之彊者，謂是時陽氣一統而剛乾在上，萬物彊盛，謂之「彊梁」者，彊助也。彊之初一，日入井宿七度。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攸，所也。水，金子也。子母之道，相扶爲彊，故曰「彊中」。不用文德，故否正。守其性，故貞。彊梁之人待子爲勢，❹故無所用也。《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彊梁之人，不可與謀之於世事也。次二，鳳鳥于飛，修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二爲朱鳥，鳥而彊大，故謂之「鳳」。鳳之高飛，必修其羽，猶君子將事，❺必修其學也。圉，止也。修身正行，文學優備而會于辰，以終天禄，無能止也。《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仕之時也。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三稱柱。厦，屋也。屋之須柱梁，猶治之須宰相也。柱不固，故屋微。宰相不賢，則國危也。《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所任非人，故基隤也。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橿橿。四在其行，行數相扶，故稱聰明也。橿橿，盛也。四見扶進，自彊不息，故左右盛也。《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爲臣聰明，故衆士來也。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五，君位也，故稱「君子」。家姓爲彊，故「以德」也。小人處之，必以其力，是故彊德以遠小人也。《測》曰，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彊首第三十六」八字。
❷ 「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❸ 「統」，集注本、大典本作「純」。
❹ 「待」，大典本、郝本作「恃」。
❺ 「事」，四庫本作「仕」。

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小人得之，益其過也。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疆。我謂六也，六爲金子，故相保持，頗能彊梁。爲土所克，我也見克思過，故受天福無疆界也。《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不善則改，故「無基」也。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金以諭刑，肉以諭人也。行屬於金，今火鑠之，行世相克，若人相刑也。血以諭順，柔以諭陰，陽火之位，處六之上，亦爲田，故順于田也。《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火克金行，故「太傷」也。次八，彊其衰，勉其弱。八，木也。爲金所克，故「衰」也。家性爲彊，故彊於衰之中，而自勉過，但當小弱，故曰「勉弱」也。《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自彊於興衰也。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九爲上山，故稱「太」也。梁柱皆折，輔佐微也。君子之道，以儒得民。家性爲彊，而輔佐不固，故顛蹶也。《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九爲金，故剛猛也。終以彊猛致於傾亡也。

☰❶二方二州一部一家。睟。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乾卦。陽氣袀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行屬於水，謂之睟者，言是時陽純袀睟，清明其光，萬物昭著，保安於陽，純睟其道，故謂之「睟」。睟之初一，日入井宿十一度。初一，睟于內，清無穢。此水行也，一亦爲水，而家性純睟，二水重清，故「無穢」也。在初爲內也。《測》曰，睟于內，清無穢也。重清居之，故「無穢」也。次二，冥駁冒睟，䀿于中。䀿，慚也。駁，不純也。水上之火，故不純也。家性純睟，而二冥冒，不純其德，在於下中，故慚也。《測》曰，冥駁冒睟，中自慼也。慼，隱也。慚也在中，故隱也。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目爲二也，耳爲一也，火性炎上，故曰上天也。三爲進人，在純睟之世，恭敬時宣，耳目所耀，聰明其事，故上下徧也。《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上下耳目，故「察」也。次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睟首第三十七」八字。

四，小人慕晬，失禄貞。四者金，水之母也。母子之恩，故相慕也。言「失禄」者，家性爲晬而不純密，内相親慕，故失禄也。雖失而正，故「貞」也。《測》曰，小人慕晬，道不得也。失禄不得也。次五，晬于幽黄，元貞無方。五爲君位，處中爲黄，黄中通理，君之美也。居水之行，土克於水，故「幽黄」也。中央之位，純晬其德，無施不可，故無常方也。《測》曰，晬于幽黄，正地則也。地色黄，故乃正其法也。次六，大晬承愆，易。六，陰也。在水之行，二水并合，故稱「大」。五克於六，故「承愆」也。愆過之先，易以成非，故言「易」也。《測》曰，大晬承愆，小人不克也。有愆而改，非小人之所能也。次七，晬辰愆，君子補愆。七，火也。爲行有克，❶故言「辰愆」。純晬之性，有過既改，猶君子之行，彌縫其闕，故言「補」也。《測》曰，晬辰愆，善補過也。君之有過，則臣善補也。次八，晬惡無善。八爲禍中，而純於惡，故言「無善」也。《測》曰，晬惡無善，終不可佐也。無善之人，何可佐也。❷上九，晬終永初，貞。九，金也，水之母。母爲晬終，長於其正，純晬之道，故「貞」也。《測》曰，晬終之貞，誠可嘉也。永守正道，故「可嘉」也。

❸二方二州一部二家。盛。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大有卦。陽氣隆盛充塞，物寘然盡滿厥意。行屬於火，謂之盛者，小滿氣終於此首之初一，芒種節起於此首之次二，謂是時陽氣隆盛，充滿於天地之間，故萬物孕姙，冥冥然滿其意，❹故謂之「盛」。盛之初一，日入井宿十六度。初一，盛不墨，失冥德。墨，謙也。冥，玄也。家性爲盛，陰家之陽，故「不墨」也。盛而不墨，故失玄冥之德也。《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不自克損，故失德也。次二，作不恃，克大

❶「有」，大典本作「所」。
❷「何」，大典本作「不」。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盛首第三十八」八字。
❹「冥冥然」，莫友芝校云「當作『寘寘然』」，可從。

有。以火居火，炎炎熾盛，盛而不恃，須時而行，故可以大有萬物也。《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大有萬物，故得玄妙也。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木爲火母，母而懷利，明爲私事，故「不利於公」也。《測》曰，懷利滿匈，營私門也。不利于公，故利「私門」也。❶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四爲公侯，位次於五，故「小盛」也。當上臣五，恐見克害，重自思慮，故曰「臣臣」。王公大人，四亦爲門，故言「大人之門」也。《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重臣奉五，故賢之也。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五爲天子，而在盛世，世盛道治，君德至明，故「何福」也。提，持也。撣撣然，敬也。何福持禍，而自儆戒，無所失也。《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五在陰首，福禍混合，故曰「小人之道也。」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六爲宗廟，故天錫也，奉之以禮。而在盛世，故大開其疆，無限極也。謙以致福，故「有慶」矣。《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謙尊而光，故「大有」也。次七，乘火寒泉至。火至熱也，泉至寒也，以火居火，故曰「乘火」也。陽極則陰生，火死則水生。水火相克，故「寒泉至」也。《測》曰，乘火泉至，❷禍不遠也。水克於火，故禍迫也。次八，搥于滿熒，幾後之傾。傾，危也。幾，近也。木在火行，陰家所長，子盛母勞，恐見熒燎，故先自搥損以爲後戒。不戒之家，後近危也。《測》曰，搥于滿，幾危也。❸木火之家，近於危也。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金者乾，故爲天。天位之終，故爲極。在盛之家，故「極盛」也。八見七盛而知自損，以爲後戒。九以金性而盛，終必消鑠，故「禍降」也。《測》曰，極盛不救，天道反也。盛極則衰，道反覆也。

𝌬❹二方二州一部三家。居。地玄陽家，三木下

❶「利」，大典本作「立」。
❷「泉至」，集注本作「寒泉」。
❸「危」，集注本作「不免」。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居首第三十九」八字。

上，象家人卦。陽方躆膚赫赫，❶爲物城郭，物咸得度。❷行屬於木，謂之居者，言是時陽氣躆萬物之肌膚，赫然盛大，包團關郭，若城郭也，故萬物之生，皆得其數度而安其居，故謂之「居」。居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一度。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一爲下人，居首之始。水性玄墨，故不求聲譽以繼咎悔，故能保家居正而已也。《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無咎無譽，得道之常也。次二，家無壼，婦承之姑，或洗之塗。二，木子也。而陰者非女則婦。壼，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丈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測》曰，家無壼，無以相承也。無禮之家，婦不承順於姑也。次三，長幼序序，❸子克父。三爲進人，家道以禮，長幼有序，以木居木，故曰「序序」也。克，能也。子能興父事，有似楊烏與《太玄》也。《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子能事父，故有所興致也。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四，金也。戌爲狗，六爲豕，亦爲宗廟，故「見豕在堂」也。迒，迹也。狗繫豕迹，居家之道也。《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慶者不以畜牲爲喜也。❹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五爲天位，居中制遠，前後相承，故以「舳艫」諭也。土在木行，爲木之財，故利富之正也。《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調安百姓，在境界也。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三，終也。六爲水，故稱井。井竈以諭禄食也。宗廟之道，酒食爲先，故今而見外，故言三歲背也。《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井竈見外，故不享祭也。次七，老夫擐車，❺少女提壼，利考家。七，木之子也，以八爲父。五爲車，八引於五，故曰「擐車」也。考，成也。壼，禮也。七爲仲女，八位過老而得仲敬，故謂之少。有禮之女以成家事，故「利考家」也。《測》曰，老父擐車，其體乃莊也。

❶「方」，葉本作「氣」。
❷「物咸得度」，集注本作「萬物咸度」。
❸「序序」，集注本作「序」。
❹「牲」，大典本作「怪」。
❺「夫」，大典本作「父」。

利於少女，故自嚴莊以戒慎也。次八，反其几，雙其杝，❶几家不旨。❷八爲老父，故用「几」，今而反之，非所以養老也。杝，非也。❸旨，美也。今而雙等，故家不美也。《測》曰，反几雙杝，家用不臧也。老而不養，故不善也。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金在木行，❹木爲金財。道終數訖，有財不用，故木復生也。窮上反下，家道以興，故「種不絕」也。《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株而生蘖，故「長」也。

𝌭❺二方二州二部一家。法。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井卦。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行屬於金，謂之法者，言是時陽氣上在九天之上，洞下重淵之內，陰當上而微伏，陽亦升而造在天之上，故言「高懸」。物由之而生，故「仰其墨」。墨謂繩墨也。動以法則，故謂之「法」。法之初一，日入井宿三十五度。初一，造法不法。一則金子，子母之道，禮法爲先，故言「造法」。法者，以法不法也。水以平施，純陽積形，法不可踰也。《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化之以禮，不足大用法也。次二，摹法以中，克。摹，索取也。克，勝也。索法以中，故可勝任也。《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也。縣法於上，衆人之所共奉而行也。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矩以方物，規以正圜。甫，始也。準繩失始，故法度亡也。《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不奉於法，有差貳也。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立準在上，❻下不敢違。規矩法度，君之所施，臣而奉之，故言「莫違」也。《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善事不違於上也。次五，繘陸陸，缾實腹，井潢洋，終不得

❶「杝」，原作「牝」，據集注本改。《測》曰同。
❷「几」，集注本作「其」。司馬光曰：「古『其』字作『亓』，因致此誤。」
❸「非」，四庫本作「牲」。
❹「在」，原作「生」，據大典本改。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法首第四十」七字。
❻「立」，大典本作「平」。

食。五爲天位，施法於中。五土六水，故以「井」論。繘以行缾陸。寘，滿也。缾腹滿溢，故潢洋也。家性爲法，缾雖滿溢，不可得妄食也。《測》曰，缾寘腹，非學方也。方，道也。君臣相奉，非可學之以道也。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臣正於下，君明於上，君臣道正，故綱紀正也。《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綱紀一張，統御明也。次七，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七爲網，六爲淵。網離于淵，鱗物所害，猶苛法於世，百姓之疾也。《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密於時網，且張於上也。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格，至也。我，我百姓也。彼謂九也。九克於八，雖在法家，位次當進，無邪曲也。《測》曰，正彼有辜，歐而至也。歐除以正，至於九也。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窓。衍，達也。窓，過也。九，金也。金生於水，井之象也。幹以檢扞於井，泄取有時。八者木也，當謂井幹。金克於木，故「無幹」。無幹，故直衍也。無幹之井，故以「谿」「谷」諭也。《測》曰，井無幹，法妄窓也。妄，亂也。無幹之井，妄自窓也。

𝌮❶二方二州二部二家。應。地玄陽家，五土中中，象離卦。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行屬於土，謂之應者，芒種節終於此首之次四，夏至起於此首次五，斗指午，蕤賓用事，陽極陰生，上下相應，故謂之「應」。應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九度。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羅，布也。如，辭也。離，附麗也。一爲水，幹以諭君，枝以諭臣。水出於泉而流百川，布施於上，枝離而著之，如臣之附君，如水之趨川也。《測》曰，幹羅如，❷附離君也。下之奉上，相附之道。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否，不通也。二爲離，離爲文明，故以歷律言之也。家性爲應，天正之中，故上下相應也。歷以紀歲，律以和聲，施於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應首第四十一」八字。
❷ 「幹」上，集注本有「六」字。

百姓，奉以成務。其非法者則不通也。《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肯也。律歷所施，雖或非肯，皆從化也。次三，一從一横，天網罠罠。罠罠，廣大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從横也。緜終天地，❶羅網廣大，故「罠罠」也。《測》曰，一從一横，經緯陳也。天地爲文，揚于王庭，布流於天下也。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我，我萬民也。四爲公侯，以正義治百姓，而嚴刑法，百姓不犯之也衆，由禽獸絓網，故言「于野至」也。《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施網爲害，故不仁也。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五爲天位，故以龍諭。貞，正也。栗，危也。翰，高也。處尊之位，正其道實以應天時。居上戒危，故「貞栗」也。鱗甲正定，無犯非義，故「翰于天」也。《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過五無民，故「懼墜」矣。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熾，盛也。水，❷陰也。水克於土，故盛也。水氣升上，陰動地下，陰盛陽衰，故陰萌生地，故言「于地」也。《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陰當上升，故陽退也。次七，日彊其衰，應蓄貞。應，當也。蓄，盛也。七爲失志，過盛則衰。年高失志而日自彊，政衰委賢，故曰蓄正也。《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惡以不賢敗其類也。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極陽則陰，極陰則陽，如相召也。不移日者，陰陽之道，陽微則陰極。陰陽有來往，不復移日，須有召者而應之也。《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不召而至，故應其時而自發矣。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稷，側也。九爲陽極。元，大也。九在應家而爲之終，其道大極。傾側自危，不安其位，金剛陽訖，不能治陰。陰當上升，委禄任賢，有似堯老咨爾舜也。《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止也。❸陰當上升，乃不可止也。

太玄經卷第三

❶「終」，大典本作「絡」，似是。
❷「水」，大典本作「冰」。
❸「止」，集注本無此字。

太玄經卷第四

從迎至昆第四

范望字叔明解贊

☵❶二方二州二部三家。迎。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咸卦。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行屬於水，謂之迎者，言是時陰在物初，六，姤卦用事，日以消陽，形成於三，陰息物衰，向而迎之，故謂之「迎」。迎之初一，日入鬼宿一度。初一，迎他匪應，❷無貞有邪。五爲君，他爲二也。二者，火也。一爲水，水在水行，近欲迎二，火水相克，故不應也。五位不正，故曰「無貞」也。《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水火相害，不可相并也。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二爲甲，蛟，龍類也。二在水下，故曰「蛟潛」。蛟潛於水，産卵高陵，下復於淵。家性爲迎，氣應相感，然後剖化，猶君臣父子以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也。人或陰言，百姓和之。人爲五也，陰首所抑，故稱「陰」也。位尊令行，故「百姓和之」。有以大舜幽耕于野，❸言加二妃，天民乃至也。❹《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中誠所感，化大行也。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三，木也。水之所生。精誠微感，不言而至，子母之恩。靈，神也。神之所感，妙物爲言，雖之妖祥，❺神所先覺。信以攘災，此之謂也。《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咎徵雖見，信攘之也。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啑鉤，貞。四，金也，水之母，母子相養，猶衣裳相扶也。水中之金，故爲「珠」。金而陰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迎首第四十二」八字。

❷ 「應」，原無此字，據集注本增。

❸ 「以」，大典本作「似」。

❹ 「天」，大典本作「萬」。

❺ 「雖之」，大典本作「雖有」，四庫本作「事之」。

曲，鈎之象也。四爲少女，金剛稱男。男女之道，不有私議。今而相目，有珠鈎之資，非所以遠嫌也。衣裳有制，珠鈎有度，雖不相交錯，不失其正，故「貞」也。《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傎以珠鈎相感之謂也。❶次五，黄乘否貞。五，天位也，在中爲黄。乘，乘四也。六陰在上，四親乘之，金不合化，故「否」。以陽乘陰，「貞」也。《測》曰，黄乘否貞，不可與朋也。君道尊貴，不可與爲朋友之交也。次六，玄黄相迎，其意感感。六爲宗廟。天玄地黄，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政教以度。天地相感，故重「感」也。《測》曰，玄黄相迎，以類應也。玄黄，五色推類求也。次七，遠之眂，近之棓，迎父迦逅。迦逅，邂逅，解脱之貌也。《詩》云「見此邂逅」，此之謂也。七爲六父，六水七火，火近於水，水則焦，遠於水，火則炎熾焱怒，故有棓擊之言。而在迎家，故相奉迎解脱之意以相化導，如父子也。《測》曰，遠眂近棓，失父類也。類，法也。水性曲直而七炎上，故失其法則也。次八，見血入門，捬迎中廷。八爲門，血以諭憂。捬得血則憂，得賢則解。家性爲迎，故迎賢者近於中廷，❷以解憂也。《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恐九克之，故以七自衛助也。上九，濕迎牀足，罦于牆屋。九，金也。在水之行，故「濕」也。家性爲迎，在内稱牀，親迎内出，故稱「足」也。罦，覆也。牆屋諭尊。以卑覆尊，以貴下賤，有似初婚夫下婦也。❸《測》曰，濕迎牀足，願在内也。親迎所願，當内出也。

❹二方二州三部一家。遇。地玄陽家，❺七火上下，象姤卦。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行屬於火，謂之遇者，謂此時微陰初起，與陽相逢，以貴下賤，有似初婚夫下婦也，故謂之「遇」。遇之初一，日入柳宿一度。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一稱

❶「傎」，大典本作「貞」。
❷「故迎」，大典本無此二字。
❸「有似初婚夫」，大典本無此五字。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遇守第四十三」八字。
❺「陽」，集注本作「陰」。

幽，幽思也。不見稱神。幽而不見，故遇神也。師，衆也。憂思神道，若夢見之，故及夢師也。貞，正也。夢不違道，故「貞」也。《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雖夢猶正，故得其理也。次二，衝衝兒遇，不受定之諭。❶二，火也。二在其上，爲水作父，然水克火，火不制水，猶衝衝之兒不受父訓，故言不之諭也。不之諭，不可教諭也。《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不可教訓，不肖子也。次三，不往來，不求，❷得士女之貞。三爲進人，進德修業，在於遇世，故不往來，無求於時。亦木之性，❸處深則大。而上度之，❹以爲器物，猶君夫之求貞良以爲臣妾，臣妾無求君夫之義，故士女之貞也。《測》曰，不往不求，士女則也。不二其德，是其法則也。次四，儡儡，兑人遇雨，厲。四，金也。爲火所克，故儡儡也。兑爲巫，在於火世，火盛金衰，故遇雨而儡儡，非誠心也。《測》曰，兑人遇雨，還自賊也。雨則濡濕，賊於巫者也。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五爲土，在火之行，火行土上，田之象也。田而遇禽，何禁之有，猶士遇知己，多得天禄，無禁止也。《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可自勸勉，不倦怠也。次六，俾蛛罔，罔遇蠭，利雖大，不得從。俾，使也。六爲蟄，故稱「蛛」。蛛，蜘蛛也。使蜘蛛設罔而得於蠭。蠭蠭，螫蟲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爲利，不得從而取也。《測》曰，蛛之罔，❺害不遠也。得蠭失取，雖失其利，「害不遠也」。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八爲七父，七者火，而遇於木，炎上上火。父母之道，匪命不前。火性炎上，上迫其木，焚燎枝枚，故「遇辱」也。角以害人，既害且危，故「匪正命」也。《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無有正命，故直道任己而行也。❻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

❶「受」，集注本無此字。「定」，大典本作「父」。
❷「來不求」，集注本作「不來」。
❸「亦木之性」，原作「亦木之往」，據四庫本改。大典本作「亦不之往」。
❹「上」，大典本作「工」。
❺「蛛」上，集注本有「俾」字。
❻「道任己而行」，原作「其利害不遠」，據大典本改。

八爲龍，九爲虎。龍虎者，獸之貴者也。在遇之世，當養其牙角而已。今而合鬭，故稱「兕」也。金克於木，故龍亡角，終見克害，故不勝而喪也。《測》曰，兩兕鬭，亡角喪也。争其非道，故喪亡也。上九，觝其角，❶遇下毁足。九，金也。克害於八，故「觝其角」也。家性爲遇，足謂八也。在下稱足，不勝而喪，故「毁足」也。《測》曰，觝其角，❷何可當也。角折足毁，故不可當也。

𝌱❸二方二州三部二家。竈。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鼎卦。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穌之。❹行屬於木，謂之竈者，夏至氣終此首次七，小暑節起於此首次八，陰陽之氣更相沃灑，化飪若竈，故謂之「竈」。竈初一，日入柳宿六度。初一，竈無實，乞于鄰。陽爲實，陰爲虚。一，水也。水是竈中之用，陽當消退，故曰「無實」。家性爲竈，以烹飪生物，共於粢盛。今無實，故「乞於鄰」也。《測》曰，竈無實，❺有虚名也。無實於事，故「有虚名」也。次二，黄鼎介，其中啇，不飲不食，孚無害。二，火，色黄白。介，大也。啇，餘也。孚，信也。火木會合，烹飪腥物而不於竈，故言「鼎」也。宰和得節美味，諭時而不敗，饗以薦至尊，故「無害」也。福施於下，故中有餘也。《測》曰，黄鼎介，中廉貞也。不敢饗食，故曰「廉」也。次三，竈無薪，黄金瀕。三爲薪，言「無」者，有材不用也。竈不用薪，猶國不用禄以養賢也。薪而不用，金鬲虚廢，❻故生土穢，在瀕渚也。《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言有賢不用也。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陰稱小，亦爲釜，土上之釜。釜而小者，知爲鬲也。四爲公侯，在竈之世，方進鼎足，故先在鬲，和齊五味。賞不失勞，故言「得其勞力」也。《測》曰，鬲實之食，時我

❶「觝」，集注本作「或氐」。
❷「觝」上，集注本有「或」字。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竈首第四十四」八字。
❹「執」，集注本作「熱」。
❺「實」，原無此字，據集注本增。
❻「金」，大典本作「釜」。

奉也。我爲五味，以奉禄秩賢臣也。次五，鼎大可觴，❶不齊不莊。五爲天子，故稱大鼎。古者天子世孝，天瑞之鼎。諸侯世孝，天子鑄鼎以錫之。五據尊位，得奉鼎觴賜其國，則宜齊莊以奉天禄。今不齊莊，恐失之也。《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受禄不敬，故「無意」也。次六，五味龢，調如美如，大人之饗。六爲宗廟，又爲大水。家性爲竈，志則爲用，故有釜鼎調齊之言。五味得當，則孝子所以事宗廟。《測》曰，味龢之饗，宰輔事也。禄由君出，以宴羣臣，宰輔之善事也。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歍之疾至。七爲火，所以成熟牲體。今以脂肪之肉，必當澡濯釜鼎以烹渫之，今而不爲，故生疾也。七爲嘏。歐歍，吐逆之聲也。不濯不清，故致疾也。《測》曰，脂牛歐歍，不絜志也。器不洗濯，不絜清也。次八，食其委，雖嗷不毀。嗷，不正之聲也。食人之禄，必憂人之難。道合則輔之，不合則去，不宜見其不正而不爭也。《測》曰，食其委，蒙厥德也。爭以正君，故蒙其福也。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九，金也。九生水，❷家性爲竈，竈須火者，而中有水，故自滅其火也。火而自滅，妖怪不祥，家之禍也。國亦須賢者，賢而自滅，亦國之禍也。滅賢，謂若紂殺比干之類也。《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言賊賢也。

❸二方二州三部三家。大。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豐卦。陰虛其內，❹陽逢其外，❺物與盤蓋。行屬於金，謂之大者，謂是時陽氣在上，將虛鬱而退，陰在其內，❻逢迎而上，萬物敷布，盤桓茂盛，若車之蓋，故謂之「大」。大初一，日入柳宿十度。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冥。一，水也，故稱淵。此金世，金生水，

❶「大」，原作「犬」，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郝本改。
❷「九生水」，大典本作「在水」。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大首第四十五」八字。
❹「其」，集注本作「在」。
❺「逢」，集注本作「蓬」。
❻「在」，原作「夜」，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子母共位，故「潢洋」也。深大之淵，衆物所歸，包裹而藏之，無有方外，故「冥」也。《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所包者廣，故「無方」也。次二，大其慮，躬自鑢。二爲平人，不隱不仕，故「大其慮」也。鑢以治邪。躬，身也。自治其身，以待升舉，今而陽消陰息，惟身升未階，故大守思慮，❶修身而已。陰爲思，陰當侵陽也。《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也。故爲所思傷也。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三，木也，而在金行，恐見消克，雖在大家，不敢自矜，常自謙約，大利爲大也。❷《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謙以致光，故「以小作基也」。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金性剛彊，而在大家，故自夸張，大其門郊者也。刀爲金利，徒自夸大，不守以謙，故不得其利也。有其虛名，故稱「鳴」。不守以實，故「虛」也。《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無實有名，失道義也。次五，包荒以中，克。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見無常數。天位之所臨，亦由是也。克，能也。包有四荒，故能治天下之民事也。《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謂四荒之外也。次六，大失小，多失少。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隟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者也。《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從微細而起之也。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觚，法也。餔，賜也。此本金行，七者火也，火盛金衰，故不宜自大。奢迂於法，能自削小，垂於法度，故有益之賜也。《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能自削小，自非責也。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終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版築，故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末必危也。❸《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基阯不固，故速崩也。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家性爲大，終於自大，益以否也。荒服之外，天恩不加，故爲「天外」也。雖性自大，終守以小，故不

❶「大守」，莫友芝校云「一作『大其』」。
❷「大利爲」，大典本作「故爲」，四庫本作「故成其」。
❸「必」，大典本作「未必不」。

出也。《測》曰，大終以蔑，小爲大質也。❶積小爲大之本質也。

𝌳❷二方三州一部一家。廓。地玄陽家，❸一水下下，亦象豐卦。陰氣㥩而念之，陽猶恢而廓之。❹行屬於水，謂之廓者，㥩猶協也，念猶合也，言是時陰氣和協而合同，當上而合同，陽尚恢廓，未有衰損之氣，故謂之「廓」也。㥩、念二字皆心者，故宜以和協言之也。廓之初一，日入柳宿十五度。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一在水行，❺二水朋合，狀若江海，故恢廓也。廓大之家，其本宜固，水性不動，❻故「不正」也。《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基而不正，故危也。次二，金榦玉楨，廓于城。金玉者，皆其美質也。火不好水，雖有美質，恐見克害，故廓于城以自固守也。《測》曰，金榦玉楨，蕃輔正也。以城自衛，猶以賢自輔也。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木生於水，爲四所克，雖自廓大，不能生長，故「無子」也。婦而無子，陰不合也，故謂之「石」也。《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婦比之石，故無後生也。次四，恢其門户，以御寇虜。❼四爲門，二爲虜，❽家性爲廓，❾每輒恢大，恐二克之，故大其門户，以義爲固。四爲兵甲，門户有之，故用御衛也。《測》曰，恢其門户，大經營也。廣恢門户，自經營也。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五爲天子，故稱天門。見在其位，故曰「恢堂」也。差，過差也。登階上堂，據有四方，非聖不立，故過差也，行或可生也。❿《測》曰，天門大開，

❶「質」，集注本作「資」。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廓首第四十六」八字。
❸「陽」，集注本作「陰」。
❹「廓」，原作「廊」，據集注本、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❺「一」，原作「二」，據大典本、郝本改。
❻「不」，大典本作「汖」，即「流」字。
❼「以御」，集注本作「用圉」。
❽「二」，大典本作「三」。
❾「廓」，原作「郞」，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❿「也行」，大典本作「之行」。

德不能滿堂也。恢堂至高，❶唯德能居也。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六爲宗廟，故爲豐也。❷神靈高遠，故「維崇」也。辟，君也。馮，依也。伊猶是也。宗廟維敬，以禮奉神，故百辟卿士莫不依歸，是德之所興也。《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此太平之道也。次七，外大扢，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水克於火，火盛水消，故外扢扢也。君子之道，唯善是務，今在廓家，而失中道，故隱野也。君子不居，故小人進也。《測》曰，外大扢，中無人也。無君子之人也。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震爲雷，故稱鼓。鼓之形象，內虛外廓，鉦以爲節，故「利」也。《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鼓以爲節，聞遠之謂也。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高而無民，極上則顛。三者，終也。上處高庸，故終歲無童僕也。《測》曰，極廓高庸，終無所臣也。無僕，故無臣也。

𝌴❸二方三州一部二家。文。地玄陰家，❹二火下中，象渙卦。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斂其形質，陽氣發而散之，華實彪炳，奐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一，日入星宿四度。初一，袷襀何縵，❺玉貞。一爲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測》曰，袷襀何縵，文在內也。衣繡尚縵，❻故「文在內」也。次二，文蔚質否。二爲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晬也。文質不同，故不純晬也。

❶「恢」，大典本作「天」。
❷「爲」，大典本作「維」。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文首第四十七」八字。
❹「陰」，集注本作「陽」。
❺「袷襀」，集注本劉校據道藏本改作「袷襀」，可從。下同。
❻「衣」，大典本作「文」。

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木，故稱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❶言似者，非不足，故稱「大文」也。《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次四，斐如邠如，❷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不足以比天文也。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爲國之光，故「昭如」也。《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文章奂然，彪炳可法也。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❸文章奂然，故無法也。《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如川之流，從所投也。次七，雉之不禄，而雞蓋穀。七爲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退而録緩，❹違其家性也。《測》曰，雉之不禄，難幽養也。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次八，彫鑯，穀布亡于時，文則亂。八，木也。穀，善也。木見彫刻，爲鑯麗之事，雖見小善，傷於農，故布政亡也。❺苟尚文飾，以階於亂，故言「亂」也。《測》曰，彫鑯之文，徒費日也。彫文刻鏤，傷農事也。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妨於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而致美乎黼冕，此之謂也。《測》曰，極文易，❻當以質也。祭服雖文，孝子質也。❼

❶「似」，大典本作「自」。
❷「斐」，原作「裴」，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郝本、四庫本改。
❸「文」上，郝本有「大」字。
❹「録」，大典本作「禄」。
❺「故布政」，四庫本作「穀布故」。
❻「文」下，集注本有「之」字。
❼「子」，大典本作「以」。

❶二方三州一部三家。禮。地玄陽家，❷三木下上，象履卦。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行屬於木，謂之禮者，小暑節終於此首之次二，大暑氣起於此首之次三，斗指未，林鍾用事，陽在上，將退，陰在下，將進，進以諭賓，退以爲主，主下以賓，❸賓主之義，獻酬以禮，故謂之「禮」。禮之初一，日入張宿二度。

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一爲下人，而在木行，在下稱足，陽道將退，故稱「履」。足履大木，故「跂」也。二爲禰，三爲祖，一最在後，故曰「後其祖禰」也。《測》曰，履于跂，退其親也。不及其祖，故親退也。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二爲目，二畏於水，故「穆穆」也。肅肅，敬也。家性爲禮，❹揖讓有度，故「足肅肅」也。棘，赤心也。敬由心出，故以「棘」諭也。《測》曰，穆穆肅肅，敬出心也。肅誠之意，貫於中誠也。

次三，畫象成形，孚無成。三爲木，木爲貌，家性爲禮，禮合必以貌，故以形象言之也。孚，信也。畫以成形，故信無成也。《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畫以爲形，故「非其真」也。

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四爲毛類，故稱孔鴈。孔鴈，❺鳥之知禮也，正取二鳥爲諭者，言其行則有儀，飛則有次，動不失法，故利登于階也。《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容止有度，故「可法則」也。

次五，懷其違，折其匕，過喪錫九矢。違，不正也。匕，所以撓鼎。五爲天位，行反克之，行令不正，於禮不備，不列諸侯，九錫而已也。《測》曰，懷違折匕，貶天禄也。❻貶損天禄，列於諸侯也。

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于天。矢，陳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事，動有禮儀，差次如鱗也，不相陵越，陳施以度，不違於道，故「帝用登于天」，施禄及下也。《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差次若鱗，故貴賤各得其位也。次七，

---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禮首第四十八」八字。
❷ 「陽」，集注本作「陰」。
❸ 「以」，四庫本作「於」。
❹ 「性爲」，原無，據大典本、郝本增。
❺ 「鴈」，原無，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增。
❻ 「天」，集注本作「其」。

出禮不畏，入畏。七爲失志，志失行張，多不以法。家性爲禮，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也。《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也。人之所棄，刑之所取也。次八，冠戚䏔，履全履。八爲冠，一爲履，上下言之，上下尊卑各有其儀。戚䏔以諭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八爲疾瘀之主，有君之尊，故在上也。❶《測》曰，戚䏔，明不可上也。❷雖微而尊，不可陵也。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九最在上，故曰「無首」。爲極當顛，下求於四，四爲人臣，不能尊五，進退不立，故曰「焉用此九」也。《測》曰，無首之戴，焉所往也。在上恐顛，就四失臣，故無所往也。

𝌶❸二方三州二部一家。逃。地玄陰家，❹四金中下，❺亦象遯卦。陰氣章彊，陽氣潛退，❻萬物將亡。行屬於金，謂之逃者，言是時陽氣當退而未訖，陰氣當上而未騰，猶以陽爲難，故「章彊」。彊梁，傷敗之貌也。陰陽之氣更相避逃，故謂之「逃」。逃之初一，日入張宿六度。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夷，平也。一爲水，水之平施，小危則動。物逃於水，水合於物，不可迹求，故曰「滅其迹」也。《測》曰，逃水之夷，跡不創也。水之滅跡，無創痕也。次二，心惕惕，足金舄，不志溝壑。二爲心，亦爲平人，而家性爲逃，居金之行，反克其本，故其執心常惕懼。足金於舄，無隱逸之志，故「不志溝壑」也。《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平人不隱不仕，故無義不行也。次三，兢其股，鞭其馬，寇詎其户，逃利。三，震也。震爲馬。兢，動也。詎，責也。四爲三寇，家性爲逃，見寇在前，故

❶「在」，大典本作「有」。
❷「戚䏔明不可上也」，大典本其上有「冠」字，集注本作「冠戚履賤不可不上也」。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逃首第四十九」八字。
❹「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❺「中下」，原作「中中」，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❻「潛」，大典本作「漸」。

馬鞭而去之也。❶雖詎其户，見而不入，逃家之利，故言「逃利」也。《測》曰，兢股鞭馬，近有見也。觀詎其户，故「有見」也。次四，喬木維摐，飛鳥過之，或降。❷上撩稱摐。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君自尊高，衆士亦望之而去也。《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非思所好，❸故從意也。❹次五，見鷺踤于林，獺入于淵，征。此二物者，時之候也。五爲天位，征行有時，是以鳥隼擊而蔚羅張，❺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各須其候。君乃征行，❻蒐狩以時，不刳胎卵也。《測》曰，見鷺及獺，深居逃凶也。時候未至，君處重門之中，故「逃凶」也。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腏功。六爲宗廟，征行須時，以奉神靈。孰食爲腏，征田多獲，歸之於宗廟，賞不失勞，故曰「腏功」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忘功也。❼田不獲牲，故費功也。次七，見于纍，後乃克飛。纍，索也。克，能也。火性標揚，故以「飛」言之。七爲系繳，故爲索也。見索在前，飛能避之，故曰「克飛」也。《測》曰，見于纍，幾不足高也。當見拘纍，故「不足高」也。次八，頸加于矰，維𦀚其繩。八爲疾瘀，故有加頸繩矰之旨，❽入爲禍，中𦀚繳也。繳加於頸，非可卒除，故言「維」也。謂當思惟而逃也。❾《測》曰，頸加維𦀚，無自勞也。矰之所加，勞不能去也。上九，利逃跰跰，盜德嬰城。家性爲逃，九爲其終，終始逃遁，故「跰跰」也。道德者，君子之所尚也。九能盜之，王者所賞，故言「嬰城」。道隆德盛，必有城郭也。《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何有逃道德也。

❶「馬鞭」，大典本、四庫本作「鞭馬」。
❷「或」下，集注本有「止」字。
❸「思」，大典本作「意」。
❹「意」，大典本作「高」。
❺「鳥」，大典本作「鷹」。
❻「乃」大典本作「子」。
❼「力」，葉本作「日」。
❽「旨」，四庫本作「時」。
❾「惟」，大典本作「維」。「逃」下，郝本有「之」字。

❶二方三州二部二家。唐。地玄陽家，❷五土中中，亦象遯卦。陰氣茲來，陽氣茲往，物且盪盪。行屬於土，謂之唐者，言是時陰氣日盛，陽氣日損，萬物損落，盪盪然，故謂之「唐」。唐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一度。初一，唐于內，勿作厲。在下稱內。厲，危也。唐者，盪盪無所拘限。內無拘而外無危也。《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盪盪之義，終不見拘執也。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二爲日，日尚隱潛，故「冥」也。唐者，盪盪之貌也。大征於地，❸無所隱蔽，故唐冥也。日之隱蔽，必當東出，故「利以東征」也。《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日之東征者，道之明也。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瓏玲，金玉之聲。三爲木，木者樸素，故亡聲也。四爲金，金有聲音，土克於木，故「不貞」也。《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瓏玲之聲，非木所也。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辟，君也。四爲公侯，而在唐家，盪盪無所適，莫不尊奉道德以事其君，不違於法也。《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無所適，莫予有義也。次五，奔鹿懷鼷，得不訾。鹿以諭賢，鼷以諭不肖。懷，來也。賢不肖不別，賢奔亡，不肖者來，故言「不訾」。不得不訾毀於賢者也。❹《測》曰，奔鹿懷鼷，奚足功也。❺言不足功治之也。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六爲宗廟，其世盪盪，故曰「不獨足」。下所敬奉，天神報應以示百姓，代天班祿以養人也。《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代天傳命，不容私意也。次七，弋彼三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亡。七爲飛兵，兵而飛者矢，故弋射也。陽稱三，七爲失志，❻王而志失，畢弋無度，故「不歸」也。《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征行無度，何所從也。次八，唐收祿，社鬼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唐首第五十」七字。
❷ 「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❸ 「大」，大典本作「天」。
❹ 「不得不」，大典本作「不得」。
❺ 「奚」，集注本作「不」。
❻ 「七」，原作「十」，據大典本改。

轂哭，或得其沐。轂，止也。八爲木，而在土上，條幹茂大，得土之力，猶士遇明君，得其榮禄也。言或得其沐者，取其絜清也。社稷之神，所以止哭。哭其衰世，世治故哭止也。《測》曰，唐收禄，復亡也。先亡後復也。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明珠，重寶也。飛肉，輕欲也。九爲金，故稱「明珠」。飛肉，禽鳥也。珠至重，鳥至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費貴得賤，故「得不復」也。

❶二方三州二部三家。常。地玄陰家，❷六水中上，❸象恒卦。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行屬於水，謂之常者，大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五，立秋節起於此首之次六；辟，君也；以陰陽知之，故「萬世不易」，道之常，故謂之「常」。常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五度。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一在水行，晝夜不休，潛墨如神，故稱「神墨」也。式，法也。萬多一少，故不可耦稷而合也。《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❹一者，道德之形體也。次二，內常微，女貞厲。貞，正也。厲，危也。❺二爲少陰，故稱女。言「內常微」者，陰中之火微微不隆，故言「微」也。❻女能幽微，故「貞」。貞女所在，常自危懼，故「厲」也。《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陰道待唱，不敢自正許當人也。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日日行一度，是其常也。三爲日出，故稱「日」也。三爲終，常其德則不薄食也。《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如日不虧，故「道明」也。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月有虧盈，故「不常」也。四爲公侯，上臣於王，❼故以「月」諭。不常者，行有遲疾，或進或退，非臣之節，故言「或失之行」。行，道也。不得常道，故爲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常首第五十一」八字。
❷ 「陰」，集注本作「陽」。
❸ 「水」，原作「木」，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❹ 「一形」，葉本作「形一」。
❺ 「危」，大典本作「利」。
❻ 「故言微也」，大典本無此四字。
❼ 「王」，四庫本作「五」。

變異也。《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月之不常，爲「臣失」也。次五，其從其横，天地之常。天從地横，❶是其常道也。五爲天位，據上臨下，不違陰陽之道。先天而弗違，各得其所也。《測》曰，其從其横，君臣常也。天從地横，是其常也。次六，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❷陽盛於七，極於九。陽生於子，盛於午，至酉而消，故極於九，陰懦陽剛，陰稱撓。宗廟之中，懦撓爲先，故言「不克常」也。《測》曰，得七而九，弃盛乘衰也。委七乘九，故「不克常」也。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滔滔，往來貌也。七爲失志，滔滔而行也。王之失志，故「衰如」也。克，能也。能承貞者，承受善道，不失於義，故「貞」也。《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六克於七，故以六爲非也。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八爲疾瘀，故「常疾」也。常疾而不以爲成者，❸明其疾至也。疾以成咎，害於身體，非復可詰問之也，故言「咎成不詰」也。❹《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疾以至咎，故「不能自治」也。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九爲巫，亦爲金，金者鍼刺所用，醫之謂也。八有疾而不爲疾，故咎也。九有疾而疾之，故巫醫而治之，無所失也。《測》曰，疾其疾，能自醫也。苟能疾惡，能自治身，巫醫不遥，不失其治也。

𝌹二方三州三部一家。❺度。地玄陽家，❻七火上下，象節卦。此合在次《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行屬於火，謂之度者，言是時陰氣躁上，陽氣舍下，重言「躁躁舍舍」者，上下欲速之謂也；上下消息，各有度

❶「天從地横」，大典本作「天地從横」。
❷「克」下，集注本、大典本有「其」字。
❸「成」，大典本作「疾」。
❹「故言咎成不詰也」，大典本無此七字。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度首第五十二」八字。「𝌹」，原作「𝌺」，據大典本、四庫本改；釋文原作「二一家」，亦從而改爲「一家」。
❻「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數，故謂之「度」。度之初一，日入翼宿二度。初一，中度獨失。水平不齊，故曰「中度」。一爲法度，中心不正，在火之行，反見消滅，故「獨失」也。《測》曰，中度獨失，❶不能有成也。法度而失，故無所成也。次二，澤不舍，冥中度。二爲火，地爲澤，澤不舍者，水不舍火也。處中居正，故言「中度」。度以正邪，故「冥」也。《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中於法度，故「能有正」也。次三，小度差差，大攋之階。木在火行，母子之道，差次以度，故曰「差差」。以金次之，必見克害。家性爲度，被克失度，故大傾也。《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事之骪攋，❷故傾危也。次四，斡楨，利干城。❸金性剛彊，故稱「斡楨」。斡楨彊則城之利也。五爲土城之象，金則土子，子母之道，故「利于城」。亦公侯之位，國之斡楨也。《測》曰，斡楨之利，利經營也。言臣經營於君事也。次五，斡不斡，攋于營。五爲天位，當斡舉萬機以正營壘，而爲火子，始建母業，不敢自專，故曰「斡」。幹於事，故「攋于營」也。《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寧，安也。營而骪攋，故無安寧也。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范。六爲宗廟，神靈制法，故「大度」也。既檢天下，亦檢己及人，聖王象之，故曰「於天示象」也。示之以象，故「垂其范」也。《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貞，正也。爲天下之正也。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七爲盛陽，六爲七鬼，七當以道規謀天下失志之謨，故鬼訾之也。《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爲鬼所訾，故可笑也。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陰稱石。八，東方也。艮亦爲石。石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守志如是，若節士之必專也。《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執志堅固，故「可與有要」也。上九，積善之貸，❹十年不

❶「中」，原無，據集注本、大典本增。
❷「骪」，大典本作「猾」。
❸「干」，集注本、大典本作「于」。
❹「善」，集注本作「差」。《測》曰同。

復。金爲利，大度之家，積利振急，貸與不足。十，終也。賴者也倦，❶施者無厭，故其終年不得復也。《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也。造，成也。不得成其正事也。

☷❷二方三州三部二家。永。地玄陰家，❸八木上中，亦象恒卦。此合在《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行屬於木，謂之永者，言是時陰氣日進，陽氣日退。兵，陰物也，故謂之「武」。春陽生物，焕有文章，故謂之「文」。文武之道，無墜於地，❹永濟於世，故謂之「永」。永之初一，日入翼宿六度。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五行之道，水先王，故稱長子。替，施也。爽，差也。水以平施，一無過差之行，故長子之常道也。《測》曰，不替不爽，永宗道也。宗，尊也。長尊道德之事也。次二，内懷替爽，永失貞祥。火在木行，從其父母，可以長大。火性炎上，三親據之，❺盛則害母，故内替差。永未自改，故「失貞祥」也。《測》曰，内懷替爽，安可久也。内自克害，故不可長久也。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三爲進德之人，進德修業，未得居官，故言「未得」也。修業不倦，雖未得禄，其要無咎也。《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永進其道，故「可保」也。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四承於五，故稱子。賓謂三也，然見克害，賓眵於四，❻四據存之，故「先賓」也。子序其父，敬從於五，主謂一也，土克於水，故「永失」也。《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❼方，猶常也。永失其主，故非常也。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五爲君位，君上臣下，君臣、父子、夫婦道正，故三綱得也。三綱得正，故爲「中極」。極，中也。必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測》曰，三綱之永，

❶「賴者也」，大典本作「報者已」。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永首第五十三」八字。
❸「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❹「無」，大典本作「未」。
❺「三」，大典本作「二」。
❻「眵」，大典本作「後」。
❼「方」，原作「木」，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郝本改。

其道長也。三綱之正，人道大倫，故永福也。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酋冥。❶六爲上禄，故稱大也。上禄之人，故「永于福」也。虛庭入冥，幽隱求志，故「酋」也。❷《測》曰，大永于福，福反亡也。不守以約，失之，故亡其福也。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七，火也。八爲老木，九贊之中三少。八爲火，死復然，猶木老復生，故居七言八也。八陰爲老陰，謂陰中之木，潤澤所濡，❸故能蒔生，永相續也。❹《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也。枯，故復生，長有其身也。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八爲禍中，故「凶亡」也。亦爲老木，木老則枯，故不得長爲軌法也。不得爲法，❺故後凶也。《測》曰，永不軌，其命劑也。劑，剪也。剪絶也。上九，永終馴首。永，長也。馴，順也。首，始也。家性爲永，九爲之終，始終相順，故言終其順也。《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永順於首，故長樂易也。

❻二方三州三部三家。昆。地玄陽家，❼九金上上，象同人卦。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行屬於金，謂之昆者，言是時陰氣已盛，將散萬物之枝葉，陽氣未去，與物同昆，無益無損，故謂之「昆」。昆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一度。初一，昆于黑，不知白。金生水，一亦爲水，家性爲昆，水性又黑，故同於黑而不知白也。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以自別白也。《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昆同之家，不可別以人物也。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二爲朱鳥，故稱禽也。陽稱三，南方大陽，故《三禽》也。角以諭害也。角尾昆同，故知不爲害也。菲菲，雜也。白黑相雜，諭賢

---

❶「酋」，原作「奠」，據集注本改。
❷「酋」下，大典本有「冥」字。
❸「濡」，原作「高」，據四庫本改。
❹「續」上，大典本、郝本有「纏」字。
❺「爲」，大典本作「於」。
❻首象上，大典本有「地玄昆首第五十四」八字。
❼「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愚不別也。《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昆然同，故無所害也。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除，❶一尾三角。三爲進人，故昆於白也。黑以諭愚，其明日者失於不愚，❷故有道則知，無道則愚，愚不可及。昆同之世，故失不愚也。尾以諭濡，角以諭害，無除尾角，則有害也。《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無除此害，則不得相親愛也。次四，鳥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三，木也。木在四上稱巢。巢，故叢也。四爲雞，故稱鳥。鳥之歸巢，猶人之歸於公家也。無私爲公。君無私，民所寄也。《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均之以公，故無貧也。次五，縠不縠，失疏數，衆麄毁玉。縠，禄也。五爲天子。疏數，不平也。禄而不以禄於賢者，故失在不平也。麄而毁玉，猶積毁消金，雖其居高，不可不愼也。《測》曰，縠失疏數，奚足旬也。旬猶徇也。言不足徇慕也。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六爲水，故稱井。爲衆，故稱市。上施於福，下歸以信，故同于市井。市無二價，路不拾遺，家性爲昆，故書而同文，而車同轍也。《測》曰，昆于井市，同一倫也。倫，正也。皆正合之也。次七，蓋偏不覆，❸晏雨不救。七爲失志，恩不濟遍，故蓋不覆也。晏雨以諭盛也。雨盛不救，君德之不隆也。《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如蓋不覆，故不均平也。次八，昆于危難，乃覆之安。八，木也。家性爲昆，恐同於九，昆以金爲危難也。覆愛均同，故「安」也。《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世素均同，故不畏於九也。上九，昆于死，弃寇遺。九，金也。金克於木，故爲八寇也。家性爲昆，同死生之事，欲齊其志，以防於難人。九既素與八爲寇，七來抑之，❹八盛金衰，爲母報仇，則遺其寇也。《測》曰，昆于死，弃厥身也。見急無救，故身弃也。

太玄經卷第四

❶「除」，集注本作「際」。
❷「明日」，大典本作「明白」，可從。
❸「偏」，原作「遍」，據集注本、葉本改。《測》曰同。
❹「抑」，原作「柳」，據大典本改。四庫本作「御」。

太玄經卷第五

從減至晦第五

范望字叔明解贊

☳❶三方一州一部一家。**減**。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損卦。**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行屬於水，謂之減者，立秋氣終於此首，處暑氣起於此首之初一，斗指申，夷則用事，陰日已盛，陽日已衰，萬物減損，故謂之「減」。減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五度。

初一，善減不減，冥。一，水也。善減，自損也。不減者，不能自損也。常能自損，若水之性，內自淪下，人不見之，故「冥」也。**《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常自沖虛，故冥之也。**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二，火也。亦爲陰位。陰中之火，光而不炎，故「減自中」也。火爲心。形，見也。心而自損，故見身也。**《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內自困責，求之中心也。**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三爲進人，必其當進，故先自損。損己益人，故「減其儀」也。無德不離，必至於四，從四承五，位當公侯，故登階陛，有光榮也。**《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自守以約，禁己之非也。**次四，減於乂，❷貶其位。**乂，治也。金性剛彊，而在陰位，自減於治。不重不威，故貶位也。**《測》曰，減於乂，無以莅衆也。**居高據衆，以德威民也。**次五，減其黃貞，❸下承于上，寧。**五爲天子，處於中央，故稱黃也。居中得正，故「貞」。必正其道，爲下難附，故減貞也。臨長四方，故曰「下承」。奉天以禮，時節和調，故「上寧」也。**《測》曰，減黃貞，**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減首第五十五」八字。
❷ 「乂」，大典本、集注本作「艾」。《測》曰同。
❸ 「其」，集注本無此字。

臣道丁也。丁，當也。臣敬於上，故道當也。次六，幽闡積，不減不施，石。六爲水，故稱幽。施祿及下，故曰「闡積」。家性爲減，減而不施，故謂之「石」也。《測》曰，幽闡不施，澤不平也。不施如石，故其恩澤不行者也。次七，減其疾，損其郵，厲不至。郵，憂也。厲，危也。七，火也，爲水所克，故爲「疾」也。家性爲減，每則損之，❶疾除憂解，所惡者消，危懼之難故「不至」也。《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所害以除，故不至於危亡也。次八，瀏漣漣，減于生根。八，木也。秋木始衰。瀏，流也。漣漣，流垂之貌。木衰而憂，故不漣也。❷生根見減，故益憂也。《測》曰，瀏漣之減，生根毀也。秋木衰落，故根毀也。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九最後，故「減終」也。在西爲金，故曰「西山」也。金生於水，故積大川者也。山下有川，故相臨也。登山履高，能自損減，故「利」也。《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爲也。減道已終，履其至險以濟艱屯，臨於大川以救昏墊，誠可爲也。

❸三方一州一部二家。唫。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否卦。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行屬於火，謂之唫者，言陽在於上，陰在於下，陰陽唫閉，故謂之「唫」。唫之初一，日入軫宿三度也。❹初一，唫不予，丈夫婦處。一爲下人，而在唫者，❺陽不之施，故「婦處」也。《測》曰，唫不予，人所違也。志不丈夫，故人違之也。❻次二，唫于血，資乾骨。血以諭濡。二，火也，故「乾」。陰中之陽，故稱「骨」。家性爲唫，❼故無濡潤之所施也。《測》曰，唫于血，矔

❶「每」，大典本作「母」，四庫本作「盈」。
❷「漣也」，大典本作「漣漣」。
❸「三」，四庫本作「二」。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唫首第五十六」八字。
❺「者」，大典本作「家」。
❻「之」，大典本無此字。
❼「家性」，大典本作「世」。

自肥也。❶矆省而自肥也。次三，貌不交，唭嶷，❷唫無辭。二者陰家之陽，❸而在唫世，故朴素也。貌無容飾，不能交人。唭嶷，有聲而無辭也。《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不能交人，故微漏也。❹次四，唫其穀，不振不俗，纍老及族。四爲公侯，而在唫家，禄不施賜，又不振救族類之老，順俗垂亘，❺故爲「纍」也。《測》曰，唫其穀，不得相希也。世之唫閉，故不得相希望也。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嗇。五爲天位，陰家之陽，故「不中不督」也。賦斂不中，故稼嗇腐也。《測》曰，不中不督，其唫非也。唫而不予，故爲「非」也。次六，泉源洋洋，唫于丘園。六，水也，故爲泉源。洋洋，大水之貌也。丘園以諭高也。水性就下，故唫於高也。《測》曰，泉源之唫，不可譏也。所施唯謙，人何譏之也。次七，唫于體，黄肉毁。體謂綴體，相連若子孫也。七爲失志。失志無道，唫於親親，内不相附，故骨肉毁也。《測》曰，唫于體，骨肉傷也。九族不睦，故「傷」也。次八，唫遇禍，禱以牛，解。八爲過中，❻以五爲牛，木剋於土，故爲「禍」也。牛以解禍，庶獲其禍。❼家性唫嗇，在六不施。八，六子也，故遇其禍也。《測》曰，唫遇禍，大費當也。牛爲大費，請禱蒙福，故「當」也。上九，唫不雨，孚乾脯。九，金也。金生水，家性爲唫，唫而不施，故「不雨」也。孚，信也。唫而不雨，信當枯槁，無潤施民，如脯之乾，無恩澤也。《測》曰，唫不雨，何可望也。唫無潤，故無可希望也。

❽三方一州一部三家。守。人玄陽家，三木下

❶「矆」，集注本作「臒」。
❷「唭嶷」上，集注本有「口」字。
❸「二」，大典本作「三」。
❹「漏」，大典本作「陋」。
❺「垂亘」，大典本作「從宜」。
❻「過」，大典本作「禍」。
❼「禍」，四庫本作「福」。
❽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守首第五十七」八字。

上，亦象否卦。陰守户，陽守門，物莫相干。行屬於木，謂之守者，言二氣相對，上下否隔，各守其位，故謂之「守」。守之初一，日入軫宿六度。初一，閉朋牖，守元有。閉，塞也。朋，黨類也。牖，户牖也。元者，善之長也。有其身而閉黨類，守其身之善者，則守家之道也。《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守一不移，持有善道也。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二，陰位也，亦爲目。目在陰中，故「迷」也。迷而自守，太行不正，❶故「不如一」。守身修善，諭持正業也。《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以，用也。不先自守，故無所用也。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三爲進人，當進德修業以及於時。家性爲守，故能檢身。不求於人，無喪無得，無咎無譽，常自循守，故「默默」也。《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默而自守，故守其故也。次四，象艮有守。四於戌爲狗。象，似也。艮，難也。似能難人者，若芻狗也。有狗之名，而不能御，故言似也。《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悃也。廉察而已，不悃有之。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五爲天子，守中和之道，以有其國，諸侯之正主也，故「貞」。以道正國，國人所歸，雖處要荒，莫不畢至，故曰「要侯」也。《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侯，君也。居中以正，君之素所修也。次六，車案軔，圭璧塵。六爲上禄，下之所奉，車而案軔，不通神靈，❷不來不往，告祭不時，故「璧圭塵」也。《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祚不遠被，無所接及也。次七，羣陽不守，男子之貞。七爲陽，世皆陽，故稱羣也。爲六所克，故「不守」。守身求二，三是其世，因三問二，所介者遠。在守之世，自修而已，故男子之正也。《測》曰，羣陽之守，守貞信也。守正無欲，故「貞信」也。次八，臼無杵，其碓擧，天陰不雨，白日毁暑。八，木也。故有臼杵之事，亦陰陽之道也。天不施雨，草木枯槁，故「毁暑」也。《測》曰，臼無杵，其守貧也。碓擧不用，故「貧」也。上九，與荼有守，辭于盧

❶「太」，大典本作「本」。
❷「靈」，大典本作「明」。

首，不殆。茶，白也。盧，黑也。九，西方，故白守。❶以類相求，故辭黑首也。守道之家，四方無虞，安民得人，不用旅力，故白首之人並列位也。《測》曰，與茶有守，故愈新也。老見任，日以新也。❷

☴❸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翕。人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巽卦。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行屬於金，謂之翕者，處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二，白露節起於此首之次三，陰上爲逆，陽下爲順，萬物日衰，故曰「退」也。降集，自斂也，故爲之「翕」。❹翕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一度。

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翕，順也。水性流行，無内不入，故稱「狂衝」。初發自源，蒙蒙然，故謂之「冥」。波蕩順志，不拘於法，水之性，故言「順其志」也。雖欲逍遥，天不之兹。水之流行，是天之性，雖欲逍遥，天之不順，故曰「天不之兹」。兹，此也，言不令如此也。《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水宜流行，天未與之逍遥者也。

次二，翕冥中，射貞。二爲平人，不隱不仕，故曰「翕」。翕，順也。中，中心也。順其中心，自近念遠，不違正道，故「貞」。家性翕順，每自順從冥也。《測》曰，翕冥中，正予也。予，我也。我謂二也。言二正處中正也。

次三，翕食噏噏。三爲進人，順意欲上禄食於四。噏噏，食疾之貌也。疾欲仕進，違於推讓，故「噏噏」也。《測》曰，翕食噏噏，利如舞也。所利不方，故「如舞」也。

次四，翕其羽，利用舉。羽，朋友之用善稱，❺相翼之謂也。五爲土，土生金，親近於五，常見舉用，故「利」也。朋友相翼，進在禄位，有似叔牙之相管仲也。《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朋友者，朋助之謂也。朋友相衛，是其力助也。

次五，翕其腹，辟金穀。❻五爲天位，❼而在翕家，

---

❶「守」，大典本無此字。
❷「新」，大典本作「親」。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翕首第五十八」八字。
❹「爲」，莫友芝校云「當作『謂』」。
❺「善稱」，大典本作「稱善」，近是。
❻「金」，集注本無此字。
❼「天」，原作「大」，據大典本改。

翕斂順志，故其口腹無施祿之意。金穀辟藏，專足於己，故「翕其腹」也。《測》曰，翕其腹，非所以舉也。❶自翕以欲，故作貞舉之君也。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六爲五心，五處中，色黃，故「黃心」也。位尊心正，所在必賢，故「翼鴻」也。臣賢君明，下順於上，故翕天也。《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鴻翼之正，臣相輔助也。次七，翕繳惻惻。七爲繩、爲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七爲失志，又爲飛鳥，鳥而失志，故高飛，飛而遇繳，欲去不得，故「惻惻」也。惻，痛心也。《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飛而遇繳，故「離害」也。次八，揮其罦，絶其羂，殆。七爲罔罟，而在八前，故有罦羂之難。八爲青龍，龍遇罔罟必免其害，故絶羂也。羂絶罦敗，所縨不禁，❷故有「殆」也。揮而去之，何傒之有也。❸《測》曰，揮罦絶羂，危得遂也。羅罔而去，❹得遂龍之志矣。上九，攉其角，維用抵族。九爲兵、爲極禍。抵，擊也。金稱角，諭刺害致禍。攉而去之，故擊其族類也。《測》曰，攉其角，殄厥類也。殄絶其族類也。

𝍀❺三方一州二部二家。聚。人玄陽家，五土中

中，象萃卦。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行屬於土，謂之聚者，言陰盛陽衰，萬物衰落，陰氣收取而崇聚之，故謂之「聚」。聚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五度。初一，鬼神以無靈。一最在下，故稱鬼神。神視之無形，故言「無」，如無所見，故「靈」也。謂無形而言者也。《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形之不見，故鬼神也。次二，燕聚嘻嘻。二爲平人，不隱不仕，平於世間。家性爲聚，故相收會，燕飲嘻嘻，取樂而已也。《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衍也。樂而無節，故「淫衍」也。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三爲門。宗，尊也。高年，可高而宗也。鬼，歸也。進德之人，修業

❶「舉」，集注本作「譽」。
❷「縨」，大典本作「絓」。
❸「傒」，大典本作「縨」。莫友芝校云「未詳」。
❹「羅」，大典本作「離」。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聚首第五十九」八字。

及時，當爲王臣，故羣歸其門也。《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賢者所歸，故待之以敬也。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辟其左，❶股野。家性爲聚。三，木也。木聚，故稱「叢」。五土而封聚，故謂之「社」。三亦爲震，震爲股，四爲羊，五爲天位，四爲公侯，公侯執羔，故「牽羊」也。社稷之臣，故言「叢社」也。圭以爲信，亦股肱之臣也。股肱左辟，故「股野」也。《測》曰，牽羊于叢，不足勞也。❷奉羔進君，非勞苦之事也。次五，鼎血之蕕，九宗之好，乃後有孚。孚，信也。蕕，臭草也。五爲天子，故有鼎俎血食之祭。九宗羣會，燕好肅敬，不違於道，然後相誓以忠信也。《測》曰，鼎血之蕕，信王命也。天王之命，以信爲本也。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❸亡。亡，無也。昧，迷也。淫爲淫祀也。不正稱「狂」。六爲宗廟，郊祀天地告事於廟，敬鬼神而遠之，故迷淫亡也。《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畏敬鬼神，大道之正也。次七，竦萃于丘冢。七謂下山，山而下者，丘冢象也。火在水上，故「竦」。火性炎上，故萃丘冢也。《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恒自竦懼，不廢禮也。次八，鴟鳩在林，咙彼衆禽。八爲林，七爲鳥，鳥言咙怒，故「鴟鳩」也。鴟鳩，賊鳥，所在衆禽所避。賊人所在，衆賢亦所惡，故「咙」也。《測》曰，鴟鳩在林，衆所咙也。善惡相害，故衆怒也。上九，垂涕纍鼻，聚家之彙。金生水也，九最處高，故稱「鼻」。鼻中之水而從高落，故涕垂也。家性爲聚，彙者，類也，朋類相追，纍然相連也。《測》曰，垂涕纍鼻，時命絶也。位終涕垂，絶命之象也。

𝍁❹三方一州二部三家。積。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大畜卦。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

❶「辟」，集注本、郝本無此字。
❷「勞」，集注本作「榮」。
❸「昧」，集注本作「眛」。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積首第六十」七字。

澤，萬物攸歸。行屬於水，謂之積者，言是時陰氣盛上，陽氣尚微見；山川林澤，物之所歸，積聚其中，故謂之「積」。積之初一，日入角宿三度。初一，冥積否，作明基。一，北也，故稱冥。否，不善也，謂秋物衰也。萬物衰落，故言不善。積衰落之物以備明歲，故「作明基」，言爲明年之基業也。《測》曰，冥積否，在惡也。❶所積不善，故「在惡」也。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二爲心，陰家之陰，故稱君子。積善之家，雖不見用，積善餘慶，終於大用也。介，大也。雖不見用，君子猶大其心志以俟時也。《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大人之心不可度知也。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石爲四也，在三之上，故爲「積石」，故曰「不食」，❷故費力也。《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雖積非飴，故無獲也。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陰家之陰，故稱「君子」。家性爲積，積善善益，積惡惡聚。四者陰位而在陰家，故「積善」也。積善成名，故車生耳也。《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蕃，車耳也。車服有章，以顯賢也。次五，藏不滿，盜不贏。五爲君位，雖在積家，陽道不足，故「不滿」也。積善多福，故不致盜也。《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多藏必厚亡，❸損己之謂也。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六爲大水，水滿則盈，故「碩施」也。❹施禄及下，故「得人無亢」。言得天下之人無與亢對也。《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言來致於人也。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寇。❺魁，藏也。顏，見也。玉帛者，決以其欲，而果決致寇也。《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多藏厚亡，欲招盜也。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八，木也。木到秋逢嚴霜，爲之作禍，非己之罪也。此乃

❶「在」上，集注本有「始而」二字。
❷「故」，大典本作「石」。
❸「厚」，大典本作「自」。
❹「碩」，原作「傾」，據大典本改。
❺「收」，集注本作「招」。

火鑠金故也。金到秋而治於木者，木乃爲火高祖父，故致此禍，非己之罪也。《測》曰，積善辰禍，非己辜也。罪由先人，故非己之辜也。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玄孫之後稱苗裔。陰家之陽，故言小人。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九而積非，先克於木，故木克土，土則金玄孫也。惡之大者，乃至苗裔之家，況於土也。《測》曰，小人積非，禍所觝也。積非之人，禍所委也。

𝍂❶三方一州三部一家。飾。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賁卦。陰白陽黑，分行其職，❷出入有飾。行屬於火，謂之飾者，白露節終於此首之次五，秋分氣起於此首之次六，斗指酉，南呂用事，陰升於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陰陽分職，所主白黑相襲，故謂之「飾」。飾之初一，日入角宿七度。初一，言不言，不以言。一，陽家之陽，❸故稱君子。君子之道，非法不言，以道自飾，不虛文也。《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非法不言，故「默而信」也。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二，陽家之陰，小人道也。無質而飾文以取容，故「失服」也。《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無貞而飾，故「失貞」也。次三，吐黃酋舌，❹拑黃聿，利見哲人。哲人，謂五也。黃，中也。舌，言也。聿，述也。三爲進人，而在火行，火燥而進，當上於四。四爲公侯之位，吐出中言，拑盡道述以奉於五，故「利見」也。《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因四奉五，利見智德之人。次四，利口哇哇，❺商人之貞。四爲利口。哇哇，展轉之貌也。貞，正也。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口舌展轉，不可反覆，此蓋商賈之正也。《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哇哇之言，商人之利也。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五爲天子，水善下人，故其「下言」。赴下如水，所以

---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飾首第六十」七字。
❷ 「其」，集注本作「厥」。
❸ 「之陽」，大典本作「之象」。
❹ 「酋」，集注本無此字。
❺ 「口」，集注本作「舌」。

獲尊位，實如天子以牝守之，故曰「牝」也。《測》曰，下言之水，能自沖也。能自虛沖，故致尊位也。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如、抑，皆辭也。六爲上禄，施禄乎民，賞慶刑威，言不可追。言出如飛，發動震衆，故「震風」也。《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福之抑揚，實難知也。次七，不丁言時，微于辭，見上疑。丁，當也。七爲失志之主，不可正諫，故不當言時事也。微辭依違以見於上，冀上自疑，反正道也。《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風切而已，不可章灼也。次八，蛁鳴喁喁，血出其口。蛁，蟬也。恒託於木，其鳴也則血出其口，不鳴則喁喁然。家性爲飾，當相飾文。❶四金八木，❷金克於木，故曰出血也。《測》曰，蛁鳴喁喁，口自傷也。小人多口，四則哇哇，八又出血，故傷於口也。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君子否信。九爲言，金爲白，故「白舌」也。于于，多難之貌也。苟自文飾也，言無本末，君子不信也。《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人所可長以爲戒也。

𝍃❸三方一州三部二家。疑。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震卦。陰陽相磑，物咸彫離，若是若非。行屬於木，謂之疑者，言是時陰陽分數，晝夜等齊，對相切磨，萬物彫傷而離散，陰王陽廢，是非有疑，故謂之「疑」。疑之初一，日入角宿十二度。初一，疑恫恫，失貞矢。貞，正也。矢，直也。一，小人也。執志不固，恫恫然從人，故失正直之道也。《測》曰，疑恫失貞，❹何可定也。心之多疑，無所定也。次二，疑自反，孚不遠。二爲平人，而在疑家，益以有疑。火性燥上，二上臣五，故「自反」也。三當上進四，據禄位，以次當升，故信不遠也。《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清靜自守，方得位也。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于其

---

❶「飾文」，大典本作「文飾」。
❷「八」，原作「入」，據大典本、郝本改。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疑首第六十二」八字。
❹「疑恫失貞」，集注本作「不正之疑」。

心祖。祖，始也。彊，彊梁也。昭，明也。三爲木，而在木行，故疑彊梁而明盛也。必受此疑，故閔閔然而自憂也。於其心意始時，所行不違於道，故明也。《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自疑不審，故心冥也。次四，疑考舊，遇貞孚。考，問也。孚，信也。君子之道，故舊不遺，今而問之，知其疑也，信在於九，遇正也。《測》曰，疑考舊，先問也。有舊而問，故「疑」也。次五，⿰虫赤黄，疑金中。⿰虫赤，赤也。土色黄而先言赤者，故疑也。❶外赤内黄，故言「疑金中」。陰家之陽，色不純正也。《測》曰，⿰虫赤黄疑中，邪奪正也。以赤奪黄，非其色正也。❷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六爲之師，師衆之事以誓爲正，故曰「誓貞」。貞，正也。事正，故「可聽」也。可聽則無疑。無疑，故「有誠」也。《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精誠之言，明時王之命也。次七，鬼魂疑貞厲，嚘嗚，弋木之烏，❸射穴之狐，反自耳，❹厲。七火六水，水滅於火，故爲七鬼也。厲，惡也。六正克七，故「貞厲」也。嚘嗚，歎也。七爲射，又爲兵，兵飛而射也。弋，❺射也。爲羽，又爲日，日中有烏。八木，七上於八，故烏在木上，而日弋木之烏也。❻《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鬼魂之凶，誠不可取信也。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射，厭也。幹，貞也。顛，下也。三，終也。八，木也，而在木行，二木相當，客之謂也。下疑遇幹貞之客，人以名貴，故終歲不厭也。《測》曰，顛疑遇客，甚足敬也。幹貞之客，故可敬也。上九，九疑無信，❼控弧擬麋，無。九爲金，故爲弧矢。比疑世也，❽九位皆疑，故「九疑」也。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測》曰，九疑無信，

❶「疑」上，大典本有「言」字。
❷「色正」，大典本作「正色」。
❸「弋」，原作「戈」，據集注本、大典本、郝本改。
❹「自」，集注本作「目」。
❺「弋」，原作「戈」，據大典本、郝本改。
❻「而日」，莫友芝校云「當作『而曰』」。
❼「九」，集注本無此字。
❽「比」，大典本作「此」。

終無所名也。弧而不發，何所成名也。

☷❶三方一州三部三家。視。人玄陽家，九金上上，❷象觀卦。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行屬於金，謂之視者，魄形也。妣，母也。言陰已成形，謂坤象見也。陽在地下，養萬物根荄，若母之養子也。萬物形貌皆可觀視，故謂之「視」。視之初一，日入亢宿四度。初一，内其明，不用其光。自視稱内明。一而内明，内自省視。内省不疚，何憂何懼，故内其明也。謙以下人，以光自耀，故「不用」也。《測》曰，内其明，自窺深也。深窺己瑕，而自改也。次二，君子視内，小人視外。君子謂一也。一内其明，故視内也。小人謂二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火光外炤，故「視外」也。《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光明外照，故不見己之心也。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三爲進人，日新其德，必升四而爲公侯，故幹國也。家性爲視，内自省見，故「視其德」也。《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能自省料，故「全」也。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題，頯也。頯，面也。渥，美也。姝，好也。粉，飾也。四者，公侯之位，而在陽家之陰，故小人也。爲小人之道，不飾其心，而飾其面，猶姝姝之好而遇於雨，故視無好也。《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飾面遇雨，不可視之也。❸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五爲天位，故稱「鸞鳳」。孔子曰「鳳鳥不至」，明爲天瑞也。紛如，有文章也。暉如，文德之貌也。有文有德，故「暉如」也。《測》曰，鸞鳳紛如，德光皓也。言其德皓皓然盛也。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宗廟尚質，故「素車」也。車素蓋羽，猶爲不純。車服不純，惟身之二。❹家性爲視，能内自視，改復於正，故「貞」也。《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君子之道，被褐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視首第六十三」八字。
❷ 「上上」，原作「上下」，據大典本、四庫本、《玄圖》改。
❸ 「之」，大典本無此字。
❹ 「二」，大典本作「害」。

懷玉。❶今高自外飾好，非道之貞也。次七，視其瑕，無穢。七，火也。火性光炎，身不容瑕。家性爲視，而内自視，身光已清，故「無穢」也。《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自矯以正，故無瑕穢也。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貂之毛，躬之賊。八爲震，震爲鳥，故「翡翠」也。於卯爲兔。狐，貂屬也。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不自視之咎也。《測》曰，翡翠狐貂，好作咎也。八獨無視，故逢咎也。上九，日没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九，西方也。日之將入，故言「没其光」也。賁，飾也。《易》曰「山下有火賁」，賁，黄白色也。將入之日，既赤且黄。若初出之時也，故曰用視其始也。《測》曰，日没賁東，終顧始也。終始相顧，不相乖違者也。

𝍅❷三方二州一部一家。沈。人玄陽家，❸一水下下，象兑卦。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宫。行屬於水，謂之沈者，言陰氣升上，陽道退下，不相交錯。陰陽宜交，今不得通，故相懷戀，志於玄宫也。在下稱玄，土爲中宫，陰陽之道沈没在下，故謂之「沈」。沈之初一，日入亢宿七度。❹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貞，正也。一爲耳，耳在水中，故「沈」也。閨，内也。内者，婦人之事。一，小人耳，志在於内，不聞正道，故言「不聞貞」也。《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無有遠志，故失體也。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眄。二爲目，而在沈家，故「沈視」也。視而沈者，必見其内。内省不疚，無所憂懼，必而自見，❺是賢眇之所眄也。《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而自省察，道之美也。次三，沈于美，失貞矢。矢，直也。貞，正也。三爲進人，進不以道，沈淪美色，故沈美也。不得其

❶「玉」，大典本作「寶」。
❷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沈首第六十四」八字。
❸「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❹「七」，四庫本作「八」。
❺「必」，大典本作「反」。

道，故失正直也。《測》曰，沈于美，❶作聾盲也。沈放美色，故「聾盲」也。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四爲西，故稱宛雛，亦爲公侯，義不素食，故先苦而後得禄也。得必以正，故「貞」也。《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言其所食必當方也。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䰠惡粥。粥，出也。䰠，懷也。五爲天而位正，以雕鷹諭者，家生爲沈，沈於惡位，高翔不復，猶貪暴之君高志穢行，好懷嗇利，惡所出也。《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爲君腐糧，下不足也。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票，飛光也。累，明也。六爲上禄，君子之道，重明麗正，光輝遠聞，故利以正於王也。《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道之分明，故自見也。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厲，惡也。七爲目，故稱離婁，力視之貌也。七爲鳥，故稱鴟梟。鴟梟，貪惡之鳥也，故見赤肉而力視之也。《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視其非求，故不善也。次八，盼得藥，❷利征。盼，目之美也。《詩》云「美目盼兮」，濁盼而視，❸故見藥。藥以除疾，猶明君求賢以祛蔽也。蔽間，❹故「利征」也。《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邁，行也。利以行行於四方者也。上九，❺血如剛，沈于顙，前尸後喪。血，憂也。九又爲金，故稱「剛」。亦最在上，故言「顙」也。家性爲沈，九爲之終，故「沈於顙」也。在前爲尸，謂木見克也。在後爲喪，爲火，家在後，❻克九金也。《測》曰，血剛沈顙，終以貪敗也。進退有禍，故終敗也。

❼三方二州一部二家。內。人玄陰家，❽二火

❶「沈于美」，原作「沈于矢」，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葉本作「流于矢」。

❷「得」下，集注本有「其」字。

❸「濁」，大典本作「因」。

❹「間」，大典本作「開」。

❺「上」，原作「次」，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❻「家」下，大典本有「性」字。

❼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內首第六十五」八字。

❽「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下中，象歸妹卦。陰去其内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内，萬物之既。行屬於火，謂之内者，秋分氣終於此首之次二，寒露氣起此首之次三。言陰氣盡於天地之間，陽氣復其下。既，已也。故萬物已成，將當蓋藏入於室内，故謂之「内」。内之初一，日入氐宿四度。

初一，謹于嬰朹，初貞後寧。一，水也。火爲之嬰。❶《春秋》傳曰「火水嬰」，❷故謹其内。朹，正也。❸謹其嬰，正男女，道正，故「貞」。夫婦别，室家安，故「後寧」也。《測》曰，謹于嬰朹，始女貞也。爲女道正，故爲賢婦也。次二，邪其内主，迂彼黄牀。内主爲婦也。火爲水妃，必見克害，故内主邪也。迂，遠也。黄，中也。牀，亦内也。内主不正，故遠之也。《測》曰，邪其内主，遠乃寧也。性相克害，故遠之乃安寧也。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三，陽位也。内者，昏姻之道。仲春之月，木盛東方。坎，憂也。爾，汝也。汝，三也。悲，悲己也。納内之世，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而自非憂感而已也。《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感母見代，故悲心也。次四，好小好危，❹喪其藴袍，厲。厲，危也。藴袍，謂食禄也。小好，謂非正，侈靡之事也。居公侯之位，不念盡忠以和陰陽，而佝侈靡，故喪禄也。《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所好非事，故不足以爲光榮也。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庯夷。五，土也。六爲水。土在水下，故「泥」也。龍以諭陽，陽下於陰，親迎之義也，故君子利以取嬰也。庯，大也，夷，悦也。親迎以禮，故大悦也。《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親迎之時，男下女也。次六，黄昏于飛，内其羽，雖欲滿宫，不見其女。六爲宗廟，納婦廟見，然後成婦。昏者，親迎之時也。于飛，飛就陽也，内其羽入于宫也。六欲妃五，而五克之，見克不進，故「不見其女」也。《測》曰，黄昏内羽，不能自禁也。時過將奔，禮所不禁也。次七，枯垣生莠，曤

❶「火」，原作「文」，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❷「傳曰」，原作「也傳」，據大典本改。
❸「正」，四庫本作「匹」。
❹「好危」，大典本作「危」。

頭内其稚婦，❶有。七爲祖父，故白頭也。白而不純謂之皬。白頭而内稚婦者，二爲仲女，而與七合，故有「稚婦」也。《測》曰，枯垣生莠，勿慶類也。老夫女妻，明不足慶，猶可以繫旄類也。❷次八，内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克，勝也。荒，亡也。❸八，陰立也。當婦於九，九而克之，故不勝婦也。婦而不勝，故家亡。家亡及國，故不可深豫測也。《測》曰，内不克婦，國之孽也。妖孽之生，災及家國也。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金生水，故「雨降」也。雨施於地，上施惠於下也。「不得止」者，禄有常數也。「不得過」者，不賞無功也。《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雨降于地，節之以陂澤也。

𝍇❹三方二州一部三家。去。人玄陽家，❺三水下上，象无妄卦。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行屬於木，謂之去者，倜，張也，倡，盛也，言是時陰陽易位，二氣交錯，萬物張盛，各去其位，故謂之「去」。去之初一，日入氐宿九度。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一爲水，最在下，故稱「靈淵」。舍，居也。行在木，木於秋而廢。又一爲沙泥，木廢泥沙之上，是爲「枯園」。家性爲去，故去下居高也。《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水以善下爲本，今去下即高，非謙德也。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二，火也。水克於火，故相反也。《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去高即卑，道光大也。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三爲進人，故「高其步」也。五爲堂。❻視遠步高，當升未至，故其樂速意露見也。《測》曰，高步有露，妄升也。不循揖讓而高其步，故「妄升」也。次四，去于

❶「稚」，原作「雉」，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❷「旄」，大典本作「足」，四庫本作「族」。
❸「亡」，原作「立」，據大典本改。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去首第六十六」八字。
❺「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❻「堂」，原作「當」，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父子，❶去于臣主。五以上爲祖父之屬也，四以下爲子孫之例也。四次於五，五升則四上，父没則子繼，家性爲去，故去小而升大也。《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子襲父位，雖當居尊，明無先望之意也。次五，攓其衣，之庭有麋。五爲衣。麋，草也。方近於水，故攓衣也。庭，中庭也。五爲中央，故稱庭。庭而有草，故衣舉也。《測》曰，攓衣有麋，亦可懼也。庭之不除，君之懼也。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六爲上禄，禄位高而尊。家性爲去，當成功而讓於人，或若堯舜，或便還五。功成身退，故「天遺其名」也。《測》曰，躬去于成，讓不居也。已居天位，公之於賢也。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令，善也。七爲火，其行屬木，爲其父母。子去父母，故言「去其德」也。家性爲去，雖去而正，故「貞」也。《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三爲終，去其父母，故終死不善也。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八，陰也，故爲月。月之高弦，二十之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縣，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位，於年爲八十。愆，過也。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皆時之候也。人之年老，亦猶然。致仕縣車，遺法後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常恐見咎，故無咎者也。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此木行也，而金克之。家性爲去，故去之也。其求之也，不西則北，子求母本，❷是其義也。《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雖在去家，安可久行也。

𝍈❸三方二州二部一家。晦。人玄陰家，❹四金中下，象明夷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行屬於金，謂之晦者，言陰陽易位，萬物日彫，故喪其明於晦闇之地，故謂之「晦」。晦之初一，日人氐宿十三度。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水在金行，子母之道，

❶「父子」，集注本作「子父」。
❷「子求母本」上，大典本有「北則金子」四字。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晦首第六十七」八字。
❹「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在於晦闇之世，雖同於冥，故能獨有所見。而處於下，故「幽」。以陽居正，故「貞」也。《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處晦而明，故「昭」也。次二，盲征否。二爲目，而在陰位，位陰世晦，故「盲」也。火克於金，故「否」。行數不通，故正否也。❶《測》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既盲又否，故「不見道」也。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夫陽行則陰從，今而反之，明世晦也。❷然夫婦之道，❸共成家事，雖非公正作務之事，未爲凶也。《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故「必外」也。次四，晦其類，失金匱。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其類」也。金匱，美寶也。四是公侯之位，而在晦世，故失其美寶也。《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國之美寶廢失之也。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五在中央，故日月正中也。月滿之時亦於中也，故以日月喻矣。五爲天位，而在晦世，❹從時而卑，故「自晦」也。謙尊而光，故「不入窮」也。《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日中則昃，故明挫也。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降，下也。六爲上祿，高而無民。幽者，神所居也。宗廟之道，以幽爲明。六爲玄，七爲鳥，以祠祭宗廟而維愁也。《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冥昧之中，神所居之也。次七，脁提明德，❺或遵之行。七爲失志。脁者，目不明也。提，弃也。弃其明，由晦世也。遵猶循也，或循之行，從時之宜也。《測》曰，脁提明，德將遵行也。言行以道德也。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七爲目，八因以視，故曰「視其直」也。夷，傷也。右目爲七也。在八之右，故爲右目。家性爲晦，目少且晦，故傷也。上欲敵九，九克於木，故曰「滅國」。國滅，故家喪也。《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相克之世，故喪也。〇如霸王遇韓信，眼不別賢而亡也。〇累將數本校勘，無此注十三

❶「正否」，大典本作「征否」，當是。
❷「世」，大典本作「失」。
❸「夫」，原作「去」，據大典本改。
❹「世」，大典本作「時」。
❺「脁」，集注本作「睄」。《測》曰同。

字，惟林氏印行本中有，恐是林氏新意，不敢除去也。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貞，正也。九，金也，而在晦世，故「冥冥」也。利以不明，隨時之宜則貞也。❶《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時世晦闇，九雖正陽，宜自抑損，不得獨自分明也。

太玄經卷第五

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

❶ 「時」，大典本作「世」。

太玄經卷第六

從瞢至養第六

范望字叔明解贊

❶三方二州二部二家。瞢。人玄陽家，❷五土中中，亦象明夷卦。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行屬於土，謂之瞢者，寒露節終於此首之次四，霜降氣起於此首之次五，斗指戌，無射用事。征，行也。陰南陽北，故萬物失其明正之道，瞢瞢然，故謂之「瞢」。瞢之初一，日入房宿三度。初一，瞢復睽天，不覩其軫。一，水也，而在土行，土克於水，故瞢瞢然也。睽，窺也。瞢，晦也。瞢復而窺天，天道高遠，不可覩察，故不見其軫界也。《測》曰，瞢復睽天，無能見也。瞢瞢不明，故無能見也。次二，明復睽天，覩其根。二爲目，又爲日，故「明」也。腹目俱明，所照者遠。覩于人事，無所不見，故「覩其根」者也。《測》曰，明復睽天，中獨爛也。無所不見，故爛明也。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師爲瞽者也。豚，遁也。埻，射的也。木在土行，數相克，故「瞽」也。亦爲進人，人之欲進，必須明分，分之不明，猶瞽導射而遁其矢，志不正也。《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導者不明，故無以別也。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四，金也，故爲鑒。鑒之正者猶爲不迷，況得賢者與爲治乎？于，於也。資，取也。攸，所也。於人所取是者，無過於鑒賢也。《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以賢爲鑒，可保信也。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昬。五爲天子，當以賢自輔，❸爲明自光。家性瞢瞢，未知所就，故倍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瞢首第六十八」八字。
❷ 「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❸ 「輔」，原作「此」，四庫本作「比」，據大典本改。

仮明光而觸昏也。《測》曰，倍明仮光，人可頻也。❶倍仮光明，人所不録也。次六，曹曹之離，不宜熒且妮。六爲上禄，而在曹家，故「曹曹」也。曹猶薆薆也。離爲日。熒謂月也。君薆然若日之將出，不可熒然若月之將毀也。妮，小貌也。終當如離，離日也，故不宜小也。《測》曰，曹曹之離，中薆薆也。❷薆薆而進，勝熒而退也。次七，曹好明其所惡。七爲失志，在曹之家，益以不明。志失禍生，惡加乎下，好自文飾，求明於人，故「好明其所惡」也。《測》曰，曹好之惡，著不可昧也。惡而求明，昧更著也。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及星。❸昏，日入也。日入月出，轉相繼續，故言「利于月」也。以月續日，可以小正，故言「小貞」，未及如星爛布天下也。《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也。以月繼日，故猶可願樂也。上九，時嗟嗟，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帤。帤，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帤之以飾。嗟嗟，長歎也。嘉，善也。男謂九也。婦謂八也。金木相克，故笄折帤易，故不獲其善也。八生於七，今力克之，故七復仇而消男也。《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男子消亡，而女長歎也。

𝍊❹三方二州二部三家。窮。人玄陰家，❺六水中上，象困卦。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行屬於水，謂之窮者，言是時陰氣盈滿於天地之間，故曰「塞宇」。《玄攡》曰「闔天，❻謂之宇」是也。故陽氣無復所立，萬物窮遽，遽，忙也，故謂之「窮」。窮之初一，日入心宿二度。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中，忠信也。陽位陰家，君子之道也。君子之

❶「可頻」，集注本作「所叛」，葉本作「所頻」。
❷「薆薆」，集注本作「不眩」。
❸「未」下，集注本有「有」字。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窮首第六十九」八字。
❺「陰」，集注本、葉本作「陽」。
❻「玄攡曰」，原作「玄離日」，據莫友芝校改。

道，故有窮爾。窮而不濫，忠信之道也。下大其十，❶民之所好，故「好中」也。《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上苟不欲，民之所好在忠信也。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二爲小人，故不以窮爲窮，而濫竊足己，故民不忠也。❷《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不可厚行詐也。次三，窮思達。三爲進人，而在窮世，故而自思以求達道，有似仲尼之畏於匡也。《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師，循也。思循文王之道也。次四，土不和，木科橢。土爲五也，木謂三也，木克於土，故「不和」也。土而不和，吐生而不育，❸故皆科枯。枝葉不布，亦金克木之所致也。❹《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五爲君位，君而不和，故民病也。次五，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範，法也。五爲君位，處於窮世，世窮身約，故羹無糝也。土爲大腹，腹大不充，故「坎坎」也。然而自約，不失其法也。《測》曰，羹無糝，❺猶不失其正也。❻窮不易道，故不失也。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角，禽也。鱗，魚也。皆山水之所畜，而住窮世，❼故獸魚託焉。託而無救，故身犯困也。《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萬物窮而無託，故百姓困者也。次七，正其足，躡于狴獄，三歲見録。七，火也，亦稱君子之道，❽正直而已，而以盛火爲水所克。世窮見克，若躡獄也。三，終也。苟自正直，終歲之間，獄事究竟，三槐九棘，理以正曲，曲得其情，方見録也。《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世雖窮險，貴得其平也。次八，涉于霜雪，纍項于郄。霜

❶「下大其十」，大典本作「下化其上」，四庫本作「下大其中」。
❷「忠」，大典本作「中」。
❸「吐」，大典本無此字。
❹「木」，原作「本」，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❺「羹」，集注本作「食」。
❻「其」，集注本無此字。
❼「住」，大典本作「在」。
❽「君子」下，郝本有「君子」二字。

雪以喻害也。八爲小人。小人在上，下民履害，涉履其難，爲己之纍。項高郄卑，卑高不敘，難之所生，故言「霜雪」。霜雪，木之害也。《測》曰，纍項于郄，亦不足生也。不敘之世，不足賢者之所生也。上九，破璧毁圭，臼竈生鼃，❶天禍以他。九，金也，故稱圭璧。爲土所克，故圭璧破也。九爲君子。君子，守義者也。義然後取，今在窮家，羹而無糝，坎坎不足，故臼竈廢也。❷鼃，虫也。虫生於竈下，不偶天禍，故「以他」也。《測》曰，破璧毁圭，逢不幸也。圭璧毁破，故「逢不幸」也。

𝍋❸三方二州三部一家。割。人玄陽家，❹七火上下，象剥卦。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絶。行屬於火，謂之割者，言陰氣甚急，減割物之形體，陽無所據，縣絶於天地之間，餘去冬至四十九日，當言七七，但言「七」者，約數之也。幾，近也。言於此至來復之日，亦近於割絶，故謂之「割」。割之初一，日入尾宿二度。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一，坎也，故爲「耳目」。耳目所以見於遠。❺心腹之臣遠施耳目以昭明境外，❻而見割止，忠言不用，故「厲」。厲，危也。《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耳目之臣而見割滅，故「無外」也。次二，割其肬贅，利以無穢。二，火也。火性外照，陰爲疾疢，故有肬贅。割而去之，疾除穢去，無累於身，故言「利」也。《測》曰，割其肬贅，惡不得大也。除其穢疾，故惡不得大也。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三爲進人，而在割損之世，苟念自進，以鼻食口，非益之道也。君子之益隆基本，上下相配也。鼻者，氣息之主也。今而見割，故喪息主也。《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喪身之主無

❶「臼」，原作「曰」，據集注本、葉本改。
❷「臼」，原作「曰」，據大典本改。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割首第七十」七字。
❹「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❺「遠」，大典本無此字。
❻「境」，大典本作「鏡」。

榮也。次四，宰割平平。四爲公侯，故稱「宰」。平，平均無私。❶家性爲割，割君之禄以施於下。平心正意，各得其所，故曰「平平」也。《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各得其所，故「有成」也。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五爲天子位，陽家之土，❷暗昧之主也。服馬以喻臣也。股肱良則庶事康，今者割喪，失其所任也，故服馬喪也。《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君道暗昧，故大臣亡也。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宗廟之道，下之所奉。割損財貨以禄於下，若水之性，故「無創」也。下得其道，故四方飽也。《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以道爲惠，周流四方也。次七，紫蜺矞雲，朋圍日，❸其疾不割。紫蜺慶雲圍日，災祥也。先慶後災，所以儆時也。七爲失志，故爲疾。陽家之陽，故「不割」也。《測》曰，紫蜺矞雲，不知刑也。臣之不正，不知刑除也。次八，割其蠹，得必疾。❹八稱君子，感天之變，知下不正而除去之，則得我心所疾也。《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割去不正，便於國也。上九，割肉取骨，滅頂于血。肉以諭民，骨以諭君。九者，金也，割害於八。家性爲割，益以殘賊，割取人民以及其君，頂最於上，故見滅也。滅，没也。《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唯七不割，故九不得獨自全也。

☶❺三方二州三部二家。❻止。人玄陽家，八木上中，象艮卦。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

---

❶「平均」，原作「年切」，四庫本作「平切」，據大典本改。

❷「土」，大典本作「上」。

❸「朋」，集注本、大典本作「明」。

❹「必」，集注本、大典本作「我心」。

❺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止首第七十一」八字。

☶，大典本作「☶」。

❻「二州」，大典本作「一州」。

下，下上俱止。行屬於木，謂之止者，霜降氣終於此首之次八，立冬節起於此首之上九，言萬物上隔於陰，下歸於陽，各止其所，故謂之「止」。止之初一，日入尾宿六度。初一，止于止，内明無咎。陰陽隔絶，各止其所，故能如水，内自清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無咎」也。《測》曰，止于止，智足明也。知難則止，智足明也。次二，車軔俟，馬酋止。二爲平人，不隱不仕。家性爲止，故車則軔俟而馬就止也。《測》曰，車軔馬止，❶不可以行也。晏然無求，故不行也。次三，關其門户，用止狂蠱。三爲門户，家性爲止，故門户關也。蠱，淫也。是故重門禁暴客，關止狂淫也。《測》曰，關其門户，禦不當也。狂淫之人，當禁止也。次四，止于童木，求其疏穀。四爲金，而克於木，故「童木」也。而求其實，非其時也，果爲疏穀也。《測》曰，止于童木，求其窮也。❷求疏童木，故「窮」也。次五，柱奠廬，蓋蓋車，轂均疏。五爲天子位，故稱車蓋。奠，置也。柱置待廬，猶置臣待君也。君處重蓋之中，故重言「蓋」也。轂，善也。均，平也。疏，大也。居上以道，故平大也。《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貴處中央，天之位也。次六，方輪廣軸，❸坎軻其輿。六爲上禄，故有輪輿之事，若齊車也。七稱車，六稱輿，六克於七，故「坎軻」也。《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坎軻不安，故震怖也。次七，車纍其俿，馬獵其蹄，止貞。俿，輪也。輪而見纍，故云「坎軻」。車纍馬罷，故蹄獵也。輪纍蹄獵，不可乘行。家性爲止，故曰「止貞」也。《測》曰，車纍馬獵，行可鄰也。車纍馬罷，不可以遠行，止於鄰里。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八，木也，故爲弓。善弓反，發則善反其故也。《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

❶「馬止」，集注本作「俟」。
❷「求其」，集注本作「其求」。
❸「廣」，集注本作「廉」。

惡弓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善馬佷，惡馬佷，善馬常佷養不足也，惡馬常佷不早除也，亦以諭臣之善惡也。《春秋傳》曰「不如早爲之所」是也。❶弓馬皆惡，故不可用也。絶弸破車，終不偃。偃，止也。弓馬不良，猶臣不忠直，故有絶弦破車之禍也。弸，弦也。《測》曰，弓反馬佷，終不可以也。以，用也。弦絶車破，不可用也。上九，折于株木，輆于砐石，止。九爲金，故稱石，反八則克木，高上則石困，進退不宜，故言「輆于砐石」也。《測》曰，折木輆石，君子所止也。君子守道，正其所也。

☷❷三方二州三部三家。堅。人玄陽家，❸九金上中，亦象艮卦。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彊。行屬於金，謂之堅者，胼固也，緒業也，言陰氣固盛，陽失其業，物競堅固，故謂之「堅」。堅之初一，日入尾宿十度。初一，磐石固内，不化貞。陽家之陽，在金之行，母子之道，故石固也。磐石之性，不可動移，故「貞」也。《測》曰，磐石固内，不可化也。内能磐固，故「不可化」也。次二，堅白玉形，内化貞。家性爲堅，雖克其本，不能消鑠，適可鍛治以爲器，故「内化」也。必成器，❹故「貞」也。《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爲也。以成器物，故可爲也。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三，東方也，帝之所出。在於堅冰之月，命令當行，今行不凌，故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君而不密則臣不固，臣不密則身之失也。❺《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君臣相失，故不齊正也。次四，小螽營營，❻螮其蛡，蛡不介，在堅螮。螮，德也。蛡，國也。四爲公侯，小爲有國有土也。小螽以諭民也。民而營營，須德乃安。國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德

❶「如」，原無此字，據四庫本補。
❷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堅首第七十二」八字。
❸「陽」，集注本、葉本作「陰」。
❹「必」上，郝本有「化」字。
❺「失」，郝本作「灾」。
❻「螽」，集注本作「蠭」。

所由。道正德固，故在堅德也。《測》曰，小蠡營營，固其氏也。氏，本根也。本固則末彊也。次五，蛡大螮小，虛。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測》曰，蛡大螮小，國虛空也。德不洽境，故民不足也。次六，鑯螮紗紗，縣于九州。六爲上禄，言鑯德者，德輕如毛，民鮮能舉之，故言「紗紗」也。以細微之德臨有九州，九州之民縣命太虛，故曰「縣于九州」也。《測》曰，鑯螮之縣，民以康也。祐民以德，故康寧也。次七，堅顛觸冢。七爲失志，顛、冢，皆諭高也。志失行張，故能自高，堅高其行，觸長若冢也。《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苟能自高，不如世間之所行也。❶次八，愊堅禍，惟用解蜾之貞。東方爲龍，故諭以解蜾也。好直之獸，故謂之「貞」也。堅愊其禍，不能以情服，唯直者而正之也。《測》曰，愊堅禍，用直方也。解蜾爲獸，知直之方也。上九，蠡焚其翊，❷喪于尸。七火八木，❸木在火上，炎焚揚起，故燒九也。尸，主也。翊以諭民，民而見焚，君將安立，故主喪也。《測》曰，蠡焚其翊，所憑喪也。民憑於君，君賴於民，民而見焚，故主亡也。

𝍎❹三方三州一部一家。成。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既濟卦。陰氣方消，陽藏於靈，物濟成形。行屬於水，謂之成者，言此時陰氣方消，靜於六位，陽氣藏於靈祇之底，謂地中也，故萬物成其形體，故謂之「成」。成之初一，日入尾宿十五度。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一，君子也，不有其功。雖有所成，猶若否也。常而若否，致用不已，故「冥」也。《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謙以得之，故無敗事也。次二，成微改改，未成

❶「如」，大典本、四庫本作「知」。
❷「蠡」，集注本作「蠭」。
❸「七火八木」，原作「土火入木」，據大典本改。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成首第七十三」八字。

而殆。二，火也，而在於水，雖當相害，家性爲成，成熟於物，當須水火，今水在火下，故言「未成」。未成而改，故「殆」也。《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未成重改，故不自成遂也。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三爲進人，故欲上躍，躍而失位，當反其故，故以「縮」言之也。家性爲成，苟成而飛，躍就尊位，據有於衆。人貴成功，而不追逐而責之也。《測》曰，或躍以縮，❶成德壯也。必得高位，德之壯也。次四，將成矜敗。四爲公侯，官亞天位，據下行陽，奉上循陰，目道默從，歸功於五。而將自矜，非道之正也。《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居下自矜，道之病也。次五，中成獨督，成大。五爲天位，處中履和，故曰「中成」。尊無與比，故謂之「獨」。董督四方，故「大」也。《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能處中央，督天位也。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六爲上禄，故魁然也。瑣，細也。六近於五，土克於水，故爲之「瑣」。雖居上禄，而不崇讓，必見克害，故「獲禍」也。《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功成不讓，禍之招也。次七，成闕，補。七爲失志，故闕成也。❷陽家之陽，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闕則補之也。《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補所愆者，難承繼也。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八，木也，秋之所成也。秋之所成而不所成者，❸天降災也。天降之災，故曰「亡貞」也。《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宜成不成，失中正也。上九，成窮入于敗，毁成。君子不成。陽家之陽，故稱君子。君子之言，示端而已也。成事不説，故曰「不成」。九爲成終，故曰「窮」也。窮當更生，故小毁也。《測》曰，成窮以毁，君子以終也。終竟成道，君子之終始也。

---

❶「或」，集注本作「成」。
❷「闕成也」，大典本作「闕也成」。
❸「不所成」，大典本作「不能成」。

❶三方三州一部二家。闘。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噬嗑卦。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行屬於火，謂之闘者，言此時陰盛陽藏，交跌易位，闔閉於下，闘密如一，萬物皆泣其禍未除，故謂之「闘」。闘之初一，日入箕宿一度。❷初一，圜方杌梲，其内窾换。家性爲闘，當密如一，而水在火家，更相克動，如圜鑿方枘，杌梲不安。《測》曰，圜方杌梲，内相失也。杌梲不安，故「相失」也。次二，闘無間。二，火也，而在其行，二火合會，闘密如一，故「無間」也。《測》曰，無間之闘，一其二也。一陽二陰，道相受也。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三爲龍，立冬之後，故襲穴也。念進於四，故「非」也。苟進非次，失位妄據，故無光榮於其室也。《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非穴亡室，❸故云失常也。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四爲公侯，五爲天位，天位稱肥，四親近之，故稱「臭肥」也。鼻以和氣，金在火家，火爍於金，故「滅鼻」也。以陰求陽，故利。奉近尊位，故「美貞」也。《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❹上附至尊，故沒身不殆也。次五，齧骨折齒，滿缶。四爲膚，五爲骨，骨以諭陽，四爲口齒之象也，行克於四，故齒折也。五爲土器，故謂之「缶」。陽氣在下，六位純陰，❺故言「滿缶」，言陽氣滿土下也。❻《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也。下克於上，故毀折也。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六爲上祿。汗，潤澤也。神靈所祐，故潤澤多吭吭然也。百姓蒙福，若膏澤之濡滑也。《測》曰，飲汗吭吭，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闘首第七十四」八字。
❷ 「一度」，大典本、郝本作「二度」。
❸ 「亡」，大典本作「之」。
❹ 「勞」，集注本作「芳」。
❺ 「位」，大典本作「爲」。
❻ 「土」，大典本作「上」。

道足嗜也。福祚天降，❶故「足嗜」也。次七，闔其差，前合後離。木生於火，七進得八，與母同位，故「前合」也。退而得六，六水克之，故「後離」也。《測》曰，闔其差，其合離也。進合退離，位次然也。次八，輔其折，虘其缺，其人暉且偈。八，木也，在火之行，火盛金衰，故八輔之也。金在火行，故缺小也。母大以德虘之，覆蔽其瑕，故「虘其缺」也。能掩二惡，見已二美，既有光暉，當爲英偈。《測》曰，輔折虘缺，猶可善也。掩惡見美，故「可善」也。上九，陰陽啓告，其變赤白。九，金也。啓，開也。此十月之首，陰盛陽開，今當襲外，故開告也。金王火廢，故變赤爲白也。《測》曰，陰陽啓告，❷極則反也。極陰反陽也。

𝍐❸三方三州一部三家。失。人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大過卦。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行屬於木，謂之失者，立冬節終於此首之次一，小雪氣起於此首之次二，斗指亥，應鍾用事，言此時陰大賊陽，陽無所據，二氣不和，萬物之生無所測立，陰陽相失，故謂之「失」。失之初一，日入箕宿六度。初一，刺虛滅刃。虛，空也。刃，滿也。水爲簿首，故謂之「刺」。順流刺下，滿滅於空虛之地也。《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深以幾微自戒也。次二，藐德靈徵，失。藐，小貌。二稱小人，故小德也。靈，神也。徵，祥也。小德之人，不知天命，家性爲失，不敬靈祥，故「失」也。《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徵也。不達天命，故不知畏也。次三，卒而從而，郵而竦而，于其心祖。從、郵、竦，皆是憂懼，憂懼卒至之貌也。❹而，辭也。祖，始也。憂懼卒始，猶可心慮。三未居官，而近於四，恐卒見克害，故竦憂也。《測》曰，卒而從而，能

❶「福祚」，大典本作「禔禄」。
❷「陰陽啓告」，集注本作「陰赤陽白」。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失首第七十五」八字。
❹「憂懼」，大典本無此二字。

自改也。見憂而改，則無憂也。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四爲公侯，陽家之陰則爲小人。小人居位，故「信過」也。既過而失，故「不食」也。居禄不當，故有「側匿」也。《測》曰，信過不食，失正禄也。❶應食而不食，故失禄也。次五，黄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五爲天子，有輔相之臣。土生於火，火謂七也，故言「黄兒」，謂年老有黄髮倪齒之徵也。以自蕃輔，承之以正，故君子洗愆也。《測》曰，黄兒以中，過以洗也。洗垢除愆，君子所以得衆也。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六爲大位，小人居之，不修其德而據上禄。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恨，❷本基不固。家性爲失，失之甚也。《測》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不田而獲，本不修也。次七，疾則藥，巫則酌。七爲君子，當反佐五，忠告善道，吐言如藥巫以謝闕。闕除疾瘳，酌以福之也。《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雖在失家，以良臣自輔也。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八爲飛鳥，亦爲聲音，故言「鳴」也。八又陰位，故謂之雌。《尚書》曰「牝雞無晨」，此之謂也。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家性爲失，失之甚也。《測》曰，雌鳴于辰，厥正反也。緣木求魚，故「正反」也。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九爲金也，而在於木，有克本之愆。陽稱君子，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没猶存。九爲失終，❸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故曰「于尸」也。《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言其志尚不以所失遠也。

𝍑❹三方三州二部一家。劇。人玄陰家，四金中下，亦象大過卦。陰窮大泣，❺陽無介儔，離

❶「正禄」，集注本作「禄正」。
❷「恨」，大典本、郝本作「根」。
❸「終」，原作「於」，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劇首第七十六」八字。
❺「泣」下，集注本有「於」字。

之劇。行屬於金，謂之劇者，儔，匹也；離，附也；是時陰氣大盛，奪陽之勢，陽無一介以養萬物，萬物附離於陰，陽方當外，陰當窮訖，故「大泣」也；羣匹窮劇，❶故謂之「劇」。劇之初一，日入箕宿十一度。初一，骨纍其肉，内幽。骨，幹也。纍猶禍也。幹以諭君。幽，内也。肉以諭親。小人之道，而在劇家，下害其上，❷禍由其内，故言「内幽」也。《測》曰，骨纍其肉，賊内行也。骨肉之禍，皆由内也。次二，血出之蝕，凶貞。火在金行，欲克於金。末不克本，故言「血出」。血出以諭不順，不順生災，故言「蝕」也。相克爲凶，止則爲貞，止以相順，故曰「凶貞」也。《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❸二爲君子，恐傷金也。次三，酒作失德，鬼瞰其室。瞰，見也。金生於水，鬱水加米，故以酒諭。家性爲劇，始進之人未能藴藉，故酒失也。失則爲亂，訟以致禍，故鬼見室也。《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❹藴藉持己，不及亂也。次四，食于劇，父母采餕，若。四爲中禄，而在劇世，故食劇也。餕，熟食也。若，順也。采，取也。美食，父母之順也。《測》曰，食劇以若，爲順禄也。子得天禄，父母順取也。次五，出野見虚，有虎牧豬，捲綺與襦。五，土也，故稱「虚」。四爲虎，六爲豬，五爲君位，而在劇世，處於政治，百姓去之，如虎之牧豬，喻益走捲其襦綺也。《測》曰，出野見虚，無所措足也。避世而無所錯足也。次六，四國滿斯宅。六爲上禄，下之所仰，如水之赴海，故以滿宅諭也。《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民蒙其福，故安居也。次七，麃而半而，❺戴禍顔而。而，辭也。七爲失志，年過失志，麃然半白，而不改變，故曰「戴禍」。禍在其顔，見可知也。《測》曰，麃而半而，戴禍較也。戴禍在顔，較然可見也。

❶「匹」，大典本作「陰」。
❷「下」，大典本作「一」。
❸「傷之」，集注本作「内傷」。
❹「持」，集注本作「將」。
❺「半」，集注本作「丰」。

次八，缾纍于繘，貞類。類，純也。缾所以出水，須繘以汲之，猶君須於民以及祿也。君祿養民，故曰貞純也。《測》曰，缾纍于繘，厥職迫也。職，主也。迫，近也。金克於木，迫於九也。上九，海水羣飛，蔽于天杭。天杭，天漢也。金生於水，故稱海水。水羣而飛，雨之象也。亦猶劇世，人去其君，不可掩蔽，若天雨也。《測》曰，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劇世之民，不可解語而止之也。

❶三方三州二部二家。馴。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坤卦。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行屬於土，謂之馴者，言陰氣已順，渾沌無端，包其根原，故當馴撫，❷故謂之「馴」。馴之初一，日入斗宿三度。❸初一，黄靈幽貞，馴。一爲君子，居土之行，故謂之「黄」。中央之色，求克於一，故謂之「靈」。馴者，順從於土，故「幽貞」也。《測》曰，黄靈幽貞，順以正也。順其性，故正也。次二，嫗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二，陰也。膏，潤澤也。陰受於陽，猶臣受於君，妾受於夫也。靜，安也。國以安則潤澤以至。生育，女子之勞也。不安不育，是亡君夫之命也。《測》曰，嫗膏之亡，不能清淨也。女子勞類，故不清靜也。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牝，陰也。貞，正也。陰道常慈，順於君，則能衛其本根也。《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能衛其根，故不忘本也。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徇，衛也。四爲臣道，有勞，能自徇衛，欲人稱知之，故不如五。處柔順之尚，以道得衆，有豪友也。《測》曰，徇其勞，伐善也。自衛其勞，故「伐善」也。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黄。五處尊位，包有四方，如有囊之所裹括也。家性柔順，故可珍愛也。《測》曰，靈囊大

❶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馴首第七十七」八字。
❷ 「馴」，大典本作「順」。
❸ 「三」，四庫本作「四」。

包，不敢自盛也。括囊其德，❶不自盛大也。次六，囊失括，泄珍器。六，水也。家性爲順，水性順下，不可停貯，故「囊失括」也。括之不密，珍器不固，猶君不密則失臣也。《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囊失括，故「口溢」也。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七，火也。火性有恒，寒暑雖至，不爲增減，猶正直之臣，堅意犯顔，❷不變其色，臣之正也。《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固意不撓，故守節也。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八，木也，是金之財，宜當順從，反順其子，欲上害九，子上介八，遠不能救，木必見克，故不保其命也。《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所順非正，故一無所統也。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家性爲馴，❸九爲之終，終於善道，展義忘生，必得其正。唯天知之，故「賴于天」也。《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順而以義，必受命也。

❹三方三州二部三家。將。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未濟卦。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行屬於水，謂之將者，言陰成物於上，萬物順而相將，故謂之「將」。將之初一，日入斗宿九度。初一，將造邪，元厲。厲，危也。元，始也。一爲下人，造欲作邪，上侵於二，火性炎上，不得侵。侵而不得，已自危懼，故始厲也。《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作主常危，故厲者也。次二，將無疵，元睟。睟，純也。二爲平人，而在將大之家，故無疵瑕也。❺人無瑕疵，故大純也。《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純厚之人，故「易爲後」也。次三，鑪鈞否，利用止。冶爲鑪，陶爲鈞，三爲進人，已見

❶「德」，大典本無此字。
❷「顔」，大典本作「順」。
❸「馴」，大典本作「順」。
❹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將首第七十八」八字。
❺「疵瑕」，大典本作「瑕疵」。

陶冶，當升禄位，四不可犯，故「利用止」也。《測》曰，鑪鈞否，化内傷也。進而不止，恐見傷損也。❶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四爲公侯，當賓于王，有羽翼之助，如鳥將飛也，故爲利登于天也。《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將飛得羽，以益彊也。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五爲陰家之陽，小人之象，雖在天位，其道不正，故稱「大爵」。爵大人微，如鳥將飛而失其翮也。無翮失羽，「不得適」也。《測》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羽翮不足，故非賴也。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降，下也。五爲日中，故六爲日失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日稱君子，時過將暮，故「將衰降」也。《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雖衰猶烈，故「大」也。次七，趹船跛車，其害不遐。七爲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王，故羯趹之。不親治正，故害不遠也。《測》曰，趹船跛車，不遠害也。棄治之具，害自己招，故不遠也。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八，木也，故稱船。爲祖父，故稱丈人。小子謂百姓也。在禍難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猶以禮義濟於世也。《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濟溺之急，唯船是用，丈人得之也。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黄。九爲毛蟲，故爲蠶。蠶之初生，有毛爲老，故爲紅。桑謂八也，爲九所克，故「枯」也。在八之上，故「緣」也。蠶須桑，民須食，老蠶遇枯，故紅，繭不黄也。❷食檿桑者其繭黄，可絃琴瑟也。《測》曰，緣于枯桑，蠶功敗也。大而緣走，故「敗」也。

𝌻❸三方三州三部一家。難。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蹇卦。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

❶「傷損」，大典本作「損傷」。

❷「紅繭不黄」，大典本作「其繭不黄」。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難首第七十九」八字。

淵。行屬於火，謂之難者，大雪之節陰氣亢極，水凝地拆，陰極陽生，方當龍變，度難却而已，故謂之「難」。難之初一，日入斗宿十三度。初一，難我冥冥。初九將起難，却羣陰而上，今尚在地下，故言「難我冥冥」也。我謂陰氣也。《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❶尚在地下，故形體未見也。次二，凍冰瀆，❷狂馬椯木。瀆，敗也。冰而得火，故敗也。二爲馬，火中之馬，若狂之象也。椯，差也。陽在木下，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測》曰，狂馬椯木，妄生也。氣遠來復，如妄生也。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首居蹇難，家性屬火，木當是時，枝葉搖落，復爲火所燥，故「中堅剛」也。陰氣極盛，陽未發生，難非常也。❸《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雖爲陰困，木終不傾也。次四，卵破石，毈。四爲雞，故稱卵。卵在金石之間，故「破」也。卵，陰物也，爲陽所亂，故「毈」也。《測》曰，卵破之毈，❹小人難也。卵而毈敗，故大也。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五爲天位，而在難世，重門居尊，不可得泄，❺故「無間」也。居上臨下，下之所奉，故「不勤」也。《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重門自固，故「中密」也。次六，大車川川，上輆于山，下觸于川。六爲上祿，故乘大車也。上則輆山，謂九在上也。川川，重遲之貌也。下觸于川，謂車非水物也。《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輆也。❻輆於山川者也。次七，拔石硞硞，力没以盡。❼石以諭難。硞硞，難致之貌。此難世也，失志之王不可輔正，雖當託忠，❽硞硞如石，非才所堪，故

❶「未見」，集注本作「見未」。
❷「冰」下，集注本有「于」字。
❸「非常」下，大典本有「者」字。
❹「破」，大典本無此字。
❺「泄」，大典本作「近」。
❻「輆」，集注本作「軔」。
❼「盡」，集注本作「引」。
❽「託」，大典本作「効」。

力盡也。《測》曰，拔石砯砯，乘時也。乘於時難，故力盡也。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陰爲石，陽氣當上，觸陰而進，故「觸石」也。八爲龍，木當用事，金克於木，故「折角」也。《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以弱治剛，故「非所任」也。上九，角解豸，❶終以直，其有施。解豸，直獸也，有疑則以角觸之，乃別其曲直也。而終爲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稟性平直，終不曲也。

𝍕❷三方三州三部二家。勤。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坎卦。陰凍沍，❸懃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內。行屬於木，謂之勤者，言是時陰氣尤壯，陽從九天當下於泉，將甚勤勞，故謂之「勤」。勤之初一，日入斗宿十八度。初一，勤于心，❹否貞。水出於泉而流百川，晝夜不伏，實勞其心，故「勤于心」也。陰當降退，故「否」。陽正當上，故「貞」也。《測》曰，勤否貞，中不正也。水唯赴下，無常正也。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中。二，火也。子在母行，母氏勞苦，勞而不怨，慇懃之意也。悾悾，信慤之貌。君子信慤，故有中誠也。《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恩勤之意，情有之也。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縕杖。吾者，我也。我謂二也。二爲三子，而見羈角，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義不犯難，故「泣呱呱」也。幼者宜縕，老者宜杖，勤苦之家，故「未得」也。《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更相羈角，不得尊者之命也。次四，勤于力，放倍忘食，大人有克。克，勝也。四爲公侯，而在勤家，故勤其力。放心倍意，忘食奉時，雖大人者亦不能勝也。《測》

❶「解豸」，集注本作「觟䚦」。《測》曰同。
❷ 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勤首第八十」七字。
❸「陰」上，集注本有「太」字。
❹「勤」下，集注本有「謀」字。《測》曰同。

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人生在勤，以成大人之美德也。次五，往蹇蹇，❶禍邇福遠。五爲天位。蹇蹇，平直也。家性爲勤，念相勤卹。六水近五，見克爲禍，故禍近也。七生於金，故「福遠」也。《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言所福者遠在九也。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六爲宗廟，下之所奉，勤苦之世，故「有成功」。功成身退，近得天福，故「幾于天」也。《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天之所助，求賢輔也。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弊。七爲繩，故牽也。午爲馬，馬牛之類也，牽牛不其鼻而尾者，故勞弊也。《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舍鼻取尾，故「逆」也。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却。踖踖，慚媿貌也。爽，差也。八爲疾瘀，年老抱疾，故有慚也。老木稱柴，心雖差貳，蒙柴自終不貳也。❷《測》曰，勞踖踖，躬殉國也。殉，衛也。勤力之家，以身衛國也。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家性爲勤，九爲之終，終於勤苦之事。舟反上山，車反入淵，反覆之難，故重其勤也。《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車淵舟山，不得其所之也。

𝍖❸三方三州三部三家。養。人玄陽家，九金上上，象頤卦。陰弸于野，陽蓲萬物，赤之於下。行屬於金，謂之養者，言是時陰氣盛極，陽氣隱藏淵深，萬物之根荄使皆芽赤於地下，養長使出，故謂之「養」。養之初一，日入斗宿二十二度。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美，茂也。水最在下，故爲淵。靈根，道德也。家性爲養，養神於淵，道德彌盛，故茂也。《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在於淵中，故「不外」也。次二，墨養邪，元函否貞。貞，正也。元，始也。函，容也。二者陰位，故稱

❶「往」，集注本作「狂」。
❷「貳」，大典本作「忒」。
❸首象上，大典本有「人玄養首第八十一」八字。

「墨」也。火在金行，恐見克害，故言「養邪」。始見容載，故貞終也。不相讓，故「否」也。《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邪於中，故「心敗」也。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三，木也。火生土，故三爲肥丘，木生肥丘，根荄見育，育猶君子以義化人，❶人得以如草木之生肥丘也。《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民蒙君化，故「光大」也。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儽儽，利用征賈。四爲公侯之位，陽家之陰，又稱小人。小人而居大位，不能以正，扁扁若燕，既飛且食，或得或失，儽儽然也。兑爲口舌，故利行賈，明非王臣。王臣尚蹇蹇然也。《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賴，利也。志在於利欲也。次五，黄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五爲天位，多包稱腹，在中爲黄。陽爲白骨，能生肉也，信不復也。《測》曰，黄心在腹，上得天也。君而黄心，黄中通理，得天之心也。次六，次次，一日三饇，祇牛之兆，肥不利。六爲宗廟。次次，次睢不安之貌也。祭祀之事，惟竦惟懼，猶不可數，數則致瀆，瀆則不敬。家性爲養，雖當養神。一日三饇，猶爲數也。是養牛之肥，卜之已兆，無所利也。《測》曰，次次之饇，肥無身也。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小人謂六也，❷婦人謂四也，五爲中，六牽之也。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墨之也。故七爲君子，六四勞病，故七養之，馳驅發狂，❸故「病」也。《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小子婦人，各不相因緣也。次八，鯁不脱，毒疾發，鬼上壟。六爲疾瘀，小人居之，故有鯁害不脱之疾。鯁而不脱，故毒發也。木近於金，當見克害，害人爲鬼，❹故「鬼上壟」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

❶「育」，大典本無此字。莫友芝校云此字「當衍」。
❷「小人」，大典本作「小子」。莫友芝校云「當作『小子』」。
❸「馳驅」，原作「馳聘」，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❹「人」，大典本無此字。

疫發鬼見，故「歸于墳」也。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九爲金石之精，上爲星宿，星宿之相次，❶如歲月之相襲。新故相易，周而復始，後嗣之君復爲之初，初爲故也。先後相傳，終始相扶，以道相養，轉相迎致，百世不遷，玄之道也。《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❷終始相養，不相越失也。

踦贊一，屬水，象閏。凍登赤天，晏入玄泉。一，水也，而次於九者，金所生也。言玄道相襲，不常所終而已，故益之以水火，贏歲之數，❸故有二贊。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以井中之凍，知天日之熱。以卑知高，氣應然也。水王於天，建子之月，寒而登天，熱而入泉，以避其害，無怪異也。《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凍在天上，故爲首也。贏贊二，屬火，象閏。一虛一贏，踦奇所生。二，南方也。盛夏之時，萬物所長，而繼之《養》首下者，言當養盛萬物也。晝夜贏虛，踦奇其數，以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贏虛之所生也。《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❹而生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❺以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七十二策爲二日，故得一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不起四分日之三，應得五十有四策乃成之耳。故有水火二贊，以合歲之日也。如此則歲盡於亥，及子復生矣也。《測》曰，虛贏踦踦，禪無已也。陰極陽生，更相禪代，無窮已也。

太玄經卷第六

❶「星宿」，大典本無此二字。

❷「終始養」，集注本作「終養始」。

❸「歲」，大典本作「盛」。

❹「九」，原作「一」，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❺「二萬」，原作「三萬」，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太玄經卷第七

玄衝第七　玄錯第八
玄攡第九　玄瑩第十

玄衝第七❶

《中》則陽始，始於子也。《應》則陰生。❷生於午也。《周》復乎德，在陽方也。《迎》逆乎刑。居殺鄉也。《礥》大戚，❸難致憂也。《遇》小願。得所求也。《閑》孤，道閉塞也。而《竈》鄰。養致福也。《少》微也，得寒氣也。《大》肥也。陽日逝也。❹《戾》內反，二氣乖也。《廓》外違。陰陽離也。《上》觸素，物初生也。《文》多故。須飾成也。《干》狂也，道不順也。《禮》方也。事之常也《狩》則來，陽氣章也。而《逃》則亡。物退藏也。《羡》私曲，行不廣也。《唐》公而無欲。大蕩蕩也。《差》過也，不齊整也。而《常》轂。善之常也。《童》寡有，物蒙蒙寡有識也。而《度》無乏。施不窮也。《增》始昌，萬物息也。而《永》極長。文武德也。《鋭》執一，生不二也。而《昆》大同。衆所庇也。《達》日益其類，陽氣暖也。《減》日損其彙。與《達》反也。《交》相從也，二氣交泰也。《唫》不通也。陰不化，陽不施，故不通也。《耎》有畏，見難縮也。《守》不可攻。門户密也。《傒》也出，待時動也。《翕》也入。退不往也。《從》散也，取其中也。而《聚》集也。物用崇也。

❶ 集注本題作「玄衝」，葉本題作「太玄衝」。
❷ 大典本兩句一注。下同。
❸ 「大」，葉本作「太」。
❹ 「日」，原作「曰」，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進》多謀，計所從也。《積》多財。物歸載也。❶《釋》推也，物始變也。《飾》衰也。不進退也。《格》好也是，拒羣陰也。而《疑》惡也非。陰克陽，故惡而非之也。《夷》平，物易直也。而《視》傾。陰氣息也。《樂》上揚，❷陽出中也。《沈》下藏。萬物喜樂，陽氣上而清明；羣類湮沉，陽氣而藏肅殺。❸志玄宮也。《爭》士齊也，各自矜也。《内》女懷也。人之情也。《務》則憙，自勉强憙爲也。而《去》則悲。失故鄉也。《事》尚作，萬物各致其力也。《晦》尚休。冬物静也。《更》變而共笑，彼自改，故喜而笑也。《瞢》久而益憂。闇致咎也。《斷》多事，平是非也。《窮》無喜。多所悲也。《毅》敢，果不疑也。而《割》憊。困於時也。《裝》徙鄉，陰欲去也。《止》不行。二氣往也。《衆》温柔，立夏節也。《堅》寒剛。亦立冬也。《密》不可閒，陽親天也。《成》不可更。物形堅也。《親》親乎善，陽氣仁愛也。《闕》闕乎恩。萬物察也。❹《斂》也得，物所聚也。《失》亡福。惡之府也。《彊》善不倦，乾行健也。《劇》惡不息。陰凌陽也。《睟》君道也，陽氣純也。《馴》臣保也。奉其君也。《盛》壯，陽氣充也。《將》老也。陽之窮也。《居》得乎位，物有因也。《難》遇乎詘。陽溺淵也。《法》易與天下同也，天下之事同法式也。《勤》苦而無功也。負舟上山，徒費力也。《養》受羣餘，君子養吉，❺小人養凶也。《玄》終於《養》，故曰「羣餘」也。陽以爲吉，陰以爲凶，君子小人較可知也。

❶「載」，大典本作「藏」。
❷「揚」，原作「楊」，據四庫本改。大典本作「陽」。
❸「而藏」，大典本作「藏而」。
❹「察」，大典本作「密」。
❺「吉」，原無此字，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四庫本增。

玄錯第八❶

錯，雜也。雜而説之也。

《中》始《周》旋。《玄》始於《中》首，至《周》首而旋復也。《羨》曲《毅》端。行不正，故曲也。毅信其志，直爲端也。《睟》、《文》之道，或淳或班。淳睟其道，班有文也。《彊》也健，不休息也。《傒》也弱。如有須也。《積》也多，積畜盛多也。而《少》也約。謙不盈也。《視》也見，物所形也。而《晦》也瞀。世不明也。《童》無知，幼未小也。❷《盛》而有餘。氣壯彊也。《去》離故，他所從也。而《將》來初。陰氣窮也。《大》也外，陰在中也。而《翕》也内。物退降也。《狩》也進，陽氣進也。《耎》也退。見難而縮也。《樂》佚遏，物以長也。《勤》蹶蹶。勞無常也。《達》思通，道相致也。《窮》思索。萬物遽也。《干》在朝，物始出也。而《内》在席。❸陽藏鬱也。《差》自憎，過爲惡也。《飾》自好。人所擇也。《格》不容，而《昆》寬裕。《增》日益，而《減》日損。《馴》奉令，臣所制也。而《戾》相反。乖於事也。《釋》也柔，物脱枯也。而《堅》也剛。❹下剛以革姦也。《夷》平易，氣所傷也。而《難》頡頏。❺非其常也。《斷》多決，重以方也。而《疑》猶與。當節量也。《逃》有避，陽害陽也。《爭》有趣。物相貪也。《進》欲行，❻萬物褒也。《止》欲鶩。上下違也。《廓》無方，不限疆域也。❼《務》無二。心專一也。《應》也今，權時宜也。而《度》也古。權不達也。《迎》

---

❶ 標題原作「太玄經錯第八」，葉本作「太玄錯」。今據本卷卷首標目改。集注本、大典本作「玄錯」。
❷ 「小也」，大典本作「聽之」。
❸ 「席」，集注本作「夕」。
❹ 「剛」，集注本、大典本作「鞫」。
❺ 「頡頏」，原作「頡頑」，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❻ 「行」，集注本作「迂」。
❼ 「疆」，原作「彊」，據四庫本改。

知前，氣相承也。《永》見後。事長久也。《從》也牽，物趨陽也。《守》也固。不可攻也。《礥》拔難，宜大人也。《劇》無赦。臣困君也。《唐》蕩蕩，公無私也。而《閑》瘞塞。❶陰陽離也。《更》造新，變刑勢也。《常》因故。不改計也。《失》大亡，物淪退也。《斂》小得。陰聚内也。《竈》好利，養無窮也。《法》惡刻。正不中也。《禮》也都，動合儀也。而《居》也室。人所歸也。《聚》事虚，地上將虚，陰所收物也。《衆》事實。物充多也。《闕》也皆合二，陰陽雜。而《密》也成用一。❷二氣和也。《上》志高，陽登起也。《沉》志下。相思待也。《交》多友，人所敬也。《唫》少與。儉且吝也。《鋭》鏩鏩，進無二也。《瞢》剨跙。❸行不進也。《親》附疏，重宗絪也。《割》犯血。不隱親也。《遇》逢難，陰害陽也。《裝》候時。徙故鄉也。《事》自竭，致其力也。《養》自兹。禪無極也，除有《格》、《昆》、《增》、《減》、《成》五首不在《錯》中，目録曰八十一首，錯相成也。如此明當有之，今而不見，愚意以爲《玄》更二漢，宋陸二家，以今處，當亦幾於漏脱也。《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❹《成》者功就不可易也。宋仲子云：雄本不書此五首，自《格》至《成》宋仲子添之。陸云《格》、《昆》、《增》、《減》脱誤審也。陸釋自有《成》首，云「《成》者功就不可體也」。

玄攡第九❺

攡，張也。言張舒其大目也。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幽，深

❶「瘞」，原作「塵」，大典本引「鄭云：『瘞』舊音翳，埋藏也。或作『塵』者，俗書訛繆也」，此據鄭説改。卷末《釋文》即作「瘞」。

❷「成用一」，葉本作「成成成」。

❸「剨」，集注本作「劓」。

❹「格也」至「有損」十四字，集注本無。

❺「玄攡第九」，原作「太玄攡第九」，葉本題作「太玄攡」。今據本卷卷首標目及四庫本改。集注本、大典本作「玄攡」。

也。攡，張也。萬類，萬物之類也。言玄幽冥深遠，故張舒萬物之類，然而不見其形者也。資陶虚無而生乎規，資，取也。陶，養也。虚，空也。無，無形也。規，圜也。玄取象天地空虚無形之氣，推積爲一，以九數得萬物數，以爲玄形，故曰生規。天規，圜也。攔神明而定摹，攔，關也。若手相關付，故字有手也。摹，數也。玄乃關天地神明之事，以定於一，運九數，其道分明，若手相關付，故曰而定數也。通同古今以開類，古謂庖犧，今即隨世也。玄乃緜絡於天地，通古今之器，開陰陽之氣，同萬物之類也。攡措陰陽而發氣。措猶設也，謂張設陰陽之道，以發休咎之氣也。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判謂純陰純陽也，合謂陰陽交錯。開陰陽交錯以生萬物，備滿於天地之間也。合，俗云夫婦判合，此之謂也。天日迴行，剛柔接矣。迴猶運也。天運如西，日運如東，天日運行，陰陽相交，以成晝夜之道也。還復其所，終始定矣。謂天晝夜運行，周而復始，故言「還復其所」也。行無遲疾，度不參差，故「終始定」也。一生一死，性命瑩矣。瑩，明也。上句説天及日，此句言生死。正謂月之晦明，生死之道，晦明得度，天之性命可謂明也。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仰觀俯視，天之形象、地之情性皆可知也。察性知命，原始見終。❶言當詳察《太玄》性命，天地人之道終始可見也。三儀同科，厚薄相劘。三儀謂天地人也。科，法也。厚薄謂陰陽也。陰濁，故厚。陽清，故薄。陰陽相劘，以生萬物。天人同法，而養制也。圜則杌棿，方則嗇𠫤。圜謂天也，天動故杌棿。方謂地也，《易》曰「坤爲𠫤嗇」，主收藏，此之謂也。嘘則流體，唫則凝形。嘘謂呼也。唫猶噏也。呼謂之陽，唫謂之陰。春陽之氣，流潤萬物之形體。冬陰則凝滯而成形也。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闢謂開天地晝夜之稱爾。宙猶

❶「見」，葉本作「反」。

暢也。宇之開闢，明暢於天下也。日月往來，一寒一暑。日月往來於天，以寒暑成歲也。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謂六律也。陽爲律，陰爲吕。物以陽成，故曰「成物」也。曆謂治曆明時，編次歲事也。律曆交道，聖人以謀。道謂天地陰陽之道也。律以候氣，曆以編時，敬授民事，則聖人之所諮謀也。聖人謂若堯命羲和之類也。晝以好之，夜以醜之。好事在晝，醜事在夜，醜好遘雜，萬物化生也。一晝一夜，陰陽分索。陰則爲夜，陽則爲晝。索，數也。夜分爲別，❶以分四時也。夜道極陰，晝道極陽。夜極爲晝，晝極爲夜，晝夜之極，以見陰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貞，正也。陰爲牝，陽爲牡，陰陽牝牡，萬物化生，各得其正，故曰「羣貞」，以張吉凶之事也。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辯，别也。如此則人道之綱紀炳然有别也。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巡，行也。日天錯行，陰陽更用事也。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摎謂相擾也，纏謂纏綿也。上句言天日之宜，此言死生，知説月也。月明生而魄死，魄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摎擾，故萬物亦纏綿而成就也。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聘，求也。求取天下之合，謂五位相合於五方，而運之以成經文。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觚，法也。綴繫之以其類。謂五行相生，萬物之類也。占之以法，謂經緯之休咎也。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歎之也。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欀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畛，界也。大陸曰阜。眇，微也。幽，冥也。言玄道微妙，闇其經界，深其根本，不語其功，幽冥其所以然，事者以見其弘遠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皆歎美之言也。嘿而該之者，玄也。該，兼也。兼明天地之道也。攡而散之者，人也。言玄兼

❶「爲」，大典本作「晝」。

天地陰陽之道，後世之人必有散而用之也。稽其門，闢其户，叩其鍵，然後乃應，❶稽猶叩也。闢，開也。鍵，閉也。開門叩牡，❷乃知玄道如人號呼之相應也。況其否者乎！否，不也。至門叩鍵，然後玄應之，況於不爲玄者乎？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道之幾矣。幾，近也。拂，除也。除惡從善，近於玄道。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違猶去也。人之近玄，玄亦近之，欲去則不能也。不言而信，默而得其所者，莫過於玄也。

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言玄爲天下之至用，見物而知其休咎，玄之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視而愛之，是玄之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言玄而斷決天下之疑，而玄之勇也。❸兼制而博用者，公也。博，大也。兼制天下之萬物，大爲百姓之用者，公無所私也。能以偶物者，通也。偶，配也。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筴以配萬物牝牡之數，所以通天下之事也。無所繫輆者，聖也。平易於世，以成聖人之名。時與不時者，命也。聖人無所繫輆於天下，而不遇其時，亦天命也。虚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❹虚，空也。空無形象，而萬物由之而出，故謂之道。道，可道，法之而用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❺革，更也。因緣天地自然之性，無所改更而得其理者，故謂之「德」。德者，得人及物之謂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昆，同也。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仁者，仁愛之及

❶「然後」，四庫本作「其後」。
❷「牡」，大典本作「物」。
❸「而」，莫友芝校云「當爲『是』」。
❹「虚形」，大典本作「虚而無形」。
❺「之」下，葉本有「之」字。

物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敵，匹也。列，序也。序其彙匹，度時之宜而處者，故謂之「義」。義者，宜人及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秉，執也。執此四者而施行之於世人，道之大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瑩，明也。而明天之功，使萬物光明者，大陽之氣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❶配於陽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陽起於子，陰起於午，二氣迭興，故不相知也。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玄以陰陽爲本，非玄其孰能兼知也。

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玄之稱物，平施如權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而使萬物清平者，其唯玄乎也。❷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實僞虛也。離，著也。著，附也。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盪謂盪濯，君子小人較然自見者也。玄者，以衡量者也。平量天下之事者，其唯玄乎。高者下之，謂《中》首之「上九，顛靈氣形反」之辭也。卑者舉之，謂《周》首之「初一，還于天心」之辭。饒者取之，謂《中》首之「次六，月闕其博」之辭也。❸罄者與之，謂《少》首之「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之辭也。明者定之，謂《中》首之「次五，日正于天」之辭也。疑者提之。提，猶正也。謂《達》首之「次五，大小無迷」之辭也。規之者思也，謂《上》首之「次三，思其珍穀」之辭。立之者事也，謂《事》首之「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之辭也。無事則不食其祿，故立之宜有事也。説之者辯也，辯，別也。九贊之辭，是以辯其休咎也。成之者信也。不信不立，故以成信也。

夫天宙然示人神矣，闢宇謂之宙。天之開闢，以昭萬物，故爲神。夫地他然示人明也。他猶泰也，泰然示人之明也。天地奠位，神明通氣。

❶「不」下，大典本有「可」字。
❷「也」，大典本無此字。莫友芝校云「當衍」。
❸「博」，大典本作「搏」。

奠，定也。二位定，故神通也。有一、有二、有三，天地人之位也。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殊，異也。輩，類也。區，虛也。隅，廉也。從一至九，各自異位，故曰「九區」。九區猶《易》六虛也。周而復始，故曰「無隅」。如圖之象，不見其廉角也。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龍虎爲東西，鳥龜爲南北，南北爲經，東西爲緯，觀察四方，以理爲色象也。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桼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玄《中》首初一也。極，中也。日月五星，繫之於天中也。以通琁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琁璣，斗魁也。玉衡，其杓也。第一星爲樞，二爲琁，三爲璣，四爲權，五爲衡，六爲開陽，七爲摇光。通其統以達於《養》，皆不失其中，如所指之辰也。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圜，天也。方，地也。天地相研以成歲事，非一朝也，故以「研」言之。剛柔，晝夜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相干，以成萬物也。盛則入衰，❶窮則更生，物盛則衰，玄窮則變。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天地虛嬴，或流或止，故無其常也。

夫天地設，故貴賤序。《易》所謂「天尊地卑，貴賤位者」也。四時行，故父子繼。五行相生，父子相繼之道。律曆陳，故君臣理。律和氣於上，曆正時於下，律曆見，故君臣之事理也。常變錯，故百事扸。錯，雜也。常謂天地日月星辰也。變謂四時變改也。常變而不變，四時雜亂，故曰百事分扸。質文形，故有無明。質文見，故有無可明知也。吉凶見，故善否著。吉見晝，凶見夜，則善不善顯著矣。虛實盪，故萬物纏。陰爲虛，陽爲實。盪，動也。陰陽相動，故萬物纏繇而生。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陰萌於五月，陽牙於十一月。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屈以求伸，盛極則衰也。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日知其所無，無忘其所能，天地人之事也。其靜

❶「入」，原作「人」，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❶靜謂怠也。倦怠如成其事者，天地人之所不能也。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刻，漏刻也。以漏刻分日之晝夜，晷景度如二至之數，返覆次序，展轉運邁以成歲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抽，出也。緒，業也。言天地陰陽不可得形而數，故推之漏刻，度之晷景，以見其形，以出其業，萬物之類至於死生，更相連襲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皆大美玄之辭。其道游冥而挹盈，言玄游幽冥之中。損抑盈施，以謙自約也。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各隨其事。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蒼蒼者，春天之色也。不稱四時，以春爲大也。言天仰則見之，俛則不見，亦猶近玄，玄亦近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亦謂遠玄，❷玄亦遠之也。

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玄道好謙，常自重虛，故以未極、未至、未滿爲近玄。玄亦始於子。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子。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玄道惡盈，故以已極、已滿爲遠玄。玄亦始於午。夏至斗指於午，日中時加午。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謂夏至日南在東井，萬物向死也。冬至日北在牽牛，萬物向生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斗指亥子，寒氣殺物，常焚宿菜，故言「虛」也。斗行巳午，温氣長物，敷枝布葉，故「盈」也。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日之至南，行由西方，故言「右還」。從東方，故言左旋也。斗之至南，行由東方，故言「左還」。從西方，故言右旋也。或左或右，

❶「有」，集注本作「爲」。
❷「亦」，大典本作「去」。

或死或生。❶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天地合會而相并謀，謂十一月冬至時也。陰陽相薄於黃泉之中，故曰「合謀」也。

玄瑩第十❷

瑩者，明也。所以明玄之大體也。亦象《易》之上《繫詞》也。

天地開闢，宇宙祏坦。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言天地開闢已來晝夜相推，如屋宇之普覆，宙暢於天，內祏廣而坦明者也。天元咫步，日月紀數。八寸爲咫，六尺爲步。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及步，運行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歲，故加閏以定四時，故「日月紀數」也。❸周渾曆紀，❹羣倫品庶。渾，運也。周運律曆，應三統之數。品物庶類，羣黨衆盛也。或合或離，或贏或踦。踦，不足也。贏，有餘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贏虛，天道自然，不可爲典要也。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假，大也。啗，含也。函，容也。大哉天地，包容萬物，開化成務，自然有裕於玄道也。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幽謂陰也，明謂陽也，言玄終始於陰陽之事，以表贊於天地也，天神而地靈也。太陽乘陰，萬物該兼。謂夏四月也。謂陽乘諸陰，故萬物族類該盡而兼生也。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九虛，九贊之位也。列貴賤者，存乎位也。九贊成位而福禍見也。絓羅，猶流離也。

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始，朔也。一歲十二月，故十二始。抽，猶收也。言陰陽迭興於十二月朔之中，羣倫各收其業以成歲事也。故有一、二、三，以絓以羅，玄術瑩之。一天、二地、三人也，兼三材而玄名之，以離於九贊之位，玄術之所。瑩，明也。鴻本

❶「或死或生」，葉本作「或生或死」。

❷「玄瑩」上，原有「太」字，據本卷卷首標目及四庫本刪。集注本、大典本作「玄瑩」，無以下「第十」二字。

❸「日月紀數」，大典本作「日日月已數」。莫友芝校云「衍『日月』」。

❹「紀」，集注本作「統」。

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鴻，大也。言玄大本起於五行，以施九重之位，上下相因，品物醜類皆在其中，太玄之術皆明之也。天圜地方，極植中央，動以曆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極，北極也。處天地之中，衆星所繫，天之變動以曆安之。七政，日月五星也。運周於天，加十二辰，七政乃建，舒疾得度，玄術所明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振，動也。斗之衡隨天動，左回，故言「進」也。日之行右回，故言「退」也。進動相錯違，❶五紀以立，❷亦太玄之所明也。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昬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植，立也。立八尺之表，表立則景施，故言景施。以土圭度之，以定二至。冬至之景丈有二尺，❸夏至之景尺有五寸，二至得矣。榆，❹猶寫也。寫水下漏，審刻知時。考知昬明以正中星，候司四時動作戒慎以奉時，玄所明也。❺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泠，黄帝時泠倫到大夏西取竹，斷以爲十二管，吹而聽之，各有寸數，聲有大小，以應月氣。又置於深室，實以莩灰，縠蒙其口，以候十二月氣。氣至者則灰飛也。月氣効則百事序，以濟於民，無失誤也。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天長南北而短東西，故長爲經，短爲緯也。交錯以成文章，文章成，故邪正分、吉凶見也。鑿井澮水，鑽火爇木，❻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五美，五行之美也。水火既有，❼折木陶土，❽鑠金流範，資成百體也。百體既

❶「進動相錯違」，大典本作「進退相錯」。
❷「立」下，大典本有「本」字。
❸「二尺」，大典本作「三尺」。
❹「榆」，原作「俞」，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❺「玄所明也」，原無「也」字，據四庫本增。大典本作「玄之所明」。
❻「爇」，集注本作「難」。
❼「火」，原作「水」，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❽「折」，大典本作「析」。

成，民並用之，玄所明也。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奇以數陽，一、三、五、七、九，偶以數陰，二、四、六、八、十也。推此而演之，天下之計可知者也。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陽爲始，陰爲間，於子爲律，於丑爲呂，故言「六始」、「六間」也。協，和也。陰陽既和，律呂以調，日月辰極不失數度，亦玄所明也。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謂玄有八十一家，九贊之位三分爲下、中、上，位有貴賤，以表明四海之事也。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辟，君也。以象一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❶匪筮匪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箝知休咎，玄術瑩之。遷，恕也。虞，憂也。言上古無所喜怒，無所憂念，故蕩然慢易，無所思慮。瀆，泄也。無卜筮之事，故言吉凶交相泄也。聖人，爲庖犧也。箝，求也。作蓍龜卜筮，鑽精達微，依倚神靈，神而爲辭，以別吉凶之事也。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以卦兆之繇準擬之，以定所疑者也。測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卦兆既見，思慮以決之也。二者其以精立乎！二者，爲思慮也，非精則思慮不定也。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蔓蔓、混混，難察之事也。非精誠之至，孰能抽散之乎？

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言夫作者，無所指斥也。孔子曰：「述而不作。」有所因循而體正自然之事也，見玄體述陰陽，不虛造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

❶「慢」，四庫本作「蕩」。

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言隨其大小，體不離其本也。循其直事，故體渾渾然也。故不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擢，去也。言述而不作，有則循而言之，無則不遷所益，❶猶人身體不可損益也。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言述作者以質幹而已，雖加之以華文，亦其人事。人事也，其可損益歟？❷言世之人事多華藻，述作者可損益以爲本也。

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一一起於黄泉，故爲之始。在泉之中，故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三三者，九贊之終，故言「盡終」也。莫過乎九，故「極崇」者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二二謂五也，❸五爲天位，參和萬機之事，而要天下之中，兼於經緯者也。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務其辭，❹上三句是也。雖以事實爲務，不尚文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多其變」謂三玄各二十七變也。「不多其文」謂贊辭質省。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夫事不伏不飛，不要不舒也，故渾沈以求散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無文無以見質，無辭無以見情，情不可一也。❺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謂天地人萬物進退之心，皆見於中矣。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言冬有不死之草，謂有因也。根生於木，謂有循也。焚除宿草，謂有革也。鷹變爲鳩，謂有化也。因而循之，與道神之。因循得理，與道通神。革而化之，與時宜之。隨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

❶「遷」，大典本作「彊」。
❷「其」，原作「具」，據大典本、集注本改。
❸「二二謂」，大典本作「二三爲」。
❹「務」，原無，據大典本、集注本、葉本、四庫本增。
❺「一」下，大典本有「之」字。

天道乃馴。馴，順也。道貴因緣而順從。夫物不因不生，謂因陳以生新。❶不革不成。謂改柯以成實也。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時，天時也。物失其基。不時天時，失基業也。因之匪理，失地理也。物喪其紀。失紀綱也。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范，法也。道貴因緣而革之，此乃國家之矩法，成敗之効事，不可不慎也。

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故詩人「藝麻衡從」是也。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晦明，別賢愚也。陰陽曰合其判。陰陽判合，以生萬物也。從橫曰緯其經，經之須緯，以成文章也。晦明曰別其材。別賢愚，人材可知也。陰陽，該極也。該盡天地，莫過陰陽。經緯，所遇也。東西南北，在遇逢也。晦明，質性也。受之於天，不可移也。陽不陰，無與合其施，相須以成歲。經不緯，無以成其誼，相須以成天地文章之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無晦，無以別明也。陰陽所以抽嘖也，嘖，情也。陰陽所出，萬物之情也。從橫所以瑩理也。足以明天地之理。明晦所以昭事也。別賢愚之事也。嘖情也抽，❷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能審此者，得之君國子民之道。

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此《交》首次四之贊辭也。禮尚往來，相交以禮則得福，不以禮則亡也。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庳而禍高，山高或崩，川高或圮。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醜，惡也。福極則禍應，「福兮禍所伏」也。禍不好

❶「陳」，大典本作「循」。

❷「情」，吴汝綸、俞樾以爲。此字疑因注而衍。

不能成福。既得禍，常奉之以禮，故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❶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亶，盡也。表，章也。❷醜好以別人之大倫，故三言以爲重戒，君子必能別此醜好而行之。所以盡章顯人之善惡也。夫福樂終而禍憂始。禍終於樂，福始於憂。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天地、鬼神、人道，莫貴於福，莫賤於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甚惡於福，故禍亢也。亢，極也。七八皆爲禍。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爲陽，夜爲陰，陰凶，故禍多。陽吉，故禍少也。《易》曰「坎爲盜」，水，夜行也。晝爲盜，其近也。晝夜散者其禍福雜。散猶雜也。晝以別福，夜以別禍，雜以晝夜者，無以紀知其善惡，故禍福雜錯不可限也。

太玄經卷第七

❶「醜好乎」，集注本無此三字。

❷「章」，大典本作「本」。

太玄經卷第八

范望字叔明解贊

玄數第十一❶

昆侖天地而産蓍，昆，渾也。侖，淪也。渾淪天地而四分之，以爲方州部家，蓍策生産於其中也。參珍睟精三以㮚數，參，三也。珍，純也。言玄道純睟精微，以發幽冥之休咎，故三三而索之以成三，表方州部家之數。散幽於三重而立家，幽者，幽微休咎之事。三重，方州部也。三重既定，然後家立，八十一首各有名也。旁擬兩儀則覩事，兩儀，天地也。言玄旁擬天地，則覩於休咎之事也。逢遭並合，撁繫其名，而極命焉。撁，❷更也。手有所改更，故字從手也。逢遭並合者，晝則逢陽，夕則逢陰。星時數辭並合，乃更繫其名姓於玄道也。而極其事理命之吉凶，則休咎可知也。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精謂精誠也。經，常也。質問乎常所疑之事者，其問之於大玄也。令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重「假」者，下「假」則假借也。孚，信也。貞，正也。爰，曰也。質，問也。假借太玄信正之道，問已所疑之事於天地神靈也。皆筮者之謙辭。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太玄之術貴陽而賤陰也，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陰日陰時而逢陰首，是謂大咎。陽日陽時而逢陰首，是謂始咎終休也。逢陽若《中》首也。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也。辭爲九贊之辭也。凡筮有道：不精不筮，謂專精以信之。不

❶「玄數」上，原有「太」字，仿卷七標題格式及四庫本删之。集注本、大典本作「玄數」，無以下「第十一」三字。

❷「撁」，原作「革」，據四庫本及文意改。

疑不筮，筮以決之。不軌不筮。軌，法也。不以道法所不有筮也。不以其占，不若不筮。❶若，順也。不順謂若蚩試苟違，不順太玄之道者，故不爲筮者言則也。如上四句之禁，非精而不用。故太玄神靈之明也。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❷曜，明也。曾之則卓然越踰，示人遠也。三十有六而筴視焉。謂一、二、三也。一、二、三各三變，凡三十六也。視此之數而爲筴。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天以三分，謂一、二、三也。因而六之，故言「終於六成」，成十八也。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❸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陽不施陰，故曰「不成」。因此十八位，❹其大數爲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猶并也。空地三以下於天，天施地成，滋生二萬二千之策。三十者，三十三也。❺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艻。艻，猶成也。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爲艻，蓋以識之也。中分其餘，亦左手之二指間，以三搜之，以象三光。其所餘者，并之於左手兩指間，故謂之艻。蓋以識揲者之數也。❻凡一挂再艻，以成一方之位。通率四位四挂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餘於艻，以象閏也。一艻之後，而數其餘：❼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處下方州部家之數也，七八九以成四位，然後首名定也。六筭而策道窮也。謂餘得七則下一筭，得八則二筭，得九則下三筭，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筭，故言窮也。窮則揲，❽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逢謂筮卦有所逢遇。思福禍各有下中上，謂九贊之位也：一曰思內，二曰思中，三曰思外；四曰福小，五曰福中，六曰福大；七曰禍生，八曰禍中，九

❶「不若」，集注本無「不」字。
❷「神靈之神靈之」，集注本作「神靈之」。
❸「天」下，集注本有「之」字。
❹「位」，莫友芝校云「當作『倍』」。
❺「滋生」至「三也」，大典本作「滋生萬物」。
❻「揲者」，原作「世著」，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❼「而」，集注本作「再」。
❽「揲」上，大典本有「更」字。

曰禍極。皆以上下別之。**以晝夜別其休咎焉。**謂陽家以陰家之晝爲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爲晝，其唯逢晝爲休，逢夜爲咎，故《瑩》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者也。

極一爲二，謂天地也。**極二爲三，**有地則人生也。**極三爲推，**有人，能推演陰陽也。**推三爲嬴贊，**嬴，滿也。贊，九贊之位，推演滿於九贊，五行之義見也。**贊嬴入表，**一、五、七則爲一表，三、四、八爲一表，二、六、九爲一表。旦、中、夕各有所用，故贊滿而入三表。表者，見其休咎也。**表嬴入家，**三表以見，故以家定其暮旦也。❶**家嬴入部，**家位定，故以部分之也。**部嬴入州，**部分以滿，故以州總守之。**州嬴入方，**州滿，故入方。方猶常也。故以常位輔佐天也。❷**方嬴則玄。**❸方滿則入玄。玄，天也。以少制多，以亡治有，故起於天。一乃至七百二十九贊，復還入於一玄，此特取象天地初開，有萬物，❹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宗廟也。故玄以一爲天，乃至七百二十九贊，而復還入於一玄之中，明玄爲天象也。故一辟象於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九州，二十七大夫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士象八十一家也。《玄告》曰「天穹隆而周乎上」，❺言不可形別。作者立玄以象之，而王者法之，以制宮也。「玄」字或作「去」，❻「去」、「玄」相似，轉寫誤耳。陸君云「去當爲玄」，得其實也。

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謂旦筮逢陽家一、五、七爲一表，而皆從者也。**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謂中筮逢陰家二、六、九爲一表，二六從而九違者也。**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謂夕筮逢陽家三、四、八爲一表，三從四、八違也。**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謂夕筮，逢陰家於《周》首三違四、八從，故中終休也。**一違二違三從，始中**

❶「暮旦」，原作「莫日」，據四庫本改。大典本作「首名」。
❷「天」下，大典本有「位」字。
❸「則」，大典本作「入」。
❹「有萬物」，大典本無此三字。
❺「上」，底本《太玄告》原文作「下」。
❻「去」，原作「云」，據大典本改。

咎，終休。謂中筮，逢陽家於《中》首二、六、九也，二、六違九從，故始中咎而終休也。**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謂旦筮，逢陰家於《周》首一、五、七也，三者皆違，故大咎也。筮無兩違夾一從、無兩從夾一違者，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四者緜決之大體，❶合而論之，以多從爲休也。**旦則用經，夕則用緯。**經謂一、五、七也。緯謂三、四、八也。凡占有六等，休咎二也。不言中者，舉旦夕則中可知。中用二、六、九，經緯雜用之也。**觀始中，決從終。**凡筮，或先違而後從，或先從而後違，或三皆從，或三皆違，必決之者，從終辭也。王莽將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❷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戟解解。」此從終之義也。羊纍其角，「解解」亦絓羅之意。明《易》、《玄》之相襲，休咎略同者也。

三八爲木，王則爲三，廢則爲八。**爲東方，爲春，**別五方四時之名也。春，蠢也。取物蠢動，始於東方，故爲春也。**日甲乙，**日之行春，東從青道，❸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也。甲取孚甲而生，乙之言軋也，取其抽軋而出也。**辰寅卯，**辰，十二時也。❹寅卯在東方，故言寅卯也。寅，❺敬也。春爲萬物之始。《尚書》曰「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此之謂也。卯取其冒牟而生也。**聲角，**謂東方之聲音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以其清濁中，故屬木，民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禮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也。五行有五聲，❻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清者不過羽，濁者不過宮也。**色青，**春，草木生，色皆青也。**味酸，**《尚書》曰「木爲曲直」、「曲直作酸」，此之謂也。**臭羶，**木之味酸，酸之臭洩氣羶也。**形詘信，**木爲曲直，故屈申也。**生火，**少陽生太陽也。**勝土，**木克土也。**時生，**生物莫

❶「體」，原作「禮」，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❷「七」，原作「十」，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❸「日之行春東從青道」，大典本無此八字。
❹「時」，大典本作「辰」。
❺「卯也寅」，大典本無此三字。
❻「有五聲」，大典本無此三字。

過春也。藏脾，天有五行，❶人有五藏，脾藏色青，故在木也。侟志。侟，存也。志者所以爲益也。春陽萬物日益，❷故在志也。性仁，長養萬物曰仁。情喜，物長，故喜。事貌，用恭，撝肅，撝猶佐也。《尚書》「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敬以佐恭也。徵旱，徵，應也。東方，陽也。陽之爲應，則旱爲災也。帝太昊，太昊，庖犧氏也，以木德王天下。《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神勾芒，謂木正重也。實能木職，故死則命之曰勾芒，使其神佐太昊而并祀之。「勾」取物春勾屈而生，「芒」取其有芒角也。星從其位，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類爲鱗，鱗蟲之類，蒼龍爲之長也。爲雷，位在震也。爲鼓，如雷聲也。爲恢聲，大鼓鳴也。爲新，物初生也。爲躁，動欲升也。爲户，出入所由也。爲牖，與户俱明也。爲嗣，位長子也。❸爲承，子繼父體也。爲葉，世不絶也。爲緒，葉相連也。❹爲赦，雷所懼也。爲解，解脱孚甲也。爲多子，物孕字也。爲出，東方事也。爲予，放不制也。❺爲竹，爲草，鬱蒼蒼也。爲果，爲實，育春偶陽也。爲魚，跳上水也。爲疏器，理爽通也。爲規，❻陽形勢也。爲田，❼春之計也。爲木工，度所中也。爲矛，鋭如鋒也。爲青怪，青隨時也。爲鼽，鼻之災也。爲狂，象春放蕩，性分離也。

四九爲金，王則爲九，廢則爲四。爲西方，爲秋，秋，揫也。物成可揫聚也。日庚辛，日行之秋，西從白道，❽庚辛在西方，故曰庚辛也。庚取其改更，辛取其萬物皆新熟也，百卉坼也。辰申酉，亦十二時也。申

---

❶「五行」，大典本作「五色」。
❷「春陽」，四庫本作「陽春」。
❸「位」，大典本作「爲」。
❹「葉」，大典本作「業」。
❺「放」，大典本作「施」。
❻「爲規」，集注本作「爲田」。
❼「爲田」，集注本作「爲規」。
❽「行之」，四庫本作「之行」。「日行之秋西從白道」，大典本無此八字。

酉在西方，故言「申酉」也。申取其爛熟，酉取畢成，可留聚也。**聲商**，謂西方之聲音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以其次宮，故屬金，臣之象也。秋氣至，❶商聲調。《禮》曰「商亂則詖，其官壞」也。❷**色白**，秋草木无色，❸皆白也。**味辛**，《尚書》曰「從革作辛」，此之謂也。**臭腥**，金之味辛，辛之臭洩氣腥臊也。**形革**，革，更也。金爲從革，可鑄化也。**生水**，少陰生太陰也。❹**勝木**，金克木也。**時殺**，秋氣始殺者也。**藏肝**，肝色黄，金之精者亦黄，故金藏黄肝。❺**侟魄**，魄者，死之體也。《尚書》曰「明死而魄生」，故知魄爲體也。秋木歸本，故在魄也。**性誼**，誼之言宜也，主斷割以從宜也。**情怒**，氣剛彊，故怒也。**事言，用從，撝乂**。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以佐從也。**徵雨**，西方，陰也。金以生水，❻陰之爲應，雨之効也。**帝少昊**，謂黄帝之子金天氏也。以金德王天下，代黄帝也。**神蓐收**，謂金正該也，實能金職，故死命之爲蓐收，使其神佐少昊，而并祀之也。蓐收，取其將收斂入於牀蓐之内也。**星從其位**，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類爲毛**，毛蟲類，白虎爲之長。**爲毉**，可以爲鍼。**爲巫祝**，祝説神也。**爲猛**，金堅剛也。**爲舊**，秋白藏也。**爲鳴**，金爲聲也。**爲門**，出内經也。**爲山**，金石所聚，爲山也。**爲限**，別中外也。**爲邊**，畢星位西方，主邊兵。邊以限蠻夷也。**爲城**，嶮爲固也。**爲骨，爲石**，皆剛屬也。**爲環珮**，聲鏗鏘也。**爲首飾**，九在上也。**爲重寶**，無以上也。**爲大哆**，❼**爲釦器**，爲金勝也。❽**爲舂**，舂用石也。**爲椎**，剛治作也。**爲力**，取堅彊

---

❶「至」，大典本作「和」。

❷「官」，原作「宫」，據《禮記・樂記》改。大典本、四庫本作「臣」。

❸「无」，大典本作「死」。

❹「少陰」，四庫本作「少陽」。

❺「黄」，大典本無此字。

❻「水」，原作「木」，據大典本改。

❼「爲大哆」下，大典本有注「大音也」。

❽「勝」，大典本作「造」。

也。爲縣，鉤所長也。爲燧，金取火也。爲兵，金之所作，禦止禍也。爲械，兵器總名也。爲齒，骨類也。爲角，鋭如兵也。爲螫，爲毒，辛氣之痛，流入之形。爲狗，可守吠也。爲入，金性鋭也。爲取，斂入内也。爲罕，❶田獵之世，必有兵也。爲寇，爲賊，寇賊爲害，以金生也。爲理，大理，官之斷割明也。爲矩，鑄之於範，取方平也。爲金工，鍛冶之法，須金成也。爲鉞，王者之飾，威不賓也。爲白怪，災氣隨時。爲瘖，口之災也。爲譖，譖施於人，口所由也。

二七爲火，王則爲七，廢則爲二。爲南方，爲夏，夏，大也。萬物皆長大也。日丙丁，日之行夏，南從赤道，❷丙丁在南方，故曰「丙丁」。丙取其炳明，丁取其丁壯也。辰巳午，巳午在南方，故「辰巳午」也。巳取其巳盛，午取其鄂布也。聲徵，謂南方之聲音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禮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色赤，火之色赤。味苦，《尚書》云「炎上作苦」，此之謂也。臭焦，火之味苦。苦氣泄臭焦烈也。形上，火性炎上。生土，火滅灰聚，則爲土也。勝金，火爍金也。時養，養長萬物。藏肺，肺之言敷也，象火敷揚，故火在肺。侟魂，萬物精氣充盈，故在魂。精氣爲魂也。性禮。禮之言體也，萬物體幹已具，故以禮明節也。情樂，有禮故樂。事視，用明，撝哲，五事三曰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智也。以佐明者也。徵熱，南方太陽，太陽之應，熱之効也。帝炎帝，謂少典小子，❸黄帝之弟，神農氏也。以火德代庖犧而王也。神祝融，謂火正黎也。實能火官，故死則命之曰「祝融」，使其神佐炎帝而并祀之。祝猶章也，言其章明。星從其位，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類爲羽，羽蟲之類，朱鳥爲之長也。爲竈，火之居也。爲絲，夏所成也。

❶「罕」，大典本作「獵」，校云「一作『罕』」。
❷「日之行夏南從赤道」，大典本無此八字。
❸「少典小子」，大典本作「少昊少子」。

爲網，❶絲所作也。爲索，罔之索也。爲珠，离爲蚌，火有光明，珠又有光明也。❷爲文，火顯章也。爲駮，如火行也。爲印，信所明也。爲綬，以文貴也。爲書，皆火類也。❸爲輕，象躁揚也。爲高，物盛昌也。爲臺，取高角也。❹爲酒，味好苦也。爲吐，吐實燧也。爲射，矢熛隊也。爲戈，取鄂布也。爲甲，葉自覆也。爲叢，夏則萬木枝阿那也。爲司馬，典於夏也。爲禮，性所明也。爲繩，絲之事也。爲火工，作陽燧也。爲刀，鍛鑄類也。爲赤怪，災隨氣也。爲盲，火主目也。爲舒。不順睦也。

一六爲水，王則爲一，廢則爲六。爲北方，爲冬，冬，終也。物皆終藏也。日壬癸，日之行冬，北從黑道，❺壬癸在北方，故曰「壬癸」也。壬取其懷任，癸取其揆然向萌芽也。辰子亥，子亥在北方，故其辰子亥。子取其滋番，亥取其荄生也。聲羽，謂北方之聲音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禮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色黑，水之色黑也。味鹹，《尚書》曰「閏下作鹹」，❻此之謂也。臭朽，水之味鹹。鹹之臭洩氣腐朽也。形下，水性潤下。生木，太陰生少陽也。勝火，水滅火也。時藏。冬收藏也。藏腎，腎色黑也。侟精，精者氣之妙也。言微陽始生，氣精妙也。性智，智者樂水。情悲，物悴故悲。事聽，用聰，撝謀，五事四曰聽，聽曰聰，❼聰作謀，謀謨以佐聰也。徵寒，太陰之應，❽故寒効也。帝顓頊，謂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氏也。以水德王天下，代少昊也。神玄冥，

❶「網」，大典本作「綱」。
❷「珠」下，郝本有「生蚌」二字。
❸「火類」，大典本作「文類」。
❹「角」，大典本作「桶」。
❺「日之行冬北從黑道」，大典本無此八字。
❻「閏」，莫友芝校云「當作『潤』」。《尚書・洪範》即作「潤」。
❼「四曰聽聽曰聰」，大典本作「四曰聽」。
❽「太陰」，大典本作「太玄」。

謂水正熙也，實能水官，死則命之爲玄冥也，使其神佐顓頊而并祀也。玄取其幽微，冥取其冥昧，蓋藏之時也。星從其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類爲介，介，甲也。甲蟲之類，玄武爲之長也。爲鬼，陰所聚也。爲祠，爲廟，神之府也。爲井，水之母也。爲穴，水所由也。爲竇，通海隅也。爲鏡，水可鑒人也。爲玉，水相象也。爲履，水行曳地，故爲履也。爲遠行，制所從也。爲勞，逝不止也。爲血，浸肌理也。爲膏，潤萬物也。爲貪，冬藏閉也。爲含，水多懷也。爲蟄，物所歸也。爲火獵，田用火也。爲閉，塞户牖也。爲盜，夜相干也。爲司空，典冬官也。爲法，爲准，水性平也。爲水工，賦地澤也。爲盾，扞非惡也。爲黑怪，應氣至也。爲聾，耳之戾也。爲急。以潤萬物，不可失也。

五五爲土，王則爲五，廢爲十也。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不言十者，以見九贊也。陽舉則陰從，重五以見十，隱十以見玄之大義也。爲中央，土行所在，經緯用也。爲四維，寄治四季、辰未、戌丑者也。日戊己，日之行，四時之閒，從黃道戊己。戊，茂也。己言起也。至此時萬物茂盛，抑屈皆起也。辰辰未戌丑，❶土無其時，寄治四季，此辰是也。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者也。戌取其悉成。丑之言畜也，畜養萌芽也。聲宫，謂中央之聲音也。宫數八十一，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宫聲調。《禮記》曰「宫亂則荒，其君驕」也。色黃，中央色也。味甘，《尚書》曰「稼穡作甘」，此之謂也。臭芳，土之味甘，甘之氣洩，甚芳香也。形殖，可以種萬物也。生金，采金於土。勝水，土斷於水也。時該，該，兼也。土治中央，兼四方、四時也。藏心，心在中央，故藏於土也。侑神，神，精魂之妙者也。土兼五方而王，精妙如神，故在神也。性信，應時吐生萬物於天下，故言信也。情恐懼，恐懼之戒，出於心也。事思，用睿，撝聖，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聖以佐

❶「未戌丑」，原作「戌丑未」，據集注本改。注文可證。

睿也。徵風，生氣莫過土，故土之應風爲劾者也。帝黄帝，謂少典之子軒轅氏，以土德代炎帝而王天下。神后土，后，君也。謂土正勾龍，實能上職，故死則命之曰后土，使其神佐黄帝而并祀之也。后土，取其君土而稱美也。星從其位，北極、紫宫、大角、軒轅之屬，中央之宿也。類爲裸，❶裸爲無鱗甲毛羽，人爲之長也。爲封，别界疆也。❷爲缾，陶土用也。爲宫，土所作也。爲宅，宫之舍也。爲中霤，穴土居也。爲内事，母所治也。爲織，緯於經也。爲衣，織所成也。爲裘，取其温也。爲繭，自裏貌也。爲絮，繭所爲也。爲牀，人所歸也。爲薦，牀相依也。爲馴，母柔順也。爲懷，萬物温也。爲腹器，象土之形，包容萬物也。爲脂，膏也，土樹草木，滋潤出也。爲漆，取土黑也。爲膠，易柔釋也。爲囊，爲包，坤爲括囊，多所含也。爲輿，重且成也。爲轂，象土居中央也。爲稼，生土中也。爲嗇，主收藏也。爲食，爲穴，石則爲骨，土象穴也。爲棺，周人瓦棺，陶土之屬也。爲犢，牛子爲犢，畜土方也。爲衢，爲會，土爲衢路，道四通也。爲都，土最大也。爲度，爲量，爲土工，土圭測景，以定歲也。爲弓矢，土之載物，生箭銅也。爲黄怪，災異依也。爲愚，不聽外事，守愚昧也。爲牟。而自愚昧，故牟也。不次以四時者，以五事爲序也。春爲帝所出，其衝在秋，舉夏則冬從。末言土者，❸總而成之也。

五行用事者王，謂春則木王，謂三也。王所生相，木王而火相也。故王廢，木王則水廢，謂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即水廢爲江河水也。勝王囚，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也。王所勝死。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他皆倣此也。

其在聲也，宫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各以其數清濁别之，義已見上也。

❶「裸」上，原有「其」字，據集注本删。
❷「疆」，原作「彊」，據大典本改。
❸「末」，原作「未」，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其以爲律吕，❶律以統氣，吕以扶陽。律吕之始自黄帝，使伶倫至大夏之西取竹竅厚均者爲十二管，聽鳳鳴而吹之，其六象雄，其六象雌，故六律爲陽，六吕爲陰。其後或以銅代竹，其空圜皆九分也。**黄鍾生林鍾，**鍾，種也。色莫盛於黄，聲莫大於宫，故以爲律始也。陽氣始種於黄泉，萬物得以萌芽也。黄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也。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茂盛也。**林鍾生太蔟，**林鍾，六月之吕也。太蔟，正月律也。蔟，奏也。言陽氣太蔟，❷地達物也。❸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故太蔟八寸也。**太蔟生南吕，**八月之吕也。南，任也。吕，旅也。言陰氣旅進，助夷則任成物也。太蔟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吕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吕生姑洗，**三月之律也。姑，故也。洗，絜也。言陽氣絜精，新物去故物也。南吕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者也。**姑洗生應鍾，**十月之吕也。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也。姑洗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應鍾四寸二十七分之二十也。**應鍾生蕤賓，**五月之律也。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蕤賓生大吕，**十二月之吕也。吕，旅也。言陰大吕助黄鍾宣氣而牙物也。蕤賓又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大吕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也。所以又上生者，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吕言下生，吕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吕言上生，吕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也。**大吕生夷則，**七月之律也。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於上，陰行傷物於下也。大吕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夷則生夾鍾，**二月之吕也。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生種物也。❹夷則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也。**夾鍾生無射，**九月之律也。射，厭也。言陽究

❶「吕」下，集注本有「也」字。
❷「蔟」，四庫本作「奏」。
❸「地」下，四庫本有「而」字。
❹「生」，四庫本作「出」。

物，陰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夾鍾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無射生仲呂。四月之呂也。言微陰在地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呂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律呂以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其律應。應謂吹灰也。

子午之數九，子爲十一月，午爲五月，所以數俱九者，黄鍾起子也。子午之數俱九。乾始於初九，午爲子衝，❶故俱九也。丑未八，丑爲十二月，未爲六月，亦其衝也，故俱八也。寅申七，寅正月也，申爲七月。卯酉六，卯爲二月，酉爲八月。辰戌五，辰爲三月，戌爲九月。巳亥四。巳四月，亥爲十月，皆以對而數之也。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諸陽皆屬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也。諸陰皆屬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并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也。八則丑、未，所謂還得呂而不得律，故或還或否也。凡七十有八，律呂之數者也。黄鍾之數立焉。通其大數，立於此也。其以爲度也，❷皆生黄鍾。黄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秬黍中者九十枚，則其長數也。實管以生籥，合籥爲合，以千二百黍實而重十二銖，爲半兩。如此度量衡皆出於黄鍾也。

甲己之數九。子之數九，甲爲子幹，己爲甲妃，❸故俱稱九也。乙庚八，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於庚，故俱八也。丙辛七，寅之數七，丙爲寅幹，辛爲丙妃，故俱七也。丁壬六，卯之數六，丁爲卯幹，丁爲壬妃，故俱六也。戊癸五。辰之數五，戊爲辰幹，癸爲戊妃，故俱五也。聲生於日，言甲乙爲角，丙丁爲徵，庚辛爲商，壬癸爲羽，戊己爲宫也。律生於辰。謂十二時也，律所出也。聲以情質，質，正也。以重律之聲，正天地四時之情也。律以和聲。吹中律之管，以調和清濁之聲也。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

❶「衝」，原作「言」，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❷「度」，大典本作「度量衡」。
❸「己」，原無，據大典本、四庫本補。

木也。

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皆《玄》首爲天名也。一歲周竟有九言，❶故《玄》九分之，九首則天一用事，九九八十一，故八十一首周九天也。

九地：天有九天，故地有九地也。一爲沙泥，二爲澤池，三爲沚崖，崖，岸也。沚者，水渚也。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高下有差而別其名。

九人：人之大倫有九等也。一爲下人，潛隱勿用，下愚同位之人也。二爲平人，平行於世，無官號也。三爲進人，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四爲下禄，謂士大夫至公侯也。五爲中禄，謂天子也。五爲土，土爲宫，宫爲君，居中食禄，莫過於天子也。六爲上禄，六爲陰位，而尊者莫過宗廟，故上禄爲宗廟，天子所不敢先也。七爲失志，謂狂蕩之王，陵高宗廟。八爲疾瘀，瘀，疾也。毁廟之處也。九爲極。位高戒危，極於九也。

九體：一爲手足，二爲臂脛。手後爲臂，脛後爲髀也。三爲股肱，膝上爲股，肘後爲肱。四爲要，在中而高，故爲要也。五爲腹，六爲肩，七爲暇㖼，謂唐湖也。八爲面，九爲顙。須也，❷最在上也。

九屬：一爲玄孫，二爲曾孫，三爲仍孫，四爲子，五爲身，六爲父，七爲祖父，八爲曾祖父，九爲高祖父。亦禮九族之序也。

九竅：一六爲前、一六水也，前所通也。爲耳，坎爲耳。二七爲目，二七爲火，离爲目也。三八爲鼻，鼻爲氣，巽爲風，在東方也。四九爲口，兑爲口也。五五爲後。❸土相依也。

❶「言」，大典本作「變」。
❷「須」，大典本作「額」，似是。
❸「後」，大典本作「腹」。

九序：一爲孟孟，二爲孟仲，三爲孟季，四爲仲孟，五爲仲仲，六爲仲季，七爲季孟，八爲季仲，九爲季季。九屬一爲玄孫，一最在下，今以一爲孟者，冬至起於一，故一爲孟。所施各有宜，或爲大，或爲小也。

九事：一爲規模，事之始也。二爲方沮，沮，將也。將有事而自止也。三爲自如，未施行也。四爲外他，圖造事也。五爲中和，天位尊也。六爲盛多，無敢加也。七爲消，意放散也。八爲耗，疾，故耗也。九爲盡弊。弊，仆也。毁耗而極，故盡仆也。

九年：一爲一十，二爲二十，三爲三十，四爲四十，五爲五十，六爲六十，七爲七十，八爲八十，九爲九十。大數終九。

推玄筭：筭謂筮所得首不知次第奇偶，以筭推求者也。家，一置一，謂置一筭也。二置二，三置三。隨家所得之位而置筭也。部，一勿增，部位得一，不應下筭也。二增三，部二則下三筭。三增六。部三則下六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下筭轉相放也。

求表之贊：求《玄》表贊次第之數。置玄姓，去太始策數，姓謂家性之姓名也。太始謂《中》首也。假言令得《應》首姓，去《中》首四十一也。減一而九之，❶如《應》首四十一，則減一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欲求《應》一贊則增一，二則增二，所求而增之也。欲求表數者，以三乘之也。增贊謂所乘得三百六十增一三所求者也。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謂乘《應》首三百六十，半除之得百八十，又增一日，得百八十一，是去冬至日數之盡也。偶爲所得日之夜，❷奇爲所明日之晝也。❸君不增一，則百八十

❶「一」，原無，據集注本、大典本增。

❷「之」，四庫本無此字。

❸「明」，集注本作「得」。

爲偶，故是《法》首日之夜也。加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大率放此也。

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已得日數，則星在度數可知也。以星度除之，筭盡則其日星度也。如《應》首隨星度除之盡，則得井二十九度，是其星所在度也。❶

太玄經卷第八

❶「井」，原作「非」，據大典本改。

太玄經卷第九

范望字叔明解贊

玄文第十二❶　玄挩第十三

玄文第十二❷

罔、直、蒙、酋、冥。此五者《太玄》之德，猶《易》「元、亨、利、貞」也。萬物因之以生長，四方以爲名。❸北方，萬物之終，故始冥。罔，重也。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罔，無也。冬，終也。萬物終，藏於黄泉之中，無已可名，故曰「罔」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直之言殖也。萬物甲始出，殖立未有枝枚，故質直無華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枝葉已成，蒙覆於人上，皆可燾載者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酋之言聚也。物已成就，可蓄聚也。物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言物秋始成就，有形可蓄聚，❹過秋藏於黄泉，故「復於無形」，爲冥昧者也。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有生於無。直者，文之素也。色白受采，質極文生。蒙者，亡之主也。無生於有也。酋者，生之府也。秋聚陳穀，春滋生者也。冥者，明之藏也。明以幽冥自藏。罔舍其氣，陽氣舍於罔。直觸其類，觸類生也。蒙

❶「玄文」上，原有「太」字，仿卷七標題格式及四庫本删。集注本、大典本作「玄文」。下「玄挩第十三」仿此。

❷「玄」，原無，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四庫本增。

❸「四方」，大典本無此二字。

❹「聚」，原作「衆」，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極其修，物可蒙載，長無已也。酋考其就。❶考，成也。物咸成就也。冥反其奧。奧，秘也。物反於秘奧之中，在黄泉也。罔蒙相極，罔無蒙有，事相極盡。直酋相勑。直生酋殺，如相約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❷新故相代，出入於冥昧之中。陰陽迭循，清濁相廢。迭，更也。更相休廢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將來謂春生也。成功謂秋收也。已用則賤，當時則貴。賤謂廢也，貴謂生也。天文地質，不易厥位。厥，其也。言天動於上，故爲文。地安於下，故爲質。上下相承，其不可易者也。罔直蒙酋冥，增歎《玄》五位也。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罔之時玄矣哉！有形出於無形，無形以見有形。禍福之所出，故言「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皆可形而見，故謂之直。東方也。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冥矣。物生而長於東，成於南，酋於西，入於北，故言「反乎冥」也。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言物無形之時裁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言其始於北也。天炫炫出於無畛，熿熿出於無垠，垠，限也。畛，界也。言天之炫炫熿熿，其所出彌遠，不覺其界限也。故罔之時玄矣哉！重美之也。是故天道虛以藏之，以虛藏有也。動以發之，以動發静。崇以臨之，以高臨卑。刻以制之，以剥殺萬物也。終以幽之，萬物終幽於北。淵乎其不可測也，言其深也。曜乎其不可高也。無以尚也。故君子藏淵足以禮神，君子謂五也，藏身於罔而盛於東，帝出乎震，故禮神也。發動足以振衆，振，動也。動衆以東，謂觸其類也。高明足以覆照，謂正位於蒙，覆照天下也。制刻足以竦懝，刻殺萬物於酋以悚懼也。幽冥足以隱塞。亦謂法冥而行。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

❶「就」，原作「親」，據集注本改。

❷「更」，葉本作「相」。

蒙酉冥。謂上五事也。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也。或之言有也。有問《經》者，故答之。言賢人用思慮念養萬物羣生醜類，與天地同也。昆諸中未形乎外，言同在天地之中，未見於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幽獨以致憂樂，不堪可勝者也。『神戰于玄』，何爲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陽爲吉，陰爲凶，二稱小人，陽升陰退，故吉凶見也。小人之心雜，不戰無以別善也。❶ 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虎，雲而知龍，「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虎性暴猛，故相識也。「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雲興雨降，故龍知之也。賢人作而萬類同。」楊子偶《易》而作《玄》。《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此云賢人作而萬物同，是楊子之謙也。言非賢者之所作，則不平理天下之事，使物同齊者也。「『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也。❷ 謂三也。帝出東方，倉龍用事，故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謂冬盡則春也。亂不極則德不形。❸ 陰爲亂，陽爲德。十月陰極，而冬至陽生也。君子修德以俟時，君子謂陽也。修德於黃泉，候春而興。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爲庸也。」庸，法也。首，始也。尾，終也。言唯君子終始不失法者也。「『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謂四也。以陰處下，當敬以奉也。❹ 以無爲有，因緣自虛，言小人皆不能爾也。故大受性命而

❶「善」，大典本作「害」。
❷「著」下，集注本有「者」字。
❸「德不形」，四庫本作「形不生」。
❹「奉」下，大典本有「上」字。

無辭辟也，❶故否。」陰宜因緣而便大受，故否。「『日正于天』，何爲也？」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軨馬駢，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謂五也。五爲君，故稱「日正于天」也。午爲中，亦爲馬，日在午，故乘馬也。亦爲車。車，副也。軨，轄繫也。駢，尾結也。言君子正位乎中，繫轄結尾，以正天下萬機之事，故利爲主。「『月闕其摶，❷不如開明于西』，何爲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枝，❸山殺瘦，澤增肥，謂六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月滿則闕，故戒之也。言當自虛，如水之性以淵息；長木以材茂，故消其枝；山以高峻，故殺瘦；澤以卑下受山之腴，故云增肥，猶君子虛己以受人者也。賢人覼而衆莫知。」言衆人所不知賢者已見其事者也。「『酋酋之包』，何爲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包貞』。」謂七也。夏長而秋殺，長之謂仁，故「疾乎不仁」也。施之謂義，故「疾不義」也。不仁不義，天地之所不容也。一者，水也，包萬物於黃泉，待四時以正之，故「水包貞」也。「『黃不黃』，何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謂八也。黃，中也。不黃，故失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九贊之位。君子在玄則正，雖玄冥幽隱，恒正身不惰。在福則沖，福謂富貴之位，常自中虛。在禍則反。禍爲凶荒之處，反身修德，不治監者也。小人在玄則邪，以幽行惡。在福則驕，富貴則驕慢。在禍則窮。富貴不施，遇禍故窮。故君子得位則昌，昌大其治。失位則良。不苟欲也。小人得位則橫，同時爲形勢也。失位則喪。如亡其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覆，敗也。言八雖處上之

❶「辭」，集注本無此字。
❷「摶」，原作「博」，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❸「枝」，原作「林」，據集注本、大典本、郝本改。

中，以木近金，故相敗也。『顛靈，氣形反』，何爲也？」曰：「絶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絶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九謂極上，❶上極則墜，故顛下也。氣上形留，故相反也。惡，安也。氣形分别，安得不相反者也。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歟！凡爲君子，高年致仕，極時之政。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阻，難也。魂爲陽，體爲陰，氣形分離則鬼神絶遠，孝子雖立廟以存之，難可復覩見之者也。賢者懼，小人怙。」言賢者懼將衰落，小人怙老以恣慾也。

「昆侖旁薄」，大容也。言天地無不容。「神戰于玄」，相攻也。謂陰陽對。「龍出于中」，事從也。萬物之生，順從於事。「庳虚之否」，不公也。「日正于天」，光通也。「月闕其摶」，❷損嬴也。月滿則虧。「酋酋之包」，法乎則也。❸得其正也。「黄不黄」，失中經也。經，常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窮上反下，極陽反陰。「罔直蒙酋」，贊羣冥也。言萬物在冥昧之中，而四德贊之也。❹「昆侖旁薄」，資懷無方。天地無常方也。「神戰于玄」，邪正兩行。陽正陰邪，兩行於天地也。「龍出于中」，法度文明。龍，陽氣，在東爲文，在南爲明也。「庳虚之否」，臣道不當。否而不通，故不當也。「日正于天」，乘乾之剛。乾，天也。日正明於天，處魁剛之中也。「月闕其摶」，以觀消息。闕爲消，摶爲息也。「酋酋之包」，措任乎形德。❺以德任刑，以刑任德。「黄不黄」，不可與即。事之不正，不可即就也。「顛靈之反」，時則有極。極於九也。「罔直蒙酋」，乃窮乎神域。神域，幽冥也。言玄四美足以助於幽冥

❶「謂」，大典本作「位」。
❷「摶」，原作「博」，據集注本、大典本改。下文同。
❸「則」，集注本、大典本作「貞」。
❹「贊」下，大典本、郝本有「助」字。
❺「措」，原作「揩」，據大典本改。集注本作「能」。

也。《易》曰「窮神知化」，此之謂也。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辟君。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非君無以斷正之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參事而君之，❶各得其所也。仰天而天不倦，晝夜不休。俯地而地不怠，生長萬物。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❷君子象天，自强不息，豈有倦怠乎？古今無也。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窮神知化。掘變，極物窮情，掘，盡也。盡變動之事，以窮萬物之情也。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挺其化，❸與四時合其誠。言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動不失其所也。視天而天，順而法之。視地而地，視神而神，不敢違也。視時而時，時其冥也。❹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逆！惡，於何也。❺從上四視而從順之，言當於何而入逆也。

玄掜第十三❻

玄之贊辭也，謂九贊之辭也。或以氣，五行之氣。或以類，觸類而長。或以事之骫卒。卒，終也。骫，委曲也。事之委曲而終者也。謹問其性而審其家，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也，審其家性以知休咎也。觀其所遭遇，謂若遭遇晝夜陰陽星時數辭。❼劘之於事，劘謂切劘以知萬事之休咎也。詳之於數，詳審。逢神而天之，神爲陽也。觸地而田

❶「參」，大典本作「三」。
❷「今未」，集注本、大典本作「今末」，葉本作「未有」。
❸「挺」，集注本、大典本、郝本作「埏」，葉本作「同」。
❹「冥」，大典本作「宜」。
❺「何」，原無，據四庫本增。
❻「玄棿第十三」，原作「太玄經棿第十三」，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
❼「若」，原作「君」，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之。土地有磽确，故觸類求之而爲田也。則玄之情也得矣。知上六句，則玄之情性可得而知也。故《首》者，天性也。謂八十一首所説陰陽變化之事，盡天地之性者也。《衝》對其正也。《中》、《應》相對，是其正也。《錯》絣也。絣雜而説之者也。《測》所以知其情。測其深淺，其情見也。《攡》張之。攡散其事，張大其業。《瑩》明之。以瑩明朗其義也。《數》爲品式。枻著休咎，❶五行施爲，品物臧否，爲其式法也。《文》爲藻飾。質朴其道，藻飾其文。《棿》擬也。準擬其事，取象而作之也。《圖》象也。以事不可知，故又圖象其形以曉學者也。《告》其所由往也。告示所由來往之要。

維天肇降生民，肇，始也。降，下也。言天始下生此民人，當以法成教也。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動、言、視、聽、思，此五者皆當以法則成矣。誠有不威，❷棿擬之經。經，常也。五刑之法有常無赦，誠而有所不畏威，擬以常法，不可赦宥。垂褙爲衣，❸襞幅爲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棿擬之三八。三八爲木，取其枝葉覆被之象。擬之以爲衣裳，猶《易》「蓋取之乾坤」也。比札爲甲，冠矜爲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棿，擬之四九。四爲金，九取金之剛利，❹以爲甲戟，備豫不虞，以威不敬之人。尊尊爲君，卑卑爲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❺棿擬之二七。❻二七爲火也。南方爲禮，禮以别尊卑，故有君臣也。鬼神秏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棿擬之一六。一六，水也。北方太陰也。秏，空也。荒，虚也。空虚之地若鬼神想象，無有常方，故無禮制。祭祀失度，是以聖人之爲

❶「枻著」，大典本作「揲蓍」。
❷「威」，四庫本作「畏」。
❸「褙」，原作「消」，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❹「四爲金九」，大典本作「四九爲金」。
❺「際」，葉本作「制」。
❻「七」，原作「漆」，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

制典，春秋冬夏以時祭之也。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棿擬之五五。五五，土也。時奉天之時，盡地之力，以生五穀，酒食是議，取之於土也。古者賓龜而貨貝，自虞以上。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❶國家以通，萬民以賴，自夏以下。棿擬之思慮。❷非思慮之明，不能轉易也。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禄，棿擬之福。非福禄之至，則國祚不開，爵秩不行，故取三福之象。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棿擬之禍。刑出於禍，玄有三禍，故取象也。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棿擬之八十一首。臚，傳也。湊，至也。辟，君也。羣辟，諸侯也。執持圭璧也，謂諸侯朝見於君，如八十一首，繫於玄也。棘木爲杼，❸削木爲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燠，棿擬之經緯。棘，廉也。杼廉柚員以爲經織，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經緯相錯，共成其織，故取象也。剛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棿擬之八風。匏，笙也。革，鼓也。竹，簫篪也。木，柷敔。土，塤也。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和天下也。和，調也。風爲號令，將和天下，❺故擬八風而調八音也。八風：坎爲廣莫風，艮爲條風，❻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离爲景風，兑爲閶闔風，坤爲涼風，乾爲不周風也。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棿擬之虚嬴。彙，類也。人道正，萬物理，各得其類，天地虚嬴，人所成也。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耦異氣，父子殊面，兄弟不孿，帝王莫同，棿擬之歲。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或合或親，❼故曰「相斛」也。星，五星也。辰，北極也。轉相觸犯，有流有行，知時變也。音以聲律，律以和聲，次第差列，奇耦、

---

❶「幣」，原作「弊」，據集注本、大典本、葉本改。
❷「慮」，集注本無此字。
❸「棘」，大典本作「棘」。注文同。
❹「經」，四庫本作「緯」。
❺「將和」，四庫本作「和令」。
❻「條」，大典本作「融」，四庫本作「調」。
❼「親」，大典本、郝本作「離」。

陰陽、氣節不同，故曰異也。父子異顏，故曰殊面。重生爲孿，孕不重逆，故曰不孿。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莫同」。歲運四方，周而復始，無時留滯，故取象也。嘖以牙者童其角，擢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棿擬之九日平分。《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則平，故曰「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才力相分，故牙者不角，翼者兩足，無翼無角，材以道德。天之無私如平九日無餘分也。❶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棿擬之晷刻。荒謂虛荒無可名之地。此四句《太玄》之奥秘也。晷以知遠，刻以考隱，故擬之也。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棿擬之晝夜。逆，謂逆知也。流，順也，謂順得其事也。幽明難知，柔剛難慮，晝以知陽，夜以知陰，故擬晝夜以逆知微妙之事也。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棿擬之天元。索，數也。上數天，下數地，天地設位各有度也。醜，類也。往述，往事也。來述，來事也。天有四時，遵之而行，無或改造，更作遵類而長之，三統一元，天之太始，故擬者也。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棿擬之罔直蒙酋冥。胞，謂胞胎也。天地之所包養。變法易度，久而不已，往來終始，不失其本，罔直蒙酋冥，示四方之玄，本之五美之所成，故擬之也。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防川爲水，檢德爲行，範法以正言者，更相匡維之言也。言正則無擇，口無擇言也。行中則無爽，爽，差也。水順則無敗。以柔不犯難也。無敗故久也，長久不已。無爽故可觀也，行無差二，可觀采也。無擇故可聽也。可聽從而行之。可聽者，聖人之極也。極，盡言無以加之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孝經》「容止可觀」，聖人之德，故可觀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長久之道，無加於天地也。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也，羣聖人，謂庖犧

❶「無私」，原作「三私」，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以來諸述作之聖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是也。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醜，類也。言天地函匱，包有萬類，❶合日月之明，五行該有其類，五嶽宗有太山，四瀆長先大川，五經隱括其矩法，天地兼含有之。天違地違人違，而天下之大事悖矣。三者皆違，故悖逆也。

太玄經卷第九

❶「有」，大典本作「育」。

太玄經卷第十

范望字叔明解贊

玄圖第十四❶

圖者，象也。所以圖象《玄》之形體者。曰形曰圖，❷畫四重以成八十一家，如天運行，道無不通也。四重，謂分渾天爲方州部家四重之位也。畫者，謂以三表一，易三畫於四重位中，周施上下，終於八十有一也。《玄》之八十一首方金象天，❸終則復始，無不通也。《玄》之有圖，猶《易》之有下《繫辭》也。

一玄都覆三方，如圖之形者也。方同九州，同猶共也。方有三州，三三而九，共九州也。枝載庶部，庶，衆也。州有三部，部數轉多，各亦有枝別，故曰「枝載」也。分正羣家，部有三家，八十一家，故以羣言之也。分於陰陽，以家正之也。事事其中。包有萬事在《玄》之中。則陰質北斗，❹日月畛營，陰爲夜也。質，正也。畛，界也。營，營域也。言斗晝則不晃，❺惟夜可以取正也，故曰日月轉在於營域之中，❻各有畛界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沈猶隱也。陰陽之交，隨時隱伏，而四時潛阻改易，不可得而見，故曰隱潛言之也。❼五行伏行，六合既混，混，同也。言五行王相休伏，於時六合混同，可得而論，不可見也。七宿軫轉，面有七宿，四七二十八宿。言七者，要舉一面也。運用於天，轉旋更見也。馴幽推歷，❽六甲内馴，九

❶「玄圖第十四」，葉本題作「太玄圖」。
❷「曰形」，原作「目録」，據四庫本改。
❸「方金」，大典本作「渾淪」。
❹「則」，集注本無此字。
❺「晃」，大典本作「見」。
❻「日」，大典本作「陰質」。
❼「曰」，大典本作「以」。
❽「推歷」，集注本作「曆微」，大典本作「惟歷」。

九實有，馴，順也。推，❶謀也。歷順從六甲差次度分，八十一首實有之也。律呂孔幽，歷數匿紀，❷孔，甚也。幽，微也。言律呂微妙，候氣謀上歷數度伏匿，皆甄紀也。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贊，謂七百二十九贊之辭，圖以見《玄》之形象，贊辭載其功，見其休咎之事也。始哉「中羨從」，始哉者，《玄》之初始，謂天玄也。《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一日半。百卉權輿，乃訊感天，卉，草也。權輿，始也。訊，誥也。言百草之始生如相告，亦同感於天也。雷椎廞窧，輿物旁震，震，動也。雷以動之。廞窧，由內也。正月之時，萬物之生者，尚在曲勾之中，❸雷震驚日出之，故言「輿物旁震」也。寅贊柔微，拔根于元。贊，佐也。寅，敬也。亦謂正月建寅之時，萬物尚微弱柔脆，故敬而拔舉其元於泉壤之中，長生而受元氣也。東動青龍，光離于淵，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龍潛於淵，須時當升，故言「光離于淵」。摧上萬物，❹天地輿新。摧，極也。極，出也。出上萬物而長之於天壤之間，莫不始新矣。中哉「更睟廓」，謂地玄也，在人之中，故曰中哉，亦三天名也。《更》首斗指辰，謂三月也，亦百二十一日半也。象天重明，主《睟》則入四月，純《乾》用事，故曰「象天重明」。雷風炫煥，與物時行，此謂春夏之時，震巽用事，故曰「雷風」，光曜萬物，故炫煥隨天而行之也。陰酉西北，陽尚東南，酉，聚也。言此時陰皆聚於西北之地，而陽滿於東南也。內雖有應，外觝亢貞，觝，合也。亢，舉也。內應，謂陰也。❺太陽之時，陰伏其內而應乎外，以合陰陽，舉正萬物。龍幹于天，長類無疆，龍以諭陽，陽爲幹，故言「龍幹于天」也。陽氣幹舉，萬物觸類而長。南征不利，遇崩光。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曰「不利」。終

❶「推」，大典本作「惟」。
❷「匿」，大典本作「甄」。
❸「曲勾」，大典本作「由內」。
❹「摧上」，大典本作「摧吐」，四庫本作「推上」。
❺「謂」，大典本作「於」。

哉「減沈成」，謂人玄也，在天地之後，故曰終哉。天亦三天名也。《減》首斗指申，謂七月也。亦主百二十一日半。天根還向，成氣收精，天根謂冬至，牽牛一度也。天始於北方，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北方，故言「天根還向」也。到春及夏，布散於天地之間，以成天氣，故安復精神也。閱入庶物，咸首艱鳴，閱，簡也。庶，衆也。言秋潛盛物簡閱而入之也。❶萬物衰殺，物咸相首，何艱苦而悲鳴。❷深合黃純，廣含羣生，黃純，謂十月也。純坤用事。坤爲土，其色黃，故言「黃純」也。坤厚載物，故言廣含羣生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泰，謂太極也。柄，謂斗柄所指也。順時而運，如雲之行也。時，謂四時，周而復始，監於地，營域所極也。邪謨高吸，乃馴神靈，邪，不正也。謨，謀也。吸，取也。有不正之謀，雖甚高遠，故當録取而正之，以順神靈也。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酉貞。貞，正也。酉，聚也。謂上下通也。該，兼也。上下旁通於天地之間，萬物人道之功業咸聚於正。

天甸其道，地杝其緒，甸之言挺也。杝謂施大之也。❸緒，業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地則施大其業於下，❹陰陽錯雜，以生萬物也。陰陽雜廁，有男有女，《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陰陽錯雜而有男女也。天道成規，地道成矩，矩方規圓。規動周營，運轉營也。矩靜安物，方不危也。周營故能神明，晝夜不休，以神明也。安物故能類聚，❺物以類聚，歸安平也。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聚以爲富，神而明之，故爲貴也。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天、地、人三者，俱謂之玄。玄、天也，故以天名也。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三者人倫之大綱，俱存於天也。

❶「潛盛」，大典本作「將衆」。

❷「物咸相首何」，大典本作「故咸相首向」。

❸「施」，大典本作「弛」。

❹「施」，大典本作「扡」。

❺「類聚」，集注本、大典本、郝本作「聚類」。

玄有一道，❶玄所用，一道分用三。❷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轉相三以成四位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三重謂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以三成九，《玄》有九位也。極爲九營，營猶虛也。《易》有六虛，故《玄》三變爲九虛也。是爲同本離末，❸天地之經也。經，常也。本同末離，少微長蕃，天地之常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旁通，謂九位旁通於八十一首也。上下，謂方州部家升降於四位也。上下旁通，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九營周流，謂七百二十九贊終而復始，不失其正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天根，十一月朔日，冬至終竟十月也。羅重九行，行四十日。羅猶布也。布有九行，行四十日半。不言半者，就成數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日有半，爲四日半，故分數不齊，天地難爲安也。誠有內者存乎「中」，陽氣尚閉於內，故存於中天也。宣而出者存乎「羡」，羡天主十二月訖正月，萬物始萌出，故言宣而出之也。雲行雨施存乎「從」，從天主正月訖二月，❹萬物枝生，雲雨之所滋潤，故在於此。變節易度存乎「更」，更天主三月上旬訖四月中旬，萬物華實變也。❺珍光淳全存乎「睟」，睟天主四月中旬訖五月下旬，萬物成實而純茂也。虛中弘外存乎「廓」，❻廓天主五月下旬訖七月上旬，言是時陰陽伏於下，❼萬物猶未衰，故火盛於上也。❽削退消部存乎「減」，❾減天主七月上旬訖八月中旬，言是時萬物衰落，從減削也。降隊幽藏存乎「沈」，沈天主八月中旬訖十月上旬，是時萬物已成，將當降隊而蓋藏也。考終性命存乎

❶「一」，集注本、大典本、郝本作「二」。
❷「用」，大典本作「爲」。
❸「末」，原作「生」，據集注本、大典本改。
❹「二月」，原作「三月」，據大典本改。
❺「變」下，大典本有「改」字。
❻「弘」，大典本作「引」。
❼「陰陽」，大典本作「陰氣」。
❽「火」，大典本作「大」。
❾「消部」，大典本作「消卻」。

「成」。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是時萬物已蓋藏，氣至是當復羨生於土中，故言終其性命也。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九贊之位，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陰陽消息，天地之計也。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反者，是復陳之也。陽生於子，子則十一月也。陰終於十月，其變易可觀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陰起於五月，陽終於四月，乾消坤息，亦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故生陰陽莫如子午也。西北則子美盡矣，陽起於子而終於午，西南尚有微陽，故西北而盡美矣。東南則午美極矣。陰起於午而終於子，東北尚有微陰，故東南而美極也。故思心乎一，一爲思內，❶故「思心乎一」也。反復乎二，二爲思中，故可反復者也。❷成意乎三，三爲思外，思可反復，故成其意也。條暢乎四，條，遠也。❸暢，道也。四爲福小，思而生福，故可通也。著明乎五，五爲君位，思至意成，故著明也。其德著明，故可以行君事也。極大乎六，六爲福大，故「極大」也。敗損乎七，七爲禍生，故「敗損」也。剥落乎八，八爲禍中，禍之所中，故「剥落」也。殄絶乎九。九爲禍極，故「殄絶」也。生神莫先乎一，一爲始，玄始於一，玄道生神，故生神無先一也。中和莫盛乎五，二、五、八者，三者之中也，三中之中，五又其中，故盛最也。倨勮莫困乎九。倨勮，勮也。❹九爲禍極，故勮困也。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思始於內，故微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資猶資也。四爲福始，故資有以爲福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四、五皆爲福，故六隆厚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禍窮於九。二、五、八，三者之中也。九

❶「一爲」，原作「思爲」，據大典本改。
❷「可」，四庫本作「爲」。
❸「遠」，大典本作「達」。
❹「勮勮」，大典本作「勮勸」。

位之中，二、五、八爲三者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修善以致福，故福往，行惡以受禍，故禍承之也。九虚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九虚，九位也。闢，闓也。九位闓設，有善有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各隨其事而宮容之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一爲下人，二爲平人，三爲進人，未禄位，故貧賤也。進德修業，故心勞之也。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四爲下禄，五爲中禄，六爲上禄，故富貴。奉而伸之，故「尊高」也。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七爲失志，八爲疾瘀，故「離咎」。九爲禍極，故「犯災」。五以下作息，一息至五。五以上作消。六消至九。數多者見貴而實索，謂六以上者，居上而數多，故「見貴」。高亢有悔，故衰索也。數少者見賤而實饒。謂五已下也，居下而數少，❶故「見賤」。因以息進，故「饒」也。息與消糺，❷貴與賤交。言消息相糺錯，貴賤相交更代也。福至而禍逝，❸禍至而福逃。更相避逃。幽潛道卑，亢極道高。❹一與九也。晝夜相承，❺夫婦繫也。晝爲陽，夜爲陰，更相丞順，如夫婦之相丞繫，爲室家之道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終生於始，始生於終，如父子之相繼續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日月之行，有合有離。君臣之義，不可則去。孟季有序，長幼際也。際，接也。人道之有長幼，蓋取之孟季之相周接。兩兩相闔，朋友會也。一、六合北，三、八合東，二、七合南，四、九合西，五五合中，志同者相合，朋友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不晝不夜，無以爲一日之數。無陰無陽，萬物不生之也。晝數多，夜數少，夏至，晝漏六十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

❶「下」，原作「上」，據大典本改。
❷「糺」，原作「紀」，據集注本、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❸「福至而禍逝」，原無此五字，據集注本增。
❹「亢」，原作「元」，據集注本、大典本、四庫本改。
❺「承」，集注本、大典本作「丞」。

多也。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日爲君，月爲臣，君常光明，故臣常有闕退也。君子道全，小人道缺。有虧損也。一與六共宗，在北方也。二與七共朋，❶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❷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在中央也。

玄有一規，謂天象也。一矩，謂地象也。一繩，謂南北，爲經也。一準，謂東西，爲緯也。以從横天地之道，南北爲從，東西爲横。馴陰陽之數。順天地之道也。擬諸其神明，准擬神明之道而作之也。闡諸其幽昏，幽昏者闡而大明也。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若上之説，則《玄》之道皆可觀察而見之也。

玄有六九之數，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於五十有四策。策用三六，三六十八，蓋取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之數，以爲十八策也。儀用二九，儀，正也。正之以二九爲三十六。玄其十有八用乎！初取象於三六，而正之以二九，分而計之，皆十八，故言《玄》以十八爲用也。不正言十八而言二九者，《玄》之辭也。泰積之要，謂泰積策而要數之。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謂天地人各十八，合五十四也。并始終策數，以始於十八，并天地人之數爲七十二也。半之爲泰中。中分之，故名爲太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律，法也。以三十六策七百二十九贊由之而生也。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積其大數。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玄自天推一晝一夜於七百二十九贊，贊爲晝者三百六十五，爲夜三百六十四，不周《顓頊歷》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曆》日之半又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所以不周者，以有陽數贏、陰數虚也。故玄虚贏

❶「朋」，原作「明」，據集注本、葉本、四庫本改。

❷「成」，葉本作「爲」。

之分，所以爲二贊以滿玄數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之有踦滿，猶年歲之有閏月也。玄以陰陽爲本，故兼該《顓頊》、《太初》二歷，踦滿二贊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歷也。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没，玄之道也。《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一會。❶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没，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焉。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班氏「元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此之謂也。

玄告第十五❷

玄生神象二，玄，天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二者，天地也。天地之神物，不可得形而見，唯象二儀而神玄也。神象二生規，規者，象天之形。規生三摹，摹者，索而得之謂，三玄之義也。三摹生九據。九據，九位也。天、地、人各三變，三三而九，故有九位也。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❸謂天玄也。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❹謂地玄也。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❺謂人玄也。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天玄三變。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地玄三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人玄三變。下欱上欱，出入九虛。欱猶合也。下合上合，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而出入九位之中。小索大索，周行九度。度，

❶「一會」上，大典本有「爲」字。
❷「玄告」上，原有「太」字，據四庫本删。集注本、大典本題作「玄告」。
❸「有」，集注本作「九」。
❹「有」，集注本作「九」。
❺「有」，集注本作「九」。

居也。九居亦九虛也。陽稱大，陰稱小，小索謂二、四、六、八也。大索謂一、三、五、七、九，周行於九虛之中也。

玄者，神之魁也。魁，藏也。言神藏於玄之中也。天以不見爲玄，以其高遠，不可得而分明，故以玄妙言之也。地以不形爲玄，地之廣遠，不可形别，亦以玄言之也。人以心腹爲玄。人之心腹不可忖知，猶天地之高遠，故總以玄名也。天奥西北，鬱化精也。言十月之時，純陰用事，陽氣在地下，鬱然於此中，故十月之中夜而精氣變化也。地奥黄泉，隱魄榮也。魄者，萬物之精體而未變者也。十一月時，陽氣在黄泉之中，奥藏其體，然後榮華也。人奥思慮，含至精也。人含思慮，故以爲奥藏也。天穹隆而周乎下，穹隆，天之形也。渾天象之包有於地下者也。❶地旁薄而向乎上，旁薄，地之形也。人瞢瞢而處乎中。瞢瞢，衆多之貌也。居天之下地之上二者之中也。天渾而攡，故其運不已。攡猶移也。渾淪而運無窮也。地隤而静，故其生不遲。隤猶安也。安静以生萬物，暑往寒來，無遲疾也。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言人順四時而不違，可以長生，無窮匱也。天地相對，日月相劌，劌之言會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天施地生，故相對而成萬物也。山川相流，水出於山而流於川。輕重相浮，重爲輕根，浮於水也。陰陽相續，更相續代，晝夜四時是也。尊卑不相黷。天尊地卑，不相褻黷。是故地坎而天嚴，天成嚴於上，❷地洿坎於下。月遄而日湛，遄，疾也。湛謂潭。潭，徐遲之貌也。月日行十三度，故疾。日日行一度，故遲也。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壯，大也。迭，更也。休廢更用事，故「不俱壯」也。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昱，明也。昴則登乎冬，火則發乎夏。❸登，成也。昴星中則冬，火星中則夏，以成其時也。南北定位，子午之位，陰陽之府也。東

❶「有」下，大典本有「形」字。
❷「成」，大典本作「威」。
❸「發」，集注本、大典本作「登」。

西通氣，木王則金死，氣應相通也。萬物錯離乎其中。錯，雜也。言相雜離於天地之中也。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剋。玄起於一，故一爲德而五生也。謂五行相生者也，相生則相剋，故亦以爲刑。五行相克害，故有五剋也。五生不相殄，殄，絶也。言更相生，無絶已也。五克不相逆。更相克害，不相爲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如父子之道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以上治下，下順於上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寳也。各寳其位。

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虚也。玄書日及斗所指者，以其常滿常指故也。月有虚羸，或取其施以補不足，故或大或小，遲疾無常，故不書也。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寧，安也。恙，猶著也。❶一歲之數有足者，有減者，足則年安，不足則爲病，故曰「年病」也。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月。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年。三年一閏，或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月有長有短，隨年所病而償之，故曰「天之償」。陽動吐，謂春夏也。春夏陽氣動，吐生萬物也。陰静翕，❷謂秋冬也。秋冬陽氣翕斂而蓋藏，故言静。陽道常饒，謂動生也。陰道常乏，謂静翕也。翕斂，故乏也。陰陽之道也。陰乏陽饒，是其道也。天彊健而僑躆，天行健也，僑躆，猶動作也。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天之運轉，一晝一夜過周一度，故曰饒也。日有南有北，南至牽牛，北至東井。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南爲太陽，北爲太陰，陽精至太陽，故爲夏也。陰精至太陰，故爲冬也。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以望晦別小大之代。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❸而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也。朓，見也。晦而月見西方爲朓。朔而月見東方爲側。朓、側，變之貌也。日雄，月爲雌，聖人觀其變會之次序，經於天而無已也。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拑之於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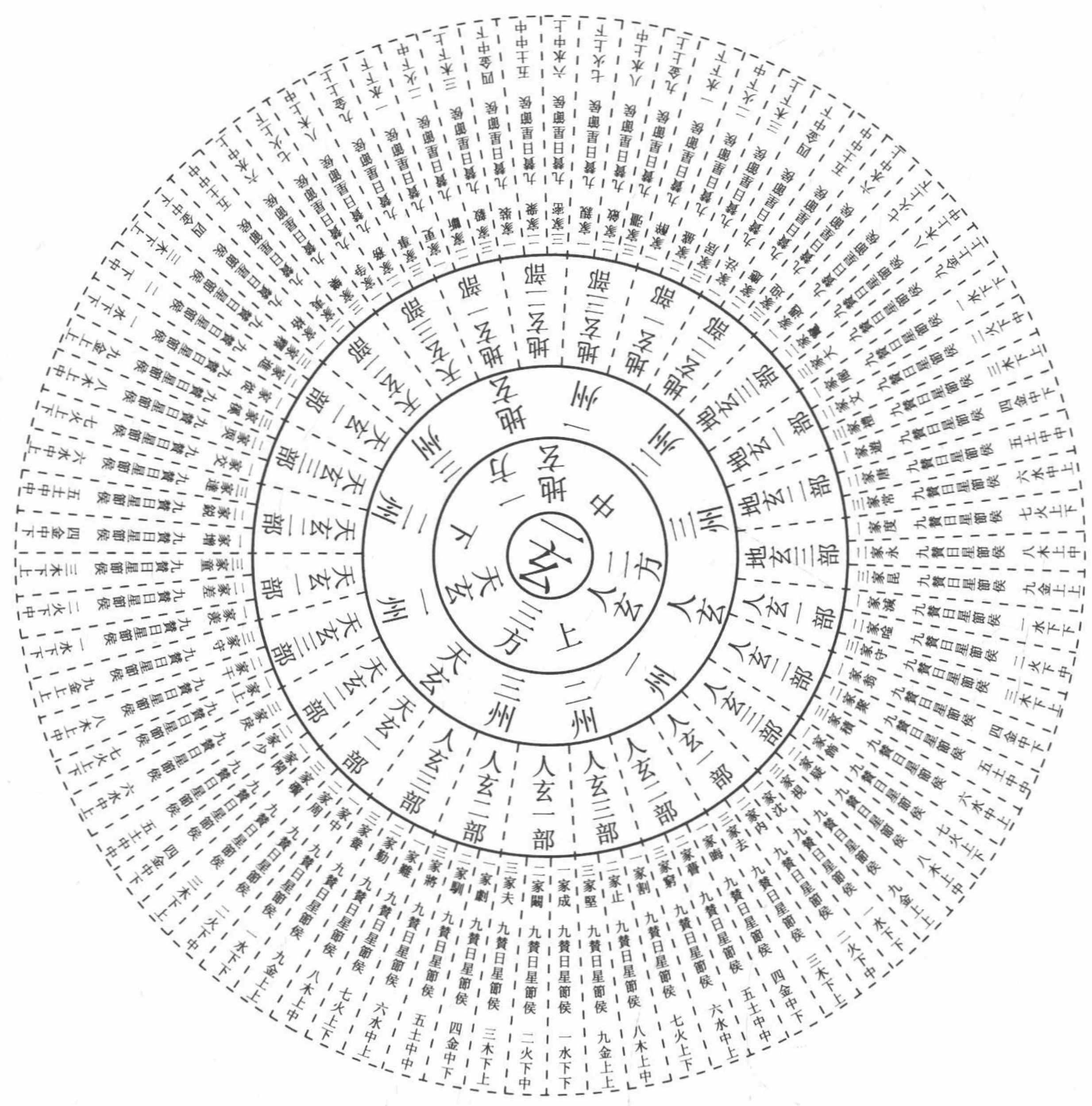
❶「著」，大典本作「養」。
❷「陰」上，集注本有「而」字。
❸「朓」下，集注本、大典本有「朒」字。

者乎！鴻，大也。綸，率也。言玄大率天元而婁拑著求於將來之事，《易》所謂「章往察來」者也。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爲神鬼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鬼者明變化無常，方可謂妙明也。神遊乎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沖。❶不居四時天地者名爲六宗，今有六宗祠是也。魂魂，衆多之貌也。言六宗之神衆與萬物生長，猶能常自沖虚，而況於人乎！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謂一也，沈在黄泉之中也。浮以際乎上，謂九也，九爲上天也。際，接也。交接於天上也。曲而端，端，正直也。曲得其情，故正直也。散而聚，散，布也。布已傳知，聚之於天也。美也不盡於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必美其道，故不盡其味也。大也不盡其彙，彙，類也。舉端而已，故大也。上連下連，非一方也，上下連王，非一方之事也。遠近無常，以類行也，觸類而求之，不嫌遠近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言《玄》之辭多不爲繁，少不爲不足，取其中適以明其仁義。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天地有施生，人道有仁義，推人事以知天道，法天道以爲仁義也。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邁，行也。推明晦而日月逾邁運行也。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盪猶盪濯也。彌，大也。陶，化也。言歲歲相盪濯，天地大化，萬物以生，謂之「神明」。神而明之，故「不窮」也。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言玄本天地之原，實爲難從。從俗之末流，故易可爲也。玄起於天元，所謂難由也。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言《玄》包羅於天地，總綜於萬物，有祖宗、父子之道，君臣、夫婦之義。此特復言忠孝者，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非孝子不得爲忠，忠臣必出乎孝子之門。忠孝莫能兩舉，故又别而言之，以見於忠孝之大義也。實告大訓。訓，教也。忠孝之教，玄道實以告示於人也。

太玄經卷第十

❶「動」，集注本無此字。

楊氏本自《玄首》已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是宋衷解詁、陸績釋失，共爲一注。范望采二君之業，折衷長短，或加新意，就成此注。仍將《玄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一篇附逐贊之末，❶餘自《玄衡》已下至《玄告》九篇，列爲四卷。三家義訓互有得失，以待賢者詳而正焉。❷



楊氏始著《玄》時已有此圖，後世妄儒多稱己撰，誣罔世俗，不爲媿耻。況范望注《玄圖》云「圖畫四重」，解釋甚明，學者宜譯焉。

❶「測」，原作「則」，據大典本改。

❷「正焉」下，四庫本有「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二十一字。

說玄五篇

唐宰相王涯字廣津纂

明宗一

《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朕，❶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是故八十一首，擬乎卦者也。九贊之位，類夫爻者也。《易》以八八爲數，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爲數，故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也以變，而《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有旦夕，參而得之謂之逢，考乎其辭，驗乎其數，則《玄》之情得矣。或曰：「《玄》之辭也有九，《玄》之位也有四，何謂也？」曰：觀乎四位，以辯其性也。推以柔剛，贊之辭也。別以否臧，是故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情在其中矣。譬諸天道，寒暑運焉，晦明遷焉，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玄》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爲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首而轉，故有三方。❷三方之變，歸乎一者也。一謂一玄也。❸是故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

❶「朕」，郝本作「候」。
❷「有三方」，盧校、莫友芝校俱以爲應作「三方而有八十一首」。
❸「一玄」，盧校云「『一玄』之『一』字衍」。

八十一。三相生，❶《玄》之數也。三長直亮切。者，七、八、九得一、二、三，揲法備。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其數周而復始於八十一首，故爲二百四十三表也。❷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嬴二贊，以備一儀之月數。❸立天之道，有始、中、終，因而三之，故有始始、始中、始終，及中始、中中、中終，及終始、終中、終終。立地之道，有下、中、上。立人之，道有思、福、禍。三三相乘，猶終始也。以立九贊之位，以窮天地之數，以配三統之元。❹故《玄》之首也始於《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每二贊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而周，爲三百六十五日。節候鍾律，❺牛踵斗指，❻於五行所配咸列著焉，以應休咎之占，說陰陽之數。❼故不觀於玄者，不可以知天。不窮渾天之統，不可以知人事之紀。故善言玄者之於天人變化之際，❽其昭昭焉。故倀倀而行者不避川谷，瞶瞶而聽者不聞雷霆。其所不至於顛殞者，幸也，非正命也。

立例二

夫《玄》深矣廣矣遠矣大矣，而師讀不傳者何耶？義不明而例不立故也。夫言有類而事有宗，有宗，故可得而舉也；有

❶「三相生」，大典本作「三三相生」。
❷「三」，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❸「一儀」，大典本作「二儀」。
❹「統」，原作「流」，據大典本、《全唐文》改。
❺「律」，原作「津」，據四庫本改。
❻「牛踵」，原作「生踵」，據四庫本改。
❼「説」，大典本作「配」。
❽「之於」，大典本作「於」。

類，故可得而推也。故不得於文，必求於數；不得於數，必求於象；不得於象，必求於心。夫然故神理不遺，而賢哲之情可見矣。自楊子雲研機棙數，❶創制《玄》經，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而當世俗儒拘守所聞，迷忽道真，莫知其説，遂令斯文幽而不光，鬱而不宣，微言不顯，師法殆絶，道之難行也若是。上下千餘載，其間達者不過數人，若汝南桓譚君山，南陽張衡平子，皆名世獨立，拔乎羣倫，❷探其精必，❸謂其不廢。厥後章陵宋衷，始作《解詁》，吴郡陸績釋而正之。於是後代學徒得聞知其旨，而《玄》體散剥，難究其詳，余因暇時竊所窺覽，常廢書而歎曰：「將使《玄》經之必行世也，在於明其道使不昧，夷其途使不驀，編之貫之，曒若日月，則楊雄之學其有不興者乎？」始於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而發揮注釋，其説備矣。夫極玄之微，❹盡《玄》之道，在於首贊之義。推類取象，彰表吉凶，是故其言隱，其方遠，❺案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至於《瑩》、《攡》、《錯》、《衝》、《文》、《數》、《圖》、《告》，此皆互舉以釋經者也。則夫首贊之義，根本所繫，枝葉華藻，散爲諸玄。而先儒所釋，詳其末，略其本，後學觀覽，不知其言。❻殫精竭智，❼無自而入，故探玄進學之多，或中道而廢，

❶「棙」，大典本、《全唐文》作「探」。
❷「拔」，原作「校」，據集注本、大典本、《全唐文》改。
❸「必」，大典本校作「心」。《全唐文》作「祕」，盧校云「疑『心』」。
❹「玄之」，原作「元」，據盧校改補。
❺「方」，大典本、郝本作「旨」，《全唐文》作「志」。
❻「言」，大典本、郝本、《全唐文》作「然」。
❼「殫」，原作「彈」，據大典本、四庫本、《全唐文》改。

誣往哲以自爲切問，學淺道缺，而賢人志士之業不嗣也。故因宋、陸所略，推而行之，❶其所詳者則從而不議也。所釋止於首贊，又并《玄測》而列之，庶其象類曉然易知，則玄學不勞而自悟矣。《玄》之贊辭推本五行，辯明氣類，考陰陽之數，定晝夜之占，是故觀其施辭，而吉凶善否之理見矣。苟非其事，文不虛行。觀其舊注，既以闕而述，雖時言其義，又本其所以然，❷蓋《易》家人例，❸有得位失位有無位之説，以辯吉凶之由。是故《玄》本數一晝一夜，❹剛柔相推，晝辭多休，夜辭多咎。奇數爲陽，耦數爲陰。首有陰陽，贊有奇耦，同則吉，戾則凶。自一至九，五行之數，首之與贊，所遇不同，相生爲休，相克爲咎：此其大較也。至於類變，因時制誼，至道無體，至神無方，亦不可以一理推之。然則審乎其時，察乎其數，雖紛紜萬變，而立言大本可得而知。又吉凶善否，必有其例，晝休夜咎。至有文似非吉而例則不凶，深探其源，必有微旨。此最宜審者也。至於「準繩規矩，不同其施」，舊説以爲非吉，然此首爲《戾》，其辭皆始戾而終同，如規矩方圓之相背而終成其用，若琴瑟之專一，孰聽其聲。圓方之共形，❺豈適於器？此其以戾而獲吉也。其有察辭似美而推例則乖者，至如「土中其廬，设其金輿」，❻居士之中，乘君之乘，吉之大者也，而

❶「行」，大典本校作「衍」。

❷「又」，大典本校作「又不」。《全唐文》作「文」。

❸「人」，大典本、《全唐文》作「大」。盧校云「『人』字衍」。疑當作「之」。

❹「玄」下，大典本、《全唐文》有「之」字。

❺「圓方」，大典本、《全唐文》作「方圓」。

❻「金」，原無，據《周》首次五贊辭原文、大典本、《全唐文》補。

考於其例，當夜。理則當凶。推其所以然，則廬者小舍也，漢制：宿衛者有直廬，在殿庭中。「土中」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又乘君子之器，禍其至焉。故下云「厥戒渝」也。凡此之例，略章一事以明之，餘則可以三隅返也。又如《中》之上九，既陽位，又當晝時，例所當吉，而羣陽亢極，有顛靈之凶，與《易》之「亢龍」其義同驗。如此之類，又可以例推。所謂玄之又玄，衆所不能知也。又一首之中，五居正位，當爲首主，宜極大之辭，究而觀之，又有美辭去六者，然則陰首以陰數爲主，陽首以陽數爲首，❶其義可明。玄之大體，貴方進，❷賤已滿，七與八九皆居禍中，而辭或極美者，窮則變，極則反也。大抵以到遇之首爲天時，所逢贊爲人事，居《戾》之時，則以得戾爲吉。處《中》之時，則以失中爲凶，消息盈虛，可以意得。其餘義例，分見注中，庶將來君子以覽之也。

揲法三

《經》曰：「凡筮有法，不精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當其致精誠，❸厥有所疑，然後陰言其事，呵策訖，乃令蓍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已上並令蓍辭。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天，❹扮，配也。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

❶「爲首」，大典本、《全唐文》作「爲主」。
❷「方」，《全唐文》作「可」。
❸「當」上，大典本、《全唐文》有「一」字。
❹「天」，原作「三」，據《玄數》改。

《玄》筮以三十三策。令蓍既畢，然後別分一策，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此餘數欲盡時，餘三及二一也。又三數之，并艻之後，便都數之，不中分矣。❶前餘及艻不在數限。數欲盡時，至十已下，得七爲一晝，❷餘八爲二晝，餘九爲三晝。凡四度晝之，而一首之位成矣。《玄》之有七八九，猶《易》之有四象也。《易》卦有四象之氣，《玄》首有三表之象。

占法四

首位既成，然後有陰陽晝夜經緯所逢，占之欲識首之陰陽，從《中》至《養》以次數之，數奇爲陽，數耦爲陰。數晝夜者，九贊之位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爲晝，二四六八爲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爲夜，二四六八爲晝。經者謂一二五六七也，❸旦筮用焉。緯者三四八九也，夕筮用焉。日中夜中，雜用二經一緯。❹凡旦筮者，其占用經，❺當九贊之一五七也。遇陽家則一五七並爲晝，是謂一從二從三從，始中終皆吉。遇陰家則一五七並爲夜，是謂一違二違三違，始中終皆凶。旦筮則一五七，爲所逢之贊，而占決焉。❻二六九爲日中，故《經》云「晝夜散者禍福雜也」。凡夕筮者，❼其占用緯，❽當九贊之三四八也，遇陽家始休中終咎。若日中夜中筮者，

❶「不中」，大典本、《全唐文》作「中不」。
❷「得」，《全唐文》無此字。
❸「謂」，大典本無此字。
❹「二」，原作「一」，據下文及《玄數》改。
❺「其」，原作「旦」，據大典本、《全唐文》改。
❻「決」，大典本作「從」。
❼「者」，大典本、《全唐文》無。
❽「其占」，原作「占其中」，據大典本、《全唐文》改。

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也，遇陰家，始中休終咎。所用贊，下爲始，次爲中，上爲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大抵吉凶休咎在晝夜從違，若欲消息其文，則當觀首名之義及所遇贊辭與所筮之事，察其象，稽其美惡，則玄之道備矣。或有晝夜既從，而首性贊辭遇於迕戾，❶則可用也。❷《經》云「星時數辭從」，星者，所配之宿各以其方與本五行不相違克也。假如《中》首所配牽牛北斗水行，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節氣相逆順也。假如冬至筮遇十月已前首爲逆，冬至已後首爲順也。數者，陰陽奇耦之數以定所遇之晝夜，夜爲咎，晝爲休。辭者，九贊之辭與所筮之意相違否也。凡此四事，並當參而驗之，從多爲休，違多爲咎。

辯首五

天玄二十七首：中、周、礥、閑、少、戾、上、干、狩、羨、差、童、增、鋭、達、交、耎、傒、從、進、釋、格、夷、樂、争、務、事。

地玄二十七首：更、斷、毅、裝、衆、密、親、斂、彊、睟、盛、居、法、應、迎、遇、竈、大、廓、文、禮、逃、唐、常、度、永、昆。

人玄二十七首：減、唫、守、翕、聚、積、飾、疑、視、沈、內、去、晦、瞢、窮、割、止、堅、成、闔、失、劇、馴、將、難、勤、養。

中者萬物之始且得中，辯首之辭，具在《經》注。九雖當晝亢極凶。狩者臨也。進，萬物

❶「迕」，大典本、《全唐文》作「違」。
❷「可」，大典本校作「不」。

扶陽而進，❶九雖當晝終亦凶也。❷應者應時施宜，五七九當晝，吉，自此後陰生，故有戒也。大者陽氣盛大，象豐卦，九爲大極，❸雖得晝而微凶。唫者陰陽不通，象否卦二四六八當晝，當唫之時，不能無咎，極亦凶也。窮者萬物窮極，❹思索權謀自濟也。九處窮極，晝亦凶。親者貴以其身下人，則親交之道著，八雖當晝而處亢，不能下人，故君子去之也。

太玄説玄五篇

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

❶「進」，大典本、《全唐文》無此字。
❷「九」，四庫本無此字。
❸「九」，郝本作「之」。
❹「極」，郝本無此字。

太玄經釋文一卷❶

太玄從中至增第一

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於世，非後人之所作也。❷

玄首 渾户昆切。渾淪，天也。 坒陸曰：當作「枇」字之誤。❸ 郭：比利切，又比音。

中 昆侖上古渾切，下力迍切。倫同，欲曉知也。❹ 陳陣音。 信伸音。 庳音卑。又平彼切。 慱古團字。 酋字秋、子由二切，聚也，長也，就也，終也。

周 錘直爲切。 不中丁仲切。 杠古雙切，旌旗飾。一曰牀前横也，❺抽也。一作扛。

礥 礥下研切，艱險也，難貌。❻ 又下珍切，硬也。 眕諸引切，又諸隣切，千夫之道也，界也。 嘖《説文》音賾，又音責，情也，至也。 適音的。 虚古墟字。 髀并弭切，股也。一作䡕。 䡕，軒輯也。或作輠。輠，胡罪切，車轉貌。一作䡞。 輯❼才入切。 航一作杭。 其音箕。

閑 垁音雉。 笫測几切，床板也。一作梵。 跙切居、才與二切。❽ 舍施夜切。 内納音。

少 少上聲。 濂盧忝、力簟、勒兼三切。又里兼、里染二切，潰也。 鑯思廉切，古纖字。又云菜，❾似韮也。 振賑也。 射夷尺切，厭也。

❶ 「太玄經釋文一卷」，四庫本題作「太玄經卷末釋音」。
❷ 「人」，大典本作「儒」。
❸ 「枇」，大典本作「批」。
❹ 「曉」，原作「燒」，據大典本改。
❺ 「横」下，四庫本有「木」字。
❻ 「貌」，大典本作「也」，郝本無此字。
❼ 「輯」，郝本作「䡞」。
❽ 「才」，郝本作「子」。
❾ 「云」，郝本無此字。

戾 諿私呂切，才智之稱。宿音秀。離音麗。

上 鏩音漸。㤰音昨，慙也。菑音淄，菑茶也。

干 鉿公合、古合二切，聲也。䈞音鈐，一作箝，一作箝。❶何音荷。

狩 狩音疏，郭：竹與切。猛他合切，大食也。又古邁切，蹶也。獪字，猛古文。豢厥萬、區倦、去願三切，束罥繩也。又居玉、祛暖二切，纕臂繩也。逝

逝一作獨行晰晰。

羨 羨于繖切。抈音月，折也。

差 差音叉。好音耗。惡烏故切。跌音逸，一作跌，府俱切，過也。又云足也。虆力追切，蔓也。蹉躟上七何切，下音壤，又音懷。❷

童 焯之藥切，明也。又灼。侏音朱。儒一作儒。

增 要古罥字。庳音婢，卑下屋也。鬄他曆切，除也，以刀出髮。峡崥上於兩切，下方爾切。峡崥，山足也。橿當作倞，古良切，作僵。

太玄從鋭至事第二

鋭 陁詩是切，壞也。辟必亦切。量音亮。盪徒朗切，搖動也。岑鉏箴切，山小而高也。崟魚音切，山之岑崟也。

達 迵音洞，過也。砭補廉切，以石刺病也。一作研。❸又方驗、方鄧、逼廉三切。苞一作匏。扁《說文》曰：署也。方沔切。❹

交 裔音聿，又余聿切。圈閡上倦下宏。噉今啗字，又從啖。

耎 耎❺而兗切，火熱也。❻郪思栗切。又音七，地

❶「一作箱」，大典本無此三字。

❷「懷」，大典本作「穰」。

❸「研」，郝本作「砭」。

❹「方沔切」，原作「方沔也」，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❺「耎」，正文作「耎」，郝本作「耎」。

❻「熱」，原作「熟」，據四庫本改。

名，在齊。哇一佳切，又烏瓜切。噣音晝，又音燭，又竹萩切。菌求敏、奇隕二切。歾莫骨切，没同，❶又音忽。瀸子廉切，漬也，没也，洽也。❷又泉水出微貌。窾口管切，又音欵，空也。❸術音遂。坐去聲。

傒❹

傒胡啓切。樸普木切，草生也。一作樸，音雹。訧音尤。伎音寘，害也，恨也。❺

進

縣音懸，消也。櫂勑音，四齒竹把。一作擢，居繖切。溱阻巾切，讀當作物盛蓁蓁之蓁。長平聲。

釋

詾呼寂切，怒也。又欣句切。又音候，罵言，訽同。説音脱。響一作嚮。景音影。

格

緺音瓜。一作緺，五侯切，隅也。鍚❻他曆切。鱎音紹，角長。又居少切，角不正。撲音雹。

夷

瘣胡罪切，木病無爪。❼嚘音憂，歎也。離音麗。艾魚廢切。一作苾。易以豉切。嗄所嫁切。

樂

樂音洛。奥❽於六切。淖女卓、奴教二切。嘷❾胡牢切。嘄古弔切。又呌。一作繉，元志胡卦切，繫幃曰繉。❿呱古胡切。啞乙白切。咋側革切。又壯臭、壯有二切，⓫詐也。綇以睡切，細綱也。⓬又子規、尤恚二切，繩中絶。又音携。又胡卦切，維紘，中繩也。⓭嚌在細、在詣二切。

---

❶「没」，原作「殷」，據四庫本改。大典本作「歿」。
❷「洽」，郝本作「治」。
❸「也」，原作「字」，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❹「傒」，原作「徯」，據正文改。
❺「恨」，大典本、郝本作「限」。
❻「鍚」，正文作「鶍」，四庫本作「鬄」。
❼「爪」，大典本作「文」。
❽「奥」，原作「粤」，據大典本、四庫本改。正文即作「奥」。
❾「嘷」，正文無此字。
❿「一作」至「曰繉」，此处解釋與字義相去甚遠，亦不見於大典本，疑爲「綇」字釋文之錯簡。
⓫「壯臭壯有」，原作「牡臭牡有」，據大典本改。
⓬「綱」，大典本作「網」，郝本作「繩」。
⓭「維紘中繩也」，大典本作「一作繉繫緯曰繉紘中繩也」。

争　般音盤。嘻許斯切。要平聲。蹉音嗟。

汜芳劍、浮劍二切。嚇音赫。臞音具。又音瞿，瘦也。齦康佷、口限二切。膹音嗔，肉脹起也。

曤❶許縛切。膊匹各切。脛胡定切，胻也。軸音胄，甲也。古文。

務　汓流字古文。❷　緰七侯切，又音投。

事　大冐陸注作勗。勗，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諑音諏，奏也。悊音晳。假音格。

太玄從更至應卷第三❸

更　跙子與切。❹　當宋平聲，范去聲。㑺❺音伐。一作罰。又力乏切。❻　脱音奪。佅音賣。

斷　否平理切。䭾都計切，噴氣也。亦作𪖐。

毅　説如字。豨虛豈切。又呼猪也。

裝　鶚古牙切，鴈也。又作䮫。鶤古魂切，又音運。雞三尺曰鶤。或作鶌。儷儷同。吕詣、吕夷二切。

衆　踤❼才卹切，一作跨，一作疏。

嫮音護，美貌。纍力佳切。堆吐回切。瑫音滔，玉名。虓許交、呼交二切，虎聲。《詩》云「闞如虓虎」。廞欣金、牛金二切。振廞，盛怒貌；陳也；興也。𧾽居預切。螭丑知切，龍無角也。

絓口圭、胡卦、尺卦三切，更絲也；絲結也。唁言健切。鄭云：「吊失國曰唁。」䁹莫佳切。衰徒危切。

密　鑊呼嫁切。瑑直兖切，璧上文也。又丁角切。一

❶ 「曤」，大典本作「矆」，皆不見於正文。

❷ 「文」，原作「今」，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❸ 「太玄」，原無，據四庫本增。以下至卷十同。

❹ 「子」，原作「于」，據四庫本改。郝本作「才」。

❺ 「㑺」，以下三字均見於《斷》首。

❻ 「音伐一作罰又力乏切」，原作「音代一作䶒又力之切」，據大典本改。

❼ 「踤」，原作「睟」，據正文改。

作啄。❶齦口限、牛斤二切。稚音緻。蜾蠃上果，下蓏。齟齬❷上朱吕切，下魚舉切，齒不相值也。

親　比呲志切。薾音禰。胏阻史切，脯有骨也；乾肉也。

斂　槃步干切，盤也。一作鎜。勞盧到切。當去聲。

彊　橿寄良切，鐮柄。

睟　睟思季切，美也。袀音均。晒女六、如陸、人力三切，慚也；爲惡也。易以豉切。廖一計切，一作慝。

盛　撣音纏，一作闡。又大安、徒安二切。撣其石，觸也。撣撣然，敬也。又抨也。

居　迒户郎切，獸跡也；道長也。蹶其據切，傅也。音「毛將安傅」之傅。擐胡慣切。一作擇車。蘖蘖，臣庶賤子。❸又木上生曰蘖。魚列切。

法　共音恭。繘音聿，汲綆也。又居律切，又音橘。衍達也。一作愆。離音麗。窴音田。歐《史記》與驅同。

應　否皮彼切。緉古作罒。罠音觥。又力蕩切。罘扶流切。禝音側。絓胡卦切。翰音寒。離如字。惡烏故切。

太玄從迎至昆第四

迎　遡泝音。啑❹所甲切，鴨食貌。一作唼，閭前切，啑嘍，言語繁絮貌。眂火刮、荒刮二切。怒視貌。❺一作眡。迦逅上君阿切，下后音，候也。作值逅，問也。罦扶遊切，覆車。❻一作累。棓雹搆、蒲后二切，枷杖也，連枷也。又方苟切。

❶「啄」，大典本作「琢」。
❷「齟齬」，據正文應在《親》首下。
❸「子」，原作「予」，據大典本、郝本、四庫本改。
❹「啑」下，原釋文與「眂」字相交錯，據四庫本改正。
❺「怒視貌」，原作「見」，據四庫本改。
❻「車」，原作「連」，據四庫本改。

遇 傴音圄。

竈 鉌胡戈切，音聲調和也。瀕音頻，涯也，濱也。齊齎同。調齊音劑。肪音坊。歐歍上烏后切，下音塢。又上於口切，下屋徒切。二口相就也。啜音瑕。嗷苦弔切。又音叫。渫士甲切，又音曳，蒸葱也。❶

大 鑢切庶切。隋七肖切。褢❷音壞，苞也。餔補胡切。日加申時食，❸今晡字。

廓 廞一計切，静也，安也。又烏申切。❹ 悆音翕，恰也。馮音憑。杚公卒切，摩也。又直止、户骨、居乙三切。

文 袷古合、何夾二切，又音劫，衣領也。襀苦貴切，繡也。❺ 縵莫半切，繒無文。樸一作朴。否方久切，不也。邠補民切。藎音燼。

禮 𦙶女九切。

逃 愓音惕。諻一作謹，又作謹，音望，責也。摐初雙切，打鐘也。鷕隼，一作痽。又作鷕，夷少切。《詩》云「有鷕雉鳴」。踤聚卹、祖四二切。摧踤，一作萃。婁力住切。縢户皆切，脯也。翊音翌。❻

唐 跰補争切，散走也。歲星晨出爲跰。

常 鼷下雞切，今之甘口鼠。呰恣音。

度 稷側音洽稼，❼稷稷，進也。《詩》云「稷稷良耜」。觤❽音委。攋音賴，壞也。一作傾。要音么，約也。貸音泰。

---

❶「又音曳蒸葱也」，原作「曳蒸也」，據四庫本改。

❷「褢」，正文無此字。下注文「苞」原作「苟」，據大典本改。

❸「日」，原無，據四庫本增。

❹「烏申切」，大典本作「烏甲切」。

❺「繡」，原作「喟」，據四庫本改。

❻「音翌」，大典本作「綢也一作翊翌也」。

❼「側音洽稼」，大典本作「音側治稼」，郝本作「側音治稼」。

❽「觤」，大典本作「觚」。

永　眵章移切，目汁凝也。❶ 皪音洛。 畤及至切，❷又音侍。更種也。 剶❸

昆　昆混同也。 旬音徇。

太玄從減至晦第五

減　瀏流音。

唫　唫音欽，禁也。又吴今切。 矆呼縛切。 唭嶷上去吏切，下魚忌切，又牛力切，無聞見也。 振音賑。 悃❹古怙字。 予音與。

守　軔如振切，車輪木。 碓音外，又下潰切，又音對，❺水碓。

翕　嘬楚夬切。《禮記》「一舉臠也」。❻ 罥古縣切，一作罥，掛也。網引獸。 抵音紙。 繳音灼。

聚　咬於交切，多聲。一作唳。唳，音例。嘍唳，鳥聲也。一作笑。

飾　拑渠廉切，一作世。 哇烏佳切。 蛁音刀。 蛁蟟，茅中蟲。❼ 喁音顒。 長音仗。

疑　磑外音，午對、公哀、居衣、公衣四切。 赨徒冬、與弓二切，赤色。又羽弓切，赤蟲名也。 嚘音憂，歎也。 恫當作恟。 射音亦。

視　頩薄變、畢茗二切，冠名也。一作頩，普丁、匹迥二切，面無色也。韻云斂容也。一作頯，巨追切。 鼦丁幺切，古文貂字。毛可作衣。

沈　孃音懷。 粥余六切。 梟古幺切，惡聲之鳥也。 票匹遥切。

内　嬰字從嬰，呼基切，與妃同。善也，悦樂也。 扏音仇，一作救。 皬乎殼切，皬皬，鳥白也。一作皠。

❶「凝」，原無，據四庫本增。
❷「及」，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❸「剶」下，釋文原闕。
❹「悃」，正文見於《守》首。
❺「音」，原作「三日」，據大典本、郝本改。
❻「舉」下，大典本、《禮記》原文有「盡」字。
❼「中」下，四庫本有「小」字。

又七罪切，霜刃白貌。好耗音。

去 倡齒羊切。倜他激切。捲音惓，舉也，蹐也。

晦 䏧音眇。

太玄從瞢至養第六

瞢 瞢莫登切，目不明。睒失冉切。埻準音，射的。仮音反，回也。妸乃果、五果二切。一作姽，牛委切，好貌。姽，小貌。蹉子賒切。一作跍，山名，非也。薆烏代切，草盛也。❶ 哿古我、公可二切，嘉也。

窮 橢徒和、他果二切，狹長也。車岑中器也。蹛都賴、勑賴、當蓋三切，蹄也；跛行也。狴音弊，牢也。厀思栗切。

割 矞余律切。食音異。黿❷音猛。疣音尤。贅之芮切。

止 傂音馳，又音雉，參差貌。亦作褫。一音輪，一作猇。猇，火交切。弸薄耕、悲矜二切，弓弱貌。輆口亥切。輆輡，不平也。知音智。

堅 胼范：薄民切，皮上堅也。虞作胖。一作駢。蛡音詡。詡，蟲也。螮音德。紗亡了切。❸ 砭府廉、方驗二切，石刺病也。㤉音怙，一音固。❹

闋 闋音缺，無門户也。杌五勿切。梲五結切。間去聲。吭户郎、下浪二切，烏咽也。䖒於合切，一作廬。偈音傑，武也。吪元作呰，吪音囮，動也。

失 藐亡沼切。兒音霓。罷音皮。

劇 劇增也。餕音俊。麃鑣音。顇疾醉切，顦顇，憂貌。

馴 䵷音孕，懷子也。❺ 一作繩。

❶「盛」，原作「成」，據四庫本改。
❷「黿」，據正文應在《窮》首下。
❸「亡」，大典本作「仁」，郝本作「士」。
❹「一音固」，原作「音固」，據大典本、四庫本改。
❺「音孕懷子也」，原作「音懷」，據四庫本改。

將　趹決音，行貌。翑他咐、他盍二切。❶一作偈。跋行貌，踐也。

難　椯市專切，木名也。一作揣。㪔徒玩切，夘壞也。砛之人切。又音磷，石在湍澗。

勤　懃人善、奴版、女板三切，慚也。悾音空。踖七爵、子石二切，敬貌。緼褞同。負兒衣也。

養　僂居遇、俱螻二切。𤼾普耕切，一作殆。薀呼句、衣遇、於于三切，堊也。次音咨。

凍　踦去奇、居綺二切。

太玄卷第七

玄錯　晵音戊。鞠❷音昂。瘞翳音。藏埋也。鏩音漸。剒徂感切，割剪也。一作剒，一作剳。跙才與切。

玄攡　攡音離。萬物不見形。攡，又張也。樛音交，又音丁。❸瞶牛怪切。瞴音武，❹土地肥美，瞴瞴然。一作晦，當作瞴。瞴，微視也。嘌力志切。縣平聲。他徒何切。薉於廢切，荒也；草也；蕪也。

玄瑩　啗徒濫、徒敢二切，噉也。揄音投，引也。又徒厚切。難音然。箝音鈐。摹莫胡切。擢一作擢。

太玄卷第八

玄數　摖索音。捭音戛。陸作傺，改也。扮房吻、甫文、晡幼三切，握也。撣音壇。《唐韻》言《太玄》云：「撣其名。撣，觸也。」《說文》：「徒旱切，提持也。」搜一作換。艻郎得切，《玉篇》云：

❶「他」，原作「化」，據大典本、郝本改。
❷「鞠」，正文未見。大典本作「鞠」，釋曰「音卯」。
❸「丁」，大典本作「求」。
❹「瞴」，正文作「晦」。「音武」，郝本作「杳」。

「菜名。必與扔同。」抴音曳，數也。詘信屈申也。繇胄音。予音與。揫音湫。艽音求。誐論也，佞也。彼義切。哆昌也切，張口也。釦口音，金飾。罕呼旱切，取鳥網。侟音存。裸郎果切。胝竹尸切，手足胼胝。嘏咕一作嘏，上瘕下怗。唐湖疑作頶，音胡。牛頸下垂。

太玄卷第九

玄文　膊市兗切，切肉也。熿户光切。儗牛力切，又音擬，駿也。儗然有所識別。一作儗。❶ 庳音卑，又音婢。軨力丁切，輯車也。又車闌也。

馻音介，馬尾髻結也。惓音倦。

玄掜　掜研啟切，不從也。骩音委，又都詭切。卒音萃。劘摩同。絣普耕、方幸二切。䘨所交切，衣袛也。襞壁音，衣也。矜巨巾切，矛柄。般與班同。𨅊陳序也。𠟱音喧，或作割。孿雙生子也。生患、所眷二切。

太玄卷第十

玄圖　廞口感切。窞徒感切。觝之豉切，又觶同，飲器。倨音據，傲也。劇其據切，勤務也；懼也；疾也。訽訽之言乘也。❷ 施去聲，一作扡。❸

玄告　摹莫奴切，規摹也。欱呼合切，大歠也。䓃泯音。攉音輝。隤杜回切。劌居衛切，割也。償音賞，又音常，又市亮切。僑巨消切，又高字。❹ 朓𠡠了切。拑渠廉切，馬拑也。

太玄經釋音終

---

❶ 「一作儗」，大典本作「作擬」，郝本作「一作穀」。

❷ 「訽之言」，大典本作「訽之言切」。

❸ 「扡」，大典本作「弛」。

❹ 「高」，大典本作「喬」。

附録

太玄賦

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曒曒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及？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殁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静於中谷。納僞禄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而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於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䮲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録自嚴可均輯《全漢文》，據《古文苑》）

讀玄

司馬光

余少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别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及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雲直大儒者邪！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

狀而不違，概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與《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司馬光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方

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

《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

皆當朞之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於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仿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亨。酋，西方也，於《易》爲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又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虚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搜，一作涣。）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八九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皆畫卦首之數也。《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易》有《序卦》，《玄》有《衝》。《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説之。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新編諸子集成·太玄集注》卷首）

太玄經輯注序

陳仁子

《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乎階戺堂陛之序也。亦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玄》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不可一蹴抉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十四爻衍矣。麐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摭卦氣比之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間，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先有後，或有小有大，體有正有

伏，有互有參，上經首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恒而二少合體也，頤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剥復之相繼也。一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設，各有其序，其義深，其例密，聖人悉包藏而雜綽其中，未嘗括而爲一定之説，夫固隨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尚其變也，制作尚者其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充之而知其不可窮也。《玄》之爲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坎也，以二測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固配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閎六日七分之説也。而較之《易》之窮無窮何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韋絶三編而始悟。雄以一人之見，覃數十年之思，欲立擬之，宜世人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説，夫世之深淺非辭也，理也，雄之説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以一定求之，鄰於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後學古迂陳仁子同備書。

（《永樂大典》玄字韻）

宋刊胡次和太玄經集注跋

傅增湘

宋刊《太玄經》殘帙，自卷六上第一葉下半葉起，至三十六葉止，又第三十八葉上半葉，存《窮》、《割》、《止》、《堅》、《成》、《闕》、《失》七首。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注文大字低一格，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以《千字文》標記，下方記刊工姓名，避宋

悉予收入，若得好學者重爲摘録，按目編定，當可復還舊觀，使數百年湮沈之籍復見天日，其爲功顧不偉哉！

（《藏園羣書題記》卷六）

太玄經十卷跋

郝　梁

《太玄經》近世鮮有重刊者，遂使後學聞《玄》之名而未見者十八九。噫！楊子平生學力所到，精神命脈盡在於此，顧可使之其傳不廣乎？予得有宋善本於建業黄氏，即命工刊之，示不敢自私焉。嘉靖甲申二月十有一日江都郝梁志。

諱至「慎」字止。因首葉殘缺，失去標題，其書名遂不可得知，亦未審爲何人所輯。今據卷中注文，有「范云」、「司馬云」、「章云」、「鄭云」諸家。范爲范望《解贊》，司馬爲司馬光《集注》，章云當爲雙流章詧，以詧撰有《太玄經注》十四卷、《疏》三十卷也。鄭氏未詳何人，或爲鄭北山剛中，以北山精研易學，著有《周易窺餘》也。余因取萬玉堂本范注、青棠書屋温公《集注》分别勘之，其文字乃頗有歧異，别寫校記以著之。余適收得鈔本《永樂大典》玄字韻二十七卷，皆爲太玄類，遂悉心鈎考，其中所録有陳仁子《輯注》、胡次和《集注》兩家。其胡氏《集注》中所引正有司馬、鄭、章諸家，因取殘帙七首注文字櫛句比，竟悉相脗合，乃知此本即爲胡次和《集注》也。第胡氏名籍苦不能詳，俟更考之。其《集注》全本，《大典》逐卷

太玄經十卷郝梁刻本跋

何焯

用馮嗣宗先生本校。義門復校。在《述玄》首葉。

自江都郝君刻此本日，已謂此勘見之矣。郭春卿有一本，讎校稍佳，然亦多脱誤。余家又有葉子奇《本旨》。子奇國初人，而頗有不具本文者，然後知《玄》之脱編非一日也。癸丑夏八月校完，俟求廣津、君實諸本校之。瑣谿先生識。此跋是先生次子定遠重書，無佳筆濡朱尔。焯識。

太玄經十卷郝梁刻本跋

莫友芝

此明江都郝梁據宋萬玉堂本傳刊者，《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有此本，蓋明時佳刻也，然其一卷《羡》首即脱去贊之初一經注三十六字。凡傳刻古書不依舊式，每有此病。宋本半葉八行，行三十七字。圖後附説六葉。前又有司馬温公《集注序》及《説玄》、《集事》，蓋皆刊本所無，昔藏者録以備觀。公自有書，不應羼入此本耳。

戊辰二月壬寅，以所假宜稼堂所收萬玉堂本校此三册，三月庚戌畢功。萬玉堂本足補正此本蓋千有餘字，子高傳刻本亦何草草乃爾邪！亦有此本是萬玉本誤者三四十字，蓋所據傳刻别一宋本。前輩以爲其據萬玉本者不足馮也。此書明末尚有黄石齋本，即用萬玉本覆刊而削去板心「萬玉堂」字，其勝此本多矣。

此陽城張氏省訓堂之舊藏，同治乙丑

四月收于蘇市，尚闕第二第三兩卷。丁卯八月于杭肆獲此刻殘册，適足相補。戊辰二月攜來江蘇書局，欲以萬玉堂本校，因手裝過，記之。廿一日己亥郘亭眲叟。

太玄經十卷郝梁刻本跋

胡澍

去歲見此本於坊肆，中多缺宋諱，知從宋本出，留之。偶一披覽，覺譌脱不少，證以《羣書拾補》，始知即郝梁本也。梁字子高，坊賈剜去其姓以爲梁子高校刊，欲以冒宋刻，愚拙可笑。今夏積雨三日，不能出門，即取《羣書拾補》勘改一過，并録盧氏題語於右。同治十一年季夏績溪胡澍書於京都麻綫胡同。

太玄經十卷郝梁刻本跋

李盛鐸

壬辰秋，書估楊維周以嘉靖本《太玄經》求售，上有舊人校語，題爲「義門手校」，并無圖記，知爲過録之本。所校有與萬玉堂本合者，有不同萬玉本者，按：中有引萬玉本作某，知所據别一本。又略以己意注釋，似是乾嘉時人手筆，力詆范注，絶非義門手筆。蓋合録諸本校語而成也。以索值太昂，不欲留之，因竭二日之力，録存舊藏郝本之上。其圖記曰「硯上農」，曰「奉天錦縣樊鴻錫紹容氏景陶館收藏印」，曰「鮑氏家藏」，曰「還就縣印」，曰「海鹽沂陽王文禄世廉」，附記于此。重九日校畢。德化李盛鐸。

羣書拾補太玄經校正題辭

盧文弨

揚雄《太玄經》十卷，晉范望叔明解贊，余向借得一舊本，似是北宋刻本，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辨公事張寔校勘，譌誤尚少。明嘉靖間有江都郝梁本，神廟時有遂州鄭樸本，鄭止正文。天啟時有長洲陳仁錫奇賞彙編本，注多删節。本朝吴惠氏士奇有閲本，實本諸何氏焯，何又合馮復京、錢孫保諸校本而加訂焉。郝本亦從宋本出，故宋諱亦皆缺筆，然脱誤極多。今案間無他本，姑據此本，别其同異，正其是非。其助我者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也。子雲之姓書中多從木，今亦仍之，其誤易曉者不備著焉。

太玄經十卷郝梁刻本跋

周叔弢

丁巳十一月，得郁氏宜稼堂所藏萬玉堂本，十二月朔用校此本，十日乃畢，凡增改千有餘字。亦有萬玉本誤而此本是者，凡六十餘字。叔弢志。

太玄經十卷孫沐萬玉堂刻本跋

黄丕烈

是書爲惠半農校閲之本，於范注紕繆處悉加駁正，信善本也。繼又得鈔本司馬光《集注太玄》，與先生駁正之語多所即合，益又見先生學術邃深，識見高卓，故下語輒合古人，絶非腐儒所能企及。後之讀之者由先生校閲之本而進觀温公《集注》之書，不誠津梁有自乎？爰命工人重爲裝治，寶

藏之于讀未見書齋。蕘圃黄丕烈。

太玄經十卷孫沐萬玉堂刻本跋

莫友芝

同治丙寅八月，假郁氏宜稼堂此本讀，戊辰二月攜之姑蘇書局，以家藏郝子高本互勘一過，其足補正郝本蓋千有餘字。即以此爲真宋刻可也。郘亭眲叟莫友芝記。

太玄經十卷孫沐萬玉堂刻本跋

莫棠

亂世而古本書翔貴甚於承平時，可怪異矣。殆天閔士夫窮蹙、故族流亡而開此創革乎？於是書棚黠儈鈎致，始則鄞之天一閣，繼則盧氏抱經樓書，先後爲上海估人綑載，以至其初無不搆訟，蓋利之所在，攘奪興焉，非主家計保全也。此萬玉堂本《太玄》，盧氏羣籍之一，余得諸柳蓉邨。二十年前嘗收不全本，借章石卿景寫本補完，并臨何屺瞻校郝梁本，義門亦盛稱是刻之善。光緒辛丑，在廠市獲玉鏡堂本、黄忠端本殘帙，皆從此出，加入刊人名氏一行，而玉鏡本尤爲目録家所罕。辛亥冬，以貽楊惺吾廣文，摹首葉以去，謂將留真譜云。丁巳冬十二月既望莫棠記。

近見印懷素《自叙帖》，後有嘉靖丙申曲水記，其印文二，一曰「志新」，一曰「萬玉堂」。

太玄經十卷明玉鏡堂刻本跋

丁丙

前有漢蘭臺令史班固撰《揚雄傳》，又陸績《述玄》，唐宰相王涯《説玄》五篇，《釋文》一卷，及分晝四重《玄圖》，末有記曰：

楊氏本自《玄》首已下至《玄告》凡十一篇，并是宋衷解詁，陸績釋文共爲一注，范望采二君之業，折衷長短，或加新意，就成此注。仍將《玄》首加經贊之上，《玄》測附逐贊之末，餘自《玄衝》以下以《玄告》九篇列爲四卷。三家義訓互有得失，以待賢者詳而正焉。此明玉鏡堂依宋重刊，「敬」、「貞」字皆有缺筆。

太玄經十卷跋

樂元聲

就李生曰：漢丁傅、董賢用事，時天下猶趨勢力哉。矯矯子雲，迺能恬然官爵，默守吾《太玄》，則已希覯，足令千載而下知己生色，獨恨晚年校書天祿石渠閣，私心蓋不能無遺訾焉。《春秋》責備賢者，何以子雲之明，見若斯之遲也？吁嗟乎！雌黃黑白之説，吾有慨於世舊矣，若標軌嚮往，幸有子雲之言在也！幸有子雲之言在也！子雲於是爲不朽矣！長水里人樂元聲。明黃道周、王僎輯明末刻本亦録此，首句作「古剡生曰」，末句作「古剡居士王僎」。

揚子法言

〔西漢〕揚雄 撰
〔北宋〕司馬光 集注
師爲公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法言》十卷，西漢揚雄撰。

揚雄（前五三—後一八），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博學多才，史稱「好深湛之思，自有大度」（《漢書》本傳）。揚雄於不惑之年遊京師，蒙成帝召見，任爲郎，歷成、哀、平三朝及王莽新政，天鳳五年（一八）卒。揚雄以辭賦名世，與司馬相如、班固齊名，並稱「馬揚」、「揚班」。又編有漢語史上的第一部方言詞典《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簡稱《方言》），該書與《爾雅》、《説文》、《釋名》並列爲語文經典。同時擬《易》作《太玄》，擬《論語》撰《法言》，在儒家思想史上有承前啓後的地位。

西漢王朝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轉型期。漢初以黄老之學爲主導思想治國，又與秦在制度層面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儒學復興頗爲緩慢。《漢書・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時有人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既爲時代需求而作，故有正本清源、去蕪存菁之效，對東漢時期儒學的繁榮昌盛有開啓之功。《漢書》本傳説：「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揚雄以孟子自況，擬其闢楊墨、開聖道之舉措，所以《法言》的整體思路是破與立兩面發揮，首先是「尊儒」，其次是「黜法」，兼及百家。《法言》與《論語》的關係，一是尊孔揚儒内容方面的繼承與發展，二爲語録體、對話體的形式運用以及語句的因襲等。

《漢書・藝文志》著録《法言》十三篇，《隋書・經籍志》著録《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李軌註）及宋

衷註十三卷兩種。流傳至今的大致有兩個版本系統，其一是載有晉代李軌註的十三卷本。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法言註十三卷音義一卷」説：「此書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學兩制校定，然後頒行。」故又稱李本、監本、治平本。書中所收的《音義》一卷多稱引「天復本」，清代校勘學家顧廣圻嘉慶廿三年（一八一八）校註《法言》時，據「唐昭宗天復紀元，前蜀王建移之」的史實，斷定天復本爲蜀本。故其源可追溯到唐末五代。至今流傳較廣的是清代秦恩復於嘉慶廿四年用南宋重刻治平本翻印的十三卷本，該本於清末、民國先後收入《二十二子》、《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爲今人熟知。其二是司馬光等五臣註十卷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法言集註十卷」説：「考自漢以來，有侯芭註六卷，宋衷註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辛德源註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註，宋咸廣註，吴祕註。至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吴祕之註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别之』，然今本獨李軌註不署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祕曰、光曰爲辨，蓋傳刻者所改題也。」司馬光《集註》本今亦亡佚，其内容大致保存在後出的五臣註本中。五臣註本一系大多沿用宋咸「一十卷」體例，將十三卷中的《吾子》與《脩身》、《問明》與《寡見》、《五百》與《先知》各自合爲一卷，是搜羅古註最全的本子，對瞭解《法言》及漢語史、儒學史極有幫助。五臣註本歷宋、元、明、清，代有刊刻，其中明世德堂本影響較大。另，遼寧圖書館尚存有一種五臣註本，係南宋淳熙八年台州刻本，十三卷附《音義》一卷。其卷數規制承襲宋監本，在李軌註本的基礎上又添四臣註，其中司馬光註中凡涉及註音和異文比勘的内容大都没有收録，其來源與常見五臣註本不同。

此次校點《法言》，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宋劉通判宅仰高堂刻本《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爲底本。它是《法言》現存的較早版本，約刊刻於南宋中期，後世又有遞修和增補。此

本廣收古註，且未經近現代學人整理。對校本用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顧春世德堂刊刻的《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簡稱「明本」），該書原爲真州吴氏有福讀書堂藏書，現藏上海圖書館。該本有顧廣圻的批校。顧氏在該書篇首題記曰：「揚子《法言》，通行者世德堂五臣音註十卷本，其源出自纂圖互註，乃宋、元之間建安書坊中人所爲，并合改竄，皆非復各家真面目。」對比五臣註十卷本與秦氏重刻十三卷本同收的李軌註可看出，兩者大同而小異，小異部分源於兩書各自對李註有所節略。顧校對原著增删太多，今斟酌采擷其部分校勘成果（簡稱「顧校」）。參校本用録有姚鼐評點的明桐蔭書屋翻刻世德堂本（簡稱「姚本」）。該書原爲近代藏書家袁思亮（號蘉庵）所有，現藏上海圖書館。蘉庵於書末墨筆題記曰：「是書爲吾宗卧雪廬殘餘之本，殆翻印世德堂本也。」該書文字與世德堂明本有異同，故有校勘價值。其次，涉及正文、李註、《音義》的内容，又參考了《四部叢刊》影印之涵芬樓藏秦恩復石硯齋翻刻宋本（簡稱「十三卷本」）。底本正文前所附吕祖謙輯《新增麗澤編次揚子事實品題》和陳傅良輯《新刊揚子門類題目》各一卷，爲對校本、參校本、十三卷本所無，前者參考了其他古籍，略作校勘。底本第一、三、十卷各有殘損之處，其中第一卷以明本補，姚本校。第三、十兩卷《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原有補配，其中第十卷補配内容爲同一體系，出入不大，故依例校點；第三卷補配非同一體系，故多據校本等增補或删節並出校。錯誤之處，謹請讀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師爲公

司馬温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奥。唯其簡而奥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吕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内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吴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吴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吴司封本，各以其姓别之。或

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

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群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遘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廛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没，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❶横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絶代，振天爵於群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牋《荀》旨，大決宧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絶，義祕而淵。雖李都亭解之於前，❷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别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説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秘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説之異，罔忽

❶「王」，原誤作「生」，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都」，原誤作「郁」，今據顧校改。李軌曾封「都亭侯」，見十三卷本《音義》。

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瀆犯宸嚴，無任跼蹐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秘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新增麗澤編次揚子事實品題

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鈎道致遠。❶ 建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

右陸績之辭見《述玄》。❷

揚季有田一壥，有宅一區，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詁訓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顧嘗好辭賦。先，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洪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爲式。《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以爲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摭《離騷》文而反之，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名曰《畔牢愁》。

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

❶「道」，《太玄經》（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深」。

❷「玄」，原避宋聖祖趙玄朗諱作「元」，今回改。下不再出校。

祠甘泉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風。后土既祭，陟西岳以望八荒，迹商、周之虚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雄從羽獵，故因《校獵賦》以風。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雄以爲賦者將以諷之，必觸類而言，❶極麗侈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飄飄有淩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以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❷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帝之歷焉。❸揲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❹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虚生。爲其太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

❶「觸」，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精要》本）作「推」。

❷「以」，《漢書補注》作「似」。

❸「帝」，《漢書補注》作「頊」。

❹「開」，《漢書補注》作「關」。

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玄》文多，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客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今吾子乃抗辭幽説，閎意眇音妙。旨，❶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薄群生，歷覽者兹年矣，而殊不寤。殆不可乎？」揚子曰：「俞。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曠之調，❷竢知音之在後也。」

雄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辯，終破大道。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象《論語》，號曰《法言》。

右班固之辭見《西漢書》本傳。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復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實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❸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時人皆曶之。唯劉歆

❶ 「閎意」，原誤作「閉音」，今據《漢書補注》改。
❷ 「調」下，《漢書補注》有「鍾」字。
❸ 「求」下，原衍「名於」二字，今據《漢書補注》删。

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❶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

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音葩。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禄，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天鳳五年卒。

王邑、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後世乎？」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盛行，❷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右自序之辭見本傳贊。

❶「桓」，原避宋欽宗趙桓諱作「亘」，今回改。下不再出校。

❷「盛」，《漢書補注》作「大」。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黄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❶以彰厥身。

右《叙傳》。

揚子潛心著述，❷有補於世。泥蟠不滓，❸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右秦宓之辭見《蜀志》本傳。

李銓嘗著《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右范喬之辭見《晉書》本傳。

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美，❹造物者以爲程。❺

右左思之辭見《文選・蜀都賦》。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如何？」子曰：「靖矣。」

右文中子之辭見《天地篇》。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❻始惡而

❶「于」，原漫漶不清，今據《漢書補注・叙傳下》補。
❷「子」下，《三國志・蜀書・秦宓傳》（《四部精要》本）有「雲」字。
❸「滓」，原誤作「用」，今據《秦宓傳》改。
❹「美」，《文選》（嘉慶十四年重刻宋淳熙本）作「譽」。
❺「物」，《文選》作「作」。
❻「夫」，原誤作「歟」，今據《昌黎先生集》改。

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❶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右韓愈之辭見文集《原性》篇。又《讀荀》篇。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無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説，得不爲誣鳳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其辭姑務脱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❷知其不可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❸夫立言者，豈

❶「歟」，原殘剩「欠」旁，今據《昌黎先生集》補。

❷「桓」，原避宋欽宗趙桓諱作「威」，今回改。

❸「事得自易」，原漫漶不清，今據《文粹》（清光緒十六年刻一百卷本）補。

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己不能信，況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右陳黯之辭見《文粹·詰鳳》篇。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禄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以同也。知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於宗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於宗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禄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

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言之，餓顯之高，禄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❶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人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❷箕子爲之奴，❸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無可無不可也」。❹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禄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右王安石之辭見文集。

蒙示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某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箕子、微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

❶「豈」上，原衍「迹」字，今據《臨川先生文集》（《四部精要》本）删。
❷「微」，原誤作「箕」，今據《臨川先生文集》改。
❸「箕」，原誤作「微」，今據《臨川先生文集》改。
❹「君」，原誤作「孟」，今據《臨川先生文集》改。

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説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以伸道，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

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

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右曾鞏之辭見《南豐文集》。

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其非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争言符瑞，稱莽之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疾莽之簒位，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

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❶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兑、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説，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桓譚稱《太玄》曰：「是書也，與太《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右孫明復之辭見文集《辨太玄》篇。❷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險之辭，❸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彫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彫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彫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智者

❶「者」，《孫明復小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輩」。

❷「辨太玄」，《孫明復小集》作「辨揚子」。

❸「險」，《蘇東坡全集》（《四部精要》本）作「深」。

道，而難與俗人言也。

右蘇軾之辭見文集答人書。

《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人之生也，雖未有不蒙，然而至明之理已具矣。故善學者，必先知其善，然後可以學善；教者，必先知其善，而後可以教。仲虺言「降衷」，《詩》言「秉彝」，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言「良知」，皆於衆人昏蒙未定之中，指以告之，庶幾其得所從而至也。今揚雄乃言「倥侗顓蒙，恣于情性」，則是先以爲不善，而後以理訓之，不惟失聖賢之意，而學者用力求端之本亦差別矣。此與荀卿「性惡」異言而同失，非所以爲教也。玉必有璞，金必有鑛，火必有煙，鬱而未章，雜而未純也。然學者先自知其所爲善，而善養之，則得矣。

異端之學並起，而名家至漢猶數人；孔子之道未明，而孟子之書殆不傳於世，非博道爾雅之士莫知好焉。雄之自比，蓋真有意於翊扶羣聖之書，以罷黜百家之僞説者，其用力勤而勞矣，非利之也。漢末異説稍息，而六經盡出，由東京以來，皆專意一志，以修明王道。雖未足以知之，而於向之異端則無習矣。因雄書以求孟氏，因孟氏以求孔子，雄之功如此。

右葉適之辭見文集。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

永嘉先生陳傅良君舉　編

○篇目

學行篇　吾子篇　脩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問明篇
寡見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騫篇　君子篇
孝至篇

○門類

三才　天地　天（天文附）　天人
聖人（大人附）　聖道（聖德附）　聖言
聖製　聖經　聖賢　君子
君人　太古　堯舜　舜禹
唐虞三代　周　古賢臣
列國名臣　漢名君　漢名臣
臣道　孔子　孔子弟子　孟子
揚子　道　道德　五常
心（氣附）　性　學　聞見

師友

脩身　禮樂　法度　文武
治（無爲附）　教化（中和附）　政

號令

儒士　詞賦（史附）　天下（中國附）
賢德（忠嘉附）　孝　明哲　拾遺
事要總類

三才

觀天地則見聖人（脩身篇）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
聖人法天簡易（並五百篇）
通天地人曰儒（君子篇）

天地

- 天地交而萬物生 脩身篇
- 天地神明而不測　神明照知四方
- 天地爲萬物郭 並問神篇
- 天地裕於萬物　萬物裕於天地
- 天地之得斯民 並孝至篇

天 天文附

- 天高目下耳 問明篇　天道勞功 孝至篇
- 雷風鼓舞萬物 先知篇
- 大聲非雷霆 問道篇

天人

-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 問神篇
- 聖人繼天測靈
- 聖人以人占天 並五百篇
- 天人因成如何 重黎篇

聖人 大人附

- 仰聖人知衆說之小
- 遷善聖人之徒 並學行篇
- 聖人虎別其文炳
- 衆言淆亂折諸聖 並吾子篇
- 有德者好問聖人　聖人樂天知命
- 聖人用天下撿　獨智入聖門 並脩身篇
- 惟聖可以開明 問道篇
- 聖人存神索至　聖人成天下大順
- 聖人致天下大利
- 聖人成順致利 並問神篇
- 聖人聰明淵懿 五百篇
- 聖人冠乎羣倫　聖人聰明冠羣倫
- 五百歲而聖人出
- 無事於小爲大人 並五百篇
- 聖人樂天 先知篇
- 聖人表裏如何 重黎篇
- 聖人德之爲事 孝至篇

聖道 聖德附

聖人之道猶日中 先知篇

聖人道若天 君子篇

聖道羣心之用

德隆則晷星 並五百篇

聖人德之爲事

聖德遠人咸慕 並孝至篇

聖言

聖人之辭若川

言書心聲畫 並問神篇

聖人之言遠如天 五百篇

聖言炳若丹青 君子篇

聖人之言似水火

聖人言之至 並問道篇

假言周于天地 寡見篇

聖製

聖人得書之體 問神篇

聖人肆筆成書 五百篇

聖經

事辭稱則經 吾子篇

虞夏商周之書　詩書成於仲尼

聖經不可使易知　五經爲衆說郛

春秋成於仲尼 並問神篇

五經不如老子之約

古者三年通一經

惟五經爲辯 並寡見篇

書可觀而不可盡 五百篇

聖賢

觀聖人則見賢人 脩身篇

聖賢之言如天地 五百篇

君子

君子貴遷善 學行篇

君子之道有四易 吾子篇

君子彊學而力行

君子不動動斯得 並脩身篇

君子競辰　君子在治若鳳問明篇
君子盡心於聖人之道寡見篇
君子愛日五百篇
君子爲國張綱紀
君子爲國謹教化先知篇
君子絶德重黎篇
君子言動成文德　君子於仁義柔剛
君子避礙通于理
君子言則成文並君子篇

君人
君人致帝者之用　君人成天地之化
君人明道信義並孝至篇

太古
太古塗民耳目問道篇

堯舜
堯舜不戰屈人兵問道篇
堯舜之道延其光
堯父舜子並孝至篇
唐虞咸有顯德
舜以堯作土並重黎篇
堯有天下舉大綱　堯舉大綱命舜禹
唐虞象刑惟明並先知篇

舜禹
虞夏行堯之道　行堯之道法度彰
虞夏襲堯之爵並問道篇
虞夏之書渾渾問神篇
舜禹孝功絶德淵騫篇
禹以舜作土重黎篇
舜禹受天下不爲泰
虞夏禮樂法度如何

唐虞三代
堯舜禹君臣而並五百篇
唐虞三代有顯德重黎篇
泰和在唐虞成周孝至篇

周

文武父子而處五百篇

文王淵懿問明篇

周康之時頌聲作孝至篇

古賢臣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

皋陶以智爲帝謨並問明篇

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皋陶謂之嘉並孝至篇

列國名臣

子胥種蠡孰賢重黎篇

漢名君

漢屈羣策

文帝曷不用頗牧並重黎篇

漢名臣

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並吾子篇

楚兩龔之潔問明篇

齊魯有大臣五百篇

羣策屈羣力重黎篇

張騫蘇武之奉使

張子房之智如何並淵騫篇

臣道

近世社稷之臣　社稷之臣終禮樂

近世名卿孰優

近世名卿名將孰優並淵騫篇

孔子

天道在仲尼　孔子習周公

立道仲尼

孔子鑄顏淵並學行篇

治己以仲尼脩身篇

孔子之道較且易吾子篇

仲尼潛心於文王問神篇

孔子用齊人歸疆寡見篇

孔子愛日　仲尼神明並五百篇

仲尼之道猶四瀆君子篇

孔子弟子

七十子肖仲尼　顏淵習孔子

顏子苦卓如何　晞顏亦顏之徒

顏子樂内　顏苦孔之卓

術業顏淵並學行篇

顏淵潛心仲尼問神篇

淵騫攀龍附鳳

七十子聞見如何並淵騫篇

顏淵進退以禮義

顏淵以退爲進並君子篇

孟子

孟軻勇於義淵騫篇

孟子知言之要

孟子知德之奧並君子篇

揚子

揚雄自比孟子吾子篇

道

道者無不通　適堯舜文王爲正道

道若塗川並問道篇

先王之道滿門寡見篇

知其道者其如視先知篇

天下之通道如何孝至篇

道德

耕獵得道德學行篇

道德仁義譬諸身問道篇

老子之言道德問道篇

五常

仁義禮智信之用　仁宅　義路

禮服　智燭　信符

華實副則禮並脩身篇

事得其宜之謂義重黎篇

自愛仁之至

自敬禮之至並君子篇

心氣附

神心經緯萬方　神心潛天地並問神篇

氣者適善惡之馬脩身篇

性

學者所以脩性學行篇

人之性善惡混脩身篇

學

學者審其是　學之爲王者事

大人之學爲道　學求爲君子學行篇

聞見

多聞守之以約　多見守之以卓

聞見卓約如何吾子篇

師友

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

一卷之書必立師並學行篇

脩身

脩身以爲弓　立義以爲的脩身篇

禮樂

治天下礙以禮樂

聖人治天下以禮樂並問道篇

周之禮樂庶事備問神篇

法度

法始伏羲成乎堯

法者謂唐虞成周並問道篇

聖人之法關盛衰

什一天下之中正並先知篇

文武

文訓武克如何　事得其序之謂訓

勝己之私之謂克並問神篇

治無爲附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問道篇

四海奠枕于京寡見篇

天下治之在道

四海治之在心並孝至篇

教化中和附

防範見禮教之至五百篇

動化莫尚中和　中和在哲民情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使人有士君子之行

甄陶天下在和並先知篇

政

立政莫尚中和　從政審思斁

爲政日新

真僞則政核並先知篇

號令

號令鼓舞萬民先知篇

儒士

士何如可以禔身脩身篇

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寡見篇

周之士也貴

周之士也肆並五百篇

詞賦史附

詩人之賦麗以則吾子篇

品藻實録如何重黎篇

天下中國附

中於天地爲中國

有天下者審其御問道篇

乘國如乘航寡見篇

賢德忠嘉附

大器猶規矩準繩

大器先自治並先知篇

忠言嘉謨如何　知哲聖人之謂俊

秀穎德行之謂洪並孝至篇

孝

孝莫大於寧親

父母子之天地並孝至篇

明哲

明哲旁燭無疆

微何如其明並問明篇

拾遺

天常帝王之筆舌問道篇

豹變則虎吾子篇

事要總類

童子彫蟲篆刻　屈原如其智

公孫龍詭辭數萬　羊質虎皮

説鈴並吾子篇

合則渾離則散　老子搥提仁義

可則因否則革並問道篇

幽必驗明遠必驗近

童烏九齡與我玄文

鄭子真不屈其志並問神篇

堯將遜天下於許由問明篇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魏武寶山河之固

大寒而後索衣裘　洪羊榷利

秦負聖人之法度並寡見篇

闕百聖而不慚　貴無敵富無倫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並五百篇

忽眇綿作眪　大作綱小作紀

天先春後秋並先知篇

姒氏治水土巫步多禹

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秦罷侯置守

霍光堂堂乎忠　文帝罪不孥宮不女

藺相如伸秦屈廉頗

邴大夫不伐善並重黎篇

東方生滑稽之雄

蕭也規曹也隨並淵騫篇

弸中彪外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荀卿同門異户

子游子夏未得其所以書

聖人耻一物之不知並君子篇

石奮父子之美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
漢德可謂允懷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並孝至篇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終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❶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大氐，大歸也。詆訾，毁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毁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反，其字從手。○光曰：光謂「氐」下脱「不」字。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乎學，故此所以首衆篇。○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説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辨者，惟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祕曰：倥侗未有所成，顓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空。侗，音同，又音通。顓，與「專」同。恣于情性，觸意用事。聰明不開。闇塞之謂。○祕曰：不能性其情，則聰明有所蔽。訓諸理，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道以開明之也。○祕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譔《學行》。祕曰：譔，撰述也，古或通用。夫人自有聰

❶「雄見」至「法言」，顧校曰：「此温公取《漢書》添入。」

明天命，非學則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爲先。

學，行之，上也；祕曰：夫學者，所以爲道者也。率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祕曰：能辯醇疵，❶發成謨訓，學之次也。○光曰：言者，徒能言而不行。教人，又其次也。咸曰：行性而言誠，可以爲師矣，故又居其次。○祕曰：欲廣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故又爲其次。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祕曰：三者無一，斯衆人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光曰：好，呼報切。下可以意求者，皆不音，倣此。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祕曰：學如不及，豈俟羨久生然後爲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祕曰：天生五行，其性仁、義、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祕曰：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❷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復，扶又切。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爲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禀受已定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誘于人，以爲未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

❶「疵」，原誤作「疪」，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其」，原誤作「而」，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光曰：礲，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爲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❶「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礲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❷○祕曰：止焉，則止也。○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䗀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䗀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咸曰：螟䗀，桑蟲也。蜾蠃，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爲己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詩草木疏》云：「螟䗀，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❸言螟䗀與蜾蠃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光曰：螟，音冥。䗀，音零。蜾，音果。蠃，郎果切。祝，之又切。

學以治之，祕曰：治其性。思以精之，祕曰：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祕曰：過則勿憚改。名譽以崇之，祕曰：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祕曰：自彊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曰：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弃弓、良去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

❶「故」，原誤作「光」，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彊」，原誤作「疆」，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蜂」，原誤作「之」，今據明本、姚本改。

乎？言實非也。○祕曰：羿與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己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曰：「逢，薄江切。❶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逄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不可也。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顔之名。彼名也，咸曰：羿、逢蒙、良、般之名。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答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有道之名，有蓺之名，有名無二。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蓺，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脱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説哉？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爲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爲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祕曰：周、孔、顔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蓺，如山川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吴、宋本作「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脱『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方術之士能銷五石化爲黄金，故有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爲黄金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祕曰：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答以鑄人。○光曰：覿，見也。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鑄之令殆庶幾。○光曰：借問顔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佗物爲黄金，何以異此？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旨，美也。喜

❶「江」，明本、姚本作「紅」。

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祕曰：或人悟旨，問妖妄之鑄金，得具躰之鑄人。○光曰：踧，子六切。

學者，所以脩性也。祕曰：性，仁、義、禮、智、信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祕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爲「侗」，字之誤也。雄自序《學行》云「倥侗顓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爲洞，無所據焉。○祕曰：此章言學爲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己，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光曰：桐，當爲「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人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祕曰：務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祕曰：有似是而非，而學者不悟，從而爲道者多矣。○光曰：師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

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鬨，鬬也。孟子云：「鄒與魯鬨。」言市聲如鬬而鬨然。○光曰：鬨，下降切。勝，音升。一卷之書，不勝異説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鬨，猶言一巷也。一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説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

習乎習！歎所玩習。○光曰：歎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爲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爲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況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之術。○光曰：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於戲！光曰：宋、吴本作「烏呼」。《音義》曰：「上音嗚，下音乎，又許宜反。」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祕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也，況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祕曰：道家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光曰：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説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祕曰：衆説之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説之不足學，易知矣。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祕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鉸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問「進」。祕曰：進於道。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光曰：爲，于僞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祕曰：盈科則漸進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鴻漸于陵，流水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温，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

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請問「木漸」。祕曰：《易》曰：「山上有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祕曰：栭謂之楶。○光曰：楶，音節。斧，斲削也。藻，文飾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別也。衆人則異乎。祕曰：衆人有禮義之别，所以異乎觸情。○光曰：人爲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訓誨。○咸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人。○祕曰：賢者述之，異於衆人。○光曰：能循禮義。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光曰：極深研幾。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别，誠有旨焉。○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别於鳥獸，豈强爲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祕曰：人而不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奈如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光曰：言非獨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祕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祕曰：晞，晞慕也。○光曰：乘，繩證切。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祕曰：顏子庶幾，疑其難至。○光曰：易，以豉切。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甫，宋宣公之上

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曰：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末也，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爲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祕曰：凡諸書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祕曰：漢之明經，必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爲利而非爲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祕曰：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祕曰：必須治者以道德資焉。

吾不覿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咸曰：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

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没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爲遷善之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祕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人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❶○光曰：比，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爲聖人之徒矣。**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祕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惡，烏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群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鸒斯，鵯鶋，小而多群。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鵯鶋之群，徒好賊稻粱而已矣。○光曰：鸒，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悦，群居遊戲，相從飲食而已。

或謂子之治産，不如丹圭之富。祕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趁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廛一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咸曰：先生，有道之稱，猶先覺先知之士。**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以義。○光曰：宋、吴本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今從之。**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

❶「惟」，原誤作「推」，今據《尚書》（中華書局影印世界書局縮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改。

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❶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祕曰：猗頓，用監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爲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以爲顏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曰：「彼以其粗，祕曰：施以飲饌。❷顏以其精；祕曰：奉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祕曰：彼以犬馬之養，回而不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曰：粗，千胡切。養躰爲粗，養志爲精。驕亂爭疾爲邪，屢空不改其樂爲正。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祕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爲樂。○光曰：樂，音洛，下可以意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上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祕曰：顏子樂道，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言顏子樂內而非紆朱懷金，故以顏之屢空爲難，非有嘲揚子之意也。○祕曰：顏子屢空，何爲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祕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乎？」光曰：言雖樂孔子之道，豈能不以貧賤爲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咸曰：言顏之所苦無它焉，惟苦孔子之道卓遠耳，

---

❶ 上頁「獵德而得德」至「以其所以葬葬」六百七十五字，原脱，今據明本補，姚本校。

❷ 「飲」，原誤作「餒」，今據明本、姚本改。

故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祕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吴本。或人瞿然咸曰：瞿然，猶駭也。曰：「兹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祕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祇，當爲「秖」。秖，適也。或人瞿然曰：「兹苦孔之卓也，何適其所以爲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❶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悦而慕之，所以爲樂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是也；有學術業，此外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宋、吴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爲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爲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爲可學也。○祕曰：據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祕曰：習孔者，孔之徒；晞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❶「瞿」，原誤作「懼」，今據明本、姚本改。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許訖切。顔曰：「周，周公也。迄，至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祕曰：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禮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宋、吳本。**乖離，**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爲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祕曰：異端起，乃乖離於諸子矣。**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曰：圖，謀也。徽，美也。辯其異端而謀其徽美。○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諸家。**譔《吾子》。**祕曰：綺靡荒唐，彫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義，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爲式。○祕曰：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咸曰：漢儒之賦，古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矧乎今之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爾，作之者所宜愧焉。○祕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或曰：「賦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之，廼歸於正。○光曰：謂若《上林》「頹牆填塹」之類。**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

武帝覽之，飄飄然有淩雲之志。○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脱之也。○祕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諷之以正。如其不已，廼復成勸，言不正也。○光曰：宋、吴本無「曰」字，今從李本。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祕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爲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悦目。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言擊劒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劒客，擊劒之客。謂劒之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擊劒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咸曰：狴，當作「狴」，字之誤也。狴犴，牢獄也。劒客之論，謂劒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爲若使擊劒可衛身，則囹圄之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也，蓋特沮其劒術爾。今註文與好賦相連叚解之，復以狴犴爲擊劒之形貌，又以「狴」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劒之威，人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或作「狴」，古今字爾。○光曰：狴，邊兮切，或作「狴」，❶又匹迷切。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多禮，❷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矣。不若不入牢獄之爲善也。劒雖可以衛身，不若以道自防，不至於用劒之爲善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❸枚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祕曰：麗以淫。○光曰：皆詩誕過實之辭。「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祕曰：一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❹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祕

❶「狴」，據上文疑當作「狴」。
❷「因」，原誤作「囙」，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大」，原誤作「夫」，今據明本、姚本改。
❹「侈」，原誤作「移」，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曰：覽者已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爲法。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祕曰：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

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咸曰：言欲辨蒼蠅白黑與紫亂朱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祕曰：使白爲黑，惡紫奪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祕曰：似雅樂。曰：「聰聽。」光曰：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祕曰：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祕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求之，則真僞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祕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温雅也。多哇者，淫聲繁也。○咸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温雅，失之矣。○祕曰：哇，淫聲也。五聲，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光曰：哇，烏瓜反。哇，以喻奇僻之論。請問「本」。曰：「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祕曰：黄鍾爲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搉，揚搉，大舉也。○光曰：宋、吴本「確」作「搉」，今從李本。確，堅貌。黄鍾爲律本，聖人爲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稽諸聖人，概以中正，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

法度也。」咸曰：淈，亂也。○祕曰：淈，濁也。淫辭之淈亂正法。屈原曰：「淈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淈，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汩亂道真，人多悅而惑之，以陷於非僻。

或問：「屈原智乎？」光曰：屈，九勿切。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放逐，感激爰變，❶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爲上官大夫、子蘭之譏，卒以放逐，是爲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譏。○祕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爲楚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廼爲楚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不足言其智也。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祕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祕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咸曰：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祕曰：據當時賦之賦。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光曰：稱，尺證切。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爲，非篤實之真。○咸曰：足，當爲「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爲夸毗、戚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

❶「爰」，原誤作「愛」，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足容也。言也、容也，爲有德之文藻矣。○光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爲文章，無德則爲澆僞。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爲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爲法，是法歟？《莊子》曰：「公孫龍，辯者之徒。」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咸曰：言棊、鞠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祕曰：「梡」當爲「捖」。捖，刮摩也。棊、鞠，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爲法哉！○光曰：斷，音短。梡，舊本作「捖」，音緩，又音欵。○宋曰：❶梡，當作「捖」，胡官切。從木誤也。捖，刮摩也。言刮摩皮革以爲鞠。○光曰：梡，當作「楦」。楦，呼願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楦革而爲鞠。言圍棊、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爲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咸曰：邐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光曰：宋、吴本「峛崺」作「邐迤」，今從李本。峛，力紙切。崺，移邇切。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祕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汙」之「汙」。言升東嶽而觀，則知衆山之連延已卑矣，況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況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爲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郭云：「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黄濁。」《詩》云「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光曰：惡，音烏，下同。沱，徒河切。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祕曰：惡，安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祕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

❶「宋曰」，依文例宜當作「咸曰」。

山峌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户，不可勝入矣。峌，谷也。○祕曰：峌，宜讀如陘。陘，山中絶也。蹊，徑也。言山中絶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户，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光曰：峌，户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祕曰：正門也。曰：「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吾獨有不户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户乎？」曰：「户哉！户哉！」言斯户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户哉？○光曰：闕。

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不名而闕廢。○祕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説，見豺而戰，戰，悸。○祕曰：戰，兢。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僞名，考實則窮。○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羊』。」今從諸家本。説，音悦。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光曰：別，波列切，下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祕曰：別，辨別也。聖人文之大者，其文炳焕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貓、貉。○祕曰：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貍變則豹，祕曰：辯人睎君子，則君子矣。豹變則虎。咸曰：貍變豹，豹變虎，豈然邪？亦循循善誘人也。○祕曰：君子睎聖人，亦聖人之徒。❶○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

❶「人」，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祕曰：若市書之肆。○光曰：要，於霄切。好説而不見諸仲尼，説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説不合大雅。○祕曰：見則諸儒之木鐸也，不見則説鈴也。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❶ 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 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侈則邪辟。○祕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不正則入乎邪僻。○光曰：辟，音僻。擇謂言雜是非，淫謂聽入邪哆。 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咸曰：吴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祕曰：哆，脣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其辞已邪哆矣。○光曰：哆，昌者切，又尺氏切。 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咸曰：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祕曰：未有專述邪哆之辭，而能歸於正道。○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習異端而入於聖道者也。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祕曰：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豉切。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祕曰：紛如，亂而不理也。班固曰：「幼童而守一蓺，白首而後能言。」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虚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祕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夾谷齊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子請見，孔子以「絜己」與之，不詐詐也。○光曰：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佔畢以爲博，多訊以爲辯，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 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咸曰：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豎子皆知之矣，豈特揚子言而後辨哉！夫不姦姦者，謂不姦其姦，知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其詐，如闕文之類。○祕曰：如使姦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

❶「何所」，原誤作「所可」，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光曰：己之耳目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祕曰：百家之聞，守之以經。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祕曰：衆言之見，守之以聖。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絶之照。○祕曰：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説，何以明聖道之卓。○光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緑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緑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祕曰：緑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説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祕曰：居敬而行簡。○光曰：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祕曰：一以貫之。炳而易見也，祕曰：坦然明白。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光曰：有制度可言也。

震風淩雨，淩，暴。○祕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夏，大也。帡幪，蓋覆也。○光曰：吴本「帡」作「㡆」，音荒。今從李、宋本。帡，莫經、普耕二切，又音并，又音萍。幪，莫紅切。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郛郭限内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愆違。○祕曰：聖人之道，能遠暴虐。○光曰：聖人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治亦宜，亂亦宜，如郛郭可以自衛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楊朱之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之，是爲己也，然爲己乃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爲己猶得不毁傷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爲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祕曰：楊朱、墨翟之横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命皆禀於天；❶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光曰：惡，音烏。曰：「在則人，亡則書，祕曰：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

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有真。真，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❷故曰「不克咸」。本諸身，自求之義。○祕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而不能咸一，其本在脩身。○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僞，内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譔《脩身》。祕曰：内充至理，而行止出處皆成律度。

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祕曰：矯思，猶正思也。《説文》云：「矯，揉箭箝也。」○光曰：思，斯恣切。箝，巨淹切。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宜。奠，定也。○光曰：中，丁仲切。

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者，善惡之端

❶「命」，原誤作「欲」，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而」，原誤作「則」，今據明本、姚本改。

也，是正性與善惡相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今揚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爲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❶善治田者，薅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

❶「粱」，原誤作「粱」，今據明本、姚本改。下同。

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爲，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駑蹇。○祕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志之所往，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爲忠、爲義；乘而之惡，則爲慢、爲暴。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祕曰：揔百王之法。**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爲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咸曰：孟子謂，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知命則不憂。」**咸曰：匡人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魋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或問「銘」。祕曰：若湯之盤、❶正考父之鼎，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

聖人之辭，可爲也；所謂文章可得而聞。**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爲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爲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祕曰：强學以多識，力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行矣。

珍其貨而後市，珍貨價必貴。**脩其身而後交，**脩身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祕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成己道，然後接物。

❶「湯」，原誤作「易」，今據明本、姚本改。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光曰：宋、吴本「有爲」作「爲友」，今從李本。 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❶ ○祕曰：《易》曰：「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小人之交謂之朋黨，非朋友也。

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祕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覩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祕曰：仰聖人之道弥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己所守之下矣。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也。公儀休爲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争利也。董仲舒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爲高。 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咸曰：明謂明悟，剛謂剛正。○祕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光曰：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祕曰：可以安處。 義，路也；祕曰：可以遵行。 禮，服也；祕曰：可以飾身。 智，燭也；祕曰：可以照物。 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祕曰：可以合契。○光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爲驗。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 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祕曰：發而皆中道。

❶「逆」，顧校及十三卷本作「迕逆也」三字。

有意哉！祕曰：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祕曰：惡乎自畫。○光曰：按《孟子》無此語。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世無仲尼。○祕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光曰：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祕曰：治己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馬以材，當以騏驥之材，可也。○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强學。○咸曰：喬喬，當爲「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穫。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莨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穫，不可得矣。故徒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圃，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吴本。上「田」，音甸。喬，音驕驕。曰：「日有光，月有明。咸曰：此言仲尼雖没，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爲闇人。❶○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絶矣。遂至熒枯、莩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音蒙。熒魂曠枯，糟莩曠沉。莩，孰也。○光曰：莩，芳無切。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❶「爲」，原脱，今據顧校及十三卷本補。

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沉。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祕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莩，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沉，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莩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擿，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爲弃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爲弃目矣。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吴本作「言重，行重，貌重，好重」。今從李本。行，下孟切。下可以意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祕曰：非禮不好，必有可觀。○光曰：觀，古玩切。「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犯人必衆，故憂及矣。行輕則招辜，咸曰：冒禁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之，所辱亦多。好輕則招淫。」咸曰：嗜其邪也，不亦淫乎！

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義同之，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賈人衒鬻過實。」今從宋、吴本。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理；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其無憂適意之然；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❶以其飲啄遊處得意

❶「雉」，原誤作「雄」，今據明本、姚本改。

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樂？○光曰：臞，其俱切。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咸曰：捽謂以手捽。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捽，在忽切。百官、牛羊，若堯之所以養舜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咸曰：犂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鞹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犂，雜色。玄，黝也。騂，赤也。皮去毛曰鞹。○光曰：鞹，苦郭切。騂，息營切。曰：「同。」咸曰：言其爲牛一也，故曰同。○祕曰：毛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犂也？」咸曰：言既爲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犂也？○祕曰：祭祀之牲取黝、騂，而何不用犂也？《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文？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祕曰：致孝于宗廟山川，❶貴純色，而不敢用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爲「饗」，字之誤也。夫宴饗之牛羊不毛，雖雜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祕曰：如爲賓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刲，苦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爲，若欲爲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爲衆人，則何必禮文也。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

---

❶「于」，原誤作「子」，今據姚本改。

仲尼。○祕曰：若哀公問「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祕曰：今魯不用其言，非好而問之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❶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者宜辨之。」○光曰：興周道於東方。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祕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吴本。

曰：「在夷貉則引之，祕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蠻貉則引之也。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諭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❷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麁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毋百切。言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祕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爲諸子也。○光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

❶「易」，原誤作「異」，今據明本改。

❷「者」，原誤作「則」，今據明本、姚本改。

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

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肄習。○祕曰：無聽不是，無言不善。肄，習也。言不俟習。○光曰：肄，羊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祕曰：可聽則聽，可言則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祕曰：惟義所在。義也者，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聖人」。曰：「神。」神，德行也。○咸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壹於德行而已。○祕曰：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乎賢人則見衆人，光曰：賢人能爲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衆。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人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祕曰：欲廣其道。○光曰：己師，爲己之師也。天下有三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光曰：所安利者，不出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利徧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祕曰：不性其情。○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祕曰：禮者，仁之所履；義者，仁之所宜。○光曰：宋、吴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祕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運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逮。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祕曰：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光曰：禔，是支、社奚二切，又音題。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祕曰：心志廣

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福也。括，猶檢括也。〇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〇祕曰：悔吝生乎分。元憞，大惡也。〇光曰：憞，徒對切。慎之於微，則過惡不大。

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訓乎己。苟欲令人順己。〇祕曰：上士好德，聞而誡之；下士是己，聞而誡之。訓，誡也。言不慚，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慚；行不邪僻，故心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〇祕曰：言焉而不慚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〇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慚耻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道篇

咸曰：身乎克脩，道乃可議，故次之《脩身》。

芒芒大道，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註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吴本。昔在聖考。聖人作，萬物覩。伏犧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删《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説。註獨指伏犧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顔子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註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者辨之。○祕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爲人也，❶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不可姦罔，咸曰：中而正者，非姦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譔《問道》。祕曰：世以虚无湛寂爲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光曰：尊道、德、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咸曰：无不通者，言道之施也无所不通。注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

❶「人」下，原衍「仁」字，今據明本、姚本删。

曰：道貫三才，合仁與義而言之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咸曰：它，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无不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祕曰：它，異端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或問「道」。光曰：宋、吴本无「道」字，今從李本。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咸曰：上答以「正而不他」，或人以爲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説亦可適於聖理也。今下无答文者，蓋鄙其不諭教，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雲，然其立事垂制，理當爲之然也。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❶○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爲安得直道而從之也。○祕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祕曰：塗雖曲而通夏，川雖曲而通海，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楊、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韓漸諸篇，則顔、閔其如台。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海，而或人不諭，復謂曲士可通聖道乎？今下无答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无不正也，安有曲士而能通之哉。注懵其旨，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深失之矣。○祕曰：或人諭其旨也，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无『或曰』二字。」今從李、宋、吴本。揚子設爲或人意寤，以結上意耳。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祕曰：合譬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

❶「亦因」，原誤作「因因」，今據十三卷本改。明本、姚本作「因」。顧校於「因」上增「亦」字。「因」字不重。

動，斯得矣。仁以人之，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事得其宜。禮以體之，咸曰：有禮則時保其體。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祕曰：五者之備，天命全也。○光曰：天性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户昆反。五者合而言之，則渾而爲一；隨事言之，則散而爲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祕曰：道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

或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爲天下表者。○光曰：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咸曰：非也。作，修也。君聖而修之於上，臣忠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爲德之標準也。○祕曰：德足乎己，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❶請問「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咸曰：言民日由禮而不知其制也。○祕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吴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爲治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之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咸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祕曰：禮亦然。○光曰：德者，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爲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祕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爲曷若專修德，安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无體何得爲人，无禮何能立德？○祕曰：譬人无體，非人也，何由爲德？○光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

❶「莫」，原誤作「何」，今據明本、姚本改。

之爲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祕曰：天何爲哉？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止澤説而萬物生焉。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祕曰：莊子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❶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之自然。一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饕餮。○祕曰：老子以道，道其所道；德，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静謙柔。**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絶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无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无取焉耳」者，不得已之爲教也。○祕曰：聖人以仁、義、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别爲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无取焉耳」。揚子言老子者，皆據虛无二篇而言也。嘗試論之：《家語》稽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无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爲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搥，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提，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吴太子。』」

吾焉開明哉？咸曰：言搥仁義，滅禮學，則吾道瞽矣。**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咸曰：苓，當爲「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瞽以爲之明者，惟聖人爾。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祕曰：吾道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爲可開明，若諸子它道，无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无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達可行。苓，音聆。闕。**大哉！聖人言之至**

❶「物刻」，原誤作「刻物」，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乙正。

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祕曰：聖人言之極至，吾道无所昏曀，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无所不通。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无所見。○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宋、吴本「閛」作「闇」，❶今從李本。《音義》曰：「閛，匹庚切。閉門也。」光謂不學牆面。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❷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祕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藏之於身。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黄帝、堯、舜爲疣贅。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黄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黄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祕曰：黄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爲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黄帝、堯、舜其爲外物邪。○光曰：疣，羽求切。贅，之瑞切。疣贅，言冗長无用也。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咸曰：或以太古无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无益於道。○祕曰：伏犧以前无聞焉，疑其无法制而自治。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祕曰：近禽獸而无别。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祕曰：伏犧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于唐堯而焕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咸曰：哨哨，多言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羲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

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也，孰

❶「闇」，原漫漶不清，明本亦漫漶，今據姚本補。

❷「水」，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是？」祕曰：八荒之禮曰「蠻」，曰「流」。禮、樂孰是？○光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爲是？ 曰：「殷之以中國。」殷，正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也。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 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爲是。○祕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天地之中，則爲中國矣。 過此而往，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注引諸子，非其旨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獸畜之。○光曰：言夷狄无異禽獸，其所謂禮樂者，安足取哉？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祕曰：礙，止也，止以爲準。 無則禽，異則貉。咸曰：左衽兆離，與諸夏殊。○祕曰：無禮樂則禽，異禮樂則貉。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 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 吾見天常祕曰：五常。 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祕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而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无筆而書，无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无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无窮。故姜牙興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弗用、弗益之，則囊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无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耳。苟或恃其智巧，欲用

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爲惡夫用智者，爲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宫室之爲，則禮由己。祕曰：深知制度之所爲，則禮无不在己。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宫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己」。

或問「大聲」。光曰：問聲孰爲大。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无窮。○光曰：宋、吴本「耾」作「谹」，今從李本。谹、耾皆音宏，大聲也。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光曰：黄、老之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祕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爲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爲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也，富也。❶無爲矣。祕曰：阜，厚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爲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民之死而欲无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祕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爲之時。○光曰：宋、吴本皆作「天民」，無「下」字，李本作「天下民」。❷

❶「也」下，原衍「温公本作視天下民之阜也」一句，今據明本、姚本删。

❷「光曰」至「天下民」，原誤作「温公本作天下民之死」，今據明本、姚本改。

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絶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❶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祕曰：太古未作禮樂，❷是塗塞民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搥提仁義，絶滅禮樂。❸曰：「天之肇降生民，❹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祕曰：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咸曰：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❺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矣。○祕曰：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❻

或問「新、敝」。祕曰：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姑仍舊貫，故曰「襲之」。守成之際，觀可而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祕曰：政教之隆，

---

❶「不」，明本、姚本作「下」。

❷「祕曰」，原誤作「吴」，今據明本、姚本改。下同。

❸「光曰」至「禮樂」廿七字，原脱，今據姚本補。

❹「生」字，原重文，今據明本、姚本删。

❺「咸曰」，原誤作「宋」，今據明本、姚本改。下同。

❻「光曰」至「得哉」四十二字，原誤作「朱：所貴乎聖人之治者，以其能明民之視聽也。聖人之制禮樂，所以養民之視聽也。或以太古塗民之或目，而患其見聞之難蔽塞，此不知所以明民視聽之術也。揚子曰：天之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蓋所以養民視聽之道也。夫目所以見也，視之禮，則去僞而歸中。耳所以聞也，聽之樂，則去淫而之和。使其視其不在於禮樂，則民之耳目亦安得而蔽塞？故曰：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古之人其治不忘乎禮樂者，凡以歌民之有見聞也。」今據明本、姚本改。

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❶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祕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德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❷咸曰：焉，安也。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祕曰：二者，❸俱懷母之德也。曰：「嬰、犢乎？歎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祕曰：嬰之未有知，犢之畜類，乃母懷而已。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❹而後盡其美善。○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必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❺

狙詐之家，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故爲

---

❶「損益之」下，原有注文「朱：法有所可行，雖聖人不得以必變；用有所不宜，雖聖人不得以相循。新者，其法未敝也，故襲之。敝者，其用非新也，故損益之。襲，所以因之也。損益，所以革之也。法至於能因革，則變通以盡利矣」一節，今據明本、姚本刪。

❷「不禮懷」之「懷」字至「焉以禮」三十二字，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❸「二」，原誤作「上」，今據明本、姚本改。

❹「兼乎愛敬」，原誤作「言今或去」，今據明本、十三卷本改。

❺「也」下，原有「補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揚子亦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及「朱：德所以愛也，禮所以敬也。夫道不可以偏舉，亦不可以偏廢。太古德懷不禮懷，失之於偏也。致愛於其母，致敬於其父，乃道之全也。故揚子於或人之問而謂之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懿者，其美至於充實也。愛敬於其父母，此充實之美也，故以懿言之。然則君子不貴嬰兒慕者，以其未及於有知也；不貴駒犢從者，以其生而無知也。母懷愛，父敬知，而有别也。此中古所以異於太古也」兩節注文，今據明本、姚本刪。

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爲名，猶狐疑、猶豫之類。❶ ○光曰：狙，七余切，又千預反。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使人兵屈敗，雖堯、舜亦然。矜之之辭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 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 咸曰：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豈堯、舜之爲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 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咸曰：衒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爲也，可乎？○祕曰：衒堯、舜而實以詐者也。○光曰：衒，音縣。賈，音古。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无。○咸曰：言有詐與无詐，誰優？ 愈，猶優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祕曰：无愈於有。○光曰：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疾狙詐之辭。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无詐爲愈，則子將六軍，无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祕曰：或者疑其无權謀，則武備闕。○光曰：將，子亮切。下可以意求。❷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聞背叛。○光曰：若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咸曰：修德任賢，則舞于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无敵於天下，何狙詐之有？○祕曰：駕御權謀亦須有道。○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爲本。 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 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爲威，必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須狙詐，奈何云「寧亡國而不爲狙詐乎」？ 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祕曰：如五霸。 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

❶「咸曰」至「猶豫」九十九字，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❷「子亮切下可以意求」八字，原漫漶不清，今據明本、姚本補。

以德威之。○祕曰：若三王。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祕曰：若三王者，亦皆有征伐。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詐哉。○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司馬法》，齊人所述。古兵法近正道者。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祕曰：不教而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天螻也。螾，應劭云「蚯蚓也」。《吕氏春秋》曰：「南吕之月，蟄虫入穴，故螻、螾至是絶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趍死猶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光曰：螻，膢，皆落侯切。螾，餘忍切。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銛，當爲「鉆」。砥，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喻云。○光曰：宋本「銛」作「鉆」，敕淹、巨淹二切。今從李、吴本。銛，息廉切。古以木爲筆，或者亦可砥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祕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爲尚矣，其如不仁何？

咸曰：砥，磨石也。精曰砥，麤曰礪。

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爲不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祕曰：刑名非正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名爲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刑，亦皆自然也。咸曰：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爲，君子耻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吴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圍碁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

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曰：非也。言刑名猶圍棋、擊劍，雖亦自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王道示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别爲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爲姦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而治，揚子以爲不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成周之道、德、仁、義、《詩》、《書》、《禮》、《樂》爲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甚也。○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爲法。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顔、閔不能勝之。○咸曰：台，我也。○光曰：漸，子廉反。台，音貽。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質之益焉。○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爲理，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跱之風焉。○咸曰：言鄒衍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❶雖隣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絶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爲一指，萬物爲一

❶「於」，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誣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光曰：惚怳，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怳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譔《問神》。祕曰：天有至神，爲造化之主。聖人之神，爲道之宗。其神一也。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祕曰：神者不疾而速，❶不行而至，心主於神。○光曰：物之神者莫若心。「請聞之。」咸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光曰：李、宋、吳本作「請問之」。《音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今從之。曰：「潛天而天，光曰：潛，深也。潛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光曰：潛心於地而知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可盡見之。況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敢問潛心於聖？」咸曰：問可以潛心于聖人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繫辭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

❶「疾」，原誤作「矢」，今據明本、姚本改。

耳。其殆庶幾。○咸曰：聞，當作「間」，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以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注以庶幾爲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祕曰：潛則速至。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祕曰：至神運日月。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❶搜揚精義。○祕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經緯萬方。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人心如神，變化无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爲神，在人爲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光曰：聖人操心有常，不離於道。

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无不至。○光曰：索，山責切。至者，事之極致。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无逆，利物而无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祕曰：惟神也，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而无間然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爲而自成，人者爲之然後成。和同其際，❷使之无間隙，❸皆聖人神心之所爲也。

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咸曰：蚖，蜥蜴也。似龍而无角，如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蚖同區也。○祕曰：與蚖、蛇同肆。○光曰：蚖，音元。肆者，肆志以淩

❶「考」，原誤作「者」，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❷「和」，原誤作「利」，今據正文改。明本、姚本作「而」。
❸「間」，原誤作「聞」，今據明本、姚本改。

之也。或曰「肆」當作「肄」。肄，習也。曰習見而狎玩之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歎之甚也。○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長爲蚖同肆，不能飛天。○光曰：言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爲蚖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吴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祕曰：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桎梏之屬。○咸曰：手，當爲「干」，字之誤也。言龍雖爲蚖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雖爲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❶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爲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劍而叱之。」○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謂爲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祕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黄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

❶「干」，原誤作「十」，今據明本、姚本改。

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删定筆削皆成於仲尼。○光曰：宋、吴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

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咸曰：《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虚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也。○光曰：惷，書容切，又刃江、刃用切。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十九，故曰「過半」。○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臧《与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咸曰：《易》之虚一者，非損失之，蓋蓍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爲《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答之以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謂篇之次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一者，蓋蓍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无如之何，言不敢虚詐而補之。○祕曰：彼《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虚補。故孔子亦末如之何也。

昔之説《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祕曰：秦皇燔書，漢興，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无亡脱，蓋

古文獨存。○光曰：空，苦貢切。《音義》曰：「空，缺也。」

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咸曰：渾渾，猶淳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渾，猶混混也。謂其淳雅也。《商書》灝灝爾，夷曠。○咸曰：灝灝，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闊，漫漫然。○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大也。《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咸曰：噩噩，猶察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察察然。○祕曰：噩噩，猶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秦書誰乎？不合典訓。○光曰：李本「誰」作「譙」，今從宋、吳本。渾，胡本反。灝，胡老切。噩，五各切。渾渾，樸略難知之貌。灝灝，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誰乎」，言不足以爲書也。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嫌五經之難解也。○祕曰：五經文而奥。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光曰：覆，敷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祕曰：俄，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説郛。」莫有不在其内而能出乎其外者。○祕曰：不能出其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咸曰：誾誾，當作「狺」，傳之誤也。誾誾，中正也。狺狺，犬聲也。言聖人猶爲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誾誾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誾誾，貌悦之而不能達其心也？誾誾，和也，和悦之貌。○光曰：宋、吳本「訔」作「誾」，今從李本。訔，語巾切。訔訔，争辯之貌。謂學者争論是非。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喊，咂物聲也。○祕曰：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喊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❶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

❶「狄」，原誤作「直」，今據明本、姚本改。

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太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竪刁、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爲君主味。」○光曰：喊，呼覽、呼⿰⻊兼、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易，易牙。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祕曰：猶言百神受職，驗在禮樂。遠必有驗乎近，咸曰：猶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之於己。○祕曰：猶言百世可知，驗在損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之室家。○祕曰：猶言天地之動驗在璿璣。微必有驗乎著。咸曰：猶《春秋》之推至隱而顯成法。○祕曰：猶言「履霜堅冰至」而驗在弑父。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无稽之言也。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爲君子也。○光曰：難以明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曰：發言成教，肆筆成典。○光曰：解，胡買切。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浩浩洪盛，无能當之者。○祕曰：照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反也。○光曰：之亦適也。捈中心之所欲，咸曰：捈，引也。○光曰：捈，同盧、佗胡二切。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祕曰：⿰口畫⿰口畫，猶聲聞也，通衆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吴本「嚍」作「⿰口畫」，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嚍，音晉。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咸曰：書謂書畫之書。❶㖧㖧，猶喋喋。忞忞，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著古人喋喋之

❶「畫」，原誤作「⿰口畫」，今據明本、姚本改。

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曰：唔唔，不可知也。忞忞，自彊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爲君子，小人勉爲小人也。○光曰：唔，呼昆切。忞，武巾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言焉，書焉，是以似之。○光曰：畫，猶圖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光曰：見，賢遍反。**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光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否。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澤之爲。○祕曰：范睢，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爲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而代睢爲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偶合世俗以求富貴。**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爲范、蔡之術乎？**若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干王稽得事秦爲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應侯卒代其位，爲綱成君。二子皆以詭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若爲范、蔡之行，則亦爲小人，安得爲聖。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唯其不純，所以爲雜。○光曰：言二書誠雜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祕曰：聖人雖多知，皆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咸曰：贅疣乃身之畫者也。夫書、畫

與言不由乎經典，爲道之蠹，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爲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之陰陽參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爲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人以爲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爲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爲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爲一會，八十一章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

或曰：「《玄》何爲？」祕曰：旨何歸？○光曰：爲，于僞切。言爲何事而作。❶ 曰：「爲仁義。」

---

❶「而」，原誤作「立」，今據明本、姚本改。

咸曰：言《玄》者爲仁義而作。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祕曰：賢者而言，誰不爲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僞息，雜則姦邪生。○咸曰：言如三鄒田户吁劇，申、韓之徒雜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虚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爲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爲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祕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爲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據，《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爲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爲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爲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曰：則象天地以爲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移豉切。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請益可了，故易。○祕曰：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授其義。亡則艱。咸曰：師益各異，故艱。○祕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皆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祕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曰：監於二代，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光曰：秦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爲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

誠亦難矣。❶

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祕曰：君在位而無輔。○光曰：秦取諸侯之禮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簒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祕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

或問「文」。曰：「訓。」訓，順也。○咸曰：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克定禍亂者。○光曰：克，勝也。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祕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

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咸曰：所爲無敢禦者，故曰「行」；所動無敢辱者，故曰「光」。

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祕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光曰：鮮，悉淺切。❷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咸曰：所以顏淵不改其樂也。○祕曰：爲而不息，其光愈大。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欺闇室而慎其獨，何必知之。

或曰：「君子病没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❸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祕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光曰：幾，音機，下同。幾，冀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祕曰：以德近名。○光曰：

❶「亦」，原誤作「可」，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淺」，原誤作「殘」，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勢」，原誤作「執」，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下三「勢」字同。

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❶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絶僞。○祕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宫記》：漢鄭朴，字子真。○光曰：李、宋、吴本「震」作「振」，今從《漢書》。

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吴本。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曰：螘，魚綺切。垤，徒結反。垤，蟻壤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内藏。外顯易察，内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鼓虚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咸曰：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爲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僞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别似」，今從宋、吴本。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僞易知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采取也。○祕曰：愆，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莊則否，是愆也。○光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躁

❶「成」，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惡欲聞其義。○祕曰：問莊何以惡。語，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祕曰：未嘗言君子之道。○光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遜于不虞，祕曰：遜，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禄之命，猶未足以爲明也。譔《問明》。祕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憂患之虞。○光曰：論聖賢之明哲。

或問「明」。曰：「微。」咸曰：微，研幾極深，視於未兆者也。○祕曰：見之於著，何足爲明。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咸曰：未諭「微」義，疑不爲明。○光曰：嫌其明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祕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誖，亂也。○光曰：誖，布内切。

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祕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爲堯、爲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敢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蒭蕘之言、負薪之說。○咸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夫天聽

之卑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弃市井商賈之言者，蓋此也。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涓切。眩眩，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祕曰：小事甚多，每人知之，豈皆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祕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光曰：知天、地、人之大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光曰：相鷄狗、弈棋、蹋鞠，雖妙，何足師乎？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古禾反。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咸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爲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爲賦，實亦爲《法言》，恐非其意。○祕曰：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摭，音隻，拾也。皆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❶

或問：「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祕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行一周，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曰：所以運行無窮。聖樂聖。」咸曰：所以歷聘不暇。○祕曰：天、聖非所病，則自

❶「淺」，原誤作「賤」，今據明本、姚本改。

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樂。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夫不可强通聖人之道。○祕曰：疑夫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爲鳳、麟，猶庸人不可爲聖。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祕曰：形殊性别。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祕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无殊，何爲不可跂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光曰：去，丘莒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咸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本「阬」作「抗」，五官反。今從宋、吴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阬儒何異哉？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禮。○祕曰：阬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光曰：斯，此也。❶言諸儒之所以見阬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横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絶矣。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祕曰：仁、義、禮、信，非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咸曰：謨，謀也。皐陶爲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光曰：陶，音遥。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

---

❶「此」，原誤作「比」，今據明本、姚本改。

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飾智爲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道，時然後言，何害之有？

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祕曰：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於戲！光曰：宋、吴本作「烏呼」，今從李本。於，音烏。戲，火吴、許宜二切。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吴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七十里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丕，大也。革夏以天，不亦承乎！」咸曰：順天應人。○祕曰：革夏命以順乎天。《書》曰：「天命殛之。」承，奉也。「淵懿？」祕曰：問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

或問「命」。祕曰：世稱脩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祕曰：天命壽、夭，非人所爲。人爲不爲命。」咸曰：夫可爲者，❶非謂之命。請問「人爲」。咸曰：問何以謂之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爲也。❷○咸

❶「可」，原誤作「何」，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人」，原誤作「以」，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也」，十三卷本作「者」。

曰：因善而生存，因惡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爲之。○祕曰：育之則存，弃之則亡，殘之則死，釋之則生，豈命也哉？ 命不可避也。」祕曰：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世以祈禳之術，修煉之要，徼望延永，蓋溺於貪生者爲之也。○光曰：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 或曰：「顔氏之子，冉氏之孫？」祕曰：顔回、冉耕皆早亡，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顔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顔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 曰：「以其無避也。」咸曰：言顔淵、冉牛皆早亡者，❶非其爲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避也。 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詒伊慼。○咸曰：言若立夫巖牆之下，以徼病招死，此自爲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祕曰：處乎危險，動爲病之徵，行爲死之招，豈曰「命乎」？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

吉人凶其吉，祕曰：吉人以吉爲凶，故能常吉。誡慎之至也。○光曰：楚莊王以無灾爲懼，曰：「天豈弃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爲凶也。 凶人吉其凶。祕曰：凶人以凶爲吉，故至大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爲吉也。

辰乎，辰！ 歎時逝也。○咸曰：日月所會謂之辰。 曷來之遲，去之速也！ 祕曰：言時之難會也。郭璞云：「辰亦時也。」 君子競諸。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祕曰：君子無所競。必也，爲道亟於時也。

謣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謣」皆作「⿰言寧」，女耕反。字書：「譻⿰言寧，小聲也。」○咸曰：❷⿰言寧，邪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謣』，音于。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 謣好敗則，光曰：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 姑息敗德。 祕曰：⿰言寧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辨，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

❶「牛」，原誤作「有」，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咸曰」，依文例疑當作「光曰」。

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曰：姑，且。息，休也。宴安鴆毒，故敗德。 君子謹於言，祕曰：非法不言。 慎於好，祕曰：上好之，則民爲之。 亟於時。祕曰：亟，急也。不可苟安。《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 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祕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曰：聵，五怪切。言妄怠之人，天所不能福。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舊本「未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衍字。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祕曰：樂聖高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篡」作「慕」。《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註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爲『慕』，誤也。」光謂逆取曰篡。 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遴集者，類聚群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寔之潔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咸曰：遴，行難也，猶憚也。「明」當爲「鵬」，鷦鵬，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鷦明沖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❶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冥、鷦絜以爲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遴集爲類聚羣游，皆非矣。夫鷦明爲神禽，當沖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此之謂也。類聚羣游而集者，常鳥爾，安可謂食其潔哉！○祕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遴，行難也。○光曰：鷦。音焦。遴，良刃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鵬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 鳳鳥

❶「而」，原誤作「之」，今據明本、姚本改。

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光曰：蹌，七羊反。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和。○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❶○祕曰：「隱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

或問「活身」。咸曰：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祕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光曰：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周論櫟社、支離疏。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祕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祕曰：翳路，言多也。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清。○祕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爲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冥。祕曰：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光曰：《三輔決録》曰「君平名遵」。光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沉冥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内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祕曰：隱肆成都，久幽也。雖隋侯之珠、和氏之璧，豈加於才珍哉？舉兹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

❶「嘉」，原誤作「言」，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之，❶莊亦寶也，何隋、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咸曰：言居莊之道爲難也。○祕曰：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光曰：宋、吴本「毚」作「利」，今從李本。毚，士銜切，貪也。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祕曰：莊周、列禦寇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曰：「好大者爲之也。祕曰：好大言者爲此，無其實。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祕曰：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❷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予許由也？○祕曰：詢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光曰：「儃」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祕曰：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僞，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光曰：宋、吴本「克」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爲威，可宜夜，不可經白日。○祕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莫夜則見悚；虚誕累久之説，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

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爲燕，此註以朱鳥爲燕，非謂矣。朱鳥

❶「此」，原誤作「比」，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上「之」字，原脱，今據明本補。

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亦時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祕曰：朱鳥，鳳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飛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是也。○光曰：翾，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之治，可來則來；時之亂，可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之宜，能審去就之分。○咸曰：夫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

或問：「韓非作《説難》之書，而卒死乎説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説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劒死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憤》、《五蠹》、《説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爲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干秦王，伏劒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説難》之篇，本以知説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競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迁曰：「余獨悲韓子爲《説難》而不能自脱耳。」○光曰：説，音稅。曰：「説難，蓋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説難」而不能行「説難」，故所以死也。○光曰：宋、吴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咸曰：猶孔、孟方枘圜鑿，豈所以憂不合哉？○祕曰：用之行而捨之藏，何憂之有？○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説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説伺主之顔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説之不合，非憂邪？」咸曰：言韓非憂説不合爲非乎？○祕曰：或曰「非謂韓非」。○光曰：宋、吴本作「非憂説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邪，余遮切。曰：「説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説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本自挾詭情以説秦。○咸

曰：言説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捨梁，何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説難也。○祕曰：説以道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己則何憂？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明作哲。」○光曰：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其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祕曰：旁通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光曰：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誨，次之《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遐，遠。周，徧。○光曰：李、宋、吴本「假」作「遐」，今從《漢書》。光謂「假」當作「徧假」。贊于神明。咸曰：五經之旨皆若是。幽弘橫度，絶于邇言。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絶去近言，❶始得諸正。❷○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絶去邇言。○光曰：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絶，言其高。絶于近言，言去之遼邈也。譔《寡見》。祕曰：述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光曰：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祕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惟邇文則視，邇言則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偭，背也。《離騷》曰「偭規矩而改錯」。○光曰：偭，邇箭、彌兖二切。或曰：「曷若兹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爲少。曰：「不得已也，得已

❶「言」，原誤作「未」，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始」，原誤作「如」，今據明本、姚本改。

則已矣。祕曰：時有策試、選補，故學者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光曰：宋、吴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爲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爲己也。爲己之學也内，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内，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祕曰：不爲補試而不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祕曰：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楊、墨。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光曰：❶一概諸聖。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僞也。○祕曰：學非而博。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去裔夷之樂，從盟好之會。○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强國之術。○祕曰：謀，爲國君謀也。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祕曰：天有五行、六子、十數，❷三才備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可論政事。○祕曰：二帝之德，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咸曰：事之體也。○祕曰：經三百、儀三千，各正其體者備乎《禮》。○光曰：《禮》正上下之體。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祕曰：四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祕曰：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光曰：明事理之是非。捨

❶「光」，明本、姚本作「祕」。

❷「十」，原誤作「才」，今據明本、姚本改。

斯，辯亦小矣。」咸曰：捨五經皆小説也。○光曰：宋、吴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

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❶○咸曰：芚，猶盛也。鶉，猶美也。○祕曰：天氣之春，使羣木芚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處之鶉乎而安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尸子》曰：「堯鶉居。」○光曰：李本「芚」作「芒」，今從宋、吴本。芚，徒渾切。援，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言去仲尼雖遠，而其人如在。○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祕曰：今之學者譊譊然争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争聲也。○光曰：李本「訟」作「説」，今從宋、吴本。譊，女交切。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爲，猶徒是爲也。言譊譊者徒是爲天下。雖去聖人遠，❷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祕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爲之也，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光曰：《音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爲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説無所折衷，相與争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祕曰：無他知。○光曰：呱，音孤。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祕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則争。班固曰：「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曰：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末學雖習師，溺其説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皎然自殊。○祕曰：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吴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册，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

❶「手」，原誤作「乎」，今據明本、姚本改。下同。
❷「人」，原誤作「之」，今據明本、姚本改。

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光曰：璵，以諸切。璠，附袁切。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祕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祕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祕曰：果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訓解故。○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吴本。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祕曰：鞶，大帶也。帨，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爲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鞶、帨，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❶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説至十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光曰：鞶，音盤。帨，音税。惡，音烏。鞶、帨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句華多實少。

或曰：「學者之説可約邪？」疾夫説、學繁多，❷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

❶「壞」，原誤作「懐」，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夫」，原誤作「言」，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祕曰：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光曰：解科闕。❶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爾，但不邪。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溺也。《學記》曰：「其求之也佛。」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光曰：樂，音洛。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祕曰：博弈。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光曰：焉，於虔切。或曰：「不有博弈者乎？」咸曰：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弈之事乎？○祕曰：據《論語》有之。曰：「爲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旨，弗敢削去，解之於下。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咸曰：賢，猶勝也。言爲博弈者，但勝於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爲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弈者哉？○光曰：❷已者，止而不爲。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祕曰：窒，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宋、吳本「有」作「存」，今從李本。

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咸曰：鷦明，解見《問明》篇。○祕曰：翮，翼之勁羽。○光曰：明，亦當作「朋」。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

❶「闕」，原誤作「關」，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光」，原誤作「祕」，今據明本、姚本改。

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説不能成大儒。○祕曰：尸鳩，鵠鵴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之，適足增其累耳。○光曰：累，鄰墜切。小人儒竊聖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爲其身之累耳。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祕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爲、無事爲自然，不知有爲、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光曰：天猶不能無事，況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祕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爲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用兵」，❶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狙詐，不能充其言也。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祕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鼎，成王定于郟鄏，故爲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祕曰：人君有德，則鼎器爲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咸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强大，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言秦無所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

❶「用」，原誤作「固」，今據明本、姚本改。

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觀其德爾，秦何德之有？ 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力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簒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簒不言可知。○咸曰：此正文之意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簒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簒人哉？ 甚非謂焉。○祕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彊，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故譏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 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祕曰：皇皇，美也。奠，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❶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祕曰：章章，宜爲「慞慞」，蓋古通用也。慞慞，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爲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魯不用真儒故也，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用孔子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賓。○祕曰：孔子使魯安行王道，而諸侯彊者，霸業而已，是無敵於天下。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興大治在禮樂。○光曰：濟，謂所以得濟。航人無楫，如航何？」祕曰：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柂之利以翼之，其如航何？ 猶富大國者衆民也，❷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 ○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位。

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救之。○祕曰：車之奔敗，航之沉溺。○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謂

---

❶「枕」，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❷「者」，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可救乎？曰：「否。」咸曰：言用奔沉之車航，則不可。○祕曰：不可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沉，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祕曰：智者用於未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光曰：言不足以爲智。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祕曰：航安則其流安矣，國安則其人安矣。

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下，則民忘其死以報之。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咸曰：言臣以忠勞衛翼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及之。○祕曰：言速報之效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祕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

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取？」祕曰：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❶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税，揚子貶榷利之例。○祕曰：子足，父孰與不足？卜式之云，不亦匡乎！」祕曰：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乎！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祕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

❶「弘」，原作「洪」，避宋始祖趙弘殷諱，今回改。

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夔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光曰：調，徒弔反。言必應更張。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祕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温燠。○咸曰：言貂、狐一裘，於體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祕曰：舉世方寒，服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辭。○祕曰：何必貂、狐之爲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爲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祕曰：歎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乖亂。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能致。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祕曰：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爲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爲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爲文巧以亂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祕曰：聖人以禮義爲法度，是負之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

違秦亦弘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爲本，秦以殺戮爲本，是違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〇祕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此。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没，皆不常然。❶故聖人之出没，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而爲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爲萬世之常道。譔《五百》。祕曰：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牆奧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祕曰：趙岐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曰：同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❷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

❶「常」，原誤作「當」，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精」，原誤作「清」，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閼，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絶。出則萬物遂，絶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絶。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爲之言爾。註以别爲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爲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咸曰：問有所詘身之事。○光曰：詘，與「屈」同。曰：「有。」曰：「焉詘乎？」咸曰：焉，安也。言安所詘。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也，爲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祕曰：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祕曰：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光曰：陳，直刃切。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爲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爲詘道伸身之事。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禄，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禄。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禄殖歟？」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禄殖爲先。○光曰：殖，豐多也。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爲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❶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爲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開説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爲是，則仲尼之歷聘爲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祕曰：欲行己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莽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己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光曰：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切。劣，謂彼所難能。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

❶「真」，原誤作「其」，今據明本、姚本改。

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❶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弃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爲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有。衝衝如也。光曰：心相逆鬪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祕曰：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宋、吴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詣。○祕曰：何所之乎？○光曰：惡，音烏。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祕曰：與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祕曰：譬如賈人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爲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咸曰：邪道苟合，久而益非。○祕曰：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祕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慚，祕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恥，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光曰：爲衆説邪。貴無敵，富無倫，光曰：堯、舜所不能踰。利孰大焉！」咸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

❶「者」，原誤作「也」，今據明本、姚本改。

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吴本。曰：「若是，則何爲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己何去魯、去衛之爲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日。」祕曰：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收效彌遠。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❶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己反歌。桓子曰：❷「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也。○光曰：宋、吴本作「不用雉噫者」，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厭，一監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觀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己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或曰：「君子愛日乎？」祕曰：君子必如夫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仕。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咸曰：言不廢一

❶「君」，原脱，今據明本補。
❷「桓」，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晷，安得餘日而愛之。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曰：「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 **天妄乎？** 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 无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 **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 **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祕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渾，户昆、胡本二切。目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❶事得簡易。○祕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已簡，已易，焉支？ 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

---

❶「朗」，原誤作「明」，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至於無爲；五經之文，浩博祕奧，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祕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道既明，則經不繁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祕曰：庸，用也。老子有「絕聖弃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漢尚黄、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斸之、齧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❶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説，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

❶「尤」，原誤作「無」，今據明本、姚本改。

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晷，規也。❶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規星無不順。軌星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晷，景也。景，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祕曰：小，小道。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爲大。

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

瓏𤫩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𤫩其聲，亦猶君子清玲其德音。○祕曰：諭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瓏𤫩，宋、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瓏，盧紅切。𤫩，音零。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

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是統言衆人矣。而注爲「仁人得行其道」。況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爲仁人，則又與正文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行皆可爾。秦之人多病。道屈沉也。○咸曰：以「道屈沉」爲病，又非矣。衆人安有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弃市，所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有之

❶「規」，原誤作「現」，今據明本、姚本改。

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壅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之，故多疵病。❶**周之士也貴，**道泰業隆，故尊貴。○咸曰：言周弃邪用賢，故貴。○祕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以貴。○光曰：閑於禮義，故可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弃賢用邪，故賤。○祕曰：秦之士以刑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皆得献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縱直言。○祕曰：肆，猶恣縱也。縱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爲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祕曰：拘，拘束於法。○光曰：動爲文罔所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变魄。**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咸曰：案：《周書·召誥》曰：「惟丙午朏。」❷《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註文隨誤强解，以魄爲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

---

❶「疵」，原誤作「疪」，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惟」，原誤作「推」，今據明本、姚本改。

終。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遡，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有功。

彤弓黸矢，不爲有矣。以諭有君而無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百、玈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玈弓矢哉？故曰「不爲有矣」。注謂「以諭有君無臣」，❶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黸，落胡切，与「玈」同。彤弓、玈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玈矢之錫，未可自謂己功，恬而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无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鑑不遠。○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爲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爲鑑之道，无近於此矣。○光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曰：「難故彊世。祕曰：禮者，君

❶「無」，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

咸曰：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光曰：夷俟，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

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

性者，天然生知之；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爲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爲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注以生知習學之義，别爲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

或曰：「何謂也？」曰：「撴之而已矣。」

弓良在撴格，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謂：「撴爲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撴正之也；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

弛，舍。

人之一動一静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爲之言。○光曰：撴，居影切。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

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諭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爲无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曰：川无防則水爲害，器无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

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宫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

莊、楊蕩而不法，

咸曰：莊周、楊朱之道，放蕩而非法。

墨、晏儉而廢禮，

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

申、韓險而無化，

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而无教化。

鄒衍迂而不信。

迂迴不可承信。○咸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

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祕曰：不可逾也。○光曰：无不覆、載。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物。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爲三等，演而成九品。揚亦以人分較爲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爲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旨哉！❶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与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謂鼓舞。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无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譔《先知》。祕曰：聖人達于事幾，吉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光曰：論爲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敢問先知？」曰：「不知。」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祕曰：知之其神乎！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緜作昞。」眇緜，遠視。○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炳然光明也。❷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緜」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曰：宋、吴本「昞」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

❶「旨」，原誤作「存」，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昞謂」，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❶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干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光曰：並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祕曰：請問其目。**曰：「思、斁。」**斁，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祕曰：斁，厭也。思、斁二義而已。○光曰：斁，音亦。**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匡。○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爲「匡」。《詩》傳云：「皇，匡也。」**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❷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内，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祕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内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之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

---

❶「故」，原誤作「放」，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甘」，原誤作「小」，今據明本、姚本改。

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然也。○光曰：內，音納。 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以致之。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爲政如此，人所思也。○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 若汙人老，汙，慢。○祕曰：汙，辱也。○光曰：汙，哀都切。❶ 屈人孤，屈，窮。○祕曰：屈抑之。 病者獨，祕曰：無所養。 死者逋，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逃弃不葬。 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民厭苦也。○祕曰：使人各失其所，則見厭矣。

爲政日新。 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 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爲利，以義爲樂，則勸於進矣。○祕曰：博愛爲仁，則其利彌廣。合宜爲義，則其樂無窮。○光曰：仁義者顯榮，❷故利而樂之。 厲之以名，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 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祕曰：日日新。○光曰：陶陶，喜爲善之貌。

或問「民所勤」。勤，苦。 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曰：不能宣布稱上志。 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 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祕曰：駢，并也。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於既切。 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

❶ 「哀」，原誤作「袁」，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 「顯」，原誤作「與」，今據明本、姚本改。

藻之。○咸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爲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註謂「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❶○祕曰：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爲政之大體也。質既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祕曰：五車十二衣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祕曰：文藻五色以明之。○光曰：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祕曰：和鑾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祕曰：頌載其德，光顯後世，皆所謂文質者也。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耺，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祕曰：耺，鍾鼓之聲也。耺與隱聲相近，隱訇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李本、吴本「耺」皆作「抎」，于粉切。❷《説文》云：「抎，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耺』，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祕曰：漆，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爲之沿革。○祕曰：隨時制宜。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可見。○光曰：屬，音燭。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祕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漢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

❶「乎」，原誤作「矣」，今據明本改。
❷「于」，原誤作「下」，今據明本、姚本改。

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爲畫衣冠、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删《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網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網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

或苦亂。苦，患。❶○祕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曰：「綱紀。」綱紀然後網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爲四方之綱，諸侯爲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

❶「患」下，原衍「反」字，今據明本、十三卷本删。

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爲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沓羣疑之表，莫得與之争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爲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勳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❶然後正人。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曰：「嗚呼！嗚呼，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祕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彊爲之。蓋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螘之能行，雉之晨雊。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❷斯爲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注》云：「螘曰玄駒。」○光曰：宋、吴本「已」作「成」，今從李本。螘出蟄而行，雉之朝雊，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烝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民可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不可使覿刑。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爲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

❶「當」，原誤作「常」，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天」，原誤作「大」，今據明本、姚本改。

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覿德則純，覿刑則亂。**」祕曰：觀德則民歸厚，故純；觀刑則民生僞，故亂。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繢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難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説賢明之實者，豈能爲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爲政者當務實，不可以文飾致治。**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爲政之實。○光曰：核，下革反。謂精確得其實。**曰：「真僞。**用真人，遠佞僞。**真僞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僞息；真僞審，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僞僞，則政得其實。○光曰：真僞真僞，當作「真真僞僞」，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僞不僞，則政事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祕曰：真僞而僞真，則政事不實。

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坏户，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曰：一、再言其小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

聖人樂天，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吴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❶**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祕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遁離者，是聖人乎？**祕曰：傃隱行怪，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

❶「今」，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雌之不才，其卵毈矣。毈，敗。○光曰：毈，音段。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祕曰：毈謂壞而不化，野謂朴而无禮。

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創也。○祕曰：載，則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爲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辨以中傷人。○光曰：恭習律令。「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❶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光曰：剡，以冉切。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則甈，柔則坯。甈，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甈，破瓦，又破罌也。坯，怌，❷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曰：宋、吴本「坯」作「怌」，❸今從李本。甄，居延切。甈，五計切。❹坯，鋪回反。坯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祕曰：天地以中爲用。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祕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不及則未盛明。過則昃。日昃明盡，言昏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

❶「吾」，原重文，今據明本、姚本删。
❷「怌」，原誤作「坯」，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怌」，原誤作「坯」，今據顧校及姚本改。
❹「甈五計切」，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光曰：貉，莫白反。

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咸曰：示均而無并兼。刑也者，與衆弃之。咸曰：示公而無枉濫。

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无限，則興奢侈，長僭亂。○光曰：衆「田」、庶人「田」，皆音甸。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

爲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法，譬如无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概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概平之。○咸曰：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攷論其要，以聖人之道概量之。○光曰：經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譔《重黎》。咸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僭，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直龍反，下同。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羲與古殊矣。揚故舉其本而譏其殊。「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羲和及羲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咸曰：註殊不明雄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

莫之贅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扁鵲，姓秦，名越人。夫欲讎僞者必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僞，必以真，使人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晝切。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❶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僞之分也。

或問「渾天」。光曰：渾，胡本切。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度，徒洛切。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算度之。❷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近乎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❸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倫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吴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也，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旦反。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

❶「撫」，原誤作「無」，今據明本改。十三卷本作「捨」。
❷「算」，原誤作「筭」，今據顧校、姚本、十三卷本改。
❸「驗」，原誤作「馬」，今據明本、姚本改。

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未、没，無也。」○光曰：曼，無也。無言之者。

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子胥，吴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誰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曰：「胥也，俾吴作亂，**光曰：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曰：子胥父奢，爲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吴，知吴公子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説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吴王僚而自立，是爲吴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吴，吴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吴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❶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兹夜切。**皆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吴作亂至藉館，皆志在自報其讎，非用德者也。**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吴不取越，越必取吴。」又曰：「有吴無越，有越無吴，不改是矣。」吴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吴。」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吴其亡矣！以吾眼置吴東門，以觀越之滅吴。」**種、蠡不彊諫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吴王夫差日夜勒兵，將報越。欲先吴未至往伐之，❷范蠡諫之爲「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吴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吴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吴，膝行頓首，請與妻爲臣、妾。吴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盍彊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吴。**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吴，遂復棲吴王於姑蘇之山。吴王使公孫

---

❶「蔡」，原誤作「察」，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往」，原誤作「遂」，今據明本、姚本改。

雄肉袒膝行，❶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爲「不可」，吴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卲也。**卲，美。○祕曰：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遯。於賢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一節。

或問「陳勝、吴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但首亂之人耳。**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祕曰：言爲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魏、燕、趙、齊、楚，六國並立，其已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爲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爲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徼」，古堯切。徼其可取之時。**曰：「具。」**咸曰：具，備也。言三事備有。**請問「事」。**咸曰：問三事之目。○祕曰：問人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定賞罰。於是遂强，而蚕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保」。**祕曰：問地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

❶「袒」，原誤作「祖」，今據姚本改。

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税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以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大河爲溝塹，南以商山爲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爲供事，北以涇水之垠爲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吴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垠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激」。祕曰：問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斲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鋭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候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爲諸侯。」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爲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彊，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光曰：赧，奴板切。侯衛略舉九服遠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祕曰：天子得祭天地。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僭兆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光曰：畤，音止。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鄜，芳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畤，宣公起密畤，

靈公起上、下畤。○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上於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畤也。至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吴陽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膰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❶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吴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本。**是以四疆之内，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强大。四境之内，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赧獨何以制秦乎？」**❷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强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迁，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❸口三萬。秦王受献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赧之世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爲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

❶「祀」，原誤作「相」，今據明本及《史記・六國年表》（《四部精要》本）改。
❷「何」，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❸「城」，原誤作「成」，今據《史記・秦本紀》改。

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曰：「具。備有之也。○祕曰：天數、人事相符默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爲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徒爲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祕曰：《解嘲》曰：「離爲十二，合爲六七。」秦稱富强，故六國之衆，皆爲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光謂「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適足爲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爲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爲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秦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諸侯力争，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爲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蚕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法。切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爲盜，由守素微弱故也。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割也。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之，亦天也。○光曰：「剏」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人」。問人事者，何也？○祕曰：獨問人事。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❶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祕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兼才，謂總擥天下之英材。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諒乎？」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也。○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臣能屈己以悦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爲羣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群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憞，徒對反。既廢群策而不用，❷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光曰：言何預天事。

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光曰：爲天主號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咸曰：言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爲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

❶「奇」，原誤作「音」，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群」，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于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祕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黄帝也。高辛，黄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帝之庭，猶皇階帝籙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祀。○祕曰：天福胙之，爲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吴本「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之德，故爲天所祚、人所愛而長久。若秦、楚彊閲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爲「跆」，字之誤也。閲，狠也。胎籍，猶暴侮也。○祕曰：閲，鬭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俶擾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閲，許激切。胎，當作「跆」，徒來切，蹋也。藉，子夜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亦欲其喪亡。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不仁無親，不祚宜速。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祕曰：不胙之爲神明主。曰：「無土。」祕曰：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禹本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爲胙也。

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内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

而已。

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爲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矯，舉也。初舉兵。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光曰：「龕」與「戡」同，音堪。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爲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祕曰：龕，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祕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爲之用。

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爲漢，黥布方爲楚，其鋒鋩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鬭立功，使左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爲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咸皆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杖劍自立，雖暫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爲。或曰：「勿則無名，如何？」咸曰：言不然則爲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祕曰：夫貴名者，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爲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爲之逆矣。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爲反逆，焉有令名？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爲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爲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咸曰：問伎、曲之目。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橈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咸曰：虎挒，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興，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橈，可謂有才伎也。○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挒，音列。磔，陟格切。橈，女教切。闕。仕無妄之國，祕曰：按《易·无妄》具乾道四德，而秦世稱之者，蓋无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詎免乎災眚？❶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榮也。❷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强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橈，亂也。或本作「飽」。○光曰：並闕。

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爲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尸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

❶「眚」，原誤作「倩」，今據姚本改。
❷「榮」，顧校及十三卷本作「策」。

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説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説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爲沐猴，雖見烹，亦宜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亨，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爲羽所知信，献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木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説矣。然劘近虎牙，言其殆也。○祕曰：劘，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訐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訐，居謁反。劘，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訐。勸之以孝，入之以忠，是順守。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爲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才子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問：「酈食其説陳留，下敖倉，説齊罷歷下軍，何辯也！光曰：酈，音曆。食其，音異基。説，音税。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説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又説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爲蒯通所説，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己，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説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

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爲君子也。如事談説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祕曰：蒯通説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説不聽，皇恐，乃陽狂爲巫。抵，擠也。謂其談説若抵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爲巫，言亦未辯。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户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祕曰：巇，嶮巇也。言若設巇嶮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光曰：巇，許羈切。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巇隙則作，況拍去關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爲小人巇嶮之謀，況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爲也。拊，拍也。鍵，鍵籥。○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鍵，籥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户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光曰：太史公語。忠乎？」光曰：斯可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爲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爲丞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説，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也，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乎？「霍」。祕曰：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❶曰：「始元之初，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榷沽關内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祕曰：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班

❶「問」，原誤作「或」，今據明本、姚本改。

固曰：「擁昭立宣。」擁燕、上官之鋒，祕曰：始元之明年，❶燕刺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擁燕王，仆上官。」處興廢之分，祕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大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佗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祕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爲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弃市。○光曰：光知妻顯爲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祕曰：馮唐爲郎，面對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伸」同。面謂面折。「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問文帝之德。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弃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❷○祕曰：餘、耳相與爲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

❶「元」，原誤作「六」，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有」，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觸田蚡，並皆罹禍。○光曰：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祕曰：孔安國曰：「食盡其言，僞不實。」「請人」。曰：「晉荀息，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祕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子，走公宮匿，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迁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遷之妄也。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爲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冢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末也。○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爲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爲？」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爲奴，安能忍耻如此？曰：「能者爲之，明哲

❶「家」，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不爲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祕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爲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邪？○祕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智，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顔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顔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顔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顔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末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❶亦猶論德行稱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顔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吴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顔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禄位而重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爲梁大夫，❷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❸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阸，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至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内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

❶「乎」，原誤作「胡」，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欒」，原誤作「越」，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❸「越」，原誤作「城」，今據十三卷本改。

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❶光謂「塗」當作「渝」，變也。

或問「臣自得」。❷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曰：祕曰：揚恐不諭，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日磾，爲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❸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絶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説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爲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或問「持滿」。曰：「扼欹。」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咸曰：扼，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欹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從宋、吴本。扼，於革反。

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祕曰：揚王孫，孝武時人。學黄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也。」○光曰：倮，郎果切。曰：「矯世以禮，祕曰：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

❶「倍」，原誤作「倿」，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自」，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❸「嘗」，原誤作「當」，今據顧校、十三卷本改。

以倮乎？若欲爲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爲上矣。何以葬爲？

或問「《周官》」。曰：「立事。」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左氏》」。曰：「品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藻飾其事。「太史遷」。曰：「實録。」不虚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録而已，蓋言但能實録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實録。」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光曰：宋、吴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德行顔、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爲不少矣。然以淵、騫爲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顔、閔，所以爲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譔《淵騫》。祕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顔淵、閔子騫之徒已没。○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奥者也。○祕曰：「在」當爲「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吴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爲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入室見奥，尚可至焉。如顔、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絶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壹體，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

也。○光曰：宋、吴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咸曰：揚以門人爲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爲其絶，游、夏之黨得其奥，七十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爾，何難爲哉？○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爲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爲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光曰：宋、吴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絶德邪？」是皆德之殊絶。○祕曰：冠乎上世。「力」。絶力者何。○祕曰：問絶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絶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絶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吕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因以爲號。」❶○光曰：抃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抃手狀。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祕曰：荆軻，衛人也。爲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祕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説趙王，令尊秦昭王爲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

❶「因以爲號」，據《吕氏春秋》，此爲高誘注文。

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遂辭而去，❶終身不復見。偒，猶倨慢也。剬，猶整肅也。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吴本「偒」作「傷」，「制」作「剬」。介甫曰：「偒，古蕩字。剬，古制字。」今從李本。

藺相如制而不偒。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咸曰：藺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偒，與蕩同。」光謂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禄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

或問「鄒陽」。祕曰：鄒陽去吴之梁，然否？

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哉！」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爲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爲梁王所信，方爲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忼，苦兩反。罿，昌鍾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陽初仕梁，未爲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祕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黄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之。○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

❶「遂」上，明本、姚本有「魯連」二字。

疾爲蓍龜。祕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

「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❶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爲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吴本作「周之順、赧」，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爲順。」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優？○祕曰：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爲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羊，秦强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强猶勝於弱乎。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强，强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爲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

❶「王」，原誤作「上」，今據明本、姚本改。

不以此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吴本。塹，七豔切。洮，音叨。相，息亮切。

或問：「吕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吕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吕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徼取國權以易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吕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顔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爲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爲不仁。○光曰：用將以救亂誅暴。❶「翦」。問王翦。○祕曰：王翦，潁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欻！」❷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欻者，絶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欻謂切齒而怒也。欻，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爲秦將，夷六國。」○光曰：欻，烏開切。翦爲之牙以噬物。

❶「以」上，明本、姚本有「所」字。

❷「翦」，原誤作「剪」，今據明本、姚本改。注同。正文十三卷本亦作「翦」。

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祕曰：要離，吴人。弃家而爲國，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遥切。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吴仇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吴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吴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蝥，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爲義哉？靡，披靡而死也。○光曰：宋、吴本「蝥」作「蝥」，今從李本。蛛，音誅。蝥，音矛。靡，與糜同。❷《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光謂靡爛也。「政也？」祕曰：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曼面決眼，❸自屠出腸，❹遂以死。其姊嫈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皺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軻也？」問荆軻。○祕曰：荆軻也義乎？「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爲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構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悦，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説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匕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宫。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

❶「遥」，原誤作「要」，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糜」，原誤作「塵」，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曼」，明本、姚本作「皺」。
❹「屠」，原誤作「屈」，今據明本、姚本改。

亢，音剛。**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裴駰曰：「按《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横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祕曰：皆飾詐辯，尚權变。聖人不取也。**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祕曰：鷙，擊也。鄒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鷙，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言子貢亦游説，抑齊破吴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説齊，存魯，破吴，彊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爲之乎？○光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吴、强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説之士託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説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其義高；恥游説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横，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祕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吴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甪，❶盧谷切。或作「角」，音同。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説高祖都關中。陸賈説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吕后欲王諸吕，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嘉奏誅錯。○光曰：宋、吴本「正」作「政」，今從李本。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争以爲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爲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爲弘諛不忠。❷○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守儒：袁固、申公。袁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人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爲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爲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不説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亦疾免。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創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爲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已從之，爲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叔孫通」。曰：「槧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

❶「甪」，原誤作「角」，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弘」，原誤作「私」，今據明本、姚本改。又此節注共三十七字，十三卷本作「折節謂直諫」五字。

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槧，猶牘也。《説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光曰：槧，才敢、七廉、七艷三切。闕。「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説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爲國。○祕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説，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强，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爲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爲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爲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也爲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甔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爲虫，啄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兼并聚斂，非義是有，亦所謂啄人而求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析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曰：「血國三千，使將疎、飲水、褐博，没齒然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疎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答文者，蓋揚鄙其不諭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没，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疎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没其年齡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没齒無愁也」，今從宋、吴本。「蚊」下「曰」衍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爲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

嚼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咸曰：荀悦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爲之彊。○祕曰：靈，福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爲己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爲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已。○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禄，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悮，內明其晝，外無違悮。○祕曰：所舉必行，無謬悮。○光曰：李本「悮」作「悟」，今從宋、吴本。「悮」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祕曰：誅諸吕，立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祕曰：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鋭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无阿於意。○咸曰：釋之爲廷尉，天下无冤民，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爲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雋

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光曰：雋，徂兖切。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昌邑，不救梁以弊吴，雖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之征伐，祕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國家，安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咸曰：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无敵。《孫子》五校之計，一曰「道」。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祕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没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兩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❶單于説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絶不與食。又徙武北海上无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没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鄙朔之爲，故所以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絶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詼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絶而不傳。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大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

❶「嘗」，原誤作「帝」，今據明本、姚本改。

○祕曰：顔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爲世稱朔「吏隱」者也。○光曰：宋、吴本「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祕曰：聞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曰：「固也。咸曰：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咸曰：孟軻亦然。○祕曰：捨之則藏。○光曰：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横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爲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爲之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佯狂，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罹，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倖倡郭舍人隱語者。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智慧。○光曰：吴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

諫似直，咸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祕曰：懷肉汙衣，歲更聚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欲知誰比。○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爲倫比？談，一本作「詼」字。❶○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吴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爲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烏。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其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曰：李、宋、吴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本脱悮也，今從《漢書》。滑，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而不逢迕取禍也。滑稽多智，員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爲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遥反。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禄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禄隱未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爲高，終以柳下惠禄隱爲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禄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妄譽，仁之賊也；妄毁，義之賊也。❷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毁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説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❶「詼」，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❷「妄毁義之賊也」，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祕曰：問蜀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爲人也奈何？」咸曰：奈何猶曰「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光曰：累，良僞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禄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无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爲諫議大夫。貢禹，字少卿。二人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弾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爲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光曰：言王、貢力學潔己而名著海内，豈必遇仲尼。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爲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光曰：言仲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祕曰：仲元之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見者肅然敬。聞其言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愀，親小、在九二

切。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温，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己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鄲」。《音義》曰：「古鄲、但通用。」今從宋、吴本。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

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祕曰：夏育、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服之畏。「請條」。問其目也。○祕曰：條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吴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蠢迪撿押，❶蠢，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撿押。○咸曰：迪當訓爲蹈履之蹈。撿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撿押」當作「撿柙」。柙，户夾反。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譔《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爲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❷彪，文也。積行内滿，文辭外發。○光曰：弸，普耕、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輸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内，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

❶「撿押」，顧校曰：「《漢書》檢押，《音義》檢柙。」

❷「滿」，原誤作「蒲」，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下同。

漿，衝不薺，有諸？」樓航不揭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❶無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衝之器，主一而用。注謂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奥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駮數家，侻合於教。○光曰：宋、吴本「侻」作「脱」，今從李本。《音義》曰：「侻，它括切。可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脱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脱異聖人之道已。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詭説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户也。」同出一門而異户，同述一聖而有乖詭。○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

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吴本「牛玄騂白」作「玄牛騂白」，「騂」作「粹」，今從李本。「睟」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温潤，柔

❶「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原脱，今據姚本、十三卷本及顧校補。

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祕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似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隊，直類反。「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比而無閑泰。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反，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録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浮辨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録，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也，儒乎！光曰：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也，以儒爲名乎！《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祕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❶不忍弃之。○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

❶「取」上，原衍「不」字，今據明本、姚本刪。

馬遷皆叙而録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爲仁、史魚爲直、蘧伯玉爲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駭之而爲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删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没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誠爲不果純矣。○祕曰：内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説也。妄説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儔，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説，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説，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嘆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問：「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无可無不可」，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處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爲少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答異，理或相違。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祕曰：時有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

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❶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❷物物而不識彼。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光曰：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進則進。退而退，祕曰：義退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勌者也。」光曰：勌，與「倦」同。殷，中也。「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祕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爲進，少有其偶。○光曰：

❶「己」，原誤作「人」，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注「若不足也」至正文「而忘人之好」廿一字，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其中「惡」字，明本、姚本誤作「名」，又據顧校、十三卷本改。

鮮，息淺切。儷，音麗。顔回在陋巷，不苟仁，好學不倦。是以退爲進。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祕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群，是小必退。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禄利，苟退則慕僞名也。○祕曰：輕於進退者衆。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膰胙則歌之而行。○祕曰：進之退之。惟禮義所在。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駮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❶則得其意也。○祕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祕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❷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爲妙達者，道家流當然也。《禮》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祕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耳。

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祕曰：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蓺，偏能。○祕曰：知天地之變、❸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君子之道。名曰「伎蓺」。

❶「思」，原誤作「忍」，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懼」，原誤作「具」，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知」，原誤作「如」，今據明本、姚本改。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静，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爲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之。自愛，仁之至也；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祕曰：《曲禮》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顔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爲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殁，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咸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虚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爲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爲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蜕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

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爲有。」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爲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虚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爲有也。○光曰：❶多言之人喜妄説。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咸曰：言無以爲其實。○光曰：無用問爲。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与孝之事耳。○祕曰：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咸曰：忠臣謇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祕曰：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偟，音皇。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惟修德可以益壽。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生爲壽，聖以不朽爲壽。顏、冉有德，故不朽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説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爲壽，揚對終以不朽爲答。○祕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爲殘賊而冀得妄壽。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説也。○祕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❷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君子忠人，

❶「光」，原誤作「祕」，今據明本、姚本改。
❷「亦」，原誤作「爾」，今據明本、姚本改。

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光曰：尽誠於人曰「忠」。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❶故啓之手足，没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秦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譔《孝至》。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爲其始；孝，所以報本也，故爲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至。○祕曰：先王之至德。一言而該，光曰：至德要道，无所不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无以加之，是至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脱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爲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爲子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

❶「全」，原誤作「大」，今據明本、姚本改。

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爲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❶不爲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夫失所以孝養之裕也。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祕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絶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絶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屬，之欲切。謂齋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處、語笑、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脱文。**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爲美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之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

❶「以」，原誤作「不」，今據明本、姚本改。

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爲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❶子雲也。學者辨之。○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爲父而舜爲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

「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緼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爲孝。或非之以爲僞，何如也？○光曰：緼，於盆切。含菽，非食。緼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爲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爲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爲儒矣。○祕曰：己欲孝，斯孝矣；己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僞？」咸曰：問何以見其僞者。○祕曰：爲之則真，何以居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僞而何？君子耻之。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

不爲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祕曰：欲求善名，而行爲次也。○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耻。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皋陶者，如之何而可？○

❶「旨」，原誤作「是」，今據明本、姚本改。

祕曰：邵，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皋陶道高不可及，奈何？ 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皋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 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庳，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卑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庳，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

堯、舜之道皇兮，祕曰：皇，美。 夏、殷、周之道將兮，祕曰：將，大。 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祕曰：延其美大之光。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爲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光曰：螘，與「蟻」同。 衣如華，服文彩也。 朱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子」字，❶今從李本。 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 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❷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爲泰矣。況滔天乎？○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注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闕。❸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祕曰：非勉則不復其性。

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

❶「子」，明本、姚本無。
❷「秩」，原誤作「袟」，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❸「宋」，原誤作「朱」，今據明本、姚本改。

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光曰：知，與「智」同。形不測。光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

或問「君」。曰：「明光。」❶問「臣」。曰：「若禔。」祕曰：若，順。禔，宜讀如「媞」。《爾雅》曰：「媞媞，安也。」○光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爲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

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言聖人亦以

妖異爲事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祕曰：德盛則無異。異亞之。祕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堯、舜常修其德，何異之也。❷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爲之末焉。○祕曰：失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惑此之甚者，必亡矣。○咸曰：猶桀、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爲本，異爲末。

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

❶「光」，原誤作「先」，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改。

❷「之」，原脱，今據明本、姚本補。

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咸曰：言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祕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

吾聞諸傳：祕曰：傳記，謂《論語》。○光曰：傳，直戀切。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咸曰：邵，美也。○祕曰：邵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是孔子之徒歟！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爲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祕曰：德寧有終也。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祕曰：一人之得，心矣。

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祕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爲「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咸曰：「擬」或作「凝」，❶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僞其事，乃

❶「凝」，原誤作「疑」，今據明本、姚本改。

據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凝，一本作「擬」。○光曰：吴本「擬」作「凝」，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爲是爲非。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乃爲羣言之長。羣行之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爲羣行之宗。或問「泰和」。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説之。○咸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樂。況生其世乎！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爲治。○祕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汚之俗喜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❶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祕曰：

❶「帖」，明本、姚本作「怗」。

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中天之本也。黄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反。鞮，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荒荒，大也。❶○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伐。○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四夷者，次也。○光曰：璜，音黄。**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群夷也。○咸曰：猾，亂也。蠢迪，猶陵踐也。王人，王室之官。言五伯、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泛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螭虎桓桓，**仁少威多。○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❷**鷹隼⿰犭戔⿰犭戔，**攫撮急疾。○咸曰：⿰犭戔⿰犭戔，暴也。言彊伯之世，專爲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桓桓、⿰犭戔⿰犭戔，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犭戔⿰犭戔然，鷙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犭戔，財干、側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

或曰：「訩訩北夷，光曰：訩，翔拱切，❸又音

❶「荒荒」，姚本作「芒芒」。
❷「嚴」，原誤作「言」，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翔」，原漫漶不清，今據明本、姚本補。

凶。訩訩，喧嘵之貌。被我純繢，純，繒。繢，畫。○光曰：繢，音會。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劍飾。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咸曰：言安然而饗珍膳。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盛也。○祕曰：訩訩，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繢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爲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黄金璽、太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❶○祕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興邊略，實爲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曰：爲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后，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❷

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爲。

朱厓之絶，捐之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厓，❸鳥夷，故云「介鱗」。

君人者，每在殷民阜財，❹殷，富。阜，盛。明道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光

❶「不」，原脱，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❷「愛」，原脱，今據姚本補。
❸「厓」，原誤作「夷」，今據明本、姚本改。
❹「每」，明本、姚本、十三卷本作「務」。

曰：粒食謂中國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祕曰：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

天道勞功。祕曰：勞而成功。○光曰：勤勞然后有功。❶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以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逸。然修德不暇，❷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之。○祕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脩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爲，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乂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❸或以爲言遜之謂也。❹吾乃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❺然則居攝之后，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后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世而不耻，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祕曰：自周公以

❶「有」下，明本、姚本有「成」字。

❷「暇」，原誤作「假」，今據明本、姚本改。

❸「媚」，原漫漶不清，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❹「謂」，原脱，今據顧校、十三卷本補。明本、姚本作「爲」。

❺「爾」，原誤作「亦」，今據明本、姚本改。十三卷本作「耳」。

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其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爲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日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民臣。附己者進，異己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爲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者，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爲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爲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温、陶胡奴所刼，僅以敏捷自免。況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❶而獨不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爲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言人民衆多富盛也。❷ ○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❸ 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

❶「藻」下，原衍「將」字，今據明本、姚本删。
❷「衆多富盛」，原漫漶不清，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❸「祚」下，原衍「也」字，今據明本、姚本删。

强篡而立，復暴桀如是，❶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覩民思漢德，莽爲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❷無羡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爲「免」，字之誤也。言后之中興者，能脩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未脩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校學、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删《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爲之容飾。表，表其尊卑。❸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❶「桀」，明本、姚本作「磔」。

❷「言若盡」，原漫漶不清，今據明本、姚本、十三卷本補。

❸「表」，原脱，今據姚本補。

桓譚新論

〔東漢〕桓譚 撰

朱謙之 校輯

目録

校點說明

桓譚（公元前二三——公元五六），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人。西漢成帝時爲郎，新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召拜太中大夫。東漢初年拜議郎給事中，因反對讖緯，出爲六安郡丞，道中病卒。桓譚遍習五經，精通音律，博學多才，喜非毀俗儒，不爲章句之學。與劉歆、揚雄相善。《後漢書》有傳。

《後漢書》本傳稱桓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據譚自敘，是書仿劉向《新序》、陸賈《新語》，撰寫目的在於「術辨古今，亦欲興治」（《太平御覽》卷六〇二文部引）。其篇目具載《後漢書》本傳李賢注，爲十六篇。其《琴道》一篇未完，由班固續成之。後因光武帝敕言卷大，除《本造》、《閔友》、《琴道》三篇外，餘皆各分上下，凡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作十七卷，蓋並目錄一卷。此書宋代史志目錄不載，學者多謂其亡於唐宋之際。而錢謙益云明季尚有完書（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揚子雲生卒考》引），未知孰是。

清代學者對《新論》的佚文加以輯錄，先後出現了如下幾種輯本：孫馮翼輯本，一卷。除《琴道》外，餘皆未標篇題，依引書先後編次。收入《問經堂叢書》，刊行於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嚴可均輯本，三卷，十六篇，收入《全後漢文》，成於嘉慶乙亥（一八一五）；錢熙祚輯本，體例類孫馮翼輯本，收入《指海》，刊行於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又收入《守山閣叢書》；同治間黄以周輯本，未刊行，原稿殆已亡佚。以上諸輯本雖取資尚廣，但或雜陳迭見，或搜羅未備，或比附不倫。有鑒於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朱謙之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二）重加輯録，題爲「新輯本桓

譚新論」，校輯取資、體裁分類、校勘版本都屬完備謹嚴，洵爲後出轉精之作。

朱謙之先生輯本原爲稿本，生前未能出版。二〇〇二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十卷本《朱謙之文集》，首次出版該書。二〇〇九年，中華書局哲學編輯室對稿本重加校訂，施予全式標點，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此次收入《儒藏》（精華編），係經中華書局授權，並在中華書局本的基礎上，依《儒藏》（精華編）編纂體例對全書標點、校勘加以修訂，同時訂正了原整理本文字、標點上的一些訛誤。書名更爲「《桓譚新論》」。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二〇一三年十月

校輯者案語

案桓譚《新論》本十六篇，《後漢書》唐李賢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案「徵」疑作「徵」，形似而誤。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今原書已佚，采掇羣書所載，合併複重，爲數不過二百餘事。孫馮翼定爲一卷，不分篇；嚴可均定爲三卷，十六篇。惟考之《意林》及《隋書・經籍志》、《新唐志》均作十七卷，内目録一卷。茲仍依以一篇爲一卷之例，定卷帙如次：

序文，本書所據校輯書目。本文：卷一《本造篇》、卷二《王霸篇》、卷三《求輔篇》、卷四《言體篇》、卷五《見徵篇》、卷六《譴非篇》、卷七《啓寤篇》、卷八《祛蔽篇》、卷九《正經篇》、卷十《識通篇》、卷十一《離事篇》、卷十二《道賦篇》、卷十三《辨惑篇》、卷十四《述策篇》、卷十五《閔友篇》、卷十六《琴道篇》。附録：《後漢書・桓譚傳》、孫馮翼《桓子新論序》、嚴可均《桓子新論叙》、黄以周《桓子新論叙》。

自序

嘗謂桓譚才智開通，切於時務，以約生於公元前二二年之人，漢成帝陽朔二年戊戌。已先於王充、張衡具啓蒙學者之學之識。以經學言：君山偏習五經而不離古文，不爲章句，不以災異讖緯説《春秋》，謂前聖後聖未必相襲，通大義而時增新意，今見於《新論·正經篇》者可知已。以音律言：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其離雅樂而更爲新聲，亦猶古禮之易爲習俗，事詳《後漢書·宋弘傳》，《後漢紀》卷四同。今所見於《琴道篇》者可知已。以天文言：君山尤致意於天文曆算氣象之學，嘗典漏刻、參晷景。難揚子雲以天爲如蓋轉曰：是應渾天也。子雲立壞其所作。造詣之深，今見於《啓寤》、《離事》諸篇者可知已。以水利言：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關並、張戎、韓牧並習水事，君山爲司空掾，典其議，欲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今所見於《離事篇》者可知已。以名理言：數從子駿、子雲辨析疑異，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虚妄僞飾之辭，莫不證定，《論衡·超奇篇》。尤於公孫龍白馬之論，明斥其非，今所見於《啓寤篇》者可知已。以哲學言：君山耽好玄經，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一氣而已，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桓譚、張衡均謂之玄。君山研覈五行，論形神，明生死，謂無仙道，好奇者爲之，今所見於《啓寤》、《譴非》、《祛蔽》、《辨惑》與《離事》諸篇者可知已。至於經世興治之學，則《王霸》、《求輔》、《言體》、

《見徵》諸篇見於《羣書治要》者多矣。仲任所謂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論衡・超奇篇》。謂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同上《定賢篇》。是也。然而仲任極稱《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同上《案書篇》。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同上《佚文篇》。而餘杭章氏論學變，以爲《新論》在者，其言往往近於仳瑣，《檢論》卷三。是短書不可用，而謂通人爲之乎？君山之書，非圖讖，闢方士虛言，破時俗迷妄，當以論形神爲第一，謂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以燈燭爲喻，何異范縝？范縝未必非得力於《新論》也，而今人猶疑此篇爲僞飾之辭，是又何哉？仲任稱子長、子雲論説之徒，君山爲甲；《論衡・超奇篇》。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君山以疏賤之質，《後漢紀》卷四袁宏語。熹非毀俗儒，論説世短，智者或能察，愚者不懷誹謗而怨之乎？是爲世俗所遺失宜也。余獨惜自漢以來，知君山者莫如仲任，而不知君山者，亦莫如以知仲任自命者之人。君山述辨古今，博覽無所不見。《新論》在明季尚有完書，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四十《揚子雲生卒考》引常熟錢尚書謙益言。而嚴可均輯此，謂佚於唐末，孫馮翼謂其佚當在南宋時，同爲一失，是以《新論》之不亡爲亡；至於以不亡爲亡，則《新論》真亡矣，此余所由發憤而有新輯之作也。是輯以資料言，所增者較孫本幾十之六，較嚴本則十之二，且延及明代，如陶宗儀之《説郛》、董説之《七國考》、方以智之《物理小識》，雖殘文片語，亦所取資。以體裁言，孫輯既稱雜陳疊見，如「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凡三見。「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一節二見；「圖王不成亦可以霸」二見；「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一節二見；「以

賢代賢謂之順」二見；「聖人皆形解仙去」一節二見。嚴輯亦未免比附其間，如「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與「百足之蟲共舉一身」一節，與「辨惑」何關？「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一節，宜入《祛蔽》，而作《言體》之類。黄以周反之欲以類相從，而有序無書，儆季新著有《桓子新論序》，書未刻，原稿爲仁和許益齋失去。當否不可知，故是輯尚矣。以校勘言：舊所用諸刻本，實未完備，如《太平御覽》、《文選注》均有宋本，《羣書治要》有天明本，孫、嚴皆未及見，其不能一復本書之舊必矣。雖然，如君山之書，必得仲任而益彰，得平子而益大，《論衡》、《靈憲》之於《新論》，猶衣之表裏，可觸類旁通也。若同爲抱殘守闕，尊古卑今，可哀也已。然則紹君山之學者，豈其必爲書肆乎哉？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朱謙之序於北京大學。

本書所據校輯書目

《桓子新論》（清孫馮翼輯）　《問經堂叢書》第三函嘉慶七年九月刊本　《龍谿精舍叢書》册六五據問經堂刊本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據《問經堂》刊本

《桓子新論》（清嚴可均輯）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十三至卷十五　湖北黄岡王毓藻校刊本　中華書局據廣雅書局刻本複製重印本

《桓譚集》（清嚴可均輯）　同上《全後漢文》卷十二

《桓子新論》（佚名）　《守山閣叢書》本

《意林》（唐馬總撰）　上海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瑟一——五卷三《桓譚新論》

《羣書治要》（唐魏徵等輯）　日本天明刻本卷四十四《桓子新論》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輯）　明嘉靖刻本

《北堂書鈔》（唐虞世南輯）　明萬曆陳禹謨刻本　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重刻孫星衍藏明影鈔宋刻本

《初學記》（唐徐堅等輯）　明晉陵楊氏九州書屋重刊錫山安國本、嚴可均用宋本手校並跋

《山堂肆考》（明彭大翼輯）　明刻本

《元和姓纂》（唐林寶撰）　清嘉慶七年孫星衍、洪瑩校刊本

《天中記》（明陳耀文撰）　明萬曆刻本

《廣博物志》（明董斯張撰）　《諸子百家》本

《書叙指南》（宋任廣撰）　《惜陰叢書》本

《唐律疏議》（唐長孫無忌撰）　孫星衍影元

余氏勤有堂本

《歲華紀麗》（唐韓鄂撰） 康熙辛未高士奇校朗潤堂刊本

《唐宋白孔六帖》（唐白居易、宋孔傳撰） 明嘉靖間蘇州覆宋刊本

《事類賦注》（宋吴淑撰注） 明嘉靖十一年無錫崇正書院重刊宋紹興丙寅邊惇德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輯） 《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日本帝國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静嘉堂文庫藏宋刊本

《儒門經濟長短經》（唐趙蕤撰） 《讀畫齋叢書》己集本，又《六譯館叢書》第一册載《是非篇》

《文選注》（唐李善等注） 《四部叢刊》影印宋刊《六臣注文選》本

《古文苑》（宋章樵注） 明萬曆刊本

《文心雕龍》（清黄叔琳注） 廣州刻本

《曹子建集》（魏曹植撰） 嚴可均《全三國文》卷十八、《四部叢刊》影印江安傅氏藏明活字本

《史記》（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 上海涵芬樓影印南宋黄善夫刻本

《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撰） 汲古閣校刻三種本

《漢書》（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 宋慶元元年建安劉之問刻本

《後漢書》（紀傳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 宋建安黄善夫刻本

《後漢紀》（晉袁宏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東觀漢記》（舊傳漢劉珍撰） 《四部備要》本卷十四《桓譚傳》

《三國志》（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 宋衢

州刊殘本《蜀書》卷十二《郤正傳》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　明周若年覆刻宋本

《梁書》（唐姚思廉撰）　明萬曆南監刻本

《七國考》（明董説撰）　《守山閣叢書》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册本　吴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又中華書局參校本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　光緒八年五月金陵書局刊本

《水經注》（後魏酈道元注）　明萬曆四十三年朱謀㙔箋刊本

《三輔黄圖》（梁陳間人撰）　潮陽鄭氏用經訓堂本參平津館本校刊《龍谿精舍叢書》本册五五

《史通》（唐劉知幾撰）　清乾隆梁溪浦氏求放心齋刻《史通通釋》本

《列子》（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　明世德堂《沖虚真經》大字本

《太玄經》（漢揚雄撰、晉范望解贊）　《四部叢刊》據明萬玉堂翻宋本

《論衡》（漢王充撰）　明劉光斗評天啓六年虎林閔氏刊本　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刊黄暉《論衡校釋》本

《抱朴子内外篇》（晉葛洪撰）　平津館本　《四部叢刊》據明魯藩刊本　《道藏》本疲六——志七

《博物志》（晉張華撰、周日用等注）　士禮居《黄氏叢書》影寫連江葉氏本　明商濬輯《稗海》本第一函

《述異記》（梁任昉撰）　《稗海》本第一函

《説郛》（元陶宗儀撰）　清順治間兩浙督學周南李際期重刊本卷五十九《桓譚新論》

《荆山子》（明歸有光輯）　《諸子彙函》卷二十一，長洲文震孟參訂本收《新論・琴

諷》一篇

《指海》（清錢熙祚輯、其子培讓續刊）　第十三集第一〇四册《桓子新論》

《五行大義》（隋蕭吉撰）　上海涵芬樓影印《佚存叢書》本第三册

《珩璜新論》（宋孔平仲撰）　《守山閣叢書》第百七十六册本

《物理小識》（明方以智撰）　清光緒十年寧静堂刊本

《弘明集》（梁僧祐撰）　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露帙四，又《四部叢刊》印明汪道昆本　金陵刻經處本

《廣弘明集》（唐道宣撰）　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露帙五、六，又《四部備要》據常州天寧寺本，《四部叢刊》影印明汪道昆本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　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雨帙五、八

《世界記序》（梁僧祐撰）　見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結帙一，目録部《出三藏記集》第十二《世界記目録序》

《鐵橋漫稿》（清嚴可均撰）　清光緒十一年長洲蔣氏心矩齋刻本頁二四——二五有《桓子新論序》

《儆季雜著》（清黄以周撰）　清同治間刊本，《子叙》頁六有《桓子新論序》

《桓譚新論考》（日本武内義雄撰）　見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下頁三六七——三七九　民國二十年二月商務印書館本

《桓譚の哲學》（日本成田衡夫撰）　見《漢學會雜誌》第五卷第三號頁一——一二

《公孫龍子形名發微》（譚戒甫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科學出版社本，據云《公孫龍子・跡府篇》前段爲桓譚所作。

A. Forke : Geschichte der Chinesichen Mittelaterlichen Philosophie II, 100～110 Huan T'an,《中國中世哲學史》與日本成田衡夫同以桓譚、王充爲懷疑的唯理論者，論斷不足，但均爲外國學者用嚴輯本之一例，存此以備參證。

又是輯起於一九五七年，以捷克研究生鮑格洛（Timoteus Pokoro）譯《新論》爲外文，苦無善本而作。鮑君襄輯逸文，其功最多。歸國後著關於李悝《法經》問題刊於《東方紀録》(Archiv Orientàlni, 27, 1959)，其中第二節論桓譚，第三節論董説，第四節論《七國考》，第五節論《新論》著作年代，均能獨抒己見，附記於此。

桓譚新論

卷一　本造篇

余爲《新論》，術辨古今，孫本作「述古今」，嚴本重「今」字，「術」與「述」通，「今今」則無義，此據《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影宋本。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天中記》三十七「有」作「存」。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晉書·陸喜傳》載其自序云：「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語意本此。

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維絶。」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間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虚誕，故當採其善，孫本「善」作「書」。何云盡棄耶？《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天中記》三。

若其小説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文選》卷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李都尉從軍詩》注。

秦相吕不韋，孫、嚴本均脱「相」字，此據《四部叢刊》影宋本。請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文選注》無「書」字，據嚴本增。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孫本「能有」二字乙轉。變易者，乃其事約艷，體具而言微也。《文選》卷四十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

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一作「井」。菜。《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菜部。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

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❶則不能作《玄》、《言》。《意林》卷三。

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史記索隱》卷四《孝武紀》第十二。又卷二十八《太史公自序傳》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

卷二　王霸篇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嚴本「伯」均作「霸」。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意林》、《御覽》、《長短經》均作「治」。《史記正義》避唐諱作「理」。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孫本作「以」。仁義，五伯以嚴本依《意林》作「用」。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以信義矯世，《長短經》「約」作「立」，「世」作「代」。《御覽》、《正義》無「衆」、「誓」二字，孫本同。謂之伯。《御覽》「伯」下有「也」字。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儀，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文選・王仲宣誄》注引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意同。王道純粹，其德

❶ 古籍中「楊雄」或作「揚雄」，今仍其舊，不作統一。

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卷三、《史記正義》卷五《秦本紀》、《長短經》卷三《適變十五》、《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卷四百三人事部。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又《意林》卷三引「圖王不成，亦可以伯」二句。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卷九帝王部。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意林》卷三。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文選》卷四十八班孟堅《典引》注。

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太平御覽》卷八十四皇王部。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孟津之上，此孫本無「上」字，「此」作「北」。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烏，天應也。二年聞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於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兵部。

邯鄲立王，是抱空質也。董説《七國考》卷五。

齊宣王行金刀之法。《七國考》卷十二。

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

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所著六篇而已。衛鞅受之，入相於秦。是以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七國考》卷十二。《唐律疏議》引云：「魏文侯師於里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又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户》、《興》、《厩》三篇，謂《九章》之律，是爲九法。」文稍不同，可與此相參證。

秦之重法，猶盛三代之重禮樂也。同上。

魏之令，不孝弟者，流之東荒。同上。

卷三　求輔篇

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於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後漢紀》卷四作「治世合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後漢紀》作「論時失宜」。而舉多過事。《後漢書·桓譚傳》及《後漢紀》卷四《陳時政疏》語。疑亦見《新論》。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卷三。

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太平御覽》卷四百二人事部。《意林》卷三「代」作「伐」，「順」作「煩」，無「代不肖」三字。

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讀畫齋叢書》本作「旦」，《六譯館叢書》本作「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趙蕤《長短經·是非十四》引《桓子》。

龍無尺木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意林》卷三。朝九州之俊。《北堂書鈔》卷十一帝王部十一。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文選》卷三十七劉越石《勸進表》注、卷四十七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卷六十陸士衡《弔魏武文》注，又卷五十二韋宏嗣《博弈

論》引首一句。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居處部十五。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文選》卷四十五陶淵明《歸去來辭》注、卷四十六任彦昇《王文憲集序》注。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文選》卷二十七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孫本脱「奚」字。雖咸有天嚴本依前後條改爲「大」字。才，然皆年七十餘，乃昇孫本作「升」。爲王霸師。《太平御覽》卷四百四人事部。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宫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篋夜光，未足喻也。伊、吕、《道藏》本「吕」誤作「宫」。良、平，何世無之？但人《道藏》本「人」上有「知」字。君不知，羣臣弗用也。《意林》卷三。嚴本「弗」作「勿」。

賢有五品：謹勅《道藏》本「勅」作「勑」。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文選》卷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注云：「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謙遜，謂之善士。」疑即出此。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孫本作「延」。之士也；信誠《道藏》本作「誠」，此據官本。篤行，廉平公嚴云：「公」下當有脱。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絶，疎峙《道藏》本作「疏殊」，此據官本。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意林》卷三。

殷之三仁皆暗於前而章於後，何益於事？何補於君？《意林》卷三。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卷三。昔堯試舜孫本脱「舜」字。於大麓者，

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北堂書鈔》卷五十九設官部、《藝文類聚》卷四十八設官部、《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二職官部十。又劉昭《續漢志》二十四《百官志》引首三句。

治獄如水。《北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中。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治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七衣冠部引至「敗縱而冠不成與」句止，「縱」作「縰」。

王者易輔，霸者難佐。《意林》卷五《任子》引桓譚云。

昔秦王《御覽》八十六皇王部十一作「秦始皇」。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驅之，以上二十四字依《御覽》引桓譚《新語》加。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故遂以敗也。上五字依《御覽》加。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强守禦，内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阸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嚴云：「人」疑當作「又」。案「人不從」即下文失百姓心之意。不從，大臣生焉。天明本舊校：「焉」恐「怨」。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悦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

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案「將」下疑脱「萌」字。救之耳。《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意林》卷三。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嚴本作「賤」，蓋涉上文而誤。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舊校云：「想」恐「愬」。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

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説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嚴云：疑當作「之」。欲問疏别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設，嚴云：疑當作「失」。按天明本舊校云：「設」恐「讒」。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舊校云：「咎」恐「合」。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毁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户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絶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嚴本作「下」。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周亞夫嚴猛哮吼之用，可爲國之大將軍，《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五武功部。孫本無「之用」字、「軍」字，「爲」作「謂」。動如雷震，住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内實外虚。同上卷一百十六武功部。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争也。《文選》卷三十六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卷四　言體篇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嚴本作「皆」。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

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嚴云：當作「居常而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案稱王莽，下同。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絶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説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嚴云：當有「知」字。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嚴本作「兵」，注云：有脱誤。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悦，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

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

謹文吏，或遺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嚴本作「或」。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强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案：以上嚴本相連不斷，此據天明本分四節。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嚴本作「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嚴本下有「之」字。可不慎乎？《羣書治要》卷四十四。肅王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叩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肅王下車謝，賜大戊午金百鎰。董説《七國考》卷六引《桓譚論》。《守山閣叢書》本、吴興嘉業堂本同，中華書局本「論」上有「新」字。郢王好細腰，而宫人餓。同上卷五。秦惠王剖賢人之腹，刑法大壞。同上卷十二。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醓、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木土嚴作「土木」。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悦之者，其恩義動人也。本作「思義動之也」，此據《意林》卷三改。王翁之殘死人，《意林》卷三無此句，下有「觀人五藏」四字。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羣書治要》卷四十四、《意林》卷三。

世俗咸一本作「皆」。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

羨。」《太平御覽》卷三十五時序部、卷八百三十七百穀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六歲時部引，有刪節。又卷十五有「充實殷富」四字，當即出此。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服章部引「振裘持領，萬毛皆整」八字。

卷五　見徵篇

據《羣書治要》、《玉海》，「徵」字當爲「微」字之誤。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殽膳之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嚴云：《莽傳》作「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舊校云：當作「射矢」。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初學記》作「遠徙」。其薪，竈《藝文類聚》作「鄰」。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藝文類聚》作「乃」。滅止，而亨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藝文類聚》下有「也」

字。豈夫獨嚴本以意乙轉爲「獨夫」。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絶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鬭士常榮，猶彼人殆嚴云：未能斷句，或本《詩・節南山》「無小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藝文類聚》卷八十火部。又《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曰：傳曰：託言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爲曲突而遠其薪。

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案：惠棟《後漢書補注》引作「謝侯」。爭鬭，俱坐免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梟鳴於庭樹，府中皆懼。余後與典樂侯鬭，俱坐免。」又《說郛》卷五十九引與《御覽》人事部同，疑有脱文，下二節同。蓋君山辨析虛妄僞飾之辭，以此爲調笑不信之例而已。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孫、嚴二本下有「獄」字。其婦父宋本無「父」字。朱君嚴本作「若」，云：疑當依下文作「君」。案宋本正作「君」。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絶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服章部。

博士弟子譚一作「韓」。生居東寺，連《說郛》作「遭」。三夜有惡夢，《說郛》作「奇夢」，下有「來」字。以問人。人教使晨起廁中祝之嚴本下作「以晨起清中祝之」，云：「清」與「圊」同。三旦，《說郛》作「日」。而人告以爲咒咀，一作「祝」。捕治，數日死。《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居處部無「死」字，此依卷四百人事部增。又《說郛》卷五十九引，大同。

余自長安孫本無上三字。「自」一作「從」。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褕，《藝文類聚》明刻本「絳」作「終」、「襜」作「裾」。乘驛馬，宿《說郛》及嚴本

下有「下邑」二字。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孫本作「賊」。夜來。余令吏勿鬬，乃相問而去，此安静自持也。《藝文類聚》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衣冠部「東亭」作「下邑亭中」。又《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六布帛部、《説郛》卷五十九「自持」作「自存」。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意林》卷三。案：圖讖之學，哲理之腥穢，六經之稂莠也。漢三百年間，陋儒阿世，從風而靡，惟桓譚、張衡乃力非之。《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也。然而譚所深嫉者，正世主之所好，此鄭衆、賈逵所以附同稱顯，而桓譚所以不善讖流亡也。事詳《後漢書》本傳。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爲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鄙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孫依《意林》作「瑟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意林》卷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廣博物志》三十五、《天中記》卷四十三。

卷六　譴非篇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强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黄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舊校云：「流」恐「統」。於後嗣。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百足」下十二字，依《意林》卷三增。乃者强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舊校云：「導」恐「遵」。殷、周之長道，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强臣不能復傾。

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嚴云：「失」當作「夫」。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鄙人有得鯅《御覽》作「脡」，注「羶，生肉醬也」。醬而美之，及飯，《御覽》作「飲」。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御覽》無「怒」字。因涕其醬，遂棄而俱《治要》作「但」，舊校：「但」疑「俱」。《御覽》正作「俱」。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御覽》作「王公利」，孫本誤作「亡新王剌」。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予，是惜《御覽》誤作「昔」。肉唾鯅之類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人事部。又卷八百六十五飲食部曰：「鄙人得脡醬而美，與人共食，少唾其中，因棄之，俱不得食。」原注「脡音延」。

昔齊桓公入谷，問父老曰：「此何谷？」答曰：「謂臣愚，名爲愚公谷。」《太平御覽》卷五十四地部。出見一故墟，道路皆蒿草，寥廓狼籍，據《文選》卷四左太沖《蜀都賦》注增上九字。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

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兹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强者不能以力並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强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强，帶甲四十萬，不敢嚴本作「能」。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吕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舊校云：「甬」恐「民」。嚴云：疑作「竟」。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内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舊校云：「及」恐「反」。嚴云：當作「乃」。遂持屈强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舊校云：「彈」當作「殫」。嚴本同。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舊校云：「天」下當補「作」字。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嚴云：當作「七」。日不食，及得免脱，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於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

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夫舊校云：「夫」疑「災」。嚴同。按「夫」下疑脱「災」字。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内自省視，畏天戒嚴本作「威」。遏絶其端。其命在天也，「遏絶」下九字依《文選》卷五十三李蕭遠《運命論》注增。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詿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舊校云：「處」疑「慮」。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今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修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知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説，桓、穆之授管、寗、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貢舊校云：「貢」恐「真」。嚴本作「責」。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内量舊校云：「量」恐「置」。

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嚴本「於」作「以」，云「有脱誤」。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舊校云：「未」恐衍。嚴云：當有誤。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皋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嚴云：疑有脱。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强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舊校云：「皇」恐「星」。嚴同。好方道，數召，嚴云：當有「見」字。後坐帝舊校云：「帝」恐衍。嚴同。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舊校云：「於」恐衍。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諭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董賢女弟爲昭儀，居椒風舍。後漢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舍乎？」以有舊恩，數蒙賞愛。《説郛》卷五十九，《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一居處部，又《文選》卷一班孟堅《西都賦》注，又卷五十七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後漢書》卷三十一下《班固傳》注

均引董賢女弟事，上作「居舍號曰椒風」。漢朱祐以下一段與桓譚《新論》無關，本《後漢書・朱祐傳》語，《説郛》誤引。

九江太守龐真案縣令高曾孫、嚴均脱「曾」字。受社祭鼇，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鼇非贓。嚴作「脹」。天下緣是，諸府縣社臈嚴本作「臘」。按：「臈」爲「臘」之别構。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臘，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十孫、嚴本均脱「十」字。頭。《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三飲食部。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畢康殺其母，孫本無「畢康」二字。有詔燔燒其子屍，暴其罪於天下。孫本無上六字。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上封章一本作「事」。云：「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云：孫本「次」作「此」。『聞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邪？』」孫本無上三字。時有賢者《御覽》人事部作「德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耳。』丞相大慚，《御覽》人事部作「大尉」。自悔其言之非也。人《御覽》人事部作「羣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也。是故君子掩惡揚善，《御覽》人事部有以上八字。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説郛》卷五十九。又《山堂肆考》羽集第二十三卷：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余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寧然？』有賢者應云：『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於禽獸尚爲之諱，況於人乎？」

卷七　啓寤篇

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桷；玄酒不如蒼梧一本作「倉

吾」。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初學記》卷十五樂部上、《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樂部。

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文選》卷五十六陸佐公《石闕銘》注。

孔子匹本作「疋」。夫耳，而卓本作「晫」。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飲食部。

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絶人遠者也。《文選》卷二十陸士衡《宴玄圃園詩》注。

諺言：「三歲學，不如一宋本作「三」。歲擇師。」《太平御覽》卷四百四人事部。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孫云：「置」字疑有訛誤。之者並至。《意林》卷三、《繹史》卷九十五引同。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文選》卷五十三李蕭遠《運命論》注、卷五十九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殤其年也。《文選》卷四十二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注。

關一作「聞」。東鄙一作「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說郛》作「哨」，《御覽》飲食部作「屑」。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共列。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意林》卷三。《四部叢刊》據殿本有誤。《道藏》本、《意林》「聞東里語」至「亦復欣慕」三十七字另爲一段。又《文選》卷四十二曹子建《與吴季重書》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初學記》卷二十六服食部，《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酒食部，《白帖》卷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資産部、卷八百六十三飲食部，《說郛》卷五十九，又《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十一。

夫畜生賤也，然有《禮記·少儀》疏「有」作「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本作「騂」。驥騄，牛譽郭椒丁櫟。《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故犬道韓盧宋浞。《禮記·少儀》疏。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文選》卷四十六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吴之翫水若魚鱉，蜀之便山若禽獸。《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二鱗介部四，原題「顧譚《新語》」，嚴本引爲「桓譚」，誤。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六十八地部三十三。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文選》卷五十二魏文帝《典論·論文》注。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黄閎以渾天之説，閎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受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太平御覽》卷二天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曰：「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黄門作渾天老工。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到今七十乃始適知，又老且死去。』」孫本據陳禹謨本有異文。案阮元《疇人傳》卷二落下閎下引孫星衍云：《史記索隱》引《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閎乃姓黄而隱於落下耳。

予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天去人上方遠而四傍近。何以知之？以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一作「離」，下同。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去惟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

殊不同，乃差半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孫本作「衡」。故熱。於始出時，又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晨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七日月篇、《隋書》十九志第十四《天文志上》。又《列子·湯問篇》殷敬順《釋文》曰：「愴愴，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

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説天，以天爲如蓋轉，上三字據《初學記》增，《御覽》宋本「以天爲」作「以爲蓋」。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且日出於卯，正東方；暮日入於西，正西方。今以天下之一本作「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一本作「以」。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刻漏之數，何從等平？」一作「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待報，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即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爲天左轉非也。《太平御覽》卷一天部。宋本「非也」作「是也」，義相反。《晉書·天文志》「日光不復暴背」下云：「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初學記》卷一天部曰：「天如蓋轉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又《文選》卷二十六王僧達《答顔延年詩》注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又吴淑《事類賦注》卷一

天部引略同。《御覽》按楊泉《物理論》曰：「楊雄非渾天而作蓋天，圓其蓋左轉，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桓譚難之，雄不解，此蓋天者復難知也。」又《淵鑒類函》卷一天部四云：「王仲任據蓋天之説以駁渾儀。桓君山謂仲任之徒曰：『吾待奏報，曝背西廊下，頃之日光出去，是應渾天也。』」案：此誤以子雲爲仲任矣。又《論衡・説日篇》注孫詒讓云：「桓譚《新論》云『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即仲任所本云。」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爲堅白案：譚戒甫引作「守白」，云：「守白原作堅白，與下文語意不合，此殆後人以龍書祇有堅白論，無守白論，而妄改之耳。」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孫本作「行」。也。色非形，形非色。《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説郛》卷五十九。常争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虚言難以奪實也。《唐宋白孔六帖・白帖》卷九、《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案：譚介甫《公孫龍子形名發微》云：「今《公孫龍子》全書六篇，首篇原題『跡府第一』，文祇二段。前段爲桓譚所作。」又云：「《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茲援此文，以與《跡府》前段相較，其上半正同，特稍多三數語耳。若《御覽》所引《新論》於原文果有删節，則今《跡府》前段，全屬譚作無疑。考《後漢書》本傳，言譚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故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蓋譚性耽辯證，故於龍書白馬論，甄明精要，定爲守白，殆非熟研其學者不爲功也。」

戲談以要譽。《文選》卷四左太沖《蜀都賦》注引桓譚《七説》，附載於此。

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貿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博一本作「傅」。之，已雇一本作「顧」。十萬，非三萬錢玉也。」余驚駭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珍寶部。《淵鑒類函》卷三百六十三引有脱文。

卷八　祛蔽篇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舉火夜坐，燃炭乾墻，以上八字依《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火部增。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强弱堅脆《藏》本作「毳」。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藏》本作「傍」。有麻燭。而灺《藏》本作「炧」。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無滅《藏》本作「減」。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灺。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案當爲「能爲之」。潤澤，内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藏》本作「共」。養良醫者，或强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藏》本作「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藏》本作「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内中，然麻燭。《藏》本無「麻」字。燭半壓欲滅，即自勑視，《藏》本「自整視」，汪本「自曰勑視」。此從金陵刻經處《弘明集》本。見其皮有剥銳，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剥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和平之世，人民嚴本作「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堅强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墜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嫁娶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

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中絶。《藏》本、汪本作「終」，此從嚴本。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藏》本、汪本、嚴本「伏」字均作「如」字，此據《晏子春秋·内篇·諫上》改。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剥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内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藏》本作「湊」。達於内，故諸本作「固」，此依嚴本。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難灬]《藏》本作「難」。赤，如水過渡《藏》本作「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灰，汪本作「炙」。或爲炧《藏》本作「⿰火子」。耳。曷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藏》本無「劉」字，此據汪本及《御覽》增。伯師夜[⿱難灬]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燋秃，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秃燈《藏》本作「炵」，《御覽》作「炷」，此依汪本。矣。又爲言前[⿱難灬]麻燭事，伯師曰：「燈《藏》本作「鐙」，下同。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藏》本無「亦如」二字。彼自蹷續。」《藏》本作「纘」，此從嚴本。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一燈燭，各本均誤作「持燈一燭」，此以意改。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蹷儻《藏》本、汪本作「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强，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絶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藏》本作「益」。

易以不能，但促《藏》本作「從」。斂傍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爇。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墜齒復生，白髮更黑，肌《藏》本作「肥」。顔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汪本作「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藏》本作「揆」。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弘明集》卷五明汪道昆本《大藏經》露四及金陵刻經處本。又《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火部：「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燋秃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玉孫本「玉」作「生」。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鈎《説郛》作「昫」。吻孫本作「籐」。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爲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礜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猪，粉鮲畏椒，蜈蚣畏油，「粉鮲」二句依《物理小識》增。天非嚴云：一本作「非天」。故爲作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藥部、《説郛》卷五十九、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十一「互相制」條。

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得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所服食而能至此耶？』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臣爲樂，使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導引，無所服餌也，不知壽得若何？』譚以爲竇公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故有

此壽。《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廣弘明集》卷五曹植《辯道論》,《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人事部、又卷七百四疾病部,董説《七國考》卷一引「父母教以鼓琴,日以爲常,無所服餌」。《藝文志》注引作「臣導引,無所服餌」,《辯道論》引作「臣又能導引」,今從《御覽》卷七百四,作「不導引」。

元帝被病,廣《三輔黄圖》卷五作「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藝文類聚》作「逸人」。王仲都,詔問何所能,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使曝日坐,環以十爐火,口不言熱而又身不汗出,此性耐寒暑也。無仙道,好奇者爲之。《水經》卷十九《渭水》注,又《三輔黄圖》卷五引至「曛然自若」句止,又《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惟引忍暑一事。又《初學記》卷三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二時序部、卷三十四時序部、卷七百五十七器物部,《説郛》卷五十九,皆有節引。又連江葉氏本張華《博物志》卷七引王仲都事云:「桓君山以爲性耐寒暑,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又《太平御覽》卷三十四亦有「此耐寒也」一句。惟《歲華紀麗》卷二引「王仲都服飛雪散,能盛暑中曝坐,周焚以火,口不言熱而身無汗出」,未云出《新論》。

近哀、平間方士臨淮一作「睢陵」。董仲君,嘗犯事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目陷生蟲,吏捐棄之,出而復活,然後竟死。上四字依《辯道論》增。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齖,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刑法部,又卷七百三十七方術部,又九百四十四蟲豸部。又連江葉氏本張華《博物志》卷二、李嚴《法苑珠林》卷七十六《咒術篇》。又《廣弘明集》卷五曹植《辯道論》引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云云。曹植甚稱君山爲中興篤論之士,其所著述多善,但於此事則以爲:「人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

虫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是則君山之言猶不免於信虛言爲實事也。

曲陽侯王根孫本無「王根」二字。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孫本無「養生」二字。却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服用部。

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匹，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嘗問人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也。」「聖人何不學仙」二十四字依《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增。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剥折，指謂曰：「彼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之不衰？」《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木部、《廣弘明集》卷五曹植《辯道論》、《文選》卷二十一顏延年《五君詠》注。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意林》卷三。

卷九　正經篇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孫本無上四字。《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煩而殷《易》簡，案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引有此句。《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依《北堂書鈔》一百一藝文部增上十二字，「連山」原本作「厲山」，案連厲一聲之轉。古

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嚴云：案《漢志》作「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師古引鄭玄《叙贊》云：後漢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則此當云五十八篇。古帙一作「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孫本作「四十六卷」，今從宋本，與《漢志》合。古《論語》二十一卷，與齊、魯文異音四百餘字。依《經典釋文·序録》增上十一字。古《孝經》一卷二十章，《漢志》作「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學部、《意林》卷三，又《漢書·藝文志》注。

秦近君當從《漢書·儒林傳》作「秦延君」，「近」爲「延」字之形訛。能説《堯典》，篇目兩字之説，至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孫、嚴脱「二」字。《漢書·藝文志》顔師古注。案：《文心雕龍·論説篇》云：「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選》卷二十顔延年《釋奠會作詩》注。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北堂書鈔》卷九十八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卷六百一十六學部，《説郛》卷五十九。惟《意林》卷三引下有「此亦蔽也」四字，疑涉《識通篇》文而誤，今删。

《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一作「爲」。《春秋》，殘略，多有遺文，一作「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矣。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申左》。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又《史通·申左》引《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云。案《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議立《左氏傳》，元詣闕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釋積結，天下幸甚。」下其議，諸儒讙

嘩，《左氏》復廢。此當指桓譚與衛宏之各讓其短，互闘其長而言。嚴氏未審其故，以爲桓譚毁《左氏》，事與《新論》違異，則誤解矣。

吴之簒弑滅亡，衅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趣，豈謂爾乎？《古文苑》卷十一酈炎對事，章樵注云：「《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説爲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諸儒覩《春秋》之文，録政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也。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異和而復俱美者也。《北堂書鈔》卷九十五藝文部。此據舊校影宋本。陳禹謨本删「夫聖賢」以下，與孫本所輯《新論》同。又《太平御覽》卷六十八地部。

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梁書·劉杳傳》。

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一作「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孫本作「孔子謂之玄」，中脱「元而揚子謂之」六字，嚴本不誤。《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遍，不可損益，以三十五嚴云：當作「六」。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嚴本作「三」。篇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又胡三省《資治通鑑》卷三十音注。

王公子問：孫詒讓云：此王公即王莽也，子字

衍。「揚子雲何人耶?」答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絶於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又卷六百二文部。又王充《論衡·超奇篇》曰:「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孫本二字乙轉。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爲廣大,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外,其書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嚴云:已下對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也。見《漢書》雄本傳。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易之。《文選》卷三張平子《東京賦》注,《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漢書》揚雄本傳。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文選》卷四十七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嚴云:語未竟,雄本傳作:「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從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論衡·超奇篇》,《文選》卷三張平子《東京賦》注、卷四十七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史通·内篇·自序》,《漢書·揚雄傳》,《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又卷四百三十二人事部。

卷十　識通篇

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吕后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吕后,則如意無斃也。「使周相趙」以下見《史記》九六《張蒼列傳》正義引桓譚《世論》,案即桓譚《新論》之誤。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卷二十三謝靈運《廬陵王墓詩》注。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

送死一作「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攝紀綱，一作「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而溺於俗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謂通而蔽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文選》卷四十九范蔚宗《皇后紀論》注。又《北堂書鈔》卷七帝王部曰「聖德玄達」，卷十五帝王部曰「總撮紀綱」，陳禹謨本「撮」作「攝」。

漢武帝材質高《御覽》作「英」。妙，有崇先廣統《御覽》作「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絶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士，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嬛佞。以上十八字依《史記集解》卷十二《孝武本紀》增。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蔽者也。《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十二帝王部曰「考合古今」，卷十三帝王部曰「武義四加，所征者服」。

揚子雲在長安，素貧約，比歲已甚，亡其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於蜀，遂至困乏。子雲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戀本作「怨」，依宋本《御覽》改。死子，不能以義

割恩，自令多費。「子雲達聖道」下共三十字依《御覽》增。爲中散大夫，病卒，貧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妻子棄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財，通人之蔽也。孔平仲《珩璜新論》頁三十二，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六禮儀部。按：《藝文類聚》卷四十、《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八引《揚雄家牒》云：「子雲以甘露元年生，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張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蔽也。」《漢書》九十二《游俠傳·陳遵傳》注引李奇云。

卷十一　離事篇

據劉向《新序》有《雜事》，「離」字當爲「雜」字之誤。

人抱天地之體，懷純粹之精，有生之最靈者也。是以貌動於木，言信於金，視明於火，聽聰於水，思睿於土。五行之用，動靜還與神通。貌恭則肅，肅時雨若；言從則乂，乂時暘若；視明則哲，哲時燠若；聽聰則謀，謀時寒若；心嚴則聖，聖時風若。金木水火皆載於土，雨暘燠寒皆發於風，貌言視聽皆生於心。蕭吉《五行大義》卷四第十九《論治政》。案《尚書·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又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君山本此，以貌言視聽思比之於雨暘燠寒風之分。取五事應於五行，大意言天人相似而人爲最靈。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

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五一作「四」。色文飾之。欲其孫本無「其」字。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文孫本無「文」字。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服飾部、《太平御覽》卷七百一服用部。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意林》卷三。案《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齊桓公行見麥《初學記》宋本作「麦」。邱人，問其年幾何？曰：「八十三矣。」孫本作「年」。公曰：「以子之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太平寰宇記》卷十二《河南道十二》。又《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引「齊桓公行見麥邱人」一句。

五藏。《出三藏記集》第十二梁釋僧佑《世界記目録序》云「世主蒙昧，莫詳厥體，是以憑惠獨慮，闔六合之相持；桓譚距問，率五藏以爲喻」云。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測也。《文心雕龍輯注》卷五《章表第二十二》。

余爲郎，典漏刻，燥濕寒温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晝日參以晷景，夜分參以星宿，則得其正。《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又《太平御覽》卷二天部。

通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已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初學記》卷四歲時部。《歲華紀麗》卷四引末一句。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稱明，故命曰明堂，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劉昭《續漢志》八《祭祀志》中，又《初

學記》卷十三禮部，《藝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

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御覽》作「圜」。壅之，名《御覽》作「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御覽》作「終」。而復始。《藝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四禮儀部。

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玉海》卷九十五郊祀。阮元《揅經室集·明堂論》（見《清經解》卷一千六百九）引《御覽》。阮元云：「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部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言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初學記》卷九帝王部，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禮儀部。《説郛》卷五十九無首「言」字，「刻石」作「石刻」。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水經注》卷一《河水》注。又《藝文類聚》卷九水部曰：「其流激浚，故爲平地災害。」

夏禹之時，鴻水浡潏。《文選》卷十二木玄虛《海賦》注。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水經注·河水五》「道」作「瀆」。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意林》卷三。

案《漢書》二十九《溝洫志第九》云：「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

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大司馬張仲議孫本作「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道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太平御覽》卷六十一地部、吴淑《事類賦注》卷六地部。

案《漢書》二十九《溝洫志第九》云：「大司馬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水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魏三月上祀，農官讀《法》，《法》曰：「耒無十其羽，鋤無泥其塗。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鶩；秋田惕惕，如寇來不可測；冬田吴、越視。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則有罰；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則有賞。」董説《七國考》卷二。

漢宣《御覽》作「定」，此據《文選》注。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内爲禁錢。一本作「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宋本《御覽》下重「萬」字。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治道部，《文選》卷三十六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

才文》注。

王莽時置西海郡，案《王莽傳》：居攝元年，西羌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孫本作「四海郡」，有訛誤。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百石），二歲而遷補。《續漢志》二十八《百官志五》注。

余年十七，孫本作「七十」，所據乃誤本。爲奉車郎中，衛殿中小苑西門。《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職官部。

譚謂揚子曰：孫本作「桓譚謂揚雄曰」。「君孫本「君」作「吾」。之爲黄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瑵、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玄黄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綉茵席者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一車部，《續漢志》二十九《輿服志上》注。又《文選》卷一班孟堅《西都賦》注云：「乘車、玉爪、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玉瑵」作「玉爪」。又《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此二句，又《文選》卷二十二顔延年《游曲河後湖詩》注同，又卷五十七《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二句，卷十六潘安仁《寡婦賦》注引「君數見乘輿錦綉茵席」一句。

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甍，帶一本作「大」。金銀錯鏤其上。《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禮儀部。

楚之郢案《北堂書鈔》孫本從陳禹謨，「郢」作「鄂」。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鮮《御覽》作「新」。而暮衣弊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衣冠部。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六車部，誤「車掛轂」，「排突」作「交號」。又嚴本引「民」作「巳」，蓋據唐人傳鈔避諱。

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山堂肆考·征集》第四十四卷。

呈衣冠於裸川。任昉《述異記》卷上引桓譚《新論》，下云「海上有裸人鄉」。

宓犠之制杵臼，一本作「舂」。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驘《説郛》作「騾」。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説郛》作「力」。乃且一

本無「乃且」二字。百倍。《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資産部，又卷七百六十二器物部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踐碓，而利十倍。」「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孔子問屠牛坦曰：「屠牛有道乎？」曰：「刺必中解，割必中理，盤筋所引，終葵而椎。」《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器物部八引桓譚上事。

莊王爲車，銳上斗下，號曰「楚車」。董說《七國考》卷八。

雖不見古路車，亦數聞師之說，但素與而蒲茵也。《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七車部。

排斥曰「批抵」，《書叙指南》卷六引桓譚。斥無益客曰「罷遣常客」，同上卷六引。負喧曰「偃曝」。同上卷九引。

扶風邠亭，本太王所居，有夜市，古詞「鐵馬牙旗穿夜市」。《山堂肆考》卷二十七。

卷十二 道賦篇

余少時學，孫、嚴本均無「學」字。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北堂書鈔》卷九十七藝文部。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北堂書鈔》作「君大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遥觀而知，不須手持熟察。以上十八字依《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武功部增。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意林》卷三，《文選》卷十七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又楊慎《赤牘清裁》有揚雄《答桓譚書》云：「長卿賦不似人間來，真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遇習者之門。』」案：「諺云」以下乃掇拾桓譚語。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猥欲逮及，一作「迨」，孫本作「欲繼之」。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使作賦，一首始成，卒暴倦卧，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内之，及覺，大少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意林》卷三《文選》卷十七陸士衡《文賦》注，揚子雲《甘泉賦》注，《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又《説郛》卷五十九云：「以手收内入，覺太少氣，一年卒。」《北堂書鈔》卷一百二藝文部亦云。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郡，先置華陰集靈宫，武帝所造門曰望仙，殿曰存仙，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户此焉，竊有樂高眇之志，即書壁爲小賦。孫本作「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嚴本至「頌美二仙之行」，無下「余户此焉」十七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藝文部，又《藝文類聚》卷七十八有此賦並序。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又卷三百六十八人事部引「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見」一句。

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一本作「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文心雕龍》卷三《哀弔第十三》，疑所據爲《新論》佚文，附載於此。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文心雕龍·定勢》引桓譚。

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又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文心雕龍·通變》引。

卷十三　辨惑篇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孫本作「疑」，此據嚴本。《文選》卷十二郭景純《江賦》注、卷二十一顔延年《五君詠詩》注、卷二十七謝玄暉《敬亭山詩》注、卷三十九任彦昇《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注。案：以上五者，皆《新論》之所謂惑也。隱淪即隱形，鑄凝謂黄白術也。張華《博物志》卷四曰：「揚雄云無仙道，桓譚亦同。」周日用注云：「神仙之道盛矣！非揚雄、桓譚之所能知。且秦穆、趙鞅皆見上帝，帝亦由仙乎？既有鬼神，豈無仙界？」由此有神論者之論難，益信「君山無仙道，好奇者爲之」之説爲不可及也。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吴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傷。《天中記》卷四十二，《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六禮儀部，又卷七百三十五方術部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吴人來攻，其國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又董説《七國考》卷七、卷九所引與《御覽》大同。

漢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帝痛惜之，孫本無上四字。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魂。孫本無「魂」字。乃夜設燭張幄，置夫人神影，孫本無上五字。令帝居於他帳中，孫本無「於」字、「中」字。遥望孫本無「望」字。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文選》卷二十三潘安仁《悼亡詩》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服飾部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於幄帷，令帝別居它帳中，遥望見李夫人之貌。」又《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服用部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觀之。」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一本作「公」。

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一本下有「耶」字。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人事部。

哀帝時有老才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駡而逐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六人事部。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以上八字依《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注。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焉。一本作「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三獸部，《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九。

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客曰：「爾朱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廣博物志》卷三十七。

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所處。《御覽》作「據」。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重災咎。《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資産部末句作「有羞」。劉昭《續漢志》卷十九《郡國志一》首二句作「邠在漆縣」，下同。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御覽》、《説郛》引「日」誤「月」。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觸犯，《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酒食部二。爲介子推故也。王者宜應改易。《藝文類聚》卷三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七時序部、卷八百四十九飲食部，《説郛》卷五十九，又《後漢書》九十一《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李賢注曰：「其事見桓譚《新論》。」又《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酒食部孫楚《祭介之推文》云：「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孫本誤收此條入《新論》。

吕仲子婢死，有女年四歲，數來爲沐頭浣濯。道士云：「其家青狗爲之，殺之則止。」楊孫本作「傷」。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忽起飲食，醉後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妖異部，又卷九百五獸部曰：「吕仲子婢死，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爲兒沐頭，其家人惡之，以告方士，曰：『有狗爲妖。』殺之，婢遂不復來。」又曰：「楊仲文家嫗死，已殮未葬，忽起坐棺前牀上，飲酒醉而狗形見，殺之。」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没印。帝畏惡，故殺之。《史記索隱》卷九《封禪書第六》下云：「《風俗通》亦云然。」

天下有一本作「昔有」。鸖一作「鶴」。鳥，郡國皆食之，而三輔俗獨不敢取，取一本下有「之」字。或雷電霹靂起。原夫天不獨左彼而右此，殺鳥適與雷遇耳。《太平御覽》卷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孫所據本末三句作「原夫天豈獨右此鳥，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遇，《御覽》羽族部作「偶」。

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孫本「迎送」二字乙轉。故緣其象類而爲之。」劉昭《續漢志》五《禮儀志中》注。

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論衡·亂龍篇》。

淮南王之子娙嚴云：當誤。安二子：太子遷、孽子不害，未知孰是。迎道人作金銀，云：孫本云：上有「又」字。「鋊字孫本作「字鋊」，下無「金」字。金與公，鋊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珍寶部。

漢依《道藏》本、魯藩本《抱朴子》增。黄門《御覽》作「期門」。郎程偉，好黄白術，娶妻得知方家

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説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抱朴子內篇·黃白》引桓君山言。又《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珍寶部引甚簡略。

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抱朴子內篇》十六《黃白》引桓譚《新論》。嚴輯本引至「使者待遇」，缺「寧有作此」以下二十一字。

卷十四　述策篇

世有圍棋之戲，《文選注》作「俗有圍碁」，無「之戲」二字。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文選注》作「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文選注》作「以爭便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文選注》無「隅」字。趨作罫孫本「罫」作「罣」，下同。目，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文選

注》無「然亦」句。察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云：「取吴、楚，並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也。」《文選注》云：「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吴、楚，廣道者也。」其中計云：「取吴、楚，並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争利者也。」《文選注》云：「中計塞城絶遮要，争利者也。」下計云：「取吴下蔡，《文選注》無此四字。據長沙《道藏》本、《意林》作「長江」。以臨越，此守邊隅作罫目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也。《意林》卷三，趙蕤《長短經》卷六《三國權第十九》，《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黥布列傳》，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工藝部。《文選》卷五十二韋宏嗣《博奕論》注多末三句。又原注：「罫，古買反，綫間方田也。」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説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説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孫本無二「之」字。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脱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孫本作「剸」，乃誤字。案《漢書·蒯通傳》：「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及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注：「以物臿地中爲事。」「事去」當與「事及」義相近。去之。此説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史記集解》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引桓譚《新論》下云：「按《漢書音義》，應劭説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又《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

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説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説也。」又《白孔六帖·白帖》卷二十一曰：「高祖被圍平城，説閼氏言：漢有美女，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單于必得大重之，則閼氏之寵衰矣，是謂出奇計也。」又《藝文類聚》卷十八人部云：「陳平説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疎矣。」《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云：「或曰：陳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之乎？曰：陳平説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

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綉、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褋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後漢書》列傳第十八上《桓譚傳》注引《東觀記》載譚言，疑出《新論》。

卷十五　閔友篇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内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史記集解》卷八十三《鄒陽列傳》。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嚴本作「邪」，此依《道藏》本。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毁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卷三。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一本作「聲」。子雲曰：「事淺易喜，一本作「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

而悦鄭聲，宜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樂部。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意林》卷三。案：《文選》卷四十六任彦昇《王文憲集序》注引揚雄《與桓譚書》云：「望風景附，聲訓自結。」蓋二賢之相許如此。

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也。」子雲曰：「誠然。」《論衡・講瑞篇》。

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嚴云：「翁」下當有「時」字。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及寢疾，豫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塚。《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布帛部。

有通人如子禮。林寶《元和姓纂》卷二九魚引桓譚《新論》並云：「《漢書》長安富人如氏也。」

時農。同上卷二七之。

茂陵周智孫曰：「胡不爲賦頌？」余應之曰：「久爲大司空掾，見使兼領衆事，典定大議，汲汲不暇，以夜繼晝，安能復作賦頌耶？」《職官分紀》卷五掾屬。

關並字子陽，孫本作「場」。材智通達也。《漢書》二十九《溝洫志》第九注。

張戎，字仲功，習灌溉事也。《漢書》注同上。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漢書》注同上。

案《漢書》二十九《溝洫志》云：「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

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又大司馬長安張戎習灌溉事，見卷十一《離事篇》，此不具載。又御史臨淮韓牧，同《志》云「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云。

莊尤，字伯石。《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王莽納言將軍嚴尤」，李賢舊注引桓譚《新論》云：「此言嚴，諱明帝諱也。」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北堂書鈔》卷一百一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學部。孫、嚴本均脱「孟」字、「署」字。

余同時佐《說郛》作「左」。郎官有梁子初、楊一作「揚」。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學部，《說郛》卷五十九。

卷十六　琴道篇

琴，神農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顧野王《玉篇》卷十六。又《初學記》卷十六樂部云：「神農作琴。」

八音之中，惟絃爲最，而琴爲之首。《初學記》卷十六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第二句作「惟絲最密」。

大聲不震譁孫本作「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文選》卷十八成公子安《嘯賦》注引《琴道》語。

八音廣博，琴德最優。《文選》卷十八潘安仁《笙賦》注。

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練一作「繩」。絲爲絃，以通神明

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卷八十八木部，《文選》卷十三謝希逸《月賦》注，又卷二十八《白頭吟》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十四布帛部末句「和」作「叙」。又卷九百五十六木部引「神農、黃帝削桐爲琴」。

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體。《意林》卷三。

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文選》卷三十四枚乘《七發》注。

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説者不同。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樂典》。

下徵七絃，總會樞極。《文選》卷十八馬季長《長笛賦》注引《琴道》語。

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文選》卷十五張平子《思玄賦》注引《琴道》語，又《初學記》卷十六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治」作「理」。

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意林》卷三，《文選》卷十一鮑明遠《蕪城賦》注，又卷十六司馬長卿《長門賦》注、卷十七傅武仲《舞賦》注、卷十八嵇叔夜《琴賦》注、卷三十四枚乘《七發》注。

《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意林》卷三。

《舜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文選》卷十八嵇叔夜《琴賦》注引《琴道》語。

《禹操》者，昔夏之時，洪水襄陵沈丘，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潺湲湲，志在深河。《北堂書鈔》卷一百九樂部。案陳禹謨本，「沈丘」作「壤山」，「溢」作「益」，孫本同。嚴本「沈丘」作「沈山」。

《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文選》卷十八《琴賦》注引《琴道》語。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羽族部引《微子操》數語，

「援琴作操」句下有「其聲清以淳」五字。操似鴻雁詠之聲。《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微子操》，其聲清以淳，「清以淳」，《文選注》引作「清以浮」。《箕子操》，其聲淳以激。《意林》卷三，《文選注》，《藝文類聚》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四十布帛部。《伯夷操》，似鴻雁之音。《文選》卷十八馬季長《長笛賦》注引《琴道》語。《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爲格，一作「烙」。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琁室瑶臺，藹雲翳風，鐘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太平御覽》卷八十四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四十一政術部引「紂爛金爲格，溢酒爲池，骨肉成泥」三句，陳禹謨本「格」改「烙」，孫本引同。

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後漢書》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六《陳元傳》注。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孫本作「譖」，案宋刊本《三國志》及荆山子《琴諷》均作「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窟孫本作「掘」，宋刊《三國志》作「掘」，此據荆山子《琴諷》改。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一作

「門」。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孫本乙轉。此據宋刊《三國志》及荆山子《琴諷》改。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娱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娱樂，沉醉亡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代本作「伐」，依荆山子《琴諷》改。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琴諷》「菌」誤作「道」。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琴諷》無「之」字。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琴諷》作「交」。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三國志·蜀志》卷十二《郤正傳》裴松之注引桓譚《新論》，不標篇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知此固最完整。歸有光輯《諸子彙函》，存荆山子《琴諷》一篇，注出《新論》，疑《新論》此時尚存，可資參校。又《文選注》所引文字，亦有異同，如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艕龍舟。』」卷三十五張景陽《七命》注引同。又卷十八潘安仁《笙賦》注，雍門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又卷十六江文通《恨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説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又卷十六江文通《別賦》注，《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

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又卷二十二盧子陽《北伐詩》注，《琴道》雍門周説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卷四十三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注，卷六十陸士衡《弔魏武文》注，並同引此四句。又卷二十三張孟陽《十哀詩》注，雍門周曰：「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又卷二十八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廣厦邃房。』」又《前緩聲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又卷三十謝玄暉《和王主簿詩》注，《琴道》曰：「雍門周曰：『一赴絶國。』」又卷三十九任彦昇《謝修卞忠貞墓啓》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又卷四十六陸士衡《豪士賦序》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又卷五十八王仲寶《褚淵碑文》注，雍門周説孟嘗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又卷六左太沖《魏都賦》注，雍門周説孟嘗君曰：「以强秦之勢伐弱薛，譬猶䃺蕭斧以伐朝菌也。」又卷二十七陸士衡《猛虎行》注，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卷三十一劉休玄《擬古詩》注，雍門周説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又卷三十五《漢武帝詔》注，雍門周曰：「遠走絶國，無相見期也。」又卷四十一李陵《答蘇武書》注，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絶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又卷四十二魏文帝《與吴質書》注，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又卷二十七顔延年《還至梁城作詩》注，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又卷二十八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作詩》注，雍門周説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計《文選注》所引二十三事，孫本云十六事，蓋有遺失。其中如《别賦》注第二句重「孟嘗君」。「昔富而今貧」，《笙賦》注「昔」作「故」。「無怨而生離」，《别賦》注「怨」作「故」。「壯無妻兒」，《恨賦》注「兒」作「子」。「秋

風鳴條」，李陵《答蘇武詩》注「鳴」作「蕭」。「援琴而太息」，《别賦》「援」作「揮」。「悽惻而涕泣」，作「悽愴而流涕」。「連闥洞房」，《日出東南隅行》注「洞」作「邃」。「水戲」，《西京賦》注、《七命》注「戲」作「嬉」。「莫不爲足下寒心」，《褚淵碑文》下有「酸鼻」二字。「狐狸」，《恨賦》注、《七哀詩》注均作「狐兔」。「游兒」，《七哀詩》注、《卞忠貞墓啓》注作「樵兒」，《豪士賦序》注作「游童」。「而歌其上」下，《七哀詩》注有「行人見之悽愴」。「亦猶如是乎」，同注作「如何成此乎」。「叩角羽」，《豪士賦》注「叩」作「揮」。「終而成曲」，同注中上有「初」字。以上均異文。

瀟湘之樂，方罄爲帝。董説《七國考》卷七。

漢之三王，内置黄門工倡。《文選》卷十八馬季長《長笛賦》注、卷四十繁休伯《與魏文帝箋》注。

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御覽》「琴」作「瑟」。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温室，拜爲侍郎。《北堂書鈔》卷七十一設官部二十三，《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八職官部。

昔余在孝成帝時爲樂府令，孫本「昔」下無「余在」二字，「時」下有「余」字。凡所典領倡優伎樂，蓋有千人之多也。《北堂書鈔》卷五十五設官部。孫、嚴本無末三字。

黄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文選》卷二十四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一作「瑟」。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爲知音。」《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一樂部。

余兄弟頗好音，嘗至洛，聽音終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故過已。《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樂部《要覽》引桓君山曰。

附録

後漢書桓譚傳

宋建安黃善夫刻本，據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刻明印本，日本活字印元大德寧國路儒學刻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及上海涵芬樓影印宋紹興本參校。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大（各本均作「太」，日刻本與此同。）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各本均作「詁訓」，日刻本與此同。）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東觀記》云：「譚能文，有絶才。」）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後漢紀》卷四云：「數從劉歆、揚雄稽疑論議，至其有所得，歆、雄不能間也。」）性嗜（影宋本與元刻明印本作「著」，日刻本作「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説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父，（元刻明印本、日刻本及影宋本均作「父」，武英殿本作「變」，作「變」是也。）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勝（「勝」上各本均有「能」字。）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修

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舊校云：「常」或作「賓」。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説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事詳《後漢書》列傳第十六《宋弘傳》。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各本重「輔佐」二字。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

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影宋本、武英殿本「田」作「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税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或作「方知」。錢大昭曰：「方知」當作「知方」，南監本不誤。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

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錢大昭所見本作「十」，云：「十」閩本作「小」，《通鑑》作「卜」。南監本不誤。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略靁日刻本作「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元刻明印本「雅」作「誰」。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盗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武英殿本「莫」上有「而」字。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説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悦。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錢大昭曰：「欲」下閩本有「以」字。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東觀記》「臣」下有「生」字。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東觀記》云：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北堂書鈔》卷一百二藝文部引謝承《書》曰：「感而作賦，因思大道，遂發病卒。」時年七十餘。案桓譚生卒年，據伯希和在一九二三年《通報》頁二一七注二，及成田衡夫在《漢學會雜誌》第五卷第三號，均定爲公元前四〇年至公元三〇年間。此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卷三頁七一，則生於公元前二十三年，即漢成

帝陽朔二年戊戌，卒於公元五十六年，即後漢光武帝中元元年丙辰，時年七十九。捷克鮑格洛《桓譚的年代》（捷克科學院《東方文庫》，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再談桓譚的年代》（同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定爲桓譚生於公元前四十三年左右，卒於公元二十八年。姜亮夫、闕秋英《桓譚題年的討論》（《杭州大學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定爲桓譚生於漢成帝建始二年庚寅，爲公元前三十一年，年七十餘，則卒在建武二十二年以前。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孫馮翼桓子新論序《問經堂叢書》第三函，清嘉慶七年九月刊本。

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袪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述策》、《閔友》、《琴道》，具見於范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勑言卷大，令別爲上下，故自《王霸》至《辨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以成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爲卷，並目録爲十七耳。古書多列目一卷，《隋志》中甚多。《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據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篇，雖於君山、孟堅

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據，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譚論樂事，皆可彙爲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爲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尚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録》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入《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祛蔽篇》文，是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目，僅觀篇名，而不得其詞，則尚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强分也？宋汪晫編《曾子》、《子思子》，以强立篇名，爲通儒所譏，豈可循其覆轍哉？陶宗儀《説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據，故未採録。

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爲大樂令任爲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太中大夫，光武即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兹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爲黄門郎，見乘輿鳳蓋之屬，及爲奉車郎，承命作《仙賦》，書甘泉壁；又典漏刻，參晷景，衛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泠喜，佐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爲典樂大夫，以與典樂謝侯争鬬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爲講

學祭酒，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范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待詔景子春善占事，范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並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説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簡，語未詳所據。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古論案：當爲《新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玄》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爲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爲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兹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爲搜存，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嚴可均桓子新論叙《鐵橋漫稿》卷五，心矩齋校本。

《隋志》儒家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舊》《新唐志》同。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成帝時爲郎。哀、平間位不過郎。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極言讖之非經，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章懷注言，《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

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注又引《東觀記》：「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爲十六卷，疑復有録一卷，故十七卷。其書亡於唐末，故宋時不著録。全謝山《外集》卷四十，稱常熟錢尚書謂《新論》在明季尚有完書，恐非其實。今從《羣書治要》得十五事，審是《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四篇。從《意林》得三十六事，審是《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琴道》十三篇。又從各書得三百許事，合並復重，聯繫斷散，爲百六十六事，依《治要》、《意林》次第理而董之。諸引僅《琴道》有篇名，餘則望文歸類，取便撿尋，其篇名黑質白文以別之，定十六篇爲三卷。君山博學多通，同時劉子駿《七略》徵引其《琴道篇》，揚子雲難窮，立毀所作蓋天圖。其後班孟堅《漢書》據用甚多，王仲任《論衡·超奇》《佚文》《定賢》《案書》《對作篇》，皆極推崇，至謂「子長、子雲論説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早有定論。惜久佚失，所得見者僅此。然其尊王賤霸、非圖讖、無仙道、綜覈古今，偭僂失得，以及儀象、典章、人文、樂律，精華略具，則雖謂此書未嘗佚失也可。嘉慶乙亥夏六月烏程嚴可均謹第録。

黄以周桓子新論叙《儆季雜著·子叙》，清同治年間《儆季書五種》刊本。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箸《新論》

十六篇，《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皆分上下，故亦稱二十九篇，其標題篇目，具見范史本傳及章懷注。王充作《論衡》，睥睨一切，而獨折服是書。嘗謂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甚且以爲《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其推譽可謂至矣。孫鳳卿輯是書，深慮昔人徵引其辭，未顯標題，必欲臆爲分別，難免武斷，惟《文選注》明引《琴道》，遂以是篇居首，次以《意林》所載，餘皆以所采書爲先後，殽雜而無倫，重複而迭見，無由見本書之檃栝。鐵橋更爲編輯，其書未見，讀其《漫稿》中所載《自叙》，乃以《羣書治要》所録十五事、《意林》所録三十五事爲綱，而以義之相類者比附其間，是豈能一復本書之舊哉？武斷之譏，恐不能免矣。然魏、馬二書所録，皆仍本書次第，今舉其語之明顯者，以類相從，而不標題篇目。殘文片語，無由知其命意所在，别附書後。俾讀是書者，生千百年後，猶得見其具體，豈不愈於孫輯之雜陳疊見哉？孫氏未見《治要》，本書耑緒無怪茫然，近得嚴輯文目，互相比校，重編之如左。

潛夫論

〔東漢〕王符 撰

朱蘇南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潛夫論》十卷，東漢王符撰。王符（約八〇—一六三），字節信，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東漢著名思想家，與馬融、竇章、張衡等素有交誼。韓愈《後漢三賢贊》將其與王充、仲長統譽稱爲「後漢三賢」，名炳儒林。王出身寒門，爲人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當途者薦引，終身不仕，「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議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後漢書・王符傳》）。《潛夫論》是一部以批判性見稱的政論之書，書中不見對東漢諸帝的謳歌頌揚，而感時傷懷之言則多見於字裏行間。《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潛夫論》議論的重點在於社會、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爲卓絶詭激之論」（汪繼培《潛夫論箋自序》）。除論政外，也涉及有關宇宙、天道、鬼神、命運、人性等形上學的探討，屢有創見。故汪繼培稱「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説，未爲醇儒」（《潛夫論箋自序》）。

《潛夫論》大約是王符在盛年間陸續寫就，並最後於東漢桓帝時親自編定而成的。自成書後可能即有抄本流傳。《後漢書・王符傳》録入此書「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俗，然對所録文字頗事潤益，與通行單本多有不同。隋唐以下史書對《潛夫論》均有著録：《隋書・經籍志・子部》、《舊唐書・經籍志・子録》、《新唐書・藝文志・子録・儒家類》、《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崇文總目・儒家類》、《郡齋讀書志・子部・儒家類》，均著録《潛夫論》十卷。至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鄭堂讀書記・子部・儒家類》，亦著録《潛夫論》十卷。

現存最早的《潛夫論》版本是原黄丕烈士禮居藏書樓所藏明刻本（現藏國家圖書館），乃是一種

仿宋刻本。黄氏跋云：「《潛夫論》以此本爲最古，明人藏弆率用此。余舊藏本爲沈與文、吴岫所藏。」馮舒（字已蒼，號默菴）於戊子年（順治五年）得到沈與文所藏的明代翻宋刻本，視爲珍本，命人抄了一部，後抄本爲錢曾（字遵王）述古堂所藏，今人習稱「影宋寫本」、「述古堂本」、「影宋鈔本」。「述古堂本」雖是影抄自翻宋刻本，但仍較好地保留了宋本的面貌。《四部叢刊》所收即爲「述古堂本」。此外，現存明刻本尚有明萬曆十年胡維新輯刊的《兩京遺編》本；明萬曆間程榮校刊的《漢魏叢書》本；明萬曆間何允中所刊的《廣漢魏叢書》本。以上諸本均被視爲善本。另有一種當是刻於明萬曆至清乾隆年間的邵孟遴校本。清代《潛夫論》流傳日廣，較著名的版本有《四庫全書》抄本、王謨輯刊的《增訂漢魏叢書》本、陳春輯刊《湖海樓叢書》中的《潛夫論汪氏箋》。《潛夫論汪氏箋》是該書第一個箋注本，由清人汪繼培於嘉慶年間撰輯，前人稱其「解謬達恉，傳信闕疑，博訪通人，致精極核」（王紹蘭《潛夫論箋序》），加上該箋注本是以當時尚能得見的元大德年間刊本作爲底本，被世人公認爲善本，可謂空前絶後之作。

《潛夫論》共十卷，正文合叙録凡三十六篇。自成書以來，《潛夫論》雖在篇目上古今一致，然其文字在歷代的傳抄刊刻中多有脱亂。從唐代撰輯的《群書治要》、《意林》等書中所引文字可知隋唐時該書尚無竄亂。然而，從現存的翻宋刻本的影抄本來看，最遲至宋代，《潛夫論》文字已有脱誤與錯亂。及至明清，《潛夫論》已「訛奪錯簡，棼如散絲」，「久無善本」（王紹蘭《潜夫論箋序》），其中尤以《務本》、《遏利》、《慎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諸篇錯脱最甚，有的已不可卒讀。明清流傳的各種《潛夫論》刻本錯脱基本相同，只有個别字的差異。清人汪繼培以所見元大德刊本爲基礎，「會萃舊刻，網羅佚聞，宏覽雅言，審定文讀」（王紹蘭《潛夫論箋序》），對該書作了系統整理，撰《潛夫論箋》，使諸篇文氣相貫，卒可通讀。雖然目前學界對於汪氏箋注仍存有不同意見，然對該書的整理至今尚未見能出其右者。

此次整理《潛夫論》，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述古堂影抄翻宋刻本爲底本，用《漢魏叢書》本（簡

稱「程本」)、《兩京遺編》本(簡稱「兩京本」)、《潛夫論汪氏箋》(簡稱「汪箋本」)通校,用《廣漢魏叢書》本(簡稱「何本」)、邵孟遴校本(簡稱「邵校本」)、《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參校,並參考彭鐸《潛夫論箋校正》(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等今人校注的研究成果。由於校點者水平所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希方家有以教之。

校點者　朱蘇南

潛夫論卷第一

王　符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❶必先讀其智。❷《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❸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濟乎？❹《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❶「王」，程本、汪箋本作「士」。
❷「智」，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書」。
❸「著」，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羞」。
❹「有」，程本、汪箋本作「不有」。

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户庭，得鋭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❶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彊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❷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絶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

❶「及」，程本、郘校本作「反」。
❷「而」，何本作「使」，汪箋據文意改作「自」。

以自彰爾。

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❶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❷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傚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❸往合倕心也，❹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❺往合聖心，❻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

❶「則爲」下，汪箋依下文例補「己」字。

❷「茂」，汪箋云當作「成」。

❸「是」下，汪箋依下文例補「故」字；「以」下，補「其」字。

❹「往合倕心也」上，汪箋補「後工以規矩」五字。

❺「造」，程本作「就」。

❻「往合」上，汪箋補「後人以經典」五字。「心」下，汪箋據上文例補「也」字。

務本第二

凡爲人之大體，❶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❷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愼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愼，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飾之，以欺民取賄，❸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❹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❶「人」，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治」。
❷「忌善」，汪箋本作「忘善」。
❸「賄」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凡二十字。
❹「極」，汪箋云乃「淫」之駁文，據《群書治要》刪。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

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虚無之事，争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❶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内孝悌於父母，❷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❸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衒世俗之心者也。❹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没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❺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虚譽，内有傷道德之至實。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

❶「或」，程本作「惑」。
❷「内」，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盡」。
❸「所以烈士也」，汪箋據《群書治要》改補作「所以爲列士也」。
❹「衒」，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眩」。
❺「之」下，汪箋補「徒」字。黄丕烈藏本有「徒」字。

者也。故君子曰：❶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之，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❷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涖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❸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❹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

❶「故君子曰」至「乾坤之愆矣」，據汪繼培考訂，此處凡二百三十七字由本書《遏利》篇錯入本篇。

❷「所」下，汪箋云有脱字。

❸「之於」句，不可通。汪箋云，此處文有脱誤，「之於」二字衍。

❹「利人」，汪箋疑誤倒。

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娱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❶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❷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❸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❹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

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❺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❻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禄，令問不止。伯夷、叔齊

❶「不知其稱而必有也」，此句文有脱誤，汪箋疑當作「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
❷「問」，四庫本作「哀」。汪箋疑作「闇」。
❸「跪」，汪箋云當作「詭」。
❹「止」，程本、邵校本作「至」。汪箋亦據程本改作「至」。
❺「止」，汪箋本作「亡」。
❻「文子」，汪箋據《國語·楚語》等改作「子文」。

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禄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内，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❶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阨窮之謂也，❷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説胥靡，而井臼處虜也，❸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

故論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❹處隸圉不足以爲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❺而卑賤不足以卑己。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

❶「際」下，汪箋移入《務本》篇「故君子曰」以下二百三十七字。

❷「困辱」，程本作「困」，邵校本改作「困苦」。彭鐸校云，疑本作「困辱」，諸本脱「困」字，程本脱「辱」字。

❸「井臼處虜」，汪箋據《左傳》僖公五年改作「井伯虞虜」。

❹「可」，汪箋改作「足」。

❺「爲」，汪箋以爲衍文，删此字。

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❶ 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

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爲世士，❷ 而二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

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❸ 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人蠻，❹ 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隨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

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❺ 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羈縻。❻ 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

❶「真」，程本作「貞」。
❷「是爲」之「是」，汪箋疑衍。
❸「宅」，汪箋本作「它」。
❹「越象」，汪箋據《史記·鄒陽傳》改作「越蒙」。「人蠻」，程本、四庫本、汪箋本作「八蠻」。
❺「中」，汪箋改作「忠」。
❻「蓋無羈縻」，此處文有脱誤，義不可解。

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❶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❷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❸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

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乎中世之人哉？❹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奪國，魯公之以放逐，❺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

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

❶「士」，汪箋本作「土」。

❷「不」，汪箋疑衍。

❸「賢」下，汪箋補「難」字。

❹「又乎」，程本作「況乎」，汪箋補作「又況乎」。

❺「之以」，程本、邵校本作「之所以」。

不悦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❶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駮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郄宛之以亡。

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争功名妬過己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睢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禄争故邪？❷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❸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❹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❺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

❶「鄧通」下，汪箋依下文例補「其」字。
❷「争」，汪箋云上下有脱字。
❸「色」，原作「免」，據程本、汪箋本改。
❹「使」下，汪箋補「條」字。
❺「至」，汪箋疑衍。

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❶《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柬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

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矣。❷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閾之行迹，❸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己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

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❹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❺

❶「蓋其輕士者也」，汪箋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
❷「僄」，汪箋據本書《交際》篇「苟剽聲以群諛」句改作「剽」。
❸「閾」，汪箋云，蓋「閤」之誤。
❹「俗惡」，汪箋云當作「浴堊」。
❺「惡」，汪箋云當作「堊」。

逐駭懼，❶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❷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别矣。

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群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

❶「逐」，汪箋云當爲「豕」。

❷「過」，程本作「遇」。此句邵校本、汪箋本均改補作「未遇風雨之變者故也」。

潛夫論卷第二

明闇第六

王符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❶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説偏信，則過日甚矣。❷《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❸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昭；❹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閻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❻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

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❼賢人所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❽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❾務

❶「所以」上，汪箋據《群書治要》補「其」字。
❷「過」，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愚」。
❸「達」，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通」。
❹「昭」，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照」。
❺「皆高所殺」，據汪箋，《群書治要》作「皆知高殺」。義不連貫，均有脱誤。
❻「人」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君」字。
❼「則」下，汪箋補「法」字。又疑「多」爲「朋」字之誤。
❽「而能存者」上，汪箋補「法亂君孤」四字。
❾「位」，汪箋本作「涖」。

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❶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絶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❷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昔張禄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説而周教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飾僞辭以彰主心，❸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説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

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懸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謡言，自以己賢於簡、湣，而於二臣也。❹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絶於民也。

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❻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

❶「可用也」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乃懼距無用而讓有用也」句。
❷「責」，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表」。
❸「故」下，汪箋補「上」字。又，「彰」改作「障」。
❹「而」下，汪箋補「趙高賢」三字。
❺「殺」，汪箋改作「救」。
❻「故」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治」字。

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❶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捄其功。❷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❸接賤欲自信於外，❹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懦，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❺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揔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❻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

❶「挺」，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搆」。
❷「捄」，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挍」。
❸「恃」，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乘」。
❹「接」上，汪箋據《群書治要》補「而已」二字。
❺「家」上，汪箋據下文「子孫惰而家破窮」句補「破」字。
❻「物」，邵校、汪箋改作「牧」。

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揔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彊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❶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❷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未，❸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❹重罰

❶「者」下，汪箋據文義補「死附上罔下者」六字。
❷「有」，四庫本作「代」，汪箋改作「代」。
❸「者未」，四庫本作「未者」，汪箋改作「未者」。
❹「木」，原作「水」，據程本、兩京本、汪箋本改。

惡明證。」此群臣所以樂揔猥而惡考功也。

夫聖人爲天口，賢者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説，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

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群寮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❶夫何哉？❷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忘其所治；❸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❹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❺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虚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

❶「穢」，汪箋云當作「滅」。
❷「何」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故」字。
❸「忘」，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惡」。
❹「是」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故」字。
❺「已」，邵校本、汪箋本均作「亡」。

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飰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❶

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黄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❷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

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醫也。❸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烝横麥。❹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

❶「永永」，程本、邵校本、四庫本作「脉永」。

❷「金馬」、「土舟」，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驅馬」、「進舟」。

❸「良醫」，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真藥」。

❹「反」下，汪箋據《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文補「得」字。「横」，汪箋據《證類本草》改作「穬」。下一「横」字同。

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❶ 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横麥合藥，病日痁而遂死也。

《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❷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未脱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産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也主之於貴戚也，❸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

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人君也此君不察，❹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❺世主欲無

❶ 「與真」，汪箋云下文有脱誤，故文意不可解。
❷ 「人」，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民」。
❸ 上「也」字，四庫本作「世」，汪箋改作「世」。
❹ 「人君也此君不察」，此句文有脱誤。汪箋云或當作「人君世主不察」。
❺ 「此」，原作「地」，據汪箋本改。

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鬬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賜君政善，❶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❷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愍，❸天心愍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

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大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

❶「賜」，汪箋本作「則」。

❷「以選」上，據文義，疑有脫文。

❸「愍」，程本作「慰」。下一「愍」字同。

衰之端可見也。稷、卨、❶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疏。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跡。

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❷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❸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群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湊，追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群邪之所黨

❶「卨」，程本作「禹」。

❷「士」，汪箋本作「臣」。

❸「奉」下，邵校臆補「國」字。汪箋疑脱一字。

進也。

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顔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群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❶ 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絶。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

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❷ 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説，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遷使，❸令囚擇吏者也。

《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

❶「猶」，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獨」。
❷「之」字，汪箋據《群書治要》删。
❸「遷」，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選」。

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

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

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❶ 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辯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❷以鹿爲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

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

❶「心臣」，程本作「廷臣」。
❷「好」下，汪箋補「爲」字。

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群后，群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❶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達矣，❷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諏群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吕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疏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叟教誨，❸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僭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内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第二

❶「位」上，汪箋云疑脱「在」字。今按：或「而」爲「在」之誤。

❷「達」，四庫本作「遠」。汪箋云當作「遠」。

❸「叟」，汪箋改作「史」。

潛夫論卷第三

王符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❶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始也。❷《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

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❸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直天工也。❹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

❶「貴」下，汪箋補「者」字。
❷「始」，邵校本、汪箋本作「殆」。
❸「而莫」下，四庫本有「不」字。
❹「直」，程本、兩京本、汪箋本俱作「真」。

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

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禄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争襲之，誠可傷也。

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癎；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髆掣胸，掊死深穽，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員滿貫者，何世無之？

當吕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禄、産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❶多封子弟，兼

❶「五」，四庫本、汪箋本作「王」。

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群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

夫鳥以山爲卑而橧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❶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

❶ 「己不」，四庫本作「所以」，與《論語》（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同。

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❶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

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

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弈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群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鋭其頭，有傷害之象，傅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

《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皆易恐懼，至使犇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

---

❶「功」，汪箋改作「巧」。

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

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❶虚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民。剋削綺縠，❷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紩，詐爲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毁敗成功，以見爲破，❸以牢爲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巵。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❹衣必細緻，履必麞麂，組必文采，飾襪必緰此，挍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

❶「雇」，程本作「顧」。
❷「剋」上，汪箋據《太平御覽》八百十六引文補「或」字。
❸「見」，汪箋改作「完」。
❹「孝文」，原作「孝子」，據程本、兩京本、汪箋本改。

蠹賊也。

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❶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脩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❷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黄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

今按郿、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

❶「分」，程本、汪箋本作「所」。
❷「芒碭」，汪箋據《史記》改作「芷陽」。

壘，曾析之冢，❶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没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吕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❷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

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顔、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弒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錯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

❶「冢」，原作「家」，據邵校本、四庫本、汪箋本改。

❷「原」上，汪箋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補「武」字。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❶則登其福。慶封、伯，❷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勝曰彊。

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禄定爾，❸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❹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❺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

夫積微成顯，積著成，❻鄂譽鄂譽，鄂

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❼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恒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❽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爾多益，❾以莫不庶。善也此

❶「夫賢聖卑革」至「胡福不除」，凡一百七十五字，汪箋謂爲錯簡，應移至下文「世品人遂」下。

❷「慶封伯」下，汪箋補「有」字。

❸「禄」，汪箋據《詩》文改作「保」。

❹「足以滅身」，汪箋云，因上文錯簡而重複。

❺「屬」，汪箋據《本政》篇改作「踽」。

❻「成」下，汪箋云脱一字。

❼「成」，汪箋本作「武」。

❽「夫積惡習」下，疑有脱誤。

❾「俾爾多益」，據汪箋當上接「胡福不除」句。

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

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蜂，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❶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榦，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顔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飢？❷此非其實之効。

夫說粱飰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

❶「多」，汪箋云是「朋」之誤。
❷「飢」，程本作「譏」。

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❶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

夫聖人純，賢者駮，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❷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直，❸甚可憤也。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

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

夫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❹爲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静以惑衆，則敗俗傷化。❺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

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

❶「故」下，汪箋云疑脱「疏」字，「疏」與「蘇」聲相涉而失之。
❷「肢」，汪箋據《博物志》等改作「友」。
❸「直」，汪箋改作「真」。
❹「惡行」下，汪箋云文有脱誤。
❺「化」，程本作「風」。

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吴、鄧、梁、竇之徒，而致十。❶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

❶「而致十」，汪箋云「十」當作「也」。又云，「而致」上脱二字，或即「可得而致」。

潛夫論卷第四

王　符

班禄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爲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度。」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❶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❷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

前招良人，❸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袟，爲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己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禄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❹

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内，合三千里，爾八百國。❺其班禄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

❶「大」，程本、邵校本作「人」。
❷「更求民之瘼聖人」，此句文意不清，疑有脱誤。
❸「招」，汪箋據《左傳》成公八年改作「哲」。
❹「禮行德義」，汪箋云文有脱誤。
❺「爾」，彭鐸校云疑當作「千」。

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❶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於財利，❷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静而彊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悦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

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税而《碩鼠》作，賦斂重譯告通，❸班禄頗而《傾甫》賴，❹行人定而《緜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❺重賦斂以厚己，彊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❻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❼民無耻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飢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❽《詩》

❶「侯」，汪箋删此字。

❷「於」，汪箋改作「干」。

❸「譯」，汪箋改作「譚」，并於此字上增「而」字。

❹「傾」，據汪箋，當爲「祈」之訛。「傾甫」即《詩》之《祈父》。「賴」，汪箋改作「刺」。

❺「典」，原作「興」，據程本、兩京本、汪箋本改。

❻「不獲」，汪箋云下脱二字，當是「治民」。

❼「賦」，程本、汪箋本作「賊」。

❽「臧紇」，原作「滅絶」，據程本、邵校本改。

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

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既無厭有，❶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絶，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❷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❸不避彊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横枉侵冤，誣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❹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佞利口所加誣

❶「既無厭有」，句有脱誤，文義不明。
❷「爲本」，疑有脱誤。
❸「直」，原作「真」，據程本改。
❹「彼」，汪箋改作「被」。

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❶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

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土，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❷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冤結悲恨之人也。❸

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❹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❺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

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

❶「留吾真事」，汪箋改作「留苦其事」。
❷「蓋」，汪箋云當作「善」。
❸「且」，汪箋本作「其」。
❹「下」，四庫本、汪箋本作「子」。
❺「萬」下，汪箋補「物」字。

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脱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贏敖頭，出獄踧踖，復犯法者何不然。

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❶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臣，説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絶。何者？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❷適勸姦耳。

惑之：❸「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❹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❺

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飢，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

❶「與」，原作「興」，據四庫本、汪箋本改。
❷「歲」下，疑有脱字，汪箋補「赦之」二字。
❸「惑之」，兩京本、程本作「或之」。邵校本作「或以」。汪箋改作「或云」。
❹「殺」，汪箋改作「然」字，云「然」誤作「煞」，又轉作「殺」。
❺「直」，汪箋云當作「真」。

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悦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

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絶矣。

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❶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瘀之子皆輕犯，況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❷則是爲國爲姦冗報也。❸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

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❹「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

❶「弘」，汪箋改作「引」。

❷「思」，汪箋云衍，即「畏」之駁文。

❸「冗」，汪箋本作「宄」。

❹「帝」，汪箋改作「常」。彭鐸校云，「帝」、「常」二字形近多相亂。

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者，❶罕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吴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

夫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内懷隱憂有願爲者也。❷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群臣，群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與瓜議衺，❸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

《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❹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

❶「子」，汪箋改作「了」。
❷「交」，汪箋改作「必」。
❸「與瓜」，汪箋據《太平御覽》改作「與狐」。
❹「恐」，汪箋改作「惡」。

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捄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群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建武乃絶。

傳記所載，稷、卨、❶伯夷、皐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二式。」❷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禄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

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

❶「卨」，程本作「禹」。下同。
❷「二」，程本作「是」。

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禄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禄，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❶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卅以來，❷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内侯補黄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下，❸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❹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❺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横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❻非執術督責揔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横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❼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内

❶「或有凶頑醜」，汪箋云此處脱一字。
❷「今」，原作「令」，據四庫本、汪箋本改。
❸「下」，汪箋改作「子」。
❹「宜助聰明與智賢愚」，此句疑有誤字。「愚」，邵校本作「慮」。
❺「育」，汪箋云蓋「贏」字之壞。
❻二「大」字，汪箋云疑當作「未」。
❼「誠」，汪箋改作「試」。

思制行而助國矣。❶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

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

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户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悦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

《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

❶「制」，原作「刺」，程本、四庫本作「制」，邵校、汪箋改作「制」，今從之。

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群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鉞之決。❶然則良臣如王成、黄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朞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静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❷冤民就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見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貴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

❶「圖鈇鑕鉞之決」，疑有脱誤。彭鐸校云似當作「必圖碪鑕鈇鉞之決」。

❷「典」，汪箋疑爲「曲」之誤。

不然。萬官擾民，令長自衒，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❶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飢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達詣公府。❷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❸令此注百日，乃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辯，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祈。❹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冤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猾

❶「桑」上，汪箋據《後漢書・王符傳》補「農」字。

❷「達」，四庫本、汪箋本作「遠」。

❸「說」，汪箋疑當作「設」。

❹「已」，汪箋據《後漢書・王符傳》改作「以」。

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飢窮也。

於上天感動，❶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❷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❸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飢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

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禄，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第四

❶「於」，汪箋據《後漢書·王符傳》改作「除」。
❷「之」下，汪箋云有脱文。
❸「人」，汪箋云：疑衍，或當作「又」。

潛夫論卷第五

斷訟第十九

王符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贓，❶文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絶，施其術則遠近治。

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鬭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説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唯舌，❷以元示民。❸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脉脉規規，常懷姦唯，昧冒前利，不顧廉耻，苟且中，❹後則榆解奴抵，❺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❻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

❶「贓」，兩京本作「臟」，程本作「賊」，汪箋本作「臧」。

❷「唯」，汪箋改作「喉」。彭鐸校云，凡從「侯」從「隹」之字，隸書往往訛溷。

❸「以元示民」，程本作「以示小民」。

❹「中」下，汪箋云脱一字。

❺「後則榆解奴抵」，此處疑有脱誤。

❻「屈」，邵校本、汪箋本作「屋」，四庫本作「肩」。

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繫責主，人於死亡，❶群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争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

《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❷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絶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勑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絜規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罔慢易，罪莫大焉。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❸姦宄遂多。❹豈謂每有争鬬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絶，則或轉而滋蔓，人若

❶「人」，汪箋改作「入」。
❷「日」，汪箋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改作「月」。
❸「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汪箋云下有脱文。
❹「姦宄遂多」，汪箋云，此至「政易持也」爲錯簡，當在篇末，蓋總結一篇之意。彭鐸校云，「姦宄遂多」當下接「或婦人之行」，錯簡乃自「豈謂」至「易持也」一段。

斯邪。❶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太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

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今以適矣，無顔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貞絜所生者之言也。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耻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醜恷？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❷何所無之？

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❸則爲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絶其原。初雖慙恷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❹

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❺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絶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絶其後，❻姦亂絶則太平興矣。又貞絜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

❶「人」，汪箋云疑當作「必」。
❷「乎」，汪箋云當作「卒」，屬下讀。
❸「能」上，汪箋補「不」字。
❹「小」下，汪箋云當脱「人」字。
❺「諸」，四庫本作「如」。
❻「其」，原作「者」，何本作「其」，汪箋據改，今從之。

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絶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綏，❶與彊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爲衆彊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脩本志，嬰絹吞藥。❷下有缺文。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内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❸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弒，而民幾於亂矣。

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❹宋羊叔牂所以斃華元於鄭師，而莫之

❶「綏」，四庫本作「縱」，汪箋本作「緩」。

❷「嬰絹吞藥」，下當有脱文。四庫本有「晚矣」二字。

❸「身有義身有義者」，邵校本改作「身有義也有義者」。汪箋以爲下「身有」二字衍，改作「身有義也義者」。

❹「傳」，汪箋改作「繻」。「貝」，汪箋改作「具」。

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兑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❶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❷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

❶「所以」下，邵校補「與」字。

❷「坐」，汪箋改作「作」。

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吴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

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聖辱，❶則避禍亂也。非四者，❷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與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❸貪夫且以求其賞爾。

今吏從軍敗没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禄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❹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❺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

❶「聖」，程本作「耻」。

❷「非」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此」字。

❸「激」，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徼」。

❹「懈」，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解」。

❺「下」，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以」。

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

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群，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繫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起，❶合從連横，掃滌并、源，❷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

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❸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怨以禦讎，❹士率縛手以待寇也。❺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丈斷已，❻而不能

❶「烝」下，汪箋云脱一字。
❷「源」，汪箋據下篇改作「涼」。
❸「國」下，汪箋據《孫子》補「家」字。
❹「爲」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將」字。
❺「率」，四庫本、汪箋本作「卒」。
❻「丈」，程本作「之」。

以稱明詔安民氓哉，❶此亦陪克闒茸，無里之爾。

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❷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❸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悦，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❹

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内人，則弘農爲邊；弘農内人，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偄寇敵，❺不亦惑乎！

昔樂毅以慱慱之小燕，破滅彊齊，威

❶「而」，原重文，程本不重文，汪箋據程本刪其一，今從之。
❷「見」下，汪箋云脱四字。
❸「便」，汪箋改作「使」。
❹「也」，兩京本、汪箋本無。
❺「偄」上，汪箋補「示」字。

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❶騎擊走却，❷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拆境，❸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阯，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脣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

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焱并竊盜。❹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❺陶陶問澹，❻卧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己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❼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

❶「師」，汪箋本作「帥」。「率」，汪箋本作「卒」。
❷「騎擊走却」，汪箋改作「擊走騎劫」。
❸「拆」，汪箋改作「柝」。
❹「焱」，汪箋改作「猋」。
❺「脩」下，汪箋據《邊議》篇補「守」字。
❻「問」，汪箋本作「閒」。
❼「狀」上，汪箋云當脱「無」字。

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後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況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❶

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彊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羌，❷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耻，禍則不仁。❸忿戾怨懟，生於無耻。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棧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才餘萬人，❹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❺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逖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❶「感」，原作「咸」，據兩京本、程本、汪箋本改。
❷「互」，汪箋本作「氐」。
❸「禍」，原作「福」，程本作「禍」，汪箋據改，今從之。
❹「才」，程本作「十」。邵校、汪箋均改作「十」。
❺「是」，汪箋改作「且」。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是實而更争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脩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

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偄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訖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

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内不傷士民滅没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脱避前，❶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

《易》制「禦寇」，❷《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耻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況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耻己之身而有相侵，況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己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況滅没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

❶「所脱避前」，汪箋云此句有誤字。

❷「制」，四庫本作「利」。

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爲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爲狗豕之所噉食乎？ 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 上貧而下富者誰也？ 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

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愛化。❶ 智者揆象，不其宜乎！ 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故胥，❷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

今邊陲擾攘，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爲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囷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何異？ 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傜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使議。

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闋。故常其言不久行，❸其業不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❹ 即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❺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

❶「愛」，四庫本作「變」。汪箋改作「變」。
❷「故」，四庫本作「吴」。汪箋改作「姑」。
❸「久行」上，汪箋云有脱字。彭鐸校云，「故常其言不久行」疑當作「故其言常不久行」，無脱字。
❹「與」，四庫本作「輿」，汪箋本作「以」。
❺「敢」下，汪箋補「來」字。

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很？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捄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群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❶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❷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❸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絶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❹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

且夫士重遷，❺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

❶「哀」，汪箋云當作「褱」，與「懷」同。
❷「遺」，汪箋改作「匱」。
❸「使」，汪箋改作「吏」。
❹「今」、「治」，汪箋分別改作「令」、「活」。
❺「夫士」，四庫本作「安土」。

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❶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滅嚴，❷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遺，❸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兖、豫，荆、楊、蜀、漢，飢餓死亡，復失太半。邊地遂以兵荒，❹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

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躄痱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户財置數百，❺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户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❻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而

❶「人」，汪箋改作「大」。
❷「滅」，程本作「威」。汪箋據程本改。
❸「遺」，汪箋改作「匱」。
❹「兵」，汪箋改作「丘」。
❺「數」，原作「敢」，據邵校、四庫本、汪箋本改。
❻「遺」，汪箋改作「匱」。

役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闚欲，誠大憂也。

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内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内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虚，更相恃仰，乃俱安存。

詔書法令：❶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户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録，賢俊蓄積而不悉，❷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户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❸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内郡人將妻子來召著，❹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内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❺均此苦樂，平傜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

❶「詔書」下，汪箋云有脱誤。
❷「不」，原無，汪箋據程本補，今從之。
❸「世」，彭鐸校云當爲「卅」。「人」，原作「又」，據汪箋本改。
❹「召」，汪箋改作「占」。
❺「止」，原作「正」，據邵校本、汪箋本改。

潛夫論卷第六

卜列第二十五

王　符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已言，❶其受命而嚮。」是以禹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氐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❷即慴懼而妄爲，❸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脩身慎行以迎福也。

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蓍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

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

❶「已」，四庫本、汪箋本作「以」。
❷「聞善」下，汪箋疑脱六字。
❸「即」上，汪箋補「聞惡」二字。

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筴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絶五音而定剛柔也。❶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

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呼鳥爲魚，可内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爲馬。❷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❸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黄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宫。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

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虚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隩乃安吉。商家向東入，❹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鬭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❺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❻或吉或凶。一宫也，❼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

❶「絶」，汪箋改作「紀」。
❷「不」，汪箋改作「必」。
❸「土」，汪箋本作「王」。
❹「入」下，汪箋疑文有脱誤。
❺「放」，汪箋改作「於」。
❻「伐」，汪箋本作「代」。下一「伐」字同。
❼「宫」，汪箋本作「官」。

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

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幸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惶，❶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之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❷

凡人吉凶，以行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脱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

❶「蓋奔柙」，汪箋改作「孟賁狎」。
❷「正列」，彭校改作「巫列」。

矣。不若脩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禳禳，❶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虢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裨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隨侯，宮之奇説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❷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

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

❶「禳禳」，汪箋本作「穰穰」。
❷「士公」，汪箋本作「土公」。

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姓易滅也。❶《易》之《説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

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部位爲年時，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❷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

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妖敖聞其能相人也，❸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

❶「姓」，程本、四庫本、汪箋本俱作「性」。
❷「不」，四庫本作「可」。「必」下，汪箋云有脱字。
❸「妖」，邵校、汪箋改作「孫」。

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❶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兑、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禄，追叙行事，弗能過也。

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膏壤雖肥，弗耕不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❷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❸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第六

❶「□」，邵校臆補作「賢」字。
❷「授」下，汪箋補「受」字。
❸「王廢有」下，汪箋據《夢列》篇補「時」字。

潛夫論卷第七

夢列第二十八

王　符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鹽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熱藏。❶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❷此謂性情之夢也。

❶「熱」，兩京本、程本、汪箋本作「熱」。
❷「古」，四庫本、汪箋本作「占」。

故先有差武者，❶謂之精；❷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❸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己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己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

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絶霧，傾倚徵邪，劓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❹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衃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觀笑。❺此其大部也。

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

❶「武」，四庫本作「忒」，汪箋改作「忒」。

❷「謂之精」，汪箋引王先生云：「上有脱文。下云『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而文止言其八，必有解釋直、象二夢，而今佚之。」

❸「其故哉」，汪箋據《交際》篇補作「其何故哉」。

❹「爲」下，汪箋云，以下文例之脱二字。

❺「觀」，何本作「懽」，汪箋據改。

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真祥焉。❶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説，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❷

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人一寢之夢，❸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説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❹此非書之罔，乃説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❺内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群神，然後占于明堂，並拜吉夢。脩發戒懼，❻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蓐收賜之土田，❼自以爲有吉，❽因史嚚，❾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

《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禄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説邪？」

❶「真」，程本作「禎」，汪箋據改。
❷「滅」，原無，汪箋據何本補，今從之。
❸「人」，兩京本、四庫本作「今」。
❹「其」下，汪箋補「善」字。
❺「徵」，原作「徼」，據兩京本、程本、四庫本、汪箋本改。
❻「發」，汪箋改作「省」。
❼「土」，汪箋本作「上」。
❽「自」，兩京本、程本、邵校本、四庫本俱作「自」。
❾「因」，汪箋改作「囚」。

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
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
戈爲賊，❶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
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
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
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
猶偶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即盡照之
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
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
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
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
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
則也。」

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
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
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
是譬喻之意乎？」

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
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
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
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
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
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
思，然後求，無苟目彊。」❷

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
武，❸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
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
一焉。」

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
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惡
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
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

❶「戈」，原作「伐」，據四庫本及汪箋改。
❷「目」，四庫本、汪箋本作「自」。汪箋云「自必」下有脱誤。
❸「以相武」下，四庫本有「庚」字。

不知乎？」

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天也。」❶

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爲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疏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

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敦問今使舉世之人，❷釋耨耒而程相群於學，何如？」

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反德者爲災。」❸

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子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❹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

❶「桀」下，邵校、汪箋均補「紂」字。

❷「敦」，程本作「敢」，邵校、汪箋據改。

❸「夫」，兩京本、邵校本、汪箋本均作「天」。

❹「愛」下，汪箋云脱二字。

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第七

潛夫論卷第八

王　符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争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争去之，❶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❷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内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疏矣。漸疏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疏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

❶「則」下，汪箋據《意林》、《太平御覽》補「人」字。

❷「以」下，汪箋據《意林》補「爲」字。邵校本有「爲」字而無「以」字。

内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疏。是故長捄誓而廢，❶必無用者也。❷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絜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飛揚也。

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❸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❹豫讓出身以報恩；鱄諸、荊軻奮命以効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龐勛、勃貂一旦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争逐前而不遑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姦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

❶「捄」，汪箋以爲衍，刪。
❷「必」，原作「心」，據程本、汪箋本改。
❸「也」，汪箋改作「世」，屬下句。
❹「嬴」，原作「羸」，據汪箋本改。

之君，孰能照察？

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忤，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❶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問；❷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禄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鶉鷃群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跱，不離蒿茆。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鸞鳳翺翔黄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蹷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❸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嗛嗛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男者四，❹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本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

❶「決」，四庫本作「快」。汪箋改作「快」。

❷「問」，邵校本、汪箋本作「間」。

❸「升」，四庫本作「斗」。汪箋改作「斗」。

❹「男」，四庫本作「勇」。汪箋改作「難」。

所謂怨者，君子之人，論彼怨於我，動作，❶友聲。❷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遏忠，又群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爲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爲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爲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賈一倍，以相高。❸苟能富貴，雖積狡惡，争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❹祇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

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❺此俗世可猒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擧，則因毁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

❶「動作」下，汪箋以爲脱去「消息於心」至「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凡六百五十四字，錯入《德化》篇，並予移正。

❷「友聲」，汪箋以爲此至「雖無言語而勢自治」凡一百五十三字，由本書《明忠》篇錯入本篇，並予移正。

❸「高」下，汪箋以爲當脱一字。

❹「恭謹」上，汪箋以上文例之，疑脱二字。

❺「詿」，原作「註」，據兩京本、四庫本、汪箋本改。

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❶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❷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❸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疏，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

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

❶「一」，程本、四庫本、邵校本作「全」。
❷「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所以求之非其道爾」。
❸「如」，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知」。

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❶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繫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❷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急之事，無不爲之灼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❸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

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❹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❺治勢一成，❻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❼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

❶「也」上，汪箋據《群書治要》補「野鳥」二字。
❷「君」，汪箋改作「群」。
❸「貧」，汪箋改作「賢」。
❹下「言」字，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信」。
❺「敢言之臣」下，汪箋以爲脱去「忠信未達」至「相彼鳥矣猶求」凡九十六字，錯入《德化》篇，並予移正。
❻「治勢一成」上，汪箋以爲脱去一百五十三字，錯入《交際》篇，並予移正。詳見八〇頁校記❷。
❼「馳騖」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而不足」三字。

威權任也。

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❶ 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而爲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爲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❷ 雖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❸ 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是故道德之用，❹ 莫大於氣。道者，之根

❶「也」，汪箋改作「世」。

❷「自照」，汪箋改作「舟船」。

❸「可」，汪箋疑爲「耳」之誤。

❹「是故道德之用」以下，文字校點移補各說不一，此處依據汪箋。

也。❶氣所變也神，❷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❸以施精神。資和以兆蚸，民之胎，含嘉以成體。❹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脉。以心性志耳，❺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也。

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絶迹，❻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庬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

❶「之」上，汪箋補「氣」字。

❷「氣」下，汪箋以爲脱去「者道之使也」至「何物不能」凡一百七十四字，錯入《德化》篇，並予移正。

❸「聽」下，彭鐸校云，蓋脱「之」字。

❹「成體」下，汪箋云文有脱誤。

❺「以」上，汪箋補「是」字。又，此句之「耳」字與下句之「意」字，汪箋互倒。

❻「正」，四庫本、邵校本、汪箋本作「王」。

亡，❶則姦匿所作，❷邪意無所載矣。

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尪病夭昏扎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❸有者，道之使也。❹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爲物也，至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❺水之流也氣絶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❻大風飛車拔樹，僨電爲冰，温泉成湯，麟龍鸞鳳，蝥蠈蝝蝗，莫不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爲，何物不能？

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❼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❽有傷賢之

❶「亡」，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正」。

❷「所作」，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無所生」。

❸「因」，汪箋改作「目」。

❹「者道之使也」，汪箋以爲此至「何物不能」，屬《本訓》篇，錯簡至此，詳見八四頁校記❶。按，此處文字移動後，「有」字多餘，可見仍有脱誤。

❺「氣裂」、「氣動」、「氣徙」下，汪箋均補「之」字。

❻「宵有」下，汪箋云有脱文，以「晝晦」例之，疑是「夜明」二字。

❼「是故上聖」，汪箋以爲此至「此乃教化之所致」爲錯簡，移至下文「而致刑措於後也」下。又，「故」，汪箋疑衍。

❽「身」，汪箋據《漢書·五行志》改作「耳」。

政，則賢多横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❶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思心；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己無禮而責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難以稱仁矣。

所謂平者，内懷尸鳩之恩，外執砥矢之心；❷論士必定於志行，毁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内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惇均，❸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剽聲以群吠；❹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

所謂恭者，内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

❶「消息於心」，據汪箋，此至「貪樂慢傲如」凡六百五十四字，爲《交際》篇錯簡。又錯入《明忠》篇「忠信未達」至「相彼烏矣猶求」凡九十六字。參見《交際》篇、《明忠》篇校記。

❷「矢」，程本作「礪」。

❸「惇均」，汪箋據《説文》及《一切經音義》改作「埻的」。

❹「吠」，程本作「諛」。

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❶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僞，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覩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以稱忠。

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絶，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心，❷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

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尠」。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掬按，當世而覆被，更爲否愚惡狀之臣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没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没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已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悦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

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

❶「德」，汪箋改作「陋」。
❷「心」，汪箋改作「世」。

笑之後。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廉耻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麤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内，終無違禮之行；❶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馨無臭，❷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錯於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❸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撿淫邪而内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❹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麴豉也。❺起居以其時，寒温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❻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❼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❽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唯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

❶「之」，原重文，據四庫本、汪箋本删。
❷「馨」，程本作「聲」。
❸「其」，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甚」。
❹「則」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人」字。
❺「良工」下，汪箋據《群書治要》補「之」字。
❻「愚」，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遇」。
❼「損」，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捐」。
❽「則」，汪箋改作「與」。

制爾。

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❶正表儀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争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治天下，❷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税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内，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❸而無姦陬之慮，❹則羲、農之俗，復見于兹，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❺亡于嫚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曎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録。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

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

❶「氣」上，汪箋補「德」字。
❷「治天下」下，汪箋云有脱文。
❸「政」，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正」。
❹「陬」，汪箋據《群書治要》改作「險」。
❺「愛」，汪箋改作「爰」。

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

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皞。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十，❶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逆日月，❷順天之則，能敘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

大姙夢長人感己，❸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❹茆、祚、祭，周公之胤也。周、召、虢、吴、隨、郯、方、卬、自、❺潘、養、滑、鎬、宫、密、滎、丹、郭、楊、逄、管、唐、韓、楊、觚、欒、甘、鱗

❶「十」，程本、邵校本、汪箋本作「干」。四庫本作「斗」。
❷「逆」，邵校本、汪箋本作「送」。
❸「大姙」，邵校本、汪箋本、四庫本作「太姙」。
❹「邢」，兩京本作「邦」，汪箋本作「邗」。
❺「自」，汪箋據《路史》改作「息」。

虞、❶王氏，皆姬姓也。

有神龍首出常，❷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以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

含始吞赤珠，剋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媪，劉季興。

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黄帝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顔，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乃受終于文祖也，❸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嬀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❹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暭。代黄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氏曆正也，❺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勾

❶「鱗」，汪箋云當作「鮮」。
❷「常」下，汪箋據《太平御覽》七十八補「羊」字。
❸「也」，邵校本、汪箋本作「世」，屬下句。
❹「萬」，汪箋本作「夢」。
❺「鳳」下，汪箋補「鳥」字。

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❶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有仍，生少康焉。仍妃牧正。❷

羿恃己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柏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樹之詐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靡奔于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虞思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繒。又封少暤之胄於祁。澆才力蓋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姒

❶「我」，汪箋據《太平御覽》八十二改作「戎」。

❷「仍妃」，四庫本作「爲仍」。邵校、汪箋改作「爲仍」。

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𣳐、辛、襃、❶費、戈、冥、繒，皆禹後也。

摇光如月正日，❷感女樞幽防之宫，生黑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皞氏。其德水行，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承少皞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曆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爲社，天下祀之。

娀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説，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布憚怠也，❸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扐、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第八

❶「襃」，汪箋據《史記》改作「褒」。
❷「日」，汪箋本作「白」。
❸「布」，四庫本、汪箋本作「有」。

潛夫論卷第九

志氏姓第三十五

王　符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就，省群后之德業，❶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徹官百，❷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徹品十，❸於王謂之千品。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故也。❹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吴、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宫、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吴、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

❶「后」，汪箋本作「臣」。

❷「氏」，汪箋改作「民」。

❸「十」，原空，據四庫本、汪箋補。

❹「故」，四庫本、邵校本、汪箋本作「改」。

氏及謚氏官，❶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❷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遠音律。❸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

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朐、顓臾四國，實司太暤與有濟之祀，且爲東蒙主。魯僖公母成風，蓋須朐之女也。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

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❹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❺及齊之國氏、高氏、襄、❻隰氏、士氏、强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己、勝、藏、伾、❼拘、釐、姞、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于祁，❽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采、

❶「謚氏」，汪箋改作「氏謚」。
❷「故」下，汪箋補「有」字。
❸「遠」，汪箋改作「達」。
❹「望」，汪箋據《水經注・淯水》改作「城」。
❺「帖」，汪箋據《史記索隱》改作「怡」。
❻「襄」下，汪箋據程本補「氏」字。
❼「勝藏伾」，汪箋據《晉語》改作「滕蔵任」。
❽「祁」，邵校本作「郱」。汪箋本作「邳」。

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爲后稷元妃，❶繁育周先。姞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❷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❸及文公見姞，賜蘭而御之。姞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吴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淳燿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

祝融之孫，分爲八姓：己、秃、彭、姜、妘、曹、斯、芈。己姓之嗣飂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藉、扈、温、董。

秃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❹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姜姓會人，則

❶ 「台」，汪箋據《説文》及《左傳》宣公三年改作「姞」。
❷ 「儵」，汪箋改作「儵」。
❸ 「媚」下，汪箋云脱「之」字。
❹ 上「祖」字，汪箋據《國語》改作「彭」。

滅之。❶

妘姓之後封於鄔、會、路、偪陽。鄔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恡，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禄，群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酆舒爲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罃武子伐滅偪陽。曹姓封於邾；邾、顔子之支，別爲小邾，皆楚滅之。

羋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爲刑子，❷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强氏、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鈎氏、❸蔿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齊氏、來氏、來纖氏、即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滅氏、❹吉白氏、伍氏、沈瀸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❺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羋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岔冒主蔿章者，❻王子無鈎也。❼令尹孫叔敖者，蔿章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

楚大夫申无畏者，又氏文氏。

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爲司寇而封温。其後洛邑

❶「則」下，汪箋補「周」字。
❷「刑」，四庫本作「邢」，汪箋本作「荊」。
❸「鈎」，汪箋據《氏族略》等改作「鈎」。
❹「滅」，汪箋本作「減」，汪箋疑當作「箴」。
❺「西氏」上，汪箋據《路史・後紀八》補「子」字。
❻「主」，汪箋本作「生」。
❼「鈎」，汪箋據《元和姓纂》等改作「鈎」。

有蘇秦。❶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

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元，❷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

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之於秦，❸世地理以爲西陲大夫，汧秦高是也。❹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臯陶之後也。鍾離、運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冥、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巴公巴、郯、復、蒲，皆嬴姓也。❺

帝堯之後爲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爲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李，以正於朝，朝無閒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蔿之孫

❶「初」至「蘇秦」，彭鐸按云，此三十三字當在上文「昆吾籍扈温董」下，今錯在此，語脈斷矣。
❷「元」，邵校本作「言」。汪箋據《史記·秦本紀》改作「言」。
❸「孝」下，汪箋補「王」字。
❹「高」，汪箋據《漢書·地理志》等改作「亭」。
❺「密如」下，汪箋云譌錯不可讀。

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爲成卒，居傳，❶端刑法法，❷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侯爲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爲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間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❸范氏、郇氏、櫟氏、羸氏、❹冀氏、穀氏、薔氏、擾氏、摽氏、❺傅氏。楚氏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社也。❻

帝舜姓虞，又爲姚，君嬀。❼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陳哀氏、❽舀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嬀姓也。

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説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爲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

❶「傳」，四庫本、汪箋本作「傅」。
❷「法法」，汪箋以爲此處衍一「法」字。
❸「趙」，汪箋改作「隨」。
❹「羸」，汪箋據《路史・國名紀》改作「㲋」。
❺「摽」，汪箋據《國語・周語》改作「狸」。
❻「社」，汪箋據《五德志》篇改作「鑄」。
❼「君」，汪箋本作「居」。
❽「哀」，汪箋據《廣韻》改作「袁」。

更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❶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笁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氏、❷冀氏、牛氏、司城氏、冈氏、❸近氏、止氏、朝氏、敎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

閔公子弗父河生宋父，❹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梁紇，❺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温恭敦敏。穀、雒水鬬，將毀王宫，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遺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

❶「又」，汪箋據上文「郳顏子之支別爲小郳」例改爲「支」，屬上句。
❷「弟」，汪箋據《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氏族略》改作「第」。
❸「冈」，程本、邵校本作「罔」。
❹「河」，邵校本、汪箋本作「何」。
❺「伯夏」下，汪箋補「生」字。

清汙，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氏王氏。❶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

魯之公故，❷有蟜氏、后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宫氏、叔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騙氏、❸子雅氏、子陽氏、東門氏、公折氏、❹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也。

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❺亦常在權寵，❻爲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千萬，爲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人黄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横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❼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

❶「田」，汪箋改作「因」。
❷「故」，兩京本、程本、四庫本、汪箋本作「族」。
❸「騙」，汪箋據《路史·後紀十》改作「駒」。
❹「折」，邵校本、汪箋本作「析」。下「折龜氏」，邵校本、汪箋本亦作「析」。
❺「將」下，汪箋云脱去「軍氏」至「信子孫餘留匈奴中」一段文字，錯入下文「軒氏」下。
❻「權」，原作「權」，據四庫本、邵校本、汪箋本改。
❼「者」上，汪箋據《路史·識遺》補「信都」二字。

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❶遷居海中。

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文侯孫罃爲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葉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

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爲公文氏。軒氏、❷軍氏、子疆氏、强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❸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鼂氏、羌氏、羌憲氏、邃氏，皆衛姬姓也。

晉之公族郄氏，又斑爲吕，郄芮又從邑氏爲冀，後有吕錡，號駒伯。郄犨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郄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各以爲氏。郄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❹以郄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嚭奔吴爲大宰，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亡吴。凡郄氏之班，有冀氏、吕氏、苦成也、❺温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孫黶，皆晉姬姓也。

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晉大

❶「衛」，汪箋本作「魏」。

❷「軒氏」，汪箋云此下至「信子孫餘留匈奴中」爲錯簡，詳見前注。

❸「趙陽」下，汪箋補「氏」字。

❹「又」，汪箋移置下「楚」字下，屬下句。

❺「也」，汪箋本作「代」。

夫，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穨當及孫赤來降，漢封穨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説，前將軍韓魯，❶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駟氏、豐、將氏、❷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李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馬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倮以爲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吴，令大賜北吴。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以爲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爲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

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别族于大史爲輔氏。晉大夫孫伯黶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莀矣。唯晉張侯、張老，寔爲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肙山。後魏有張儀、張

❶「魯」，汪箋改作「曾」。

❷「豐」下，汪箋補「氏」字。「將」，汪箋改作「遊」。

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陰德，❶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

優姓舒唐、鳩、舒龍、舒其、❷止龍、酈、淫、參、會、六、院、葉、高國，慶姓樊、尹、駱，嫚姓鄧、優，❸歸姓胡、有、何，葴姓滑、齊，掎姓棲、疏，御姓署、番、湯，嵬姓饒、攘、殺，❹隗姓赤狄、妲姓白狄，此皆大吉之姓。

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酈生爲使者，弟商爲將軍，今高陽諸酈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曼姓封於鄧，後田氏焉，❺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❻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勑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群姦相參，競加譖潤，破壞鄧氏，天下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

❶「矜遂權」，汪箋云當作「務遠權」。
❷「優性舒唐鳩舒龍舒其」，汪箋據《路史·後紀七》注改作「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
❸「嫚」，汪箋改作「曼」。
❹「殺」，汪箋據《路史·前紀三》《國名紀六》改作「刹」。
❺「田」，汪箋改作「因」。
❻「禹」上，汪箋補「鄧」字。

孟。短即大戎氏，❶其先本出黄帝。

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荼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

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鐂氏、❷富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主吏，❸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絶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頎公、❹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

苦城，❺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❻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彫」從易，泊作「周」，❼書「治」漢誤作「蠹」，❽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常氏、❾開氏、公氏、冶

❶「短」，汪箋以爲當作「姮」。「大」，四庫本、汪箋本作「犬」。

❷「鐂」，汪箋改作「鎦」。

❸「主」，程本、邵校本作「王」。汪箋據程本改作「王」。

❹「頎」，汪箋改作「頃」。

❺「城」，汪箋據《元和姓纂》等改作「成」。下文例之：「車城」作「車成」；「古城氏」作「古成氏」。

❻「車」，汪箋據《通志・氏族略五》引《風俗通》改作「庫」。

❼「泊」，汪箋改作「消」，意「少滅」也。

❽「書治漢誤作蠹」，汪箋改作「書治復誤作蠱」。

❾「常」，汪箋改作「堂」。

氏、梁氏、❶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

《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略觀世記，采經書，依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

潛夫論卷第九

❶「梁」，汪箋改作「漆」。

潛夫論卷第十

王符

叙録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闒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叙《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寔。禮雖媒紹，必載於贄。時俗趨末，懼毀術。❶故叙《務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爲利昏。行汙求榮，戴盆望天。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遏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耻。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叙《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己，以爲深怨。或因類亹，❷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叙《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成欲專君，❸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叙《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

❶「術」，程本作「行術」。
❷「亹」，汪箋改作「舋」。
❸「成」，四庫本作「咸」。汪箋改作「咸」。

在五經。罰賞之寔，不以虛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掊克，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爲醫。故叙《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位，將誰督察？故叙《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❶而信姦論。故叙《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叙《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洪範》憂民，《詩》刺末資。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欲，而無悛容。足以愎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黨，不覈真僞，苟崇虛譽，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叙《實貢》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禄，必程以傾。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叙《班禄》第十五。

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嚴禁，臣乃敬職。將脩太平，必媚此法。❷故叙《三式》第十七。

民爲國基，穀爲民命。日力不暇，穀

❶「苦」，原作「若」，據兩京本、程本、汪箋本改。
❷「媚」，汪箋據《考績》篇改作「循」。

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鬭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絶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紿，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舜憂民，皐陶術叛。❶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何弗蓄。故叙《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督取一制，❷苟扶私議，❸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太守擅權。臺閣不察，信其姦言。今懷郡縣，❹毆民内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故叙《實邊》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蓍龜卜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足信哉。故叙《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實奉成。弗脩其行，福禄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

❶「術」，汪箋改作「御」。
❷「督」，汪箋據《邊議》篇改作「各」。
❸「扶」，四庫本作「挟」。汪箋改作「挾」。
❹「今懷」，汪箋改作「令壞」。

不虛。❶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責云。予豈好辯，將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勾示下情。❷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爲本，仁義爲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叙《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太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故叙《五德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❸故叙《志氏姓》第三十五。

潛夫論卷第十終

❶「占」，原作「古」，據四庫本、邵校本、汪箋本改。

❷「勾」，汪箋改作「勿」。

❸「同」下，脱十三字。彭鐸臆補十三字如下：「祖以贊賢聖序此假意待士揖損」。

{
"filename": "MTQyNzA2OT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0698.zip",
"filesize": 226057673,
"md5": "cdc5d5ded0f6747660d9506943f8655d",
"header_md5": "ae1720015dbd4202ab9cf497c89c8a5b",
"sha1": "5babb789d458da77c38c6a1d2a3b3187d13b8612",
"sha256": "cc4aef018ab8ee724947a697cec6c610e767e7dc89fb954cc22c2c67ff1a560e",
"crc32": 407013070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5268488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98,
"pdg_main_pages_max": 598,
"total_pages": 609,
"total_pixels": 36149920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